武俠世界



$2.00

673



“天殺星”又來了！





膾炙人口，引人入勝的奇情詭秘小說“天殺星”，前因作者慕容美君放洋中輟，今者慕容君倦遊歸來，經編者函電促請，繼續未完鉅著，以饗讀者，作者經允執筆重續未了之緣，短期內繼續刊出，請千萬留意刊出日期。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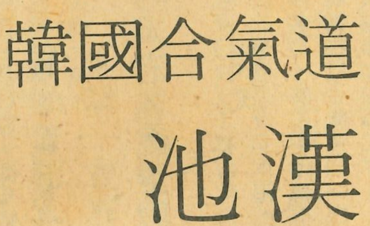
第6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池漢載師傅進入合氣道飛虎武館時受到門徒的歡迎

韓國合氣道掌門人
池漢載譽滿全球



專欄作家：梅元欽

池漢載師傅

韓國合氣道的歷史，本人在以前在本欄已有詳盡介紹過。

無可否認，韓國合氣道是一門實學實用的武術，因此，合氣道目前已漸漸受到世界各地的武家所注意。

同時在韓國合氣道總會的積極發展下，合氣道目前在世界各國的大都市中，均先後設有合氣道道場，傳授合氣道，相信在不久的數年間，韓國合氣道的成就，會在世界上普遍受到歡迎，尤其以各國的警察，軍隊及特務，大有可能成爲他們必修的武術課程。

聯邦調查局重視合氣道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已決定聘請韓國合氣道現時之掌門人，韓國合氣道總館之總館長池漢載往美國，擔任該國的武術敎練，由此可見，美國當局對韓國合氣道的重視。

當然，在現代全世界裏，各國各地均有其武術之特點，如日本的柔道，空手道，中國之國術（包括各門派），韓國的跆拳道及合氣道等等均在世界武術壇中佔了重要地位。

由以上的各種武術來看，亞洲的中，日，韓三個國家的武術，均能雄霸世界武術界，受到各國的重視。

過去的日本柔道，曾經一度使全世界各國採用，列爲警察與軍隊中必修的武術課程，經過十多年來，空手道的興起，不少國家又對空手道的重視。

合氣道已風行世界

韓國的跆拳道也受到廣泛的歡迎，如今，韓國的合氣道却已漸漸成爲世界性的主要武術，這是由於韓國合氣道的武術，除了本身有悠久的歷史背景外，合氣道更取了日本柔道，空手道及中國的七十二路擒拿手，跆拳道的長處等等，加上本身的招式，經過變化，改良，使合氣道成爲一種最實用的能攻能守武術，故立即普遍受到世界各武壇的注意。

貴族的武術終公開

據說韓國合氣道的歷史是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了，不過在過去，合氣道在韓國只列爲貴族的武術，很少流傳出外，故學者幾乎全部爲韓國的貴族，而且，合氣道在過去一直採取保守的態度，故未獲人注意，直至近二十年來，已採取民主的開明政治路綫，一切門戶開放，尤其是在武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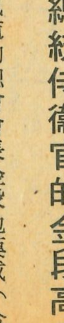
池師傅．金師傅在飛虎武館與合氣道學生合攝

方面，不論是跆拳道及合氣道。均經年有公開性的表演及比賽，使一般人能够有機會學習，因此，在十多年間，合氣道能迅速發展，推而廣之，遠及海外全世界各地，使合氣道這種武術大受武術，受好者的歡迎。

實用武功嚴格規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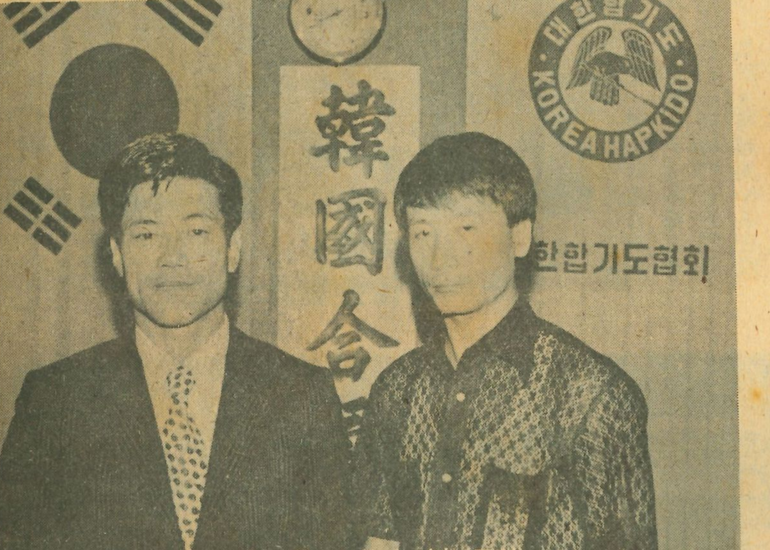
韓國合氣道能有今日的光輝成就，除了是合氣道本身實用武術外，更受到國家（韓國）的協助，加上合氣道所定的嚴格升級試及規條，學者均能在正常的規條下，追求合氣道武術的奧秘。

在韓國合氣道，目前已被列爲國家的武術，韓國的總統府侍從室所有總統的侍衞，都是合氣道高手，在警察及軍隊方面，亦普遍敎授合氣道，學校的體育課程亦有合氣道。



總統侍衞官的金段高手

合氣道的總會會長金段池漢載（合氣道最高爲九段，故被列爲金段，在目前全



池師傅與黃仁植師傅



池師傅將紀念獎頒與金振八師傅



池師傅來港後將紀念品送與其徒金振八七段。

世界合氣道中，祇有池漢載一人能獲得此榮譽），在侍衞室中所有侍衞，全部幾乎是池漢載金段的學生，因此，池漢載金段在南韓的地位是相當高。

香港韓國合氣道飛虎武館館長，合氣道東南亞總館長金振八黑帶七段，也是曾任南韓總統近身侍衞隊高職，後來更受聘赴南越，擔任當年南越副總統阮高祺的近身侍衞。

合氣道盛行南越

金振八黑帶七段在南越期間，他就將合氣道廣泛的介紹教授給在南越駐守的美軍及南越軍隊及青年，因此，金振八師傅在南越的名氣極響，後來才奉派來港，開設韓國合氣道飛虎武館，將合氣道首次介紹到本港來，不到一年間，大受本港武術界的注意，目前，投在金師傅門下的門人為數有數百之多，其中更有超過十名在國語片壇有盛名的武俠片男女影星，例如張翼，茅瑛，白鷹，胡茵茵，洪金寶，魯俊等等均爲池漢載的學生，也可稱是金振八師傅的師兄弟師兄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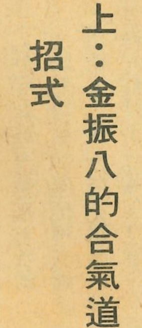
掌門人池漢載金段

池漢載金段已於五月初由韓國首次來港。池金段此次來港是受到本港的嘉禾電影公司的重金禮聘，特專程由韓來港，參加嘉禾公司專爲推行合氣道的一部巨製「合氣道」而來港參加拍攝工作。



池漢載師傅在飛虎舘親頒黑帶。





上：金振八的合氣道招式

左：池漢載金段的雙手掌（左方兩手）厚如普通人的雙掌般，與右方的比較，可見一斑。



金振八黑帶七段飛身踢美姿

池漢載師傅

有其武術之特點，如日本的柔道，空手道，中國之國術（包括各門派），韓國的跆

池漢載金段身爲一派之掌門人，爲了要使合氣道更普遍的發展，故毅然答允參加「合氣道」一片的拍攝工作，池漢載金段除了將在片中參加演出外，更擔任該片的武術指導。

拍合氣道宣揚合氣道

「合氣道」一片是專描述合氣道的故事，片中除可見到池漢載金段的精彩合氣道招式外，還可看到他的女徒弟茅瑛，洪金寶等演出精彩合氣道功夫，這部「合氣道」巨製，也足以代表了合氣道武術的電影。



池漢載師傅示範空手摔敵招式

池漢載目前尚留在港，進行各項拍片的工作。




池師傅表演單手摔敵

池漢載金段的功力

合氣道掌門人池漢載的武功如何，筆者在香港韓國合氣道武館中見他露了兩手合氣道武功，威力之大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事實上池漢載武功的深湛是不可測。此外隨池漢載由韓來港之合氣道黑帶七段高手的武功亦相當了得，除了能在一秒鐘還不到的時間內，連出三招，擊碎了三塊八分厚的木板外，其內功表演更爲驚人，他用掌劈斷一個放在枱上的玻璃瓶，上一半飛了出去，剩下一半則豎在枱面上絲紋不動！由此可見其內力深厚至像謎樣的神秘。

池師傅以一支士的便將對方挑起的雄風

爲什麼掌門人上銀幕

像池漢載這樣以一派掌門人之尊，爲什麼會答允嘉禾，主演電影呢？

池漢載說：他們與嘉禾之間有一個非常愉快的開始，那是去年的時候，嘉禾在韓國的外景隊，計有茅瑛，張翼，洪金寶等，拜他爲師，學習合氣道，他從來沒有教過像茅瑛那樣聰明的學生，他覺得中國人是聰明的，後來知道茅瑛他們是有國術根基，所以傾囊相授，也和導演黃楓做了好朋友。這些，就是他和嘉禾結緣的開始。

池師傅輕輕的露一手，將對方拋去

池師傅另一招合氣道絕招





池師傅一招背後摔。

以眞功夫活現銀幕

他爲什麼有興趣拍片呢？他說：在韓國，他看過不少國語武俠片，使他對中國武功有印象。雖然在電影中的武功是經過鏡頭的渲染，顯得並不眞切，但他想，如果用眞實的武術表演到銀幕上，會令人有更深的印象。合氣道目前正擬在東南亞地區傳揚，要是有一部表演合氣道的電影出現，那是可以適當向各方面人士介紹的。後來嘉禾透過黃楓導演向他表達了這意思，他一方面是報答朋友，一方面也藉此向國外人士介紹合氣道，所以他便毅然答應了。

合氣道門人五六十萬

池師傅補充說，合氣道在韓國內，共有五十萬人，國外在美國，巴西，阿根廷，西德，加拿大，法國，越南，英國，南美的哥倫比亞，都有合氣道武館，由他七段以上的高徒主持。香港方面最近也由其七段弟子金振八設館授徒，他希望本港各派武林給予合氣道協助和鼓勵。

什麼叫做合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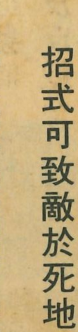
池師傅說：這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就可

以解釋明白的，但簡單地說：就是使人類的潛力和意志集中起來，產生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即是合氣道。

綜合各門武術於一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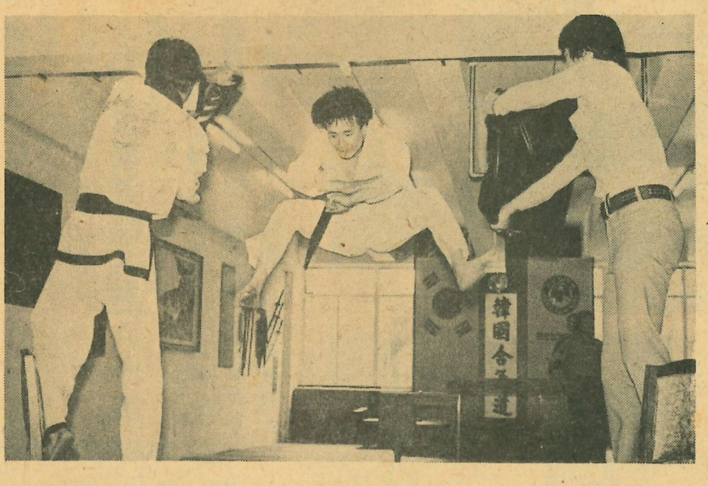
合氣道所以在韓國普遍受到歡迎和韓國武官和警察喜歡學的武功，是由於合氣道實在是一種鍛鍊身體。同時，合氣道的招式，每一個小動作都是實用的，它揉合了中國的太極，點穴，擒拿手和日本的空手道，柔道，和韓國本身的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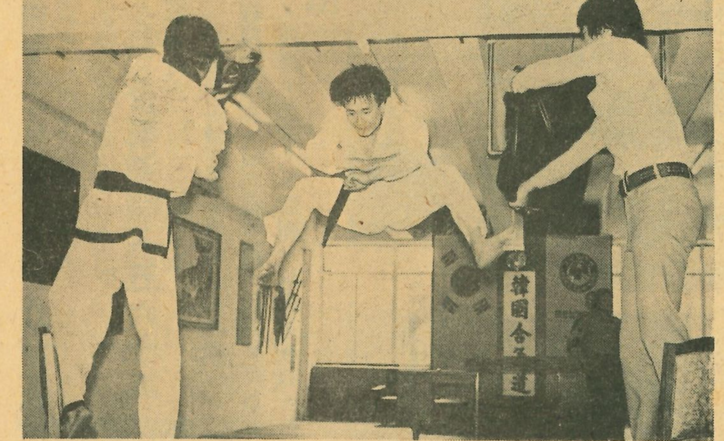
日本也有合氣道，但和韓國的合氣道是兩回事。不同源流，不同宗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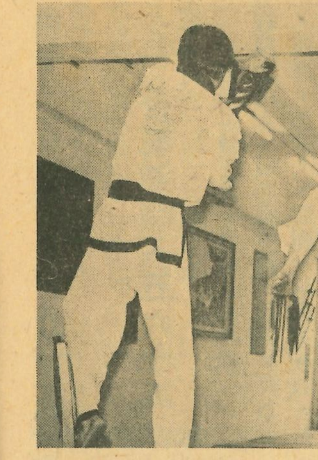


招式可致敵於死地

雖然合氣道有甚多招數可以立時制敵於死命，但合氣道的弟子是不願意出這項招式的。因爲，作爲一個合氣道的掌門人，其首要的工作就是觀察其高段以上的弟子行爲，等到確實知道他的高段弟子有「忍」的精神，有仁人愛物的胸襟，才能授予狠辣的招數。合氣道的精神，總結來說，是一種「王道」的武功，即使他有能力去使敵對的人死亡或殘廢，但他們非到無可奈何的地步，不會出此絕招，他只是用本身的技藝去壓制對方所使用的暴力，使其知難而退。







招式共三千七百多個

合氣道的威力如何？招式有多少？池師傅說：學完合氣道的招式，即使每天可以熟習一個招式，也要十年以上才可以學完，共有三千七百多個，而合氣道從四段開始，即稱高手，成爲武館內的當然助教，七段以後，則已成爲一流高手，可以學到二千個招式，並可以外出自建武館。



七高段手不到二十名

現在，全韓國七段以上高手，還不到二十名，其中十一名在韓國國外成立武館，他現在帶來的助手黃仁植，也是七段高手。

黃仁植黑帶七段在韓國升任要職，在合氣道中，他可算是一位高手，在韓國担任合氣道總統之敎練，此次隨其師傅池漢載來港，亦受嘉禾之禮聘，參加「合氣道」一片的演出，兼任該片之武術指導，屆時在該片中，可見到合氣道高手的過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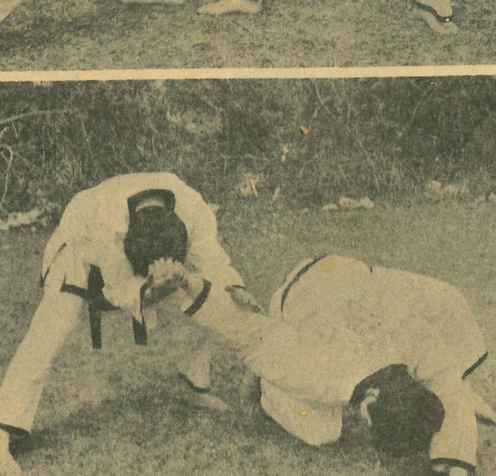
合氣道自衛術

三絕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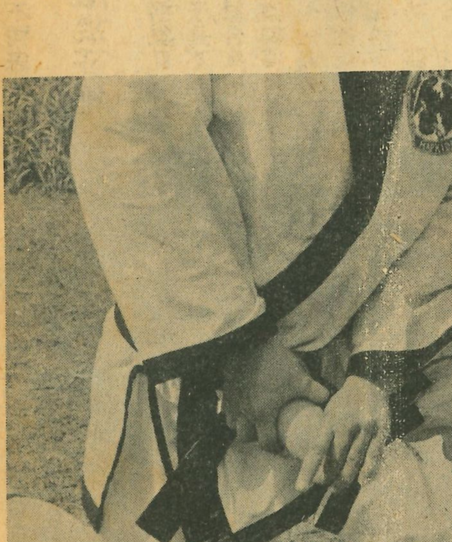
當你被人用手執着頭髮時，你應如何擺脫及反擊？

梅元欽·文











⇨ 圖一：隨池漢載師傅來港之合氣道黑帶七段高手黃仁植示範飛身凌空踢之美姿

圖二：黃仁植雙手制敵

圖三：黃仁植一個飛身凌空起雙脚，分別踢向左右兩面的木板

圖四：池師傅士的制敵

圖一：當你被人把頭髮執着時，這對通常一個人來說，一定會被對方制服，但你會運用解招時，是很容易就可以將對方的手擺脫及反擊，制服對方。如圖一，被人執着頭髮的人，雖然在極度痛楚之下，但祇要能鎮定，在被人執髮時，你的右手應立即將對方的手背撞着，再用掌心將對方之手背緊握，同時上左馬，此時，手、脚、腰運勁，作出下一式。

圖二：右手緊握對方之右手背後，利用腰力向右一拖，同時左手發招，將對方之右手手肘下打出一掌，並將對方之手肘緊握，由於你利用腰力向右一拖，此時，對方之右手受到上下的壓力及拖力，於是身體便向左倒下。

圖三：此時，你的頭髮雖然仍被握着，但你將對方一拖摔時，對方已失重心倒地，隨即會將手鬆開，仆倒地上，此時，你不要將右手放開，而且左手應由對方之右手肘處滑上對方之右手腕，此時，你的左右手同時發勁，將對方之手腕扭轉，便能將對方制服。

合氣道的自衛招式，是一項相當實用的武術，雖然不能說合氣道的自衛招式有多少個，但無可否認，合氣道是一種集合多種武術的武術精華，假如能靈活運用的話，合氣道的招式是變化無窮的。

最主要的自衛招式，多數是含有擒拿手及摔的手法，以靜制動，以柔制剛。

但合氣道的招式是比較兇狠，在出手與運勁方面，時間配合相當準確的，故每一出手必定快而準且狠。

江湖恩仇錄故事之三

朱羽・文
培新・圖

玉女劫

前引

花車白馬，招搖過市，洛陽城裏突然出現了一個妖冶美艷，遍身珠光寶氣的「唐夫人」。

那年頭，洛陽城裏有不少風流才子，俊美郎君，無不爭相以這位年輕美艷的風流貴婦爲獵艷對象。但是，當他們摸清楚這位風流貴婦的底細之後，却又多半趦趄不前。只因這位嬌娥的來頭不小，她是新近崛起江湖，佔據了大半個洛陽城的「小滾龍」唐豪的如花美眷，玩她豈不等於玩命。儘管如此，傳言仍有不少「拚死吃河豚」的俊美郎君作過這位風流貴婦的入幕之賓。雖不至面首三千，她的風流韻事也傳遍了洛陽。

街頭巷尾，茶餘酒後，每每有人將這件事拿來閑聊，紛紛猜測「小滾龍」唐豪在床笫之間必然不是「偉」丈夫，以致這位閨中怨婦不得不作出牆紅杏，來打發她的青春年華。

其實，這種猜測錯了。唐豪和沈雪釵，菱姑這兩位嬌娃住在錦春園裏享盡了齊人之樂。對了！這倒是個疑問，照說他應該是「雙蛇會」舵把子，怎麼將他的新夫人鄭琦梅棄置不顧，而聽任其放浪形骸，艷事頻傳呢？

唉！這眞是一雙怨偶，一件孽緣啊！

道是無情還有情

辰正。

唐豪正在進食，沈雪釵和菱姑在一旁殷勤侍候，忽然門上响起了彈指之聲。唐豪皺了一下眉頭才低聲喝道：「進來。」

來人是個年約三十出頭的漢子，儀表雖不出衆，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却分外引人注目。在唐豪面前，他顯得必恭必敬。見唐豪正在進食，於是在一邊垂手而立，沒有說話。

沈雪釵倒很會接待下屬，連忙一擺手，道：「許成！坐啊！」

名叫許成的漢子坐了下來，仍然沒有說話。唐豪低叱道：「許成！你莫非變成了啞吧？」

許成誠惶誠恐地道：「屬下有事待稟，且等老大進食之後……」

唐豪砰然放下筷箸，霍地站起，沉聲截口道：「莫非是件令人倒胃口的事？現在就說。」

許成也連忙站了起來，訥訥道：「昨晚……鄭姑娘又有了一個……」

唐豪的面色立刻沉了下來，寒聲問道：「那小子是誰？」

「銅駝巷國子學旁邊那家『慶元銀號』的少掌櫃。」

「老規矩！給他一百兩銀子，限他在日落之前離開洛陽。」

「是！」許成轉身待退。

沈雪釵連忙叫住他，道：「許成！你先在外面候着，待我跟唐老大商量一下，

再作決定。」

待許成離去後，唐豪翻着白眼，悻悻地道：「雪釵！沒有什麼好商量的。作過鄭琦梅入幕之賓的混賬東西，我絕不讓能他待在洛陽。」

坐在一旁的菱姑，也嘆了口氣，道：「這不怪唐豪生氣，鄭姑娘也實太不像話了……」

沈雪釵給了她一個眼色，制止她說下去。然後語氣溫和地道：「小滾龍，我了解你的心情，不過，這個人你却不能用往常的法子去對付他。」

唐豪憤然道：「他和別人，有什麼兩樣？」

「絕對不同，」沈雪釵說來輕言細語，然而神情却十分凝重。「他老子開銀號，不會看上你那一百両銀子的盤纏。他家在洛陽有財有勢，公門中的公人和他交往的可不少，他本人又會幾手刀劍棍，你不可能將他逐出洛陽。」

唐豪逞強地道：「他就是九門提督的公子我也要趕他走，漫說他只是一家銀號的少掌櫃。雪釵！去教許成進來，待我吩咐。」沈雪釵連連搖着螓首，說道：「不行的啊！」

唐豪冷哼道：「沒有什麼不行。鄭琦梅若不是亮出唐夫人的招牌，她就是面首三千，我也不管，既然她自認是唐夫人，我就不能躲在錦春園裏，裝聾子充耳不聞的。」沈雪釵娥眉一蹙，道：「小滾龍！如今已是第二十七個了，這樣下去，你會不勝其煩的。」

「妳說，我該怎麼辦？」唐豪語氣喃喃，似在自問。

「聽其自然，不聞不問。」

唐豪眼珠一翻，道：「不聞不問？我如何忍受得了這種烏氣？」

菱姑插口道：「唐豪！你可以傳言出去，否認和她的婚姻關係，其實，你們的花燭之禮！並沒有完成。」

唐豪神情困擾地搖搖頭，道：「不，不！那樣作會傷了她的心。」

菱姑說道：「但是，她却在傷你的心啊！」

沈雪釵嘆了一聲，道：「很明顯的，鄭姑娘這樣蕩檢踰閑，放浪形骸，指在向你報復。你不去理會，她就會覺得無趣。她搭一個，你趕一個，她會愈鬧愈起勁。為你增加麻煩倒是小事。長此以往，墜落更深，我眞為她担心。」

唐豪喃喃道：「我也知鄭琦梅是在蓄意報復我，她以為被人糟踏的是我唐豪的嬌妻，殊不知眞正受害的却是她自己。」

沈雪釵道：「為了不使鄭姑娘沉淪更深，我們該阻止她這樣……」

唐豪截口道：「去勸她麼？妳也曾試過，她根本就不見妳。」

菱姑道：「唐豪！我看得出來，你還是關心她的。到她那兒去一趟，表示你的關切之意。」

唐豪搖搖頭，道：「沒有用。她一定以為我的動機是為了保持我的顏面。」

沈雪釵道：「那麼，還是依照我的法子，不去理會，聽其自然。」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還是先將這個銀號的少掌櫃趕出洛陽再說。」

沈雪釵神情焦急地道：「不行的。你一定會惹來無限的麻煩。」

唐豪攢眉苦思，默然無語，半晌，才緩緩說道：「妳們不要管，我有法子對付這樁事。」

沈雪釵關心地，問道：「你有什麼法子？」

唐豪沉聲道：「我準備去勸勸琦梅，她若不肯懸崖勒馬，我就要親手殺掉每一個和她搭過的男人。」

沈雪釵和菱姑不約而同地失聲叫道：「小滾龍！你瘋了！」

唐豪冷冷道：「我要教洛陽城裏那些獵艷色鬼視她為勾魂使者，凡是接近她的人都將成為閻王的上賓，這似乎是挽救她不再沉淪的唯一方法。」

沈雪釵和菱姑二人瞠目結舌，無辭以對。事實上她們心中也非常清楚。對於唐豪和鄭琦梅這兩個性格倔強的人，勸說只不過是徒費口舌而已。

×　×　×

門庭依舊，境遇全非。連應門的老嫗也饗以冷漠的眼色。然而唐豪已感到相當的滿意，至少他沒有吃閉門羹。

穿過花木扶疏，滿地錦繡的庭園，唐豪不禁感慨萬千。世事滄桑，更遞無常。起先他由一個藉藉無名的獵戶而變成洛陽城裏的响叮噹的人物；接着，他又變成殺害鄭琦梅父親的兇手；再變成刺配華州牢城的囚犯。起先，他是鄭琦梅的情侶，現在則是怨侶。一念及此，他不禁深深浩嘆，幾乎泫然。

鄭琦梅在大廳中接待他，風韻依舊，美艷如昔。馮雷和蔡無雙分別兩旁，垂手而立。他們只是在眼光中向唐豪打了一個招呼。

鄭琦梅笑容滿面，漫聲道：「唐豪！眞料不到你會來探看我。」

唐豪泰然落座，冷冷道：「琦梅！我似乎來得太晚了。」

鄭琦梅一雙美目，在他臉上轉了一個圈，緩緩說道：「看神色，你到這兒來絕非吁寒問暖。有什麼事，不妨開門見山地說吧！」

唐豪目光向左右掃動了一下，道：「琦梅！我想單獨地和妳一談。」

鄭琦梅說道：「不必！馮雷和蔡無雙，是我的守護神，他們和我，是寸步不離的。」

唐豪怒氣原已消退，此刻不禁又動了肝火。面色一沉，道：「昨夜那位銀號少掌櫃成為妳閨中嬌客時，他們二人也是隨侍在側麼？」

鄭琦梅咯咯嬌笑道：「小滾龍！想不到你竟然關心我的閨房中事。」

唐豪想想自己來此的目的，不得不忍住氣，和聲說道：「琦梅！妳也該收斂一下了。」

「你說什麼？」

「說妳所過的放蕩生活，不嫌太荒唐了麼？」

「荒唐？」鄭琦梅冷笑了一聲，說道：「過幾年等我老了，想荒唐只怕也不行的了。」

「琦梅！我是在關心妳。」

「多謝。」

「琦梅！」唐豪下決心要斬斷這條根。「多謝妳承認我們之間的婚姻關係，也多謝妳自稱為唐夫人。長此以往，妳我都會感到痛苦。從今天起我們之間的關係中斷，至少妳可以規規矩矩地嫁一個男人，不再過這種放蕩的生活。」

鄭琦梅突然沉下了臉，語氣冷冷地道：「哦！今天你是為此事而來。」

「聰明如妳，早該想到了。」

「對不住！我穿戴過鳳冠霞帔，披着紅巾上過喜堂，所以我不再是姑娘。而且，我也喜歡唐夫人的身份。」

「琦梅！」怒火又開始在唐豪的胸間昂騰起來。「妳知道那些和妳搭過的男人得到什麼的下場麼？」

鄭琦梅冷冷道：「我知道。他們一個個被你逐出了洛陽城。那與我毫無相干，因我與同一個男人，絕不想再見他第二次面的。」

唐豪霍地起身離座，沉聲道：「如果妳再這樣放蕩下去，我要用最嚴厲的手段去對付那些狂蜂浪蝶。」

鄭琦梅冷笑一聲，道：「是用劍？還是飛刀？」

唐豪吼叫道：「妳說對了。」

「哼！有許多男人並不怕在牡丹花下死。」

「我倒要看看，洛陽城有多少不怕死的人。」

鄭琦梅沉聲道：「上次你充軍到華州牢城兩年的工夫似乎太便宜了。你可能想嘗嘗綁赴法場的滋味，衙門捕快正愁找不到將你拿問下獄的憑據。」

唐豪冷笑道：「妳活着也不會愉快，因為那些男人都是因妳放蕩而死。」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蔡無雙再也忍不住，壯着胆子道：「姑娘……」

鄭琦梅沉叱道：「我說過多少遍，叫我夫人。」

「是！夫人！」蔡無雙連忙改口，「唐豪的確是在關心妳，妳又何必……」

「不許你多話。」

「夫人！」馮雷也壯着胆子道：「我們知道妳是冰清玉潔，雖然表面上像是終日招蜂引蝶，實際上妳還是清白如故，為什麼不向唐豪說個明白呢？而且外面的傳言也太難聽了。」

鄭琦梅氣呼呼地道：「傳言越難聽，我心裏越舒服。我再提醒你們一次，如果洩漏了其中隱情，我就要你們的命。」

蔡無雙道：「我們絕對不敢洩漏，但是蹩在心裏也怪難受。」

馮雷道：「夫人！唐豪雖然誤殺了鄭老舵主，却已事過情遷。他為『雙蛇會』立過汗馬功勞……。」

鄭琦梅截口道：「住口！不許再提『雙蛇會』，那是過去的事了。馮雷！稍等一會兒，你去一趟『慶元銀號』，告訴少掌櫃，說我要到開封去買珠寶玉器，要他帮忙挑選。請他今天午時，就先去開封，我會跟着後面去，到了那邊，再和他見面了。」

馮雷訝然道：「夫人要去開封？」

鄭琦梅搖搖頭，道：「我不是眞要去，只是要慶元錢號的少掌櫃暫時避一避，唐豪若是殺了他，豈不是太寃枉？」

蔡無雙道：「唐豪只是說說氣話吧了，他不會如此胡來的。」

鄭琦梅道：「很難說，唐豪的脾氣，你們又不是不清楚，他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她眞的關心那位慶元銀號的少掌櫃嗎？其實，她是唯恐唐豪鑄下大錯。蔡無雙和馮雷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看得出來，鄭琦梅心裏依然只有唐豪。

大家沉默了一盞熱茶的光景，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馮雷正想請示，現在是否可以去見那位少掌櫃，突然，應門的老嫗神色緊張地跑了進來。

鄭琦梅連忙問道：「什麼事？」

「提督衙門裏的一位楊老爺，要見姑娘妳。」

鄭琦梅楞了一楞，問道：「可能是副總捕頭楊曉月，蔡無雙，快去門上迎接。你們記住，不管他是因何而來，皆不許多說話。」

蔡無雙點頭應是，疾步出了大廳。

鄭琦梅猜測得不錯，來人果然是提督衙門的副總捕楊曉月，他還帶着另外兩名捕快，看神色，這不是尋常的拜訪。

楊曉月既不落座，也不接茶，直截了當地說道：「鄭姑娘！官不驚民，有事不得不來。」

鄭琦梅冷冷道：「何事？」

「慶元銀號的少掌櫃賈小元昨晚曾到府上來過？」

「有這回事。」

「什麼時辰來的？」

「約莫戌亥之交。」

「何時離去。」

「今早辰初光景。」

楊曉月冷冷一笑，道：「竟然在這兒待了一夜？」

鄭琦梅也回以冷笑，道：「副總捕言語中，似乎有絃外之音，賈少掌櫃精於奕，我倆下了一夜的棋，這也算不了什麼稀罕事。」

楊曉月道：「好興緻！賈小元昨晚帶了一副價值三千両紋銀的首飾來，今朝却未帶回來。」

「我買下了。當場開給他一張『通泰錢莊』的銀票，副總捕可以查。」

「賈小元適才被殺，」楊曉月的語氣很忙，目注鄭琦梅，似在探察她的反應。「一匹快馬從慶元銀號門前飛馳過，站在櫃枱裏的賈小元立刻向後栽倒。眉心扎進一把飛刀，深入及柄，顯然是江湖高手所為。」

「哦？」鄭琦梅不禁花容失色，心頭大驚。

楊曉月冷冷道：「請教鄭姑娘，賈小元是在何處結怨於人？」

「這個，我可不清楚，我和他在昨晚初度交往，以前從未在慶元銀號，買過首飾。」

「聽說妳和尊夫失和分居？」

「唐豪誤殺了先父，我自然不能重修舊好。」

「他會因生恨而殺死賈小元麼？」

鄭琦梅心頭暗驚，表面上却泰然地說道：「絕不可能。」

「何以見得？」

「最近有不少男人到我家裏作客，賈少掌櫃並不是第一個。而且我和他是初度交往，唐豪也不可能知情。」

楊曉月沉吟了一陣，道：「鄭姑娘既然如此說，我們就不能懷疑尊夫了，請恕打擾。」

三人彬彬有禮地退去。他們非常清楚鄭琦梅的底細，除非有眞贓實據，不然他們就要守住分寸。

送走訪客，蔡無雙連連頓足，道：「唐豪眞糊塗，他又鑄下大錯了。」

鄭琦梅沉吟了一陣，道：「賈小元不是被唐豪所殺。」

馮雷訝然道：「怎會不是他？」

鄭琦梅道：「唐豪離去，先後不過半個時辰。捕快聞訊，先勘察命案現場，還要問話，再到這兒來，已經躭擱了不少時間。從這兒到國子學，騎馬飛馳，也要一盞熱茶光景。唐豪就是會飛，也來不及的啊！」

蔡無雙喃喃道：「那又是誰幹的呢？唐豪剛剛說過狠話，人命就鬧出來了，眞是太巧了。」

鄭琦梅道：「記住！千萬別將唐豪方才在這兒說的狠話洩漏出去。」

蔡無雙和馮雷自然不會將如此重大的事輕洩於人。在私心中，他們對唐豪仍有極大的好感。

× × ×

天長樓是洛陽市面上賣道地京菜最有名的酒樓，到這兒來的客人，若不是達官顯貴，就一定是殷商鉅賈。一道菜三，五兩銀子是稀鬆平常的事。儘管如此，這兒仍然是天天座無虛席。

今晚，鄭琦梅也成了這兒的座上客。有一個奇醜無比的漢子和她同席對飲，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

食客中也難免有江湖豪客，有些人也知道那個醜漢子的來歷，均禁不住在私心中稱奇道怪。

原來那醜漢姓赫名馬，雖然不在洛陽城裏找利市，但是他所攬的「黑馬帮」的垛子窰却設在城內的永和里。他的徒衆甚多，不偸不搶，却專門拐騙村姑鄉婦。別人爲他估計過，南到金陵，北上燕京，任何一家欄院裏的姑娘，其中一半都是從「黑馬帮」手裏買過去的。

雖然「黑馬帮」不在洛陽城裏混，不至於和「雙蛇會」起衝突，但是赫馬和鄭琦梅的父親却沒有什麼來往。當年鄭耀鵬被官府圍剿，迫不得已亡命天涯時，赫馬還幸災樂禍地在一邊瞪眼看過笑話。

既如此，他因何會成爲鄭琦梅的座上客呢？眞是教人猜不透。其實，這是鄭琦梅玩弄的一着詭計。

她要試試是否有人會殺赫馬，姓赫的拐賣少女，傷天害理，就算被殺也不算寃死。同時，鄭琦梅還另外作了安排：她一方面派馮雷和蔡無雙暗暗監視唐豪的行動；一方面着人給提督衙門副總捕楊曉月暗送消息，說天長樓今晚可能會有江湖中人前來鬧事。楊曉月必定早已派了捕快暗伏在食客之間，如果眞有人向赫馬施放冷箭，那位刺客就一定休想逃脫。

鄭琦梅所以要如此作，是因爲她不相信慶元銀號少掌櫃是唐豪派人去殺害的。唐豪狠話剛出口，就有人代他實行了，這個人必有惡毒的動機。如果他今晚再如法泡製，可就要上套了。

赫馬四十來歲年紀，是個粗人，也是個火爆性子，鄭琦梅下柬請他，雖然心中暗暗嘀咕，仍然還是來了。喝了三巡酒，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鄭姑娘！今兒夜裏月娘娘準是打從西邊出，妳竟會請俺喝酒，八成沒什麼好事。」

鄭琦梅只得搪塞道：「赫帮主！我想托你帮個小忙。」

赫馬楞任了，半晌才道：「怪事！怪事！只怕今晚還要打從西邊冒出一個太陽來哩！」

「眞的！」鄭琦梅神態認眞地點點頭。「務必勞您煩神。」

「說吧！我不喜歡兜圈繞彎兒。」

「您可曾聽說慶元銀號少掌櫃今朝被殺了？」

「嗯！怎麼樣？」

「托您查查，誰是兇手？」

赫馬嘿嘿冷笑，道：「鄭姑娘何必找我尋開心？誰不知道，『雙蛇會』人多勢衆，耳目靈通，這事怎地還要找到我頭上來？」

鄭琦梅正色道：「赫帮主垜子窰設在洛陽城裏，對我的事不會不淸楚。『雙蛇會』目下已是退出江湖，咱們那家萬勝樓也是規規矩矩地在作買賣。所以說，這事非得煩您不成。」

赫馬道：「妳打算爲那位風流少掌櫃的報仇？」

「說不上。只不過是想知道他爲何被殺。」

「好吧！我代妳去找找，妳出多少銀子？」

「價錢隨你開。」

赫馬笑了笑道：「姑娘倒是比妳老子乾脆俐落，銀子一萬兩，有了消息再向妳要。」

鄭琦梅舉杯，道：「一言爲定。來，奉敬一杯。」

赫馬端起酒盞一飮而盡，站起來，道：「好！告辭啦！」

一見對方要走，鄭琦梅不禁暗皺眉頭，這無異是打破了她的計劃。櫈子還不曾坐熱，也許暗中行兇的傢伙還沒有得到消息哩！

因此，她嬌笑着挽留道：「赫帮主！菜未動，酒未盡，怎麼就要走啊？」

赫馬嘿嘿一笑，道：「我這副德性，和如花似玉的姑娘坐在一起，讓人瞧來瞧去的怪不是滋味，還是早走爲妙，請了！請了！」

說罷，扭頭就走。鄭琦梅只有乾瞪眼，她總不能不顧一切地跑上去拉住他。

她正要回頭招呼夥計算賬，驀聽門口傳響起一陣喧嘩。放眼一看，方才還鮮蹦活跳的赫馬已然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

她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疾步走過去一看。死法和那位風流少掌櫃完全相同，一柄犀利的飛刀從眉心處嵌進了赫馬的腦子。

赫馬是練過武功的人，飛刀迎面而來，不會毫無覺察，由此可見，行兇的人出

手必是十分快速，勁道也格外足，赫馬卽使有所覺察，想閃躲却已來不及。

鄭琦梅正在暗暗發楞，衙門副總捕楊曉月已悄然來到她的身邊，冷冷道：「鄭姑娘！這是今天的第二條命案，半夜裏是否還會再鬧一次？」

鄭琦梅白了他一眼，說道：「楊副總捕話中絃外之意昭然若揭，有什麼話何妨明白講？」

「這位江湖人物，與鄭姑娘並非通家世好，突然設宴邀請，實在使人覺得有點意外。」

「我只是想托他查查是誰殺了慶元銀號的少掌櫃。」

「是麼？」楊曉月有些陰陽怪氣。

鄭琦梅冷冷道：「楊副總捕還有什麼話要說？」

楊曉月擺擺手，道：「卽使姑娘有心除去赫馬，也不會用這種笨法子，我相信這樁命案與姑娘無關。不過，看起來好像誰沾着姑娘就會走上死路。姑娘往後還是少與別人接觸爲妙。」

鄭琦梅冷笑道：「大概我是一個掃把星吧！」

氣呼呼地跨出天長樓，登上了她那輛華麗套車。

車把式恭敬地問道：「姑娘！是回家？還是去萬勝樓？」

「去錦春園。」

車把式不禁楞了一楞，在他來說，這似乎是一樁新鮮事。

× × ×

唐豪也暗中派人在注視着鄭琦梅的動靜，這邊赫馬的屍體還沒有涼透，他那邊就已得到了訊息。

沈雪釵驚疑不定地問道：「小滾龍！是你找人去幹的麼？」

唐豪皺起眉頭，道：「雪釵！自從那個慶元銀號的少掌櫃被殺之後，妳今天少說也問了我一百次，我也回答了妳一百次——不是我幹的。」

沈雪釵喃喃道：「怪事？你早上剛說過氣話，就一連鬧出了兩條命案。」

唐豪冷笑道：「我說的並非氣話，而是眞想那樣作，却想不到有人比我搶先了一步；眞猜不透那傢伙是爲了什麼。」

沈雪釵憂心地道：「小滾龍！如今鄭姑娘的禍闖大了。」

「哦？」唐豪不禁一楞。

沈雪釵道：「赫馬被殺，『黑馬帮』的人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他們一定以爲是鄭姑娘布下的陷阱，而要找她算賬。」

菱姑冷冷道：「算她活該！鄭琦梅實在放蕩得太不像話了。」

沈雪釵自然還念及舊情，輕吁了一口氣，道：「話可不是那麼說，她不仁，咱們却不能不義，總不能見死不救。」

唐豪神情凝重地道：「後果會有那樣嚴重？」

沈雪釵道：「靠賣女人起家的『黑馬帮』，全都是些粗漢，蠻幹起來是不計後果的。」

唐豪喃喃道：「妳的話雖然不錯，可惜咱們無能爲力。最多也只能派幾個弟兄去給她護院。以她的性格，是絕不肯接受的。」

沈雪釵道：「咱們可以派人在暗中保護她。」

菱姑冷冷道：「雪釵！妳又不是不瞭解鄭姑娘的脾氣。到時她還以爲咱們派人在暗中監視他的行動哩！」

沈雪釵頻頻搖首，喃喃地說道：「那怎麼辦呢？目前她的處境，可說是非常危險的。」

說到此處，突然一個大漢敲門進來說道：「唐老大！鄭姑娘求見。」

這倒使得唐豪大感意外，楞了一楞，才揮揮手，道：「快請！」

沈雪釵暗暗向菱姑打了一個眼色，二人離開了這間小廳，進入內屋去了。

鄭琦梅面上浮着陰冷的笑容，一進門，劈頭就說道：「一日二命，說到作到。小滾龍！算你狠。」

唐豪並未激怒，淡笑道：「琦梅！妳以爲殺人的兇手是我？」

鄭琦梅自顧自地落座，冷冷道：「你現在財勢雄厚，自然會有亡命殺手爲你効命。那是那一路的人物？飛刀殺人的手段眞是高明。」

「琦梅！妳若是爲了此事專程而來，自然想得到眞實的回答。那麼，我就該告訴妳——那兩件命案與我毫無關係。」

「我想你不會在憤而殺人之後再賴賬。不過，你剛剛說完狠話，命案就接連發生，這不是太巧了麼？」

「聽妳的口氣似乎在懷疑我。想想看：我憑什麼要殺赫馬？他只不過和妳在天長樓吃過幾杯酒，還沒有到登堂入室的情況……」

鄭琦梅似乎唯恐他說出難聽的話，連忙截口道：「你說的話也許半點不假。不過，在未證實之前，我還不敢全信。」

「妳要如何去證實呢？」

鄭琦梅詭譎地笑笑，道：「我有我的方法，明天晚上就知道了。」

唐豪冷聲道：「琦梅！妳不要自以爲聰明蓋世，其實妳作了許多笨事。妳不該宴請赫馬，如今妳要爲殺人的兇手背黑鍋，因爲『黑馬帮』的人必然認爲妳是誘殺赫馬的主使人。」

鄭琦梅面色微微一變，顯然這是她事先未曾想到的後果。倔强的性格却又令她很快地收了驚色，輕鬆地笑道：「別爲我操心，我相信『黑馬帮』的人還不敢在洛陽城裏鬧事。」

「哼！妳想得太輕鬆了。」

「怎麼？」鄭琦梅雙眉倏地一挑。冷聲說道：「是教我逃？還是教我躲？或者要我到姓赫的寡婦那兒去賭罰誓，以表心跡。」

「琦梅……」

「算了，別談閑話。我今晚來，還有別事。」

「說吧！我在洗耳恭聽。」

「我首先要證實一下，今天這兩件命案究竟是不是你幹的。」

「如果是我幹的又怎樣？」

鄭琦梅冷笑一聲，道：「那我就會不停地去搭男人。看看你能殺多少？看看要多久你才會被公門中的公人逮住，將你綁赴法場？」

唐豪輕輕一笑，道：「幸虧兇手並不

是我。」

「那我就要中止和任何男人接近，我可不願讓那個眞正的兇手狡計得逞。」

「琦梅！這句話妳算是說對了。我們應該同心合力將殺人的元兇找出來。」

「可以。不過，要等到明晚我證實之後。」

「好吧！以我猜想，兇手的用意，極可能想使我們因相互懷恨而來上一次火併。我們該想想，當我們火併時，對誰最有利……」

鄭琦梅截口道：「你可能猜想錯了，我已完全退出江湖，不會有人與我發生利害衝突。我倒該提醒你，從身邊的人物清查一下。」

「哦？」唐豪不由自主地壓低了聲音：「妳以爲我這裏……」

鄭琦梅冷笑着截口道：「你是聰明人，早就應該想到了。外人不可能那麼快就得知你要放手殺人的狠話。」

唐豪默然無語，暗暗沉吟，她的話說得不錯，只怕自己身邊的人大有問題。

鄭琦梅起身離座，說道：「話已說完，我告辭了。代我問候雪釵，和菱姑二位姑娘。」

唐豪親自送出，殷殷叮囑，道：「琦梅！妳可要千萬小心『黑馬帮』的報復。還有那個殺人兇手，妳說他的飛刀，十分高明……」

鄭琦梅笑道：「我方才說過，別爲我操心，我還沒有到老眼昏花的年紀。」

送走了鄭琦梅，唐豪回到那間小廳，只見沈雪釵和菱姑已經從內間走了出來。她們似乎已竊聽了他和鄭琦梅的談話。因此，一見面二人就異口同聲地問道：「唐豪！你認爲咱們身邊有問題人物麼？」

唐豪神情凝重地點點頭，道：「很可能。琦梅過去已有二十幾個男人登過琦梅的門，誰人也沒有被殺。今天早上，我剛說完了狠話，慶元銀號的少掌櫃就被殺了，接着，晚上又是赫馬遇害。很顯然，這個傢伙是想引起二虎相爭，他好坐收漁人之利。」

沈雪釵喃喃地說道：「這傢伙是誰人呢？」

唐豪道：「別費心思去猜了。我要派妳們二人去担當一件差事。」

「哦？」二人聚精會神地聽着。

唐豪緩緩道：「方才琦梅言道，明晚她就有法子證實殺人兇手是不是我。我眞担心她作出誤人誤己的傻事。明天妳們將她釘緊點，一有情況立刻就來告訴我。」

沈雪釵道：「你放心，這事我一定會作得好。」

唐豪凝神落座，垂首沉吟，心中突有所悟，但他却沒有說出來。

× × ×

翌日，整天都沒有動靜。到了快上燈時分，菱姑突然像旋風般衝進了那間小廳，氣急敗壞地道：「小滾龍！不得了，鄭姑娘邀約樊魁大哥酉正到天長樓談心，樊大哥已經答應了。」

唐豪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鄭琦梅打算以樊魁的生命來作試探，她深知唐豪和樊魁情同手足，唐豪絕不會殺他。如果今晚樊魁安然無恙，那就證明前兩件命案是唐豪的傑作。反之，今晚樊魁被殺，則可知那兩件命案與唐豪無關。

唐豪不禁又急又怒，雙眉緊皺，低聲問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申時三刻，就要交酉時了。」

「雪釵呢？」

「她繼續釘着鄭琦梅。」

「菱姑！這兒交給妳，我要出去一趟，今晚絕不能讓樊大哥前去赴約。」

菱姑壓低了聲音道：「小心點！店堂裏有幾個扎眼的人物。管事的告訴我，說他們腰間圍着鍊子鎖，怕是公門中的鷹爪子。」

唐豪唔了一聲，將長劍插在腰間，繫上刀囊，在外面加上一件大氅，這才走了出去。

他並沒有從錦春園的大門走，而是從後院翻牆而出，他不願意讓那些鷹爪子跟在身後碍事。

天長樓距錦春園較近，唐豪認爲在天長樓門口截阻樊魁較爲穩妥。

於是，盡量抄捷徑小巷，疾步來到天長樓。

這時約莫酉正，華燈已上，天長樓正在上座。唐豪到裏面去打了一個轉，確定樊魁還沒有來，又走到外面在一棵樹下的陰影中，目不稍瞬地注視天長樓的門口。

突然，唐豪發現身邊貼過來一個人。那人五短身材，約莫四十來歲，穿着對襟短褂褲，一望可知，身上並未帶兵器。

那人壓低了嗓門道：「朋友！借一步說話。」

唐豪十分沉靜，心中却如風車般打轉：是鷹爪子？是「黑馬帮」的？還是……

心中念轉，口中冷冷道：「咱們素不相識，有什麼話好說？」

對方嘿嘿乾笑一聲，道：「堂堂『雙蛇會』的總瓢把子，自然是不識得區區在下了。」

「朋友可能認錯了人，我從來就沒有作過『雙蛇會』的總瓢把子。」

「閣下好像在等人，」對方的語氣異常森冷。「今晚該誰送死？」

就憑這句話，唐豪已料準對方是「黑馬帮」的爪牙，因而冷笑一聲道：「朋友若以爲我是等在這兒殺人的，可就走了眼了。」

「唐老大請借一步說話。」

「對不住！無暇奉陪。」

對方冷笑道：「早已風聞唐老大劍利，刀快，不過劍利刀快不一定能贏刀山劍林。尤其難防背後射來的冷箭，四週早就有三十來個人在侍候閣下，其中有弓箭手，有弩筒手，還有飛刀的高手。閣下最好不要將事情鬧僵了，彼此不好看。」

唐豪沉聲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也該明白我的脾氣。快滾。」

「唐老大！區區在下是先禮而後兵的。再請一次，借一步說話如何？」

唐豪既不願在此刻動武，也不願和對方糾纏，倒不如早去早回，免得誤了自己的大事。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好！要去何處？」

那短小漢子指了一指，道：「那邊停了一輛大車，到車上去聊聊，也免得引人注目。」

唐豪發現那輛大車距離天長樓門前不過五，六丈遠，從車簾中也可看到酒樓的正門，樊魁前來赴約時他仍然可以出面阻止，於是點了點頭，向那輛大車走去。

走到那輛大車的近前，唐豪才發現車座上坐得有人，於是回身向那短小漢子道：「朋友！叫車把式下來。」

那短小漢子尚未答話，車廂內就有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教車把式下車，你們都給我走遠點。」

唐豪已撩起了車簾，藉着天長樓門前那四盞明幌幌的燈籠，他看見車廂內坐着一個滿身黑衣，面覆黑紗的女人。他原想一躍上車的，此刻却不禁猶豫了一下。

黑衣婦人道：「請上來，車廂中很寬敞。」

唐豪登上了車廂，內中有兩排座位，他在那黑衣婦人的對面坐下，側着身子，雙目望着天長樓的大門，冷冷說道：「妳是誰？」

黑衣婦人道：「我姓柳，名如玉，江湖上的朋友喜歡叫我黑珍珠。最正當的稱呼應該是赫夫人。」

「哦！」唐豪一正身子，肅容道：「對於赫帮主的不幸，我由衷表示哀悼。」

柳如玉冷冷道：「我不喜歡聽這些場面話，尊夫人與先夫素無交往，突然下柬相邀，不知其動機何在？」

唐豪緩緩道：「這點頗令我難以答覆。因我和鄭姑娘雖有夫妻之名，却無夫婦之實，而且又沒有住在一處，是以對她的行動不甚瞭解。不過我可以代她說明，赫帮主遭受暗殺被害，與鄭姑娘絕對無關，兇手是另有其人。」

柳如玉冷笑了一聲，道：「哼！既然對她的行動不甚瞭解，又何能知道先夫被害與她無關？」

唐豪說道：「因爲鄭姑娘也在查緝兇手。」

「何以不能料定她只是故作姿態，矯情虛飾？」

「我與她從不往還，爲了這件事她曾親自去找我。在我面前，鄭姑娘似無矯情虛報之必要，而且，她也不可能預知我會和夫人見面。」

「你很有辯才，你的機智必然和你的身手同樣地敏捷。」

「夫人高抬，尊夫血案，總有水落石出之日的。」

「只怕有人不耐久等。」

「夫人不像是個易於激動的人。」

柳如玉沉默了一陣，道：「能請教你等在天長樓門口的原因麼？」

「等一個人。」

「誰？」

唐豪道：「一家勾欄院的掌櫃，是無名小卒。」

「你等他幹什麼？」柳如玉追問得很緊。

唐豪簡畧地道：「昨天早上死了慶元銀號的少掌櫃，晚上又死了赫帮主。鄭姑娘好像變成了不祥之人，今晚她又約樊掌櫃在天長樓見面，爲不使樊掌櫃遭到生命之危，所以趕來阻止他。」

「因何對他如此關心？」

「因爲他是我的好友，情逾手足的好友。」

柳如玉突然哦了一聲，道：「既然如此，那就要請你立刻跟我到敝帮的垛子窰去一趟。」

唐豪冷冷道：「爲什麼？」

「因爲那位樊掌櫃正在敝帮的垛子窰裏。」柳如玉說着，伸出一隻手臂向外搖了一搖。

車把式立刻躍上車座，揮鞭策馬，將大車疾馳而去。

血案連起痛折肱

唐豪出了好一陣子神，當車輪在青石板鋪砌的路面上輾過，使車身搖幌不穩時，才使他回過神來，訝然道：「夫人！樊掌櫃在貴帮垛子窰裏？」

柳如玉點點頭，道：「不錯。當我獲悉尊夫人邀約樊掌櫃的消息時，就立刻派人將樊掌櫃請去，想打聽一下尊夫人邀約他的原因。」

唐豪不禁暗暗打了個冷顫，沉聲道：「赫夫人！妳說的『請』，想必是綁架；至於『打聽』，必然是嚴加拷問了。」

柳如玉含糊其辭地道：「所以咱們得盡快趕回去。」

唐豪不禁暗暗叫苦，樊魁若是遭受酷刑拷打，那眞是無妄之災。不過，他並沒有懷恨面前的柳如玉，這些禍事都是鄭琦梅惹出來的。

「黑馬帮」的垛子窰設在永和里一座深宅大院裏，從外面看，一片沉靜，全不像是江湖帮會的窠巢，待那輛大車駛進庭院，才發現這裏並非尋常的院宅；庭院中一坦平原，無花無草，顯然是帮中徒衆練武的場地。牆角，廊下，只見人影幢幢，却又不聞人聲。

柳如玉和唐豪先後上了階梯，進入大廳。一個目光凌厲，神態慓悍的年輕漢子過來迎迓。他對柳如玉必恭必敬，對唐豪却充滿了敵意。

柳如玉向那年輕漢子吩咐道：「常仲達！快些將樊掌櫃鬆綁，如果有傷，快些爲他敷藥療治。」

名叫常仲達的年輕漢子似是十分意外，雙眉一挑，道：「夫人！妳……」

柳如玉截口道：「快照我的吩咐去做，並向樊掌櫃致歉，告訴他，這完全是一場誤會。」

唐豪道：「赫夫人！我想去看看樊掌櫃，由我去向他解釋，也許……」

「當你見到他時，他會激動，你也會難過。此時以暫不相見爲宜，來！」柳如玉笑着招了招手，接道：「咱們到裏間去聊聊，到目前爲止，咱們之間還有誤會不曾冰釋哩！」

唐豪只得跟她走，一方面是因爲樊魁還在這裏，另一方面他則想藉此機會向柳如玉解釋一番，免得她因赫馬被殺而恭及鄭琦梅。

走出大廳，通過一道長廊，來到一間雅室。待婢女獻上了茶，退出去之後，柳如玉才嬌聲笑道：「打從你誤殺鄭耀鵬，充軍到華州牢城之前，就已聽說了你的大名。想不到事隔多年才見到了你的眞面目，果然名不虛傳，粗獷威武……」

唐豪一聽她語聲嬌媚，言語褻蕩，連忙截口說道：「赫夫人！妳方才言道，你我之間，尚有誤會未曾冰釋，不知道從何說起。」

「在見到你之前，我的確是滿腔怨恨。如今……」她嬌媚地笑笑，又道：「見你面，恨意全消，就算赫帮主是被你所殺，我也不會追究。」

唐豪面色一沉，道：「赫夫人，赫帮主屍骨未寒，務請尊重。」

柳如玉冷笑道：「唐豪！你活在世上，尊夫人猶可生張熟魏，朝三暮四。我的夫君死了，還不可以找個英俊威武的男人麼？」

如此開門見山，大胆潑辣的女人，唐豪倒是少見，一時間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柳如玉揭去面上的黑紗，緩緩道：「你仔細瞧瞧，我雖然皮膚稍黑，却是黑裏俏，不然道上的朋友也不會叫我一聲黑珍珠。比比看，我比尊夫人，以及什麼沈姑娘，菱姑等人絕不會差到那裏去。」

這是什麼話？唐豪簡直嚇壞了。他瞪眼瞧着她，的確是黑裏俏，尤其那一雙眼睛，足以使任何有壯志的男人湮沒。她不但不比鄭琦梅她們差，甚至比她們更美，更見誘人。

柳如玉又道：「我雖然不在洛陽城裏混，在江湖道上却薄有虛名，像沈雪釵，菱姑那種女人可以得到你，我憑什麼不可以。」

唐豪心中怒火再也忍不住，冷聲說道：「赫夫人！死了丈夫的女人，若不想守貞，自然有權找男人，但是，請妳不要找我。」

柳如玉並未發火，依舊嬌媚地笑道：「偏偏我只喜歡你，五年前當我被迫嫁給赫馬之後，雖然他人醜，性格粗暴，我却認命了，心裏也從來沒有動過不貞的念頭。自從二年多前聽說你這個人之後，心裏却起了邪念，那怕是一刻，一時的相聚，我此生也滿足了。」

唐豪倒不便過份使對方難堪，緩和了語氣，道：「夫人盛情心領，此時此地說此話，未免對赫帮主大不敬。」

柳如玉笑道：「來日方長，我倒不急在朝朝暮暮，但是你得口上答應領受我這份情，如此才凡事好商量。」

「夫人似乎在逼人。」

「的確。如你不答應，有一個人不會活着走出這座院落的大門。」

唐豪沉叱道：「夫人的態度太過跋扈了，姓唐的怕事不來，來就不怕。」

「別發火！我說的不是你。」

「是誰？」

「樊掌櫃。」

「妳要將他怎麼樣？」

「留在這裏，要他來替代你。」

「妳敢！」唐豪手搭劍把，怒目而視說。

壁間垂掠的帳幔突然掀起，走出八個手執弩筒的小婢，對着唐豪虎視眈眈。

柳如玉嬌媚地笑道：「唐豪！我相信殺害慶元銀號少掌櫃以及先夫的兇手不會是你，也不會是尊夫人。而是一個陰險惡毒的第三者。他要這樣作，不但要想使你和尊夫人之間勢如冰炭，還要咱們『黑馬帮』插上一脚，這個潛伏在暗中的敵人可說非常厲害，你的人手不足，『雙蛇會』目下也已式微，你若交上我這個朋友，對你是有益無害的。」

唐豪已不如當初前來洛陽時還是個魯男子，在錦春園中他和沈雪釵，菱姑等已享受過魚水之歡，以柳如玉的美艷和成熟並非不使他動心，而且他生性倔強，從來不願被人逼着低頭。此刻一聽柳如玉說出一番大道理，突然發現她並不是一個只會賣弄風騷的尋常婦人，她的思索精細，觀察入微，接連二件命案的關鍵，竟然被她一眼看透。

因此，唐豪已不像方才那樣鄙視她，只是心慍未消，仍然沉聲道：「像妳這樣美艷的女子，投懷送抱，若是拒不接納，那實在是一個大傻瓜。不過，我要先打聲招呼，我很會作踐女人，妳到時，不要後悔。」

柳如玉咯咯嬌笑道：「唐豪！你完全說錯了，女人是天生的怪物，你愈是作踐她，她愈愛你若狂。你若看得她高高在上，她就不會將你放在眼裏。你對尊夫人想必太好，她才會如此放蕩不羈，完全不顧你的顏面……」

唐豪很不願意聽到有關詆譭鄭琦梅的話，連忙截口道：「夫人！妳可以下令放走樊掌櫃了。」

柳如玉道：「如此說來，你是答應和我作一個親密的朋友了？」

唐豪低吼道：「難道要我現在就抱妳上床？」

柳如玉連連搖頭，道：「不！不！女人多半很貪，却不饞。是姻緣也好，是孽緣也罷，都會留着慢慢的享用，絕不會急於一時，一刻。」

「那麼，妳就快些下令，放走樊掌櫃吧！」

「我要了一記花招，樊掌櫃早就放走了。」

「我不信。」

「我方才在大廳中向屬下打了眼色，你當然不會在意了。」

「那麼，我得趕緊走。」

「急什麼？」

「樊掌櫃可能去天長樓踐約，我得趕去阻止他。」

柳如玉聳肩一笑，道：「他可能要在榻上躺好幾天才能走動。」

唐豪不禁暗皺眉頭，沉吟了一陣，道：「既然如此，我更該去探視他。」

柳如玉點點頭，道：「好吧！你們交情既然如同手足，我也就不再留你了，本來想與你喝一杯訂情酒，看來，只有改天了。」

唐豪此刻心情不佳，實在不想和對方纏下去，於是拱拱手，掉頭就走。

門一打開，突然一根明幌幌的三尖鋼叉對準他的咽喉。拿鋼叉的人，就是那個小伙子常仲達，冷聲道：「姓唐的！你不能走。」

唐豪向後退了一步，常仲達逼了進來。門外還站着好幾個彪形大漢，手裏都拿着兵器。

柳如玉嬌叱道：「常仲達！你要幹什

麼？」

常仲達沉聲道：「鄭琦梅那個臭婆娘設陷殺害了帮主，我要爲帮主報仇雪恨，殺姓唐的是第一步，殺那臭婆娘是第二步，掃蕩『雙蛇會』的餘孽是第三步，我立誓要作到。」

柳如玉道：「帮主遇害與他們二人毫無關係，快些退下。」

「鄭琦梅突然投柬相邀，怎說毫無關係？」常仲達手中鋼叉嘩啦啦一抖，沉聲道：「姓唐的！拔劍吧！你若是能將『黑馬帮』的人趕盡殺絕，你才能活着走出大門，不然休想。」

唐豪垂手而立，絲毫未動，目光漫不經意地向柳如玉投以一瞥。

只見柳如玉突地探手入懷，抽出一把比七首稍長的短劍，抖腕一揮，一張茶几的四角立刻被短劍削落，沉叱道：「帮主才死了一天，你們就敢如此狂妄犯上，那還了得。誰敢動，我就削斷他的四肢，讓他活不得，死不得，受盡折騰。」

唐豪心頭暗暗一怔，這娘們的劍法竟會如此厲害，還看不出是塊內中包了石頭的豆腐，軟中帶硬。

常仲達噗通一聲跪在地上，說道：「夫人！並非屬下狂妄犯上，只是帮主死得太慘……」

柳如玉截口道：「老實說，我與帮主雖然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但是，殺他之仇却是非報不可，這不干姓唐的事，從今以後，本帮的人，都要對他客氣尊敬，起來吧！」

常仲達站了起來，向唐豪一拱手，道：「請恕冒犯之罪。」

唐豪連聲道：「不敢！不敢。」

柳如玉道：「還不快些送客！」

常仲達連忙擺手，恭聲說道：「唐兄請！」

唐豪辭了出來，此刻他對柳如玉的印象有所改變，這個女人，倒很有點赳赳雄風。

他先到留香院，小虎子告訴他，說樊魁很受了點皮肉之傷，不過並無大碍，方才服藥後業已沉沉睡去。

唐豪不願去叫醒他，立刻又返回錦春園。

一進那間小廳，却發現鄭琦梅坐在那兒，神情冷漠。一見面就氣勢洶洶地道：「唐豪！請解釋吧！」

唐豪滿頭霧水，反問道：「要我解釋什麼？」

鄭綺梅道：「爲什麼不讓樊魁到天長樓來會我？」

「是我不讓他去的麼？」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難怪你要殺赫馬，原來你早就搭上了他的婆娘黑珍珠。」

「琦梅！妳休要血口噴人。」

「休想瞞過我，不要樊魁去天長樓的法子很多，你却偏偏要『黑馬帮』派人架走他，這一着下得太不高明了。」

唐豪不禁暗暗好笑，也不想向她解釋，於是冷冷道：「妳等在這裏，就是要向我說這些？」

鄭琦梅冷笑道：「我要追查殺死賈小元的兇手，他和我畢竟有交情。」

「我和妳的想法一樣。」

「不要反穿皮襖——裝羊！」鄭琦梅沉下了臉。「當然不是你親手幹的，不過這個殺手也眞够瞧的，尤其是放倒赫馬的那一刀，赫馬不比賈小元，他總算是一個會家子。」

「琦梅！妳說話太武斷了。」

鄭琦梅站了起來，氣咻咻地道：「小滾龍！我知道你勾搭女人是能手，不然當初沈雪釵也不會反叛我跟你亡命天涯。當你一登上黑珍珠那娘們的大車，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明早辰正之前，限你將代你行兇的殺手交出來，我倒要領教一下他的飛刀絕技。」

說罷，氣勢洶洶地走了出去。

沈雪釵從裏間跑了出來，皺眉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豪將方才的事說了一遍。

沈雪釵道：「既然如此，你就應該向鄭姑娘解釋啊！」

唐豪搖搖頭，道：「沒有用，琦梅已經瘋了。」

× × ×

翌日，唐豪還在酣睡，菱姑却推醒了他。

唐豪睜着惺忪睡眼，問道：「什麼時候了？」

「辰初！」菱姑神色不太對勁，站在床邊的沈雪釵的面色也不自然。

這使得唐豪睡意全消，一骨碌翻身坐起，疾聲問道：「是出了什麼事麼？」

菱姑又望了沈雪釵一眼，才囁嚅地道：「方才……小虎子來過，說……樊大哥死了……」

「什麼？」唐豪從床上跳下來。一面披衣，一面問道：「是不是傷重不治？」

沈雪釵道：「被殺，眉心一刀，死狀如出前轍。」

唐豪像是被什麼堵住了咽喉，一語不發；也像被人在臉上抹了灰，面色白裏透青。

菱姑道：「小虎子報官去了。咱們要不要過去照料一下？」

唐豪抑住悲憤，語氣木然地道：「我去見到樊大哥的死狀，可能會激動，妳和雪釵去帮忙小虎子照料一下吧！棺木要上好的，銀子儘管化。」

沈雪釵不放心地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我要去找赫夫人，『黑馬帮』人手多，眼線廣，她或許能助我找到這個險惡的兇手。」唐豪邊說邊走到外間，他甚至忘記洗漱就要出門了。

正好鄭琦梅推門而進，此刻唐豪的面色一定極端可怖，因爲她一進門之後，就背貼門板，目光直楞楞地瞪視着唐豪，一不稍瞬。

唐豪冷冷道：「鄭琦梅！妳現在該可以心滿意足了吧！」

鄭琦梅茫然地問道：「怎麼了？」

沈雪釵從裏間跟出來，道：「鄭姑娘！樊魁被殺了，眉心一刀，兇手是殺害賈小元，赫馬的同一個人。」

「什麼？」鄭琦梅兩手握拳，顫抖不住。「什麼時候的事。」

沈雪釵道：「昨夜。」

鄭琦梅螓首垂胸，喃喃道：「我錯了，原來兇手不是你。」

唐豪吼叫道：「怎麼不是我？我不是人，是禽獸，不但殺了賈小元，殺了赫馬，還殺了情同手足的樊魁大哥，妳還想要我殺誰？」

鄭琦梅頻頻搖首，說道：「小滾龍，不要怪我……」

唐豪發出一聲悽厲的長笑，道：「今晚酉正，咱們在天長樓喝一杯，到時，我再被殺，妳再說兇手不是我，那就不會錯的了。」

鄭琦梅鼓足了勇氣抬起頭來，道：「我太對不起樊掌櫃，我要爲他治喪。」

唐豪沉叱道：「妳不配，殺人的雖不是妳，而妳却是元兇。」

說完之後，氣沖沖地跑了出去。他不去留香院，而直奔往「黑馬帮」的垛子窰疾走，是他心中認爲尋兇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柳如玉尚未起身，常仲達陪他在大廳內喝了一盞茶，婢女才來說道：「夫人請到雅室清談。」

一聽清談二字，常仲達就識趣地沒有跟進去。

柳如玉雲鬢蓬亂，顯然只經過匆促洗漱，嬌媚地笑道：「唐豪！早啊！」

唐豪脫口說道：「夫人！樊魁他，死了。」

「哦？」柳如玉神色一變。「莫非傷重……」

唐豪截口道：「被殺，眉心一刀，兇手顯然與殺害赫帮主的是同一個人。」

「够狠！够快！兩天三條命案。」

唐豪道：「夫人！幸虧我昨晚沒有跟妳鬧翻。」

柳如玉滿意地笑了一笑，復又正色道：「兇手是我們共同的死敵，我們自然該全力對付他。說吧！要我幹什麼？」

「只要夫人協助，我有把握將兇手找出來。」

柳如玉嬌笑道：「別太捧我，先說說你有什麼法子。」

「這三個被殺的人，都和鄭琦梅接觸過，兇手似乎不放過任何一個和她晤面過的男人。所以今晚酉正我要和鄭姑娘在天長樓碰頭，據我猜測，兇手一定也不會放過我的。」

柳如玉眉尖一蹙，道：「如此太冒險了。」

「此險非冒不可，兇手是個用冷刀的高手，除非咱們整日躲在屋裏，不然終有他下手的機會。」

「你說得對！這個險惡的殺手必須找出來。」

「今晚請夫人將所有的屬下都派出去，一半扮成食客，混迹在天長樓內，另一半則分散在外面。對方只要一動刀，就逃不過你們的耳目。」

柳如玉憂心地說道：「他不動刀，我們不會發覺，他一動刀，你可能已遭遇不測……」

唐豪截口道：「對方的飛刀絕技雖然高明，我却要碰碰運氣。萬一不幸殞命，兇手也休想逃得掉。」

柳如玉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我今晚盡力在兇手飛刀出手之前逮住他。至少他擲刀之後不讓他跑掉，你自己小心點。」

唐豪站起來，說道：「那麼，我告辭了。」

柳如玉沒有留他，望着他那雄健的背影頻頻搖首嘆息。

× × ×

唐豪原想到留香院去瞻仰樊魁的遺容，因見門口站着好幾個衙門捕快，爲了避免他們的詢問，他只得暫時不去，折回了錦春園。

進入小廳，見沈雪釵在那兒發楞，唐豪連忙問道：「雪釵！妳沒有去帮忙料理樊大哥的後事？」

沈雪釵道：「菱姑在那邊帮忙已足够，我必須將咱們手下的人清查一下，終於被我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

唐豪先關好小廳的門，防範遭人家竊聽，然後才問道：「誰？」

「許成！」

「他？」唐豪似是大感意外，因爲他一直視許成爲親信，甚至連監視鄭琦梅的差使也交給了許成。

「他昨晚半夜離開了睡房。」

「可靠？」

「嗯！在暗中，我埋伏了心腹。許成約莫丑時三刻披衣出房的，寅正才回。」

「是不是他担當夜巡？」

「他從不担當夜巡。值夜的人並未見他出去，必然是翻牆而出，這就大有蹊蹺了。」

唐豪喃喃道：「如果殺害樊大哥的兇手是他，那麼，殺害賈小元和赫馬的也是他。我記得他來應徵時所露的兩手飛刀並不怎麼高明啊！」

「絕技是可以隱藏的啊！」

「那麼，他的動機何在？」

「當然是利害上的衝突，或者是挾仇而來……」

唐豪突地振聲截口道：「對了！莫非是吳飛豹派他來的？」

沈雪釵楞了一楞，道：「小滾龍！不是我數落你，當初你放走吳飛豹，實在是

那妞兒推着唐豪來到樹下，向他警告說樹上有人持弩埋伏，叫他切莫妄動。

表現了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姓吳的在黑道上還有點名頭，既然說過此生不臨洛陽，就絕不會重來。」

唐豪道：「正因爲他守信不來，才派許成來。」

「你說的也有道理，如此說來，吳飛豹還念念不忘地中的溶金爐。」

「不過我又想不透了，若說吳飛豹派許成混進來，志在這座錦春園，許成何不直截了當地殺我？」

沈雪釵振有辭地道：「我的想法與你不同，你若被殺，你還有繼承人，如果你與某人火併，損失的還包括雙方的實力，那時候吳飛豹要進行謀奪錦春園就方便得多了。」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說不定許成是黃烈堂的餘黨，也說不定許成和吳飛豹，黃烈堂都沒有關係。在沒有摸清他的底細之前，總要提防一下，今晚我將許成交給妳了。」

「今晚？」沈雪釵不禁大吃一驚。「你方才和鄭姑娘說的不是氣話？」

「不是氣話，我要用這個方法將殺人元兇引誘露面，赫夫人那邊已連絡好了，她答應助我一臂之力。」

沈雪釵點點頭，道：「你既然決定了，我也不表示反對。今晚我將以保護你的理由將許成調到我的身邊。」

唐豪喃喃道：「如果今晚殺人者按兵不動，我眞不知道今後將如何應付。」

沈雪釵柔情萬千地道：「別想得太多，你應該多多歇息，今晚將有一個勁敵等你去應付。」

× × ×

這晚天長樓買賣格外興旺，掌櫃的笑得闔不攏嘴，夥計們忙得跑斷了腿。

酉正，鄭琦梅到了。

她本來不願來的，在芳心中，她一萬分不願意唐豪冒此大險。但是薄暮時分唐豪親自到她住處去一趟，要她一定要準時赴約。

因此，她不得不來，自然也帶來了不少屬於「雙蛇會」的舊部。

差不多該來的都已到齊，但是唐豪却踪影不見。

這眞有些怪，每一個人心裏都在敲着鼓，唐豪究竟在玩弄什麼詭計？這恐怕只有唐豪自己心裏有數了。

他是在酉初光景離開錦春園的，距離天長樓不遠，他早就算計好，緩步行來，一刹的時間剛好可以走到。

就在離開錦春園，拐了一個彎之後，誰知出了痲煩，一個穿着小褂褲，頭紮紗巾的妞兒溜到他的身後，當他有所覺察，回過身來觀看時，已經有個圓竹筒，抵上了他的腰。他識貨，那是一觸卽發的弩筒了。

那妞兒輕笑道：「唐老大！你是行家，千萬別玩命。這裏頭一百二十支弩矢支支淬毒，見血封喉，神仙難救，招呼打在前頭。」

唐豪非常鎭定，冷冷道：「是那位道上的朋友教妳來請我？」

「我請你難道不够？」

「妳？別說笑。」

「唐老大是洛陽城裏的風流人物，身

畔雙美環伺，我若不用這個法子那能和你親近。」

「姑娘眞是看得起我……」

那妞兒突然截口道：「請唐老大向左拐。」

唐豪停下來，道：「不瞞姑娘說，我在天長樓有個飯局，若是姑娘當眞抬愛，咱們不妨另碰時地再聚。」

「擇日不如撞日，此刻最好。」她手中的弩筒緊緊地抵了一下。「我這隻手有些發抖，萬一觸動了機簧，可不是鬧着玩的。」

唐豪知道弩箭的厲害，何況又貼得如此近，絕無僥倖可言，於是依言轉進了一條僻靜的小巷，漫不經意地問道：「姑娘！咱們上那兒去？」

「大僕寺。」

「是去朝歡喜佛嗎？」

「你放心往前走，這次邀請，絕無惡意。」

「那就請姑娘將要命的玩意兒拿下來。」唐豪一面說，一面試着轉動身子，只要弩箭離開他的身子一瞬，他就可以出手將對方制住。

那妞兒却非常機警，沉叱一聲，道：「唐老大！你最好老實點，姑娘我可不是初出道的黃毛丫頭。」

唐豪情知無機可乘，只得乖乖地向前走。不過他已打定了主意，乾脆順着對方，也許還可以將對方的來路摸清楚。這妞兒的用心非常明顯，不過是阻止他到天長樓去赴約而已。

大僕寺入夜非常寂靜，寺外種着排列成蔭的巨槐。那妞兒推着唐豪來到陰暗處，緩緩道：「唐老大！你不妨看看，樹梢上有五個人，前後左右也有好幾個，他們手裏都拿着弩筒。所以，在我將弩筒收起來之後，你仍然要乖乖的。」

唐豪放眼一看，果然四週埋伏了不少人。那妞兒當眞將弩筒收了起來。

唐豪席地而坐，輕鬆地笑道：「來！坐下，咱們聊聊。」

那妞兒果眞在他身旁坐下，而且還毫不羞慚地依偎在他懷裏，嬌笑道：「聊些什麼？」

「告訴我！妳的頭兒是誰？」

「行！不過你得依我一樁事。」

「說說看。」

「讓我親一下。」

唐豪楞了一楞，道：「你不怕前後左右的人看見？」

「當他們是瞎子好了。」她的兩條手臂如蛇一般纏上了唐豪的頸項。

唐豪沒有推拒，他暗自衡量，若是抱緊那妞兒，就地翻滾，拿對方當屏風，倖存之機有多少？將妞兒身邊的弩筒拿到手，是否能够將前後左右埋伏的人，悉數消滅……

他心裏正在打如意算盤，那妞兒已然送上櫻唇，丁香微吐，舌尖靈滑地鑽進了唐豪的口腔。

當那妞兒的舌尖方一鑽進唐豪的口腔，他突覺舌尖一麻，緊接着頭重脚輕，人往後仰。在最後的意識裏，唐豪還想起沈雪釵曾經對他說過，這種玩藝兒名叫「雞舌香」，是黑道中娘兒們專用的迷藥，含在娘兒們口裏沒有事，一旦進入男人口腔，立刻就發揮了藥效。

那妞兒彈身躍起，猛一揚臂，立刻有兩個大漢趨前聽候吩咐，她疾聲道：「按照預訂計劃行事，快！」

那兩個大漢立刻托起昏迷的唐豪，離開了現場。

× ×

唐豪終於清醒過來。

他第一個感覺是前額冰凉，用手一摸，原來有一塊濕淋淋的汗巾摺叠起來覆蓋在額頭上，他將汗巾撥掉，一骨碌坐了起來。

床面前站了四個人，她們是鄭琦梅，柳如玉、沈雪釵和菱姑。八道目光瞪着他，一語不發，尤其是鄭，柳二人，目中更是充滿了怒火。

唐豪趿鞋離開了床榻，喃喃道：「……這是怎麼回事？」

柳如玉冷笑道：「正要問你。」

鄭琦梅也寒着臉接口說道：「唐豪！你到底在耍什麼花樣？要咱們上百口子在天長樓死等，你却跑到勾欄院裏去吃花酒了。」

「什麼？我跑到勾欄院去吃花酒？」

唐豪喃喃自語一陣，突然叫了起來：「眞是天知道，我一出錦春園，就讓一個陌生的娘兒們在身後用弩筒制住了，跟她到了大僕寺，被她用迷藥迷昏了。」

柳如玉冷冷道：「唐豪！你眞會編故事，我看你可以到茶館去說書了。」

連沈雪釵都不太相信他的話，緩緩道：「唐豪！你沒有弄錯吧？咱們在子夜時分才在城南的『百花宮』找到你，你酒氣醺醺地睡在花園的廊下。據打簾子的門房說，你好像是酉初就去了。」

唐豪眞是百般寃屈，不禁大嚷道：「見他娘的大頭鬼。」

菱姑婉言勸道：「小滾龍！如果你心中有什麼難言之隱，就該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不然，教大家猜來疑去，不會什麼有好處。」

「是啊！」沈雪釵又接上了口：「你千萬不要自誤誤人。」

柳如玉沉着臉，道：「唐豪！你煞有介事地安排了一套誘捕殺人兇手的陣式，勞師動衆，你却躲了起來。你知道目下局面有多糟麼？『黑馬幫』的徒衆都對你非常不諒。」

唐豪氣呼呼地道：「赫夫人！難道你也對我非常不諒？」

柳如玉點點頭，道：「我認爲你在掉花槍，要了咱們。」

鄭琦梅道：「赫夫人說得不錯，你分明在暗中玩弄詭計。」

唐豪急得跺脚，連聲道：「氣死人！氣死人！這正是敵人的詭計，要妳們都對我生疑，偏偏妳們又都中了詭計。」

柳如玉和鄭琦梅二人異口同聲地問道：「唐豪！敵人是誰？」

唐豪沉聲道：「遲早會被我找到，我要將他碎屍萬斷。」

沈雪釵說道：「唐豪！你方才說，被一個陌生的女人，用迷藥將你迷昏，你能够將詳細的情形說出來，讓咱們聽個明白麼？」

唐豪只得將經過情形說個明白，當他說到「櫻口相送，丁香輕吐」的節骨眼兒上時，不禁神情訕然，臉色紅到後耳根去了。

沈雪釵道：「張開嘴來。」

唐豪依言張開了嘴。

沈雪釵湊近鼻子，嗅他口腔的氣息，突然振聲道：「唐豪沒有說謊，口內還殘留了『雞舌香』的味道，這種迷藥，我用過。」

鄭琦梅和柳如玉的神色緩和了許多，各自低頭喃喃道：「那娘兒們又是什麼來路呢？」

菱姑道：「唐豪！以你的眼光看來，那個女人可能是什麼來路？」

唐豪想了一想，道：「濃粧艷抹，言語輕佻，可能出身風塵。」

菱姑蹙眉想了一陣，又說道：「那女人在和你親吻之前，可曾依偎在你的懷裏去？」

唐豪訕然應道：「有過。」

菱姑湊鼻在他前襟處聞了一陣，突然目光一亮，彷彿已有所得。

沈雪釵連忙問道：「菱姑！妳發現了什麼？」

菱姑道：「咱們是女人，都曾用過胭脂，有誰用過『玫瑰紅』不曾？」

柳如玉神色不屑地道：「我從來不用『玫瑰紅』，香味太濃。」

菱姑道：「不錯，這種胭脂，就是香味太濃，不過，勾欄院的姑娘都喜歡用，因爲一般淡香的味道，容易被酒氣所掩蓋它的。」

唐豪連忙問道：「如此說來，那娘兒們是來自勾欄院了？」

菱姑道：「單是洛陽就有勾欄院百來家，你從何查起，不過，我却已經知道那個女人的來歷。」

沈雪釵疾聲問道：「那還不快快說出來。」

菱姑道：「每一個地方的勾欄院都各有規矩，比如說洛陽，姑娘只陪不飲，是以用『玫瑰紅』胭脂的人並不多。潁州的規矩又不同了，姑娘單是漂亮還不行，要有酒量。客人敬你，你就非喝不可。所以那裏的姑娘大都喜歡用『玫瑰紅』。據我所知潁州有一家勾欄院，掌櫃的硬性規定，每一個姑娘都要用這種胭脂。」

幾個人莫不異口同聲地問道：「那一家？」

「尋……」菱姑才說了一個字，突地身子後仰，翻倒地上，原來她的眉心處中了一把飛刀。

唐豪驀地騰身而起，衝出了房門，只見小廳的門在微微幌動，他也顧不得危險，又衝出了小廳。

突然，嗖地一聲，一道晶光迎面而來。速度之快，猶如閃電。

饒是唐豪閃避得快，他仍覺得髮角處微微一凉，似是被那鋒利的飛刀擦了一道血槽。

他此刻已不顧一切地朝前面那條黑影猛撲，既未拔劍，也未抽刀，他決心要捕捉活口。

前面那條黑影跑得雖快，却不及唐豪的脚下功夫。當年在山間狩獵，他曾經追趕過帶創而逃的野獸，因此只一刹那間，就只相距幾步之遙。

說也奇怪，那道黑影竟然猛地一震，登登登連退三步，退到唐豪的懷裏。他也不管對方是在施展什麼詭計，舒展猿臂，將對方抱了個結結實實。

這時，鄭琦梅和沈雪釵一雙女將也相繼追到。唐豪大叫道：「快來！這小子讓我逮住了。」

護院的手下多人，已聞聲打着火把趕來。

沈雪釵在火光下放眼一看，不禁脫口叫道：「是許成，已經死了。」

唐豪心頭大驚，猛地將對方身子翻轉，只見許成心窩處扎進了一支綴着翎毛的袖箭，早已斷了氣。

鄭琦梅道：「不用說，一定是被他的同伴殺之滅口了。」

唐豪將許成的屍體，扔在地上，沉聲道：「雪釵！快些清查，內奸究竟是誰。同時，吩咐下去，這事萬萬不可向外張揚出去。」

沈雪釵答道：「好，你快去看看菱姑去。」

唐豪和鄭琦梅返回臥房，只見菱姑已躺在床上，那把飛刀仍然留在眉心處，唐豪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柳如玉眉尖深鎖，見二人進來，頻頻搖首，道：「完了。」

唐豪不放心，還伸手去探探菱姑的腕脈，脈搏早就停了。

柳如玉轉頭問道：「那個兇手逮着了沒有？」

鄭琦梅道：「兇手雖被唐豪逮着，却被他的同夥殺之滅口了。」

柳如玉問道：「可知道對方是什麼來路麼？」

鄭琦梅接口說道：「他是吳飛豹派來的。」

柳如玉驚道：「是他？」

唐豪沉聲道：「是他，不會錯。菱姑只說了一個『尋』字她就被殺，她要說的，是『尋歡樓』，那是吳飛豹在潁州的老巢。」

柳如玉沉聲道：「走！找他算賬去，原來先夫也是被他幹掉的。」

鄭琦梅道：「唐豪！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先殺菱姑，而不殺你。」

唐豪道：「當時菱姑正在吐露他們的秘密，所以只有先殺她……」

柳如玉忽然大叫道：「唐豪！你臉上有血。」

唐豪摸了一把，果然全是血。

柳如玉連忙道：「快來！讓我給你裹傷。」

鄭琦梅嘴上蠕動，似乎也想爲唐豪療傷，但她却又忍住了這個念頭，反而將面孔轉到一邊去了。

唐豪的右邊太陽穴處只是被利刀劃破了一道淺淺的口子，柳如玉用水爲他洗淨了創口，洒上一些藥粉，用一條汗巾爲他包紮了頭。

沈雪釵走進來不禁驚道：「唐豪！你受傷了？」

唐豪搖搖頭，道：「皮傷，不要緊，妳清查的結果如何？」

沈雪釵道：「有兩個人不見了，想必都是許成的同伴。」

柳如玉道：「沈姑娘！將你們的手下召集好，我也回去召集『黑馬帮』的人，咱們連夜上潁州，找吳飛豹算賬。」

沈雪釵點點頭，轉身向鄭琦梅問道：「鄭姑娘是否願助一臂？」

鄭琦梅目注唐豪，緩緩道：「妳先問問唐豪，看他有何打算。」

唐豪道：「此時不宜妄動。」

弄巧反拙落陷阱

沈雪釵聞言立刻沉下了臉，冷冷道：「唐豪！難道菱姑被殺，你一點也不表示悲痛？」

唐豪十分鎮定，緩緩說道：「雪釵！要我如何表示悲痛呢？難道是要我撫屍痛哭？」

鄭琦梅道：「雪釵！在黑道上闖的人不該流眼淚，更不該激動。唐豪此刻表現得出奇的鎮定，倒是很了不起，先聽聽他的說法。」

唐豪緩緩道：「許成很可能是吳飛豹派來的殺手，許成接二連三地殺人，使咱們相互猜疑也可能是吳飛豹的詭計，但是咱們沒有鐵證。咱們找到吳飛豹，他根本可以不認賬，甚至避不見面，咱們這一趟潁州之行豈不是白白地走了？」

沈雪釵神色緩和了一些，道：「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唐豪說道：「暫時不動聲色，等咱們掌握了吳飛豹的行踪，找到了鐵證時再說吧。」

柳如玉道：「那要等多久？」

唐豪道：「還有兩個在咱們這兒臥底的人活着，先得將他們找到，在他們口裏，取到了口供，那時，再去找吳飛豹算賬吧。」

柳如玉道：「那麼，就該快些動手了啊！」

沈雪釵道：「菱姑的遺體，得先行處理。」

唐豪道：「雪釵！連夜買棺木為菱姑入殮，暫厝地窖，等這椿事情了結之後，咱們再為她擇地安葬。」

正說之間，突然有人敲門。

沈雪釵開門一看，敲門的人是守護錦春園大門的一個漢子。他低聲道：「『黑馬帮』常總管事親自駕車來接赫夫人，說有要事。」

柳如玉連忙說道：「好！我回去一趟，你們計議妥當，隨時和我聯繫。」

說罷，辭了出來。

果然，常仲達駕車在錦春園門前候着，柳如玉疾聲問道：「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

常仲達說道：「回去後，再禀告夫人吧。」

柳如玉也沒有再問，默然地坐進了車廂。

長街寂寂，大車飛也似地奔馳，約莫一盞熱茶光景，柳如玉就回到了「黑馬帮」的垛子窩。

常仲達下了車座，撩起車簾，道：「有一個不肯通報名姓的人要見夫人。」

柳如玉楞了一楞，道：「哦？人在那裏？」

「在旁廳等着。」

「沒說有什麼事？」

「他不見夫人的面，他什麼也不肯說的。」

「就來他一個人？」

「嗯！就他一個。」

「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麼？」

常仲達訥訥道：「他說……如果夫人不見他的話，咱們『黑馬帮』在天亮之前就要瓦解冰消……」

柳如玉勃然大怒，道：「常仲達！虧你還是一個總管事，竟然被那小子幾句狂言嚇倒了。去幾個人將那小子拖出來，先賞他一頓皮鞭。」

常仲達壓低了聲音道：「夫人請先息怒，來者不善，這小子胆敢一個人上門，口放厥詞，必定有所恃伏，所以咱們要不動聲色。反正他不將來意交代清楚，他也別想活着走出大門。」

柳如玉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去會他，你派幾個人守在旁廳外面，聽我暗號行事，還要多派人在院子內外佈椿，以防偷襲，這小子來得大有蹊蹺。」

常仲達必恭必敬地道：「夫人放心！屬下自會遵命安排。」

柳如玉這才來到旁廳，果見一個年約四十，渾身皮包骨的瘦小漢坐在太師椅上，叠架着二郞腿，神態十分悠閒。

見柳如玉進來，那瘦小漢子不但沒有站起來，連身子都沒有欠動一下，一雙老鼠眼直在她的身上打轉，露出一副色迷醜像。

柳如玉不禁怒火高熾，嬌叱說道：「好小子，跟我站起來，這兒容不得你撒野放狂的。」

那瘦小漢子毫無畏色，嘿嘿的乾笑一聲，道：「夫人別發火，這可不是迎客之道的。」

柳如玉一咬銀牙，沉叱道：「找死！一刹那間就可以拆散你的骨頭。」

瘦小漢子仍是一味乾笑，冷聲道：「夫人倒不是信口雌黃，『黑馬帮』這點本事都沒有，還憑什麼在黑道上闖？江湖上混的？」

柳如玉幾乎想拔出短劍來剮出對方的心肝五臟，但她忍住了。對方的神態，言詞均過份安詳，顯然是有恃無恐，絕非冒進。

一念及此，柳如玉緩和了神色，冷冷說道：「你是那一位江湖朋友的走狗？看你那副模樣，絕非獨當一面，有字號的人物。」

瘦小漢子吟吟笑道：「夫人慧眼獨具，令在下佩服得很。」

「少說廢話，你究竟為誰傳信？」

「先別問，有一個消息夫人一定樂意聽。由斧頭老九掌舵的那一艘船，在柳園附近斷了桅杆，只得暫時將船停在柳園南岸渡頭上，桅杆要到午時才修得好，船要開出柳園，怕要過午了。」

柳如玉心頭暗暗一動，面上却沉着地道：「你告訴這些幹什麼？」

瘦小漢子嘿嘿笑道：「現在只不過丑初，那艘船要午、未相交光景才能離岸，

丑，寅，卯，辰，巳，午，這六個時辰，不算短。雖說柳園離這兒遠達四百來里，若是飛鴿傳書，個把兩個時辰也就到了。夫人，在午時之間，妳最好還是聽話一點吧。」

柳如玉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心頭不免大驚，但在口頭上却更加强硬地說道：「你那主子找錯人了，別以為我是個寡婦就好欺負，幾句空言還嚇不倒我，你這奴才快去回話吧！」

瘦小漢子連連搖頭，道：「夫人此言差了！那艘雙桅大船上，裝着貴帮要運到燕京去的貨色，夫人難道甘心在路上出漏子？」

柳如玉冷冷一哼，道：「咱們『黑馬帮』不作買賣，沒什麼貨色要運到燕京去的了。」

瘦小漢子面色一沉，道：「夫人生得漂亮，這幾句話可不漂亮，貴帮的買賣咱們老大可是一清二楚，只是，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財路，所以不相聞問，若是夫人一味裝蒜，只怕……」

柳如玉勃然大怒，冷叱道：「你是滿嘴跑馬胡說白道，倒說說看，斧頭老九是何許人？咱們在他的船上，又裝了什麼貨色呢？」

瘦小漢子冷哼了一聲，道：「斧頭老九是黃河船帮中的一霸，妳在他船上裝了九十二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個個吃了迷藥睡在船艙裏。我要是說錯了，夫人盡管剮我的眼珠。」

柳如玉不禁神色大變，瞠然無語。

瘦小漢子又道：「一個大姑娘有一千二百兩銀子的身價，九十二個十多萬兩銀子。若是丟了貨，銀子倒是小事。若是官府追查，貴帮不但要瓦解冰消，夫人一顆大好螓首只怕也要滾落法場。」

柳如玉雖然被人抓住了把柄，却還不是甘雌伏，仍是沉聲說道：「你不妨放句明話，可是潁州『尋歡樓』姓吳的派你來的？」

瘦小漢子搖搖頭，道：「在夫人未點頭之前，我不便作答。」

「要我點什麼頭？」

「咱們放船，夫人依從咱們一椿事情吧。」

「話說得輕鬆，咱們『黑馬帮』可沒有如此好說話。告訴你，只要派出本帮一半人馬，就可以將『尋歡樓』蕩平。」

「貴帮實力雄厚，倒不是吹牛。不過還有比貴帮更厲害的，那就是開封和洛陽兩地的衙門捕快。夫人，柳園距開封近在咫尺，一邁腿可到，那九十二個昏迷不省的大姑娘就是貴帮犯案的鐵證。」

柳如玉冷笑道：「你的主子竟然甘心作六扇門中的鷹犬，眞是卑鄙透頂。」

瘦小漢子乾笑道：「夫人實力雄厚，不挾官府之力，何以制之？」

「好吧！」柳如玉不得不暫時妥協。「要我依你們一椿什麼事？」

「夫人眞有誠意？」

「我知道你們的主子最近沒作買賣，手頭可能不便，常言道得好，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說吧！要多少銀子？」

「咱們不要銀子。」

「要什麼？」

「要人！」

柳如玉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沉叱道：「回去要吳飛豹照照鏡子，他也配動老娘的歪腦筋？」

瘦小漢子嘿嘿笑道：「夫人會錯意啦！咱們要的是另外一個人。」

「誰？」

「小——滾——龍。」

柳如玉不禁怔住了，半晌之後，才一口回絕，道：「辦不到。」

瘦小漢子面上浮現陰冷的笑容，道：「這就是夫人的答覆？」

「辦不到就是辦不到。」柳如玉的態度非常强硬。

瘦小漢子站了起來，冷冷道：「好！我立刻就以飛鴿傳書通知咱們老大。夫人如是想逃，不妨快些，最遲天明前後捕快就會登門了。」

柳如玉雙掌一擊，發出一聲脆响，門外立刻湧進來三個壯漢，各持兵刃，虎視眈眈。

瘦小漢子神態自若地道：「兩國交戰尚且不斬來使，夫人如此作不太漂亮吧！何況一殺我之後，貴帮就只有作星散亡命的打算了。」

柳如玉不禁楞住了，這是她可以想像得到的後果。

瘦小漢子又道：「我此刻先以飛鴿傳書，說夫人尚在考慮，約定辰初以前再以飛鴿傳書回話。」

「慢點！你話中有漏洞。」

「有何漏洞？」

「倘若我辰初以前回話，願意交出姓唐的，你們是否放船？」

「當然放船。」

「難道不怕我反悔？」

瘦小漢子胸有成竹地道：「夫人若是辰時押着姓唐的上路，飛馳疾行，子夜就可到潁州。那時，斧頭老九的船還泊在龍王廟過夜。彼處仍是開封九門提督轄管之區，一隻飛鴿報案，貴帮的貨色依然跑不掉。」

柳如玉在一瞬間，彷彿渾身骨頭都散了，揮了揮手，道：「送客。」

瘦小漢子道：「我宿在離此不遠的『鴻發客棧』，在辰時以前隨時等候夫人的回訊。」

客人走了，柳如玉頹然落座，托腮沉吟。唐豪是她此心所屬的第一個男人，怎可以出賣他？

不能，絕不能！可是另一個念頭又閃過她的腦際：唐豪雖然置身黑道，却是良知未滅，拋開鄭琦梅和沈雪釵這兩個人不談，他眞會不顧道上人物的指責來眷戀自己麼？

以「黑馬帮」的基礎來換取唐豪是值得的，若是一無所得呢？

她正在猶豫不决之時，常仲達推門而進，低聲道：「夫人！方才妳和那小子的談話我都聽到了。」

柳如玉緩緩問道：「你可有什麼好主意？」

「我有主意。」

「說說看。」

「出賣唐豪，後果堪虞。若是不依對方的話，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說的是啊！」

「以屬下之意，先佯作允依，誆騙唐豪上路。你們到達潁州之際，斧頭老九的船業已離了柳園。只要夫人相機行事，合唐豪之力，一舉將吳飛豹擊斃，擒賊擒王，那時，斧頭老九這一路上就不會有風險了。」

柳如玉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妥當麼？」

常仲達放低了聲音，道：「尋歡樓開門作買賣，我可以帶二十個精壯兄弟，扮成客人混迹其間，到時兩下會合，萬無一失。」

這倒是一個兩全之策，柳如玉立刻振聲道：「好！我立刻前往和唐豪商量一下吧。」

常仲達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此計暫時還不能對他明講。」

柳如玉心有顧忌地道：「如不及早明講，日後恐生誤會。」

「只要夫人沒有存下出賣唐豪之心，何懼之有？」

「好吧！你一方面派人去請唐豪，一方面你自己到『鴻發客棧』去會見那小子，就說咱們依了，要他們不得對斧頭老九留難。」

「好！我這就去，夫人準備連夜上路吧！」

約莫一盞熱茶光景，常仲達去而復回，說道：「那小子交代說，夫人和唐豪抵達潁州時，投宿『尋歡樓』後一家『悅來店』，到時自有接應。」

「不行，萬一對方設陷……」

常仲達截口說道：「這事屬下已權衡過，對方絕不敢對夫人有所冒瀆。若是不依言行事，反倒會令對方生疑，那就不妙了。」

「好吧！你何時起程？」

「屬下先走一步，夫人保重。」常仲達說罷，悄然退去。

不多一會兒，唐豪也來了，他一進門，就問她道：「夫人！是什麼要緊的事情呢？」

柳如玉故作神秘地道：「本帮在江湖上既不聾又不瞎，已經打聽出來，許成本是南邊一個殺手，吳飛豹以重金請他到洛陽來殺人的。」

「哦？」唐豪楞了一楞。

「常仲達已經帶人上路，我也要即刻動身，連夜趕去潁州，給吳飛豹一個措手不及。」

「我也去，立刻回去調集手下弟兄，咱們在何處碰頭？」

柳如玉冷冷道：「如果你要去，現在就跟我走。若是要回錦春園調兵遣將，還是不去潁州為妙！」

唐豪訝然道：「夫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柳如玉沉着臉道：「你怎知錦春園再沒有對方臥底的人，一道小簡，一隻飛鴿，先一步通了訊息，潁州那邊早就張好羅網等咱們去投了。」

「說得也是，不過我得給沈姑娘送個信。」

「這事我會着人去辦，要去，你就立刻跟我上路。」

唐豪是豪爽慣了的，自然不會猶疑，立刻和柳如玉登上了一輛四馬拖拉的大車，車座上坐着兩個車把式，想必是途中更換馭車。揮鞭一揚，四騎攢動，飛也似地出了洛陽城，直奔正東。

× ×

四匹健馬拖着輕便靈巧的大車，自然是奔馳如飛。除了晨間在一座小鎮上，人打尖，馬上料之外，一路上根本就沒有停過。午時剛過，他們就到了潁州。

大車停住，唐豪撩開車帘向外一探頭，忙又縮了回去，低聲道：「夫人！快教車把式將車趕走。」

柳如玉冷冷問道：「為什麼？」

「這家悅來店的隔壁，就是尋歡樓，萬一……」

柳如玉截口道：「怕什麼？咱們是專程找事而來，又何必掩掩藏藏？先到店裏淨面洗手，塡飽肚子，再到尋歡樓找吳飛豹說話。」

說罷，先一步下了大車。

唐豪自然不會畏縮，也跟着她下了馬車。

二人進了悅來店，夥計立刻迎過來問道：「二位是要住下？還是打尖？」

柳如玉道：「先給咱們一間上房，住不住還沒有定規。」

夥計立刻帶二人走到一間上房，並殷勤地打來了淨面清水。

一路飛車，自然是灰塵滿面。唐豪在洗臉之前，先關上窗戶，又揷上門閂，可說小心翼翼。豈料他剛剛低頭將面孔埋進水盆之中，驀聽柳如玉發出了一聲尖銳叫聲。

唐豪一驚抬頭，腰中長劍，已然出鞘了。

只見壁間出現了一道暗門，房中也多了兩個漢子，一個手裏拿着鋒利的匕首架在柳如玉的頸子上，另一個則手拿弩筒，虎視眈眈。

唐豪長劍在手，自然不會將對方那支弩筒放在眼裏，但是他却不知道該用什麼法子才能使柳如玉安然無恙，因此一時楞住，未敢妄動。

手拿弩筒的漢子沉聲道：「姓唐的！趕快丢劍，否則這娘們的喉管就要被利刀挑斷。」

唐豪神情鎮定地道：「朋友是那一條道上的？」

「少說廢話，丢劍！」

這時，那道暗門中又走出來八個壯漢，也是各持弩筒，繞到唐豪的身後和左右兩側，採取了包圍之勢。

唐豪暗暗衡量，憑手中長劍也可以殺出一條血路，然而柳如玉却絕無倖存之機，既然同行，豈可棄之不問？一念及此，手指不禁一鬆，嗆啷一聲，長劍立刻落下了塵土。

後面一個壯漢揮脚一踢，將那把長劍踢得老遠。

手拿弩筒面對唐豪的那個漢子又道：「姓唐的！解下刀囊。」

既然長劍棄手，那幾把飛刀唐豪也未寄以重用，立刻解下丢掉。

「請進！」那漢子揮手一指一暗門。

唐豪原以為暗門之內必是密室，却料

不到是條暗道，走了二十餘步，才來到一間無窗的屋子，柳如玉跟在他身後進來，接着「卡地」一响，一道厚重的鐵門被關上了。

唐豪苦笑道：「夫人，妳想不到吧！悅來店和尋歡樓，是兩下相通的，妳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選上一家賊店來洗面打尖。」

柳如玉心頭並不緊張，這原是她和對方聯繫好了的，所以方才那漢子以刀勒頸之際，她並沒有全力反抗。而且對方又沒有搜去她身上的短劍，因此心情穩定。但她又不願在此說破全局，只是輕微地皺皺眉，道：「放心！常仲達已經帶人混進了尋歡樓，到時我沒有和他見面，他不會善罷甘休的。」

「夫人！若是對方以妳為要脅，常仲達未必敢妄動吧？」

「放心！對方並不知道常仲達已經混了進來。」

突然，卡地一响，厚重的鐵門上打開了一個尺許見方的小洞，露出一張年輕女人的臉蛋，對着唐豪一笑，道：「唐老大！咱們又見面了。」

唐豪從容地笑道：「原來妳是尋歡樓的粉頭，『鷄舌香』的味道眞不錯，咱們再來親個嘴如何？」

「可惜我現在沒工夫，待會兒再來侍候你。」那女的轉頭向柳如玉道：「夫人！咱們老大請妳去一趟。」

藉着開門的時候，唐豪悄聲道：「夫人一定要忍氣吞聲，以能脫困為上，不要管我的死活。」

「放心！我絕不會撇下你不管。」柳如玉已拿定主意，說什麼她也絕不出賣唐豪。

出了那間密室，柳如玉被帶到一間上房，其間除了一個年約四十，目中稜芒四射的漢子之外，再無別人。

那漢子拱拱手，道：「在下吳飛豹，夫人一路辛苦了。」

柳如玉只聽過對方的名聲，於是笑道：「久仰大名，如雷貫耳。」

吳飛豹仰首打了個哈哈，道：「夫人將如何謝我？」

柳如玉不禁滿頭霧水，茫然問道：「閣下這話從何說起？」

「我請殺手許成殺倒了赫帮主，使妳得到了『黑馬帮』的全部財富，怎麼不該謝我？」

柳如玉幾乎要心爆肺裂，忍住氣道：「閣下這話未免過於不近情理了，你找殺手殺了我的丈夫，反倒要我謝你，豈非逼人太甚？」

吳飛豹嘿嘿笑道：「夫人為我引來唐豪，我是非常感激，所以斧頭老九的船已於午間安然啓碇，從此前往燕京的途中，再不會有任何麻煩。不過，我代夫人放倒赫帮主，却非謝不可。」

柳如玉不動聲色，嬌媚地笑道：「說吧，要我如何謝你？」

「據我所知，夫人在洛陽各銀號中存下的銀子不下三十萬両，那原是夫人應得的財富，我絕不敢存非份之想。不過，那座深宅大院，以及『黑馬帮』的基業都得交出來。妳一個婦道人家，只怕也難以使貴帮徒衆，俯首聽命，夫人何不作個順水人情？」

柳如玉不禁心頭暗驚，原來吳飛豹不僅要誘使唐豪入陷，在她身上也打了主意。表面上不動聲色，緩緩向吳飛豹走了過去，嬌聲笑道：「閣下設想得眞週到，我敢不從命麼？」

話聲未落，業已抽出短劍，如閃電般刺向吳飛豹的心窩。

吳飛豹一來對柳如玉的武功所知不多，二來也沒有將這個女人看在眼裏，因此一時大意。雖然立刻騰身閃避，左臂却被劍鋒劃破了一道口子。

刷地一聲，吳飛豹將盤在腰間的九節鋼鞭抽了出來，同時，屋外又閃進來四個彪形大漢，各執長劍，向柳如玉展開了圍攻。

柳如玉奮力血戰，無奈對方人手太多，吳飛豹那根九節鋼鞭又是非常厲害，不出十招，她手中短劍就被那根鋼鞭捲飛，一刹那間，她的雙臂，也被兩個壯漢抓住了。

吳飛豹撕下一塊衣襟，纏住左臂的傷處，冷笑道：「夫人不要敬酒。乖乖地寫下契書，捺印畫押，讓出『黑馬幫』的基業，妳還可以帶着那三十萬両銀子去享一輩子的清福，不然的話，妳將死無葬身之地。」

柳如玉毫不畏懼，沉聲道：「本幫基業是幫中每一個人以血汗拚來的，我無權作主。」

吳飛豹冷聲道：「只要妳寫下契書，別的不要妳管。」

「辦不到。」

「夫人金枝玉葉，難道存心要讓人蹧蹋。」

柳如玉心頭不禁一寒，沉叱道：「吳飛豹！我的弟兄，早已潛伏在尋歡樓的左右，你敢動我一根頭髮，他們就要掃平你的垛子窰。」

吳飛豹哈哈笑道：「夫人打錯主意了，常仲達帶領的二十個人，目下已是卸甲丢盔，束手待斃，妳還狠個什麼勁？」

柳如玉不禁楞了，這一着竟然被唐豪料中。

吳飛豹又道：「好漢不吃眼前虧，夫人冰雪聰明，又何必作傻事？來人，拿契書來，請夫人捺印畫押。」

立刻有一個人拿來了契書，在吳飛豹示意下，挾住她的兩個漢子，也鬆開了她的手。

柳如玉情知一旦在契書上捺印畫押之後，更是凶多吉少，於是尖聲嘶吼道：「姓吳的！你少作白日夢，殺了我，也辦不到的。」

「我不殺妳，我要教妳任人蹧蹋的滋味。」吳飛豹面上獰色密佈，右臂猛地一揮，沉聲叱喝道：「先撕掉這賤人的衣裳去。」

那四個壯漢立刻蜂湧而上，有的動劍，有的用手，柳如玉身上的衣衫立刻碎成片片，只剩下胸兜和小衣，她蜷曲在屋角落裏，雙手護胸，拚命保護最後的遮羞之物。

那手拿契書的漢子在吳飛豹的耳邊低語一陣，他立刻吩咐道：「暫時停手，去

將小滾龍帶出來，多派弩筒在他的身後押着。」

不旋踵間，唐豪帶來了，四支弩筒緊緊地抵在他的背上。

唐豪一見吳飛豹不禁目眦齒裂，怒聲道：「姓吳的！我後悔當初沒有殺你，才有今日之患。」

吳飛豹獰笑道：「無毒不丈夫，心不毒，手不辣，就不該在黑道上闖，悔又何益？」

唐豪道：「有什麼仇恨，有我小滾龍頂着，立刻放走赫夫人。」

「放她可以，得依我一樁事。」

「何事？」

「讓出錦春園。」

「財富乃身外之物，不過你要守信放走赫夫人。」

吳飛豹搖搖頭，道：「放走不行，我只是暫時不令人蹧蹋她。」

唐豪吼叫道：「暫時？你以後還是要蹧蹋她？」

「爾爲魚肉，我爲刀俎，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吳飛豹手一揮，立刻有人拿出另一張契書。「姓唐的，先在這張契書上捺印畫押，然後我將你和赫夫人送到一間很舒適的屋子裏去，再給你一天一夜的時間去勸她，要她也讓出『黑馬幫』的產業。」

「若是我不答應呢？」

吳飛豹道：「我要你當面看着赫夫人任人蹧蹋。」

唐豪咬牙道：「你可以把她殺死，却不能蹧蹋她。」

「那要隨我的興緻。」

唐豪用力地一點頭，道：「好！拿筆來。」

柳如玉嘶聲叫道：「唐豪！別理他，讓他們來蹧蹋我好了。」

唐豪沒有理會她的阻止，提起筆來，在契書上寫下名字，還認眞地打上了手模印。

吳飛豹哈哈笑道：「還是小滾龍乾脆俐落，看得開，來人將他們送到客房去好生欵待，要酒送酒，要菜送菜，一天一夜之內不要去打擾他們。」

二人被押到另一間屋子，裏面陳設着床榻。

柳如玉衣不蔽體，又羞又怒，一進門，就迫不及待地上了床，蓋上了錦被。

果然有兩個漢子拿來了大批酒菜，放在桌上，臨出去時，還恭敬地說道：「二位，如若需要什麼，請在房門上敲上一下吧。」

接着，房門關上，外面還上了門鎖。

柳如玉哽咽着道：「唐豪！是我連累了你。」

唐豪苦笑道：「這是什麼話？」

「若不是我敎你來，你不會來，若不是投進那家悅來店，也不會……」她很想說出內中隱情，却又沒有勇氣出口。

「若不是菱姑遇害，妳也不會立刻趕到潁州來，照說是我連累了妳。」

柳如玉道：「唐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呢。」

「什麼都不要說，好好歇一會兒。一天一夜的時間不算短，就算外無救兵，我們也該想得出法子逃出去。」

「有什麼法子？」她突地擁被坐起來了。

「讓我慢慢地想吧！」

× ×

沈雪釵徹夜未眠，唐豪一去不歸的確使她有些氣惱，菱姑屍骨未寒，他却趕去赴柳如玉的約會，這不是太過份了麼？

她打開窗子，晨風撲面，使她神智一朗。她暗暗思忖：唐豪這條在黑道上「滾」動的「龍」，似乎需要一個棲息的潭了，因此她想到了鄭琦梅。

但是，鄭琦梅已不是淸白之身，唐豪甘願接納麼？一念及此，她的眉頭不禁又皺了起來。

好不容易，挨到了辰正，沈雪釵再也忍不住了，乘了一騎快馬，飛也似地趕到了「黑馬幫」的垛子窰。

門上人說唐豪根本不曾來過，沈雪釵要找柳如玉，對方答道：「夫人有事出門去了。」

「常總管呢？」

「跟夫人一起走了。」

沈雪釵不免有些着慌，匆忙趕回錦春園，却見鄭琦梅正在等她，一見面就問道：「唐豪呢？」

「徹夜未歸……」接着，沈雪釵就將昨夜柳如玉派人來請，方才去找，却說根本未去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述說一遍。

鄭琦梅神情很鎭定。冷冷道：「雪釵！別吃驚，唐豪只怕出漏子了。」

「哦？」沈雪釵怎能不吃驚。

「從赫馬被殺之後，馮雷和蔡無雙就日夜不停地釘着柳如玉，所以昨夜的情況完全落進了我的眼裏。其中過節一時也說不完，不過，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唐豪被柳如玉出賣了。」

「出賣了，對方是誰？」

「自然是吳飛豹。」

「那麼，唐豪已不在洛陽了？」

「正在趕赴潁州的途中。」

「鄭姑娘！我們得趕快救他啊！」

「我就是爲這樁事而來，不過，妳要依我一件事才行。」

「一萬件我也依。」

「只要依我一件，不管咱們救唐豪成與不成，事後都不可以告訴他。」

「爲什麼？」

「我不願意讓他知道，我仍在關懷他的。」

沈雪釵神色黯然道：「鄭姑娘！妳的性格太倔强了，你們本不應該鬧到這種下場……」

鄭琦梅截口道：「還有一件事我要對妳說個明白，我是淸白的，任何男人都沒有碰我一下，這件事馮雷和蔡無雙可以爲我作證。」

沈雪釵不禁大喜過望，振聲道：「這事應該告訴唐豪……」

鄭琦梅搖搖頭，道：「不必！我的用意原是要他爲顧及顏面而遠離洛陽，因他的性情豪爽，本質善良，根本就不適宜在黑道上闖。却想不到他的性格太强，使我白費苦心。」

沈雪釵激動地道：「妳……妳太了不起了。」

鄭琦梅柔和地握着她的手，道：「雪釵！我此生是不可能和唐豪再復合了，往後，妳要好生照顧他。我今天對妳吐露了心事，我心裏也舒泰了許多。」

「不！你們可以復合……」

鄭琦梅截口道：「雪釵！唐豪如今危在旦夕，咱們還在這裏閑聊，眞是太糊塗了。告訴妳，天亮之前，歐陽道已經帶了第一批人上路，目下馮雷和蔡無雙正在調集人馬。妳趕快去選幾個反應靈活，身手矯健的。記住！兵在精，而不在廣。」

「我知道。」

「你們從西明門出城，要一四馬，一四馬地單騎而出，到了城外再會合一處，馬，要選健壯的，路上萬不能停，務必要在上燈之前趕到潁州。」

沈雪釵胸有成竹地點點頭，道：「一定可以如時趕到。」

「潁州西門邊有家『五鳳茶樓』，是歐陽道一位拜把兄弟開的，咱們在那兒碰頭，先到先等，不見不散。最好能够改改裝扮。」

「我易釵而弁好了。」

「就這麼說，」鄭琦梅站了起來。「我走了。」

她匆促地離開了錦春園，正好蔡無雙趕來找她，二人在門口遇上，鄭琦梅問道：「什麼事？」

蔡無雙遞上一張小小的紙條，道：「歐陽道帶去的信鴿已飛回來一隻，這是信鴿帶回來的小簡。」

鄭琦梅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據探悉所得，唐豪與黑珍珠確已前往潁州，正全力追趕。約申正可達。」

她輕輕將小簡揉碎，沉吟了一陣，道：「蔡無雙，你認爲萬勝樓附近，對方是否會佈下眼綫？」

「很可能，那裏人多眼雜，所以，我已吩咐弟兄們分散走出，在另一個地方聚集……」

「不必。」

「爲什麼？」蔡無雙感到大惑不解地說。

鄭琦梅揮揮手，冷冷道：「不必問，你現在就趕回萬勝樓去，就在那兒將人手召集，浩浩蕩蕩地出動，由馮雷帶頭。每一個人都不要帶兵器，馮雷也不例外。到了潁州之後，不必收斂行踪。但是人員不可分散，也不要離開城中最熱鬧的地方，更不必和歐陽道連絡……」

蔡無雙截口道：「我明白了，姑娘是想用馮雷去牽制對方的主力。」

鄭琦梅點點頭，道：「是的，强龍不壓地頭蛇，潁州是吳飛豹的地盤，咱們人去少了，不是對手，去多了，又太招搖。對方若是到衙門去點水，咱們就要出漏子，所以要鬥智不鬥力。」

「對！對！對！姑娘給我們什麼差使呢？」

「待我先將馮雷的差使說完，敎他們出城之前，先到我的住處去一下，找個身裁和我相似的妞兒穿上我的衣裳，戴上遮陽草帽，帽沿壓低一點，讓對方的眼綫以爲那人是我。」

蔡無雙道：「知道了，姑娘還有什麼吩咐的呢？」

「你帶幾個精銳兄弟，一個一個地從萬勝樓溜出來到西陽門外的馬圈子去買幾隻健壯快馬，直放潁州，天黑之前一定要到。將兄弟們紮妥根之後，你一個人到『五鳳茶樓』來會我。」

「準時到。」蔡無雙回身就走。

「等一下。」

「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稍爲將你的容貌改變一下，你算得上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只怕認識你的人還不少。」

這話出自鄭琦梅之口，自然使得蔡無雙聽來非常受用。却也使得他暗生警覺，連忙點頭恭聲應道：「屬下會一切謹愼的了。」

鄭琦梅待蔡無雙離去後，才閃進了錦春園旁邊一條僻靜小巷。

貼壁靜立一陣，未見可疑的人跟來，這才放開步子，向西明門外走去。

出了城，一個漢子牽着一匹駿馬在那兒候着。鄭琦梅翻身躍上馬鞍，接過韁繩，道：「在這兒候着，若有人尾隨而來，殺了他。」

揚鞭一揮，四蹄蹽動，向正東飛馳而去。

滾滾黃河葬痴魂

五鳳樓是個雙開門面，這會兒剛上燈，茶客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易釵而弁的沈雪釵就在這時緩步踱進了茶樓。

茶房立刻迎過去，說道：「相公一位麼？」

「掌櫃可在？」

「相公可是洛陽來的？」

「不錯。」

茶房道：「掌櫃的已經吩咐過，請跟我來吧。」

穿過店堂，來到一間小小的雅室，只見鄭琦梅和蔡無雙已經先到了。

沈雪釵連忙在鄭琦梅身邊坐下，神情緊張地道：「鄭姑娘！馮雷太不小心了。他帶的人全部集中在城南的『六順飯莊』，這會兒已經被吳飛豹的人圍上啦！」

鄭琦梅淡淡一笑，道：「別担心！那原是我的疑兵之計。」

「哦！」沈雪釵這才吁了一口氣。

鄭琦梅眉尖一皺，道：「雪釵，小滾龍已經進了牢籠，果然是黑珍珠那個臭娘們出賣了他。」

沈雪釵咬牙切齒道：「我要親手殺掉她。」

鄭琦梅冷笑道：「用不着妳費事，吳飛豹對付她，她和小滾龍一樣也成了籠中之鳥，吳飛豹打算一箭雙雕，一座錦春園似乎不够他抖，他還看上了『黑馬幫』的產業。」

「可惡，黑珍珠是自作自受，死有餘辜。不過，咱們得拚命的將小滾龍救出來啊！」

「放心，歐陽道已經將小滾龍囚禁的地方打聽到了。」鄭琦梅從身邊拿出一張紙佈展在桌上，紙上畫着房舍的圖形。她指點着說道：「這是後面的院牆，約有一丈二尺高，進去就是花圃，走過這條廻廊，經過一道拱門，就是西合院，喏，小滾

龍和黑珍珠就囚禁在這間廂房裏，門外大概有不少人守着。」

沈雪釵猶疑地說道：「鄭姑娘，不會有錯麼？」

蔡無雙道：「絕不會錯。歐陽道逮住了兩個，威迫利誘，然後送他們每人三千兩銀子，護送他們離開了潁州，方說了實話。」

沈雪釵道：「怎知那兩個小子說的不假？」

鄭琦梅道：「歐陽道是老江湖，那兩個人是分開來問的，說法全一樣，絕對假不了。」

沈雪釵又不放心地問道：「尋歡樓少了兩個人，他們會不會暗生警覺而將囚禁小滾龍的地方變更呢？」

鄭琦梅語氣肯定地道：「不會發覺的，對方的人馬顯得非常亂，一大半在六順飯莊釘着馮雷所帶的人。一刻之前，歐陽道又帶人大模大樣地進了尋歡樓的賭館，又不知要派多少人去釘住他們，後院的暗樁必定不够多。營救小滾龍的差使由妳和蔡無雙担當。」

沈雪釵一揮手，道：「蔡無雙，咱們這就去。」

「慢點！」鄭琦梅站了起來。「讓我先去尋歡樓找吳飛豹索討殺害菱姑的兇手，我一露面，少不得又要牽引對方一部份實力。那時你二人才從後面院牆潛進去。蔡無雙在前，妳在後，他明，妳暗。對方最厲害的兵器就是弩筒，大可施展袖箭的絕招。」

蔡無雙道：「這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沈雪釵蛾眉一蹙，道：「萬一對方的暗樁先不現身就發射弩矢，那……？」

蔡無雙截口道：「妳放心！老舵主遺留下來的金絲馬甲已然穿在我的身上，刀劍尚且不入，何患弩矢？對方一旦發射弩矢之後，我就裝死倒地不起，他們必然會現身出來察看，那時妳就有可乘之機。」

沈雪釵喃喃道：「但願他們手中的弩筒不要對準你的腦袋。」

蔡無雙淡淡一笑，道：「爲了唐豪，二位姑娘都豁出去了，我這條性命又算得了什麼？」

沈雪釵私心中感慨不已，口中却沒有說什麼。

鄭琦梅道：「唐豪一旦脫險，妳和他立刻快騎返回洛陽，其餘的事一概不管。還有，不要殺黑珍珠，她丈夫雖非我殺，却由我而死，姑且放她一馬。」

沈雪釵憤然道：「這個女人太以可惡，留她在世，不知還要害多少人。」

鄭琦梅吁了口氣，道：「得饒人處且饒人，雪釵！千萬要聽我的吩咐。」

沈雪釵勉爲其難地點點頭，道：「好！我不殺她就是。」

鄭琦梅道：「我先走一步，你們隨後跟出來。等我在尋歡樓門前露面之後，你們再展開行動。」

三個人分先後出了五鳳茶樓。

華燈初上，尋歡樓不知到了多少尋歡豪客，雖然殺機四伏，草木皆兵，但是一般賓客却絲毫看不出朕兆。

鄭琦梅在尋歡樓前一亮相，立刻引起了吳飛豹手下的詫異，因爲根據眼綫所報，這位施展雙蛇鞭的女煞星業已被困在六順飯莊了。

一面派人去告知吳飛豹，一面派人在大門內側紮下了樁子。

迎客的夥計照樣迎上去，哈哈笑道：「姑娘一個人麼？請！請！」

鄭琦梅大模大樣地走進了店堂，對方的弩矢雖然厲害，但她却料定對方不敢在大庭廣衆之前妄動。

她一落座，那夥計又殷勤地問道：「姑娘要吃點什麼酒菜？」

鄭琦梅冷冷道：「我要見吳飛豹。」

夥計楞了一楞，隨又笑道：「姑娘！咱們這兒不賣野味，那來的豹子肉？」

「我要見你們掌櫃吳飛豹。」

「掌櫃吳飛豹？」夥計的目光左右閃動，似乎在向他的同伴求援。

一個大漢走了進來！道：「姑娘要見吳掌櫃？」

「不錯。」

「姑娘高姓大名？」

「洛陽鄭。」

「哦！洛陽來的鄭姑娘，請。」

鄭琦梅一翻眼皮，道：「請你們吳掌櫃到這裏來。」

大漢剛要瞪眼，忽見吳飛豹掀簾而出，呵呵笑道：「原來是鄭姑娘，稀客！稀客！」

話聲未落，人已在鄭琦梅對面坐了下來。

鄭琦梅左右一望，發現有十來個壯漢環伺左右，心中不禁暗暗高興。目下吳飛豹手下實力並不雄厚，馮雷那邊牽住不少，歐陽道那邊也牽住了一些，後院即使尚有崗哨，也不多了。

吳飛豹見她默然無語，不禁問道：「姑娘因何想到光顧小號？」

「這可不是姑娘家的尋歡之所。」

「那麼，所爲何來？」

「向你要一個人。」

「誰？」吳飛豹暗暗一驚，他沒有料到對方會如此直截了當。

「殺手許成。」

吳飛豹又感到意外了，他原以爲對方聚衆而來，必是逼令他交出唐豪，却想不到她要的是許成。許成被殺她竟不知道，看來她和唐豪之間似乎沒有聯繫。

一念及此，心頭輕鬆不少，淡淡一笑，道：「姑娘！尋歡樓從不養殺手的。」

鄭琦梅沉聲道：「你少裝糊塗！許成殺害唐豪相好的女人與我不相干，殺害『黑馬帮』帮主也不干我的事，但他却殺害了慶元銀號的少掌櫃，賈小元和我有點交情，我不能不問。」

吳飛豹嘿嘿笑道：「姑娘找碴兒未免離譜了，就算許成殺了人，與我吳飛豹有何相干？」

「因爲許成殺人是受你所使。」

「憑據？」

鄭琦梅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沒有什麼憑據，今天交出許成，萬事甘休，不然，咱們沒完沒了。」

吳飛豹紋風不動地坐在那兒，冷笑道：「姑娘！這兒是潁州，不是洛陽，王法不操在妳的手裏，鎖鍊加身，囚入大牢的

滋味並不好受。」

「你有本事儘管使出來。」

吳飛豹道：「姑娘！吳某人不想惹事了，請吧！」

「我是上門的客人，你攆不了我，限你半個時辰之內交人，否則蕩平你的尋歡樓。」

「別怠慢了客人，好生侍候。」吳飛豹說完之後，掉頭走了。

鄭琦梅的目的也已達到，她故意鬧出緊張氣氛，使對方的注意力集於她一身，好讓沈雪釵方便行事。

× × ×

院牆丈二，根本不算高。沈雪釵和蔡無雙一躍上了牆頭，她墊伏在牆上，蔡無雙却跳到了花園之中。

他的身子挺得筆直，大搖大擺地向內院走去。

花木之間自然埋伏了人，那些暗樁也不會是瞎子，立刻有兩個黑影悄然無聲地從花叢中閃身而出，向蔡無雙身後潛行過去。

伏在牆頭上的沈雪釵立刻打出了兩支袖箭。

那兩條黑影立刻翻身倒地，蔡無雙恍若未覺，依舊前行如故。

暗影中突然颼颼連聲，從四個不同的方向射來密雨般的弩矢，蔡無雙身子打了一個旋轉，也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花叢中立刻又閃出四道黑影，他們剛一露形，沈雪釵的袖箭就疾若流星般射到，四個人立刻紛紛踣地不起。

蔡無雙又從地上爬起來，向拱門處走去。

再不見有人現身，想必花園中的暗樁俱已掃除，沈雪釵這才一躍下了牆頭，躬着身子，躡着脚步，和蔡無雙保持約莫二十步的距離迤邐而行。

進入拱門後，如法泡製，又拔了四根暗樁。

這時，二人來到了那座西合院。

沈雪釵悄聲說道：「咱們方才的法子在這兒可行不通了，想想看，有什麼主意了？」

沈雪釵在屋上打出袖箭，射倒兩名追向蔡無雙的大漢。

蔡無雙說道：「主意鄭姑娘早就想妥了，由我進去引誘守護者露面，妳上房頂，揭開幾片瓦，用袖箭放倒他們，妳快上吧！」

「好！你口裏數着數目，數到三十的時候，我在房頂上就已預備妥當了。」

「沈姑娘，妳這兒得手之後，咱們不再會合了，我得穿越屋脊，趕到店堂向鄭姑娘遞消息。還有，別告訴唐豪，說我和妳一道進來的。」

「爲什麼？」

「這是鄭姑娘的吩咐。」

「唉！」沈雪釵嘆了一口氣，一躍上了房頂。

蔡無雙默默地數着數目字，數到三十，他突地推開了西合院的扉門，走上了通道。

通道上有兩個佩劍的漢子在來回走動，一見蔡無雙進來，同聲叱問道：「幹什麼的？」

蔡無雙也不答話，低着頭，直往裏走去。

那兩個漢子立刻拔出長劍，就在長劍出鞘的那一刹那間，突然覺得心窩處一麻，雙雙向後栽倒。

蔡無雙又在通道上走了兩個來回，毫無動靜，這才揚臂向上一揮。

沈雪釵順着他的手臂揮動之際，一瀉而落。

蔡無雙向那加上大鎖的房門指了一指，然後騰身上了房頂。

沈雪釵也懶得在那兩個死人身上去摸索鎖匙，拾起地上的長劍猛地一揮就將鐵鎖削斷了。

房門打開，唐豪和柳如玉都不禁爲之一楞，及至沈雪釵摘去頭巾，露出滿頭青絲，二人才恍然大悟。

唐豪疾聲說道：「呀！雪釵，妳怎麼來了？」

沈雪釵冷冷地說道：「你別問，先撕破錦被的被面，將赫夫人反縛在床欄上再說。」

柳如玉駭然道：「爲什麼？」

沈雪釵不動聲色地笑道：「夫人，咱倆還要串演一場戲，不然恐怕還逃不出去哩！」

柳如玉不知有詐，乃主動地撕破被面，由唐豪將她反縛在床欄之上。

沈雪釵道：「唐豪，後院的暗樁，都已拔掉，你先出去，到長廊上的陰暗處等着。」

唐豪茫然地道：「雪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沈雪釵連連揮手，道：「別問，再慢就來不及了。」

唐豪只得疾步走出房去。

沈雪釵又用一塊破布塞進了柳如玉的口中，沉聲道：「夫人，妳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出賣唐豪，我本來要殺妳洩忿，現在放妳一馬，讓妳去碰運氣吧！」

柳如玉目光中透射惶急之色，口中咿唔連聲，她似乎想要解釋誤會，怎奈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 × ×

鄭琦梅要了酒菜，在十數個大漢環伺之下飲啖自如，毫無懼色。

突然，一粒小石子落進了她面前的酒杯之中。

她心頭不禁一鬆，情知唐豪業已脫險了。

抬手一招，喚來伙計，指着酒杯，沉聲道：「你們作什麼買賣？酒裏滲水就够瞧了，竟然還滲上了小石頭。」

伙計陪着笑臉，道：「姑娘別發火，我給妳另來一壺。」

鄭琦梅雙手在桌面上一拂，嘩啦聲响，碗盤一齊落下了地。同時之間，袖中的雙蛇鞭已然出手，就近的幾個漢子立刻被鞭子抽得歪頸子，偏腦袋。

她這裏砸盤子原是一個信號，置身在賭館中，由歐陽道率領的那一羣立刻相繼發難。一時之間，桌椅滿天飛，賓客四下逃。

不僅此也，潛伏在房頂上的蔡無雙向四處投擲琉璜彈，一刹那間，整座尋歡樓到處都冒出了火舌。

鄭琦梅雙鞭揮動，雌威大發，那些嘍囉那裏是她的對手。驀然，吳飛豹舞動九節鋼鞭，出現在她的面前，大吼道：「住手！」

鄭琦梅冷冷道：「莫非你願意交出許成了？」

吳飛豹沉聲道：「丫頭片子！唐豪囚在尋歡樓中，妳這把無名之火豈不要燒死他？」

鄭琦梅冷笑道：「我不管什麼唐豪不唐豪，我只跟你要殺手許成。」

吳飛豹道：「許成死在錦春園中，妳難道不知？」

「許成既死，那就由你抵命。」話聲中，雙蛇鞭交替揮出，其勢銳不可當。

吳飛豹也是個老江湖，一見提起唐豪，對方毫無驚異之色，就知道自己中計。所謂索討殺手許成，不過是聲東擊西的手法，毫無疑問，唐豪此刻必已不在囚中，不然鄭琦梅絕不敢縱火焚屋。

一念及此，幾乎目眦齒裂，恨不得奮身前撲，與鄭琦梅搏個同歸於盡。繼而一想，心有未甘，於是且戰且走，向內室退去。

鄭琦梅那裏肯放，揚鞭窮追不捨。

歐陽道來到她的身邊，嚷叫道：「火勢熊熊，姑娘不可深入。」

鄭琦梅道：「此惡不除，勢將永無寧日。」

吳飛豹已退進了他的內室，內室中四壁皆已着火，他置身火燄之中，咻咻吼道：「丫頭，我寧可被火焚焦，也不會死在妳的雙鞭之下，有種妳就進來。」

鄭琦梅那裏管得許多，正要飛身前撲，歐陽道一把拉住她，疾聲道：「屋宇隨時都會倒塌，姑娘快退。」

鄭琦梅強橫地道：「我寧願葬身火窟，也要手刃此惡。」

歐陽道搶身前撲，帶上了那間內室的房門，又投劍揷在門框上，疾聲道：「吳飛豹絕難逃離火海，姑娘快些走吧！」

話聲中，一托鄭琦梅的脅下，奮力向外縱去。

甫出大門，尋歡樓業已轟然倒塌。只見一遍火海，將夜空照得通紅。

× × ×

唐豪和沈雪釵還沒有出城，就看見尋歡樓的方向濃烟蔽天，火光熊熊。不禁停足問道：「是尋歡樓起火了麼？」

「不錯，咱們快走。」

「雪釵，是怎麼一回事？妳不讓我回頭去找吳飛豹算賬，又要趕着我急急出城去……」

沈雪釵截口道：「吳飛豹自然有人會料理他……」

「哦？莫非琦梅也來了？」

「是……的，她不讓我告訴你。」

唐豪疾聲道：「咱們怎能撇下她不管？快回頭去助她一臂之力。」

沈雪釵道：「唐豪，鄭姑娘有照顧自己的本事，咱們還是照着她的意思連夜趕返洛陽吧！」

唐豪喟然一嘆，只得疾速地向城外走去。

出了城，來到沈雪釵原先拴馬之處，唐豪突然想起一事，連忙問道：「赫夫人呢？」

沈雪釵冷笑一聲，說道：「她自食惡果了。」

「這是什麼話？」

「她出賣你，你知道麼？」沈雪釵接着又將鄭琦梅派人暗中窺伺所得一一告訴了他。

唐豪自然不會懷疑沈雪釵無中生有，而且他回想往事，也發覺了許多可疑之處。楞了一陣，才喃喃道：「妳將她留在火窟之中了？」

「我不殺她已經够好了，讓她去碰運氣吧！」

唐豪道：「水火無情，還有什麼運氣好碰了？」

「這種人不死，江湖上就沒有道義可言了。」

「雪釵，她也許作錯了，也許該死，但是如此對待她似乎太殘酷了。」

沈雪釵吼叫道：「唐豪，你太仁慈了，無毒不丈夫，你懂不懂？如果當初你不意氣用事，而放走了吳飛豹，菱姑怎麼會死？」

唐豪雙手捂面，神情痛苦地道：「雪釵，求求妳，不要責備我。」

沈雪釵緩和了語氣道：「我並非責備你，而且提醒你。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你不殺人，人就殺你。」

唐豪鬆開了手，仰首望天，喃喃道：「如果我不願被殺，也不願殺人，那就只有回到老家當獵戶去了。」

× × ×

星夜奔馳，約莫辰、巳相交光景，唐豪和沈雪釵又回到了洛陽。

此刻，他們二人似乎已別無奢求，只想倒在榻上舒暢地睡一覺。

回到錦春園，進入小廳，沈雪釵迫不及待地推開內室的門，一把雪亮的短劍抵上了她的胸口，握着短劍的人赫然是那柳如玉。

她穿着一件男人的大衫，模樣顯得有點滑稽，但她的面上却佈滿了煞氣，使人望之不寒而慄。

沈雪釵雙手垂立，緩緩後退，柳如玉則是步步緊逼，一直使她背貼牆壁，沈雪釵感到劍尖扎着肌膚的輕微刺痛。

柳如玉獰笑連連地道：「丫頭，想不到吧！你們倆半夜在野店打尖，我却餓着肚子拚命趕路，爲的是先到一步，好報此深仇大恨。」

初見柳如玉露面，唐豪倒是喜多於驚，此刻一見她那滿面煞氣，不禁心頭發寒，緩緩道：「夫人能脫離火窟，總算天幸，往者已矣，所有的恩怨都一筆勾銷。若逞血氣之勇，沈姑娘死後妳也活不成。」

柳如玉冷冷道：「少嚇唬人！我這條命是檢回來的，並不在乎。」

沈雪釵道：「檢回來的性命更該珍惜，我如果當時殺妳，妳不會活到現在。唐豪說得不錯，從此恩怨一筆勾銷，互不相欠。」

柳如玉道：「我沒有虧欠誰。」

沈雪釵冷笑道：「妳出賣唐豪，怎說不是虧欠？」

柳如玉嘶吼道：「也許我的作法有欠思考，但我却沒有存心出賣唐豪之意。」

唐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好言相勸地道：「過去的事不必多作解釋，夫人請放下刀來。」

柳如玉沉聲道：「不行，我一定要殺死這個狠心的賤人。」

唐豪沉叱道：「夫人如要行兇，我就要殺妳。」

柳如玉道：「若不是你綑縛太鬆，我還無法逃脫火海。此命是你所賜，死在你手又有何憾？不過你要等到這賊人倒地之後才能動手，否則我絕不甘心。」

椅子旁邊的地上有一把小刀，那是用來裁破書簡用的，唐豪暗暗揑在手中，語氣平靜地道：「夫人，我這一雙手已經沾滿了過多的血腥，我實在不想再傷害任何人。夫人如我所願吧！」

柳如玉冷笑道：「你的雙手再沾上我的血又算得了什麼……」

話聲中，她銀牙緊咬，手臂弓起。

唐豪再也不敢心存僥倖，手中小刀脫手飛出，不偏不倚地穿過柳如玉的右腕，短劍嗆啷落下了地。

柳如玉拔出穿過右腕的小刀，悽惶地笑道：「唐豪，我終於看到你的眞心。」

唐豪不安地說道：「夫人，是妳逼我的。」

柳如玉將小刀投擲在唐豪的面前，嘶吼道：「再來一刀，殺死我，不然你將來必定後悔。」

唐豪搖搖頭，道：「我不殺死妳，我也不會後悔。」

柳如玉倉皇地奪門而出，她那令人聞之毛骨悚然的笑聲一直在空中蕩漾。

沈雪釵突然撲進唐豪懷裏嚎啕大哭，不管她有多麼堅强，但她畢竟是個女人。

× × ×

因爲縱火焚燬尋歡樓，事情鬧得太大，爲免官府偵騎追緝起見，鄭琦梅吩咐屬下等人化整爲零，各自繞道返回洛陽。她也是一人一騎繞五虎嶺的山道飛馳而回。

縱使她的武功基礎不弱，却也不是鐵鑄銅澆之身，接連二天二夜不得好生歇息，人在馬上，精神不禁有點恍惚，已時一過，日頭甚烈，迎面照來，不禁使她有些眼花撩亂。

此刻，她正馳上五虎嶺，下坡路，馬兒四蹄如飛，易發難收，忽然坐騎發出一陣嘶鳴，前蹄一蹶，滾翻倒地，她也被顛下馬來。

鄭琦梅只道是馬兒失蹄，正要翻身爬起，只聽噗地一响，一根九節鋼鞭迎面打下。前面一節嵌入泥地，後面八節不輕不重地正好勒住了她的頸項，使她分毫也不能動彈。

吳飛豹煞氣昇騰地站在她面前，只見他鬚髮盡焦，衣衫襤褸，連聲冷笑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尋歡樓地下有秘道，讓我逃脫一刦，咱們在這兒又遇上了，意外吧！」

鄭琦梅一顆心頓時冷了半截，她此刻才發現山道上拴着一根生籐，難怪馬兒會蹶蹄踣倒了。

她並未過份吃驚，冷冷道：「我後悔昨晚不該聽歐陽道的話。」

吳飛豹冷笑道：「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嘴硬沒有用。」

鄭琦梅心念一橫，沉聲道：「人一個，命一條，愛殺愛剮，悉聽尊便。」

吳飛豹道：「姑娘好比是個黃金鑄成的人，殺妳未免太可惜了。」

話聲中，左手連彈，將鄭琦梅兩腿麻穴點封，然後又從她的袖筒中取出了雙蛇軟鞭。嗖地一响，將九節鋼鞭抽回，仰天狂笑，宛如狼嗥梟啼，其聲可怖。

× × ×

申初，唐豪尚在酣睡，蔡無雙如同旋風般捲進了唐豪的內室，一連聲叫道：「

小滾龍！快醒！快醒！」

唐豪翻身坐起，沈雪釵也下了床榻，幸虧他們是和衣而臥，不然，場面眞有些尷尬。

「看。」蔡無雙遞上一張書簡。

唐豪揉揉眼皮，只見書簡上寫道：

「鄭姑娘命在我手，茲附上雙蛇軟鞭以証不訛，爾等速籌黃金二萬兩，於今夜子正前來黃河南岸龍門渡口贖取鄭姑娘之命，逾時不至，鄭姑娘絕無生機，非謂言之不豫也。

吳飛豹」

蔡無雙疾聲道：「歐陽總管已傾萬勝樓所有銀兩到各銀號兌換金葉子去了，你們這邊也希望能够盡量籌措，吳飛豹如今一無所有，眞會玩命。」

唐豪回頭問沈雪釵道：「咱們能籌出多少？」

沈雪釵道：「最多四千兩。」

唐豪又向蔡無雙問道：「萬勝樓那邊呢？」

沈雪釵搶着道：「萬勝樓的情況我最清楚，能籌出二千兩黃金就不容易了。加上鄭姑娘的首飾和存銀，總共絕對超不過七千兩黃金。」

唐豪揮揮手，道：「蔡無雙，你回去告訴歐陽老先生，大家都要盡全力籌措，自己沒有向別人借，兩下裏隨時聯繫。」

蔡無雙匆匆走了。

沈雪釵道：「唐豪，千方百計，也別想湊到半數。」

唐豪焦灼地道：「那該如何是好？」

「只有一個法子——以牙還牙。」

「不行！不行！這樣作對琦梅太危險了。」

「唐豪，你仔細想想：我們卽使能籌出黃金二萬兩，你敢說吳飛豹會守信放回鄭姑娘麼？不會！說一千，道一萬，還是不會。因爲我們在鄭姑娘安然無事之後一定會全力去追回那二萬兩黃金。所以，吳飛豹不但不會守信放回鄭姑娘，還會用最歹毒的法子來對付我們。」

「不會吧？」

「唐豪，如果你是吳飛豹，你該如何保護自己？」

唐豪被問得啞口無言，良久之後，突下決心地說道：「咱們盡力籌措，有多少算多少，今晚按時赴約。吳飛豹既然在火窟逃生，算他幸運。咱們已然殺過他一次，恩怨就此一筆勾銷。他如今一無所有，自然窮極拚命，咱們不逼他，他也不會逼我們。」

沈雪釵急得連連跺足，道：「你如此想，吳飛豹却不如此想。」

「我要誠懇地和他談談，人總是通情達理的，能不玩命誰也不願玩命。」

「唐豪，黑道上沒有誠懇的字眼，更沒有什麼人情，道理可講，你這樣作，無異是與虎謀皮。」

「難道在黑道上混的都不是人麼？」

「是人，是另一種典型，貪婪，弱肉強食，道義二字只是掛在嘴邊，却不能存於心裏，不然就是自投死路。」

唐豪神情爲之一楞，緩緩道：「莫非我也是這種典型？」

沈雪釵振振有辭地道：「卽使你不是，遲早也要被這種典型所同化，否則你就不能置身黑道，你現在與別人所不同的，只是你的良知尙未泯滅，正因爲如此，你才處處吃虧。」

唐豪吁了一口氣，道：「好！我就用良知去打動吳飛豹吧！」

「唐豪，那是夢想……」

唐豪聲色俱厲地道：「雪釵，難道我的良知連妳都無法打動？」

「我……我……」沈雪釵瞠目結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唐豪擁她入懷，抬手撫摸着她的秀髮，語氣輕柔地道：「雪釵，籌措黃金的事交給妳了，我要去和歐陽老先生商量一下，咱們準時赴約。不是給吳飛豹送金葉子去，而是爲了琦梅。我們不該使她失望，她一定企待着咱們去救她。」

沈雪釵熱淚盈眶，她不知道是爲誰而哭，更不知道是爲什麼而哭？

× × ×

月黑風高，駭浪濤濤。

黃河南岸的龍門渡口一片沉寂，只有江風嗚咽，浪濤拍岸之聲。

天際彤雲密佈，月牙兒一瞬露面，一時隱藏，渡口處顯得時明時暗，這正如唐豪等人的心境，也是同樣地忐忑不定。

六千兩黃金，將近四百來斤，分馱在兩匹騾子的背上，這是他們盡了全力才籌措而來的。

歐陽道畢竟上了年紀，顯得沉穩達練，手裏牽着兩匹騾子的韁繩，昂立不動。

馮雷和蔡無雙却又不同了，他們不停地來回走動，顯得非常焦灼。

唐豪和沈雪釵相對而立，似乎都有話要說，但是誰也沒有率先開口。

「咳！」蔡無雙一口唾沫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死寂。「什麼時候了？」

馮雷輕聲道：「子初了。」

藉此機會，沈雪釵道：「唐豪，等一會兒由我出面和吳飛豹接頭，你們四個潛伏起來，萬一他不守信放人，也好……」

唐豪截口道：「不行。吳飛豹是老江湖，咱們的動靜瞞不過他，萬一他懷疑咱們暗中弄詭，琦梅就會有性命之憂。」

蔡無雙道：「我贊成由沈姑娘出面，她的袖箭百發百中，可以試試機會。」

唐豪連連搖頭，道：「絕不可以如此冒失。吳飛豹的手下都善用弩筒，他自然也是此道高手，鄭姑娘命在他手，咱們絕不能動武。」

歐陽道緩緩道：「爲了鄭姑娘，咱們的確不能輕舉妄動。但是咱們也該將這兒清查一下，萬一是吳飛豹設下的陷阱，那就糟了。」

唐豪和顏悅色地道：「歐陽老先生，我不敢命令你，而我却想請求你，爲了鄭姑娘的安全，咱們應該忘掉自己的安全，如果有人心存顧忌，最好趁吳飛豹尙未露面之前疾速離開。」

歐陽道訥訥道：「唐豪，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

唐豪揮揮手，道：「如果不是心存顧忌，就請不必說下去了。」

沈雪釵怒聲道：「唐豪，你太霸道，所作所爲也太過危險。」

唐豪冷冷道：「怕危險的人此刻可以

走。」

沈雪釵道：「你一個人留在這兒就不危險麼？我若是吳飛豹，就不會讓你活在世上。」

唐豪神情肅穆，語氣茫然地道：「我想見識一下黑道中的人物到底險惡到什麼程度。」

沈雪釵沉叱道：「唐豪，你瘋了？」

唐豪冷笑了一聲，道：「我當初闖進黑道時才眞正是瘋了。」

突然，遠處傳來了馬蹄聲。剛好這時月牙又露了臉，只見一輛雙轡套車緩緩向渡口駛來，令他們吃驚的是，坐在車座上駕車的竟是鄭琦梅。

唐豪發現沈雪釵蠢蠢欲動，連忙喝阻道：「雪釵，妳若胆敢妄動，我就對妳不客氣。」

唐豪是以鄭琦梅的性命爲重，在沈雪釵的心目中却是以唐豪的性命爲重。所以她暗中打好主意，只要唐豪一涉險，她就不顧後果地打出袖箭。

套車終於在渡口處停下，車廂內傳出吳飛豹的聲音道：「唐豪，你聽清楚，鄭姑娘被我點了下盤的麻穴，就算長了翅膀也飛不掉，而且我手裏還有一支弩筒對準了她的背心窩。現在，你一個人牽着馱黃金的騾子走過來。」

唐豪牽着兩匹騾子走了過去，他根本無法看見吳飛豹身在何處。

只聽吳飛豹又道：「現在將金葉子從車後門送到車廂裏來。」

唐豪從騾子鞍上卸下沉重的革囊，送進了車廂。他仍然沒有發現吳飛豹，仔細一看，才發覺車廂中間加了一道木板，吳飛豹將自己密封在車廂之中，前後左右只露出了幾個碗口大的洞。」

四袋金葉子裝上套車之後，吳飛豹又道：「好像數目不對吧！」

唐豪道：「只有六千兩，已盡咱們所有。」

吳飛豹冷聲道：「數目不够，前來作甚？」

唐豪道：「因爲知道你一無所有，所以先送六千兩來，放心！這是咱們誠心誠意送的，你儘管堂而皇之地駕車離去，咱們絕對不想再拿回來。」

吳飛豹哈哈笑道：「眞想不到黑道上還有像你這樣够義氣的人，吳某謝了。」

「現在，你可以放回鄭姑娘了。」

「雖然金葉子不够數，憑你方才那句話，我也要讓一步……」語氣一頓，吳飛豹又接道：「不過，你帶來的人不少，萬一我放走鄭姑娘之後……」

唐豪截口道：「放心！有我姓唐的在，就絕對作不出卑鄙的勾當。」

吳飛豹嘿嘿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還是提防一點好。」

唐豪道：「你打算怎麼樣？」

吳飛豹道：「叫你的人全走過來，一字排開，雙手抱頭，以背向我，我才放心打開車門，出來爲鄭姑娘解開穴道。等我駕車離去後，你們才可以動。」

高踞車座的鄭琦梅振聲叫道：「唐豪，千萬不要作愚蠢的事……」

吳飛豹沉叱道：「鄭姑娘，妳不想活了麼？」

唐豪叱喝道：「姓吳的！對鄭姑娘客氣點。你的要求我一一照辦，不過你最好不要玩花樣，否則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吳飛豹嘿嘿笑道：「有這六千兩黃金，我可以逍遙下半輩子，又何必跟自己過不去？」

「你明白就行了！」唐豪說完後，又回到衆人的身邊。

沈雪釵第一個不同意，但是却拗唐豪不過，其餘三人更是無話可說，五個人立刻背對套車，相距十步，如死囚般站好。

車座上的鄭琦梅雖然下半身不能動，上半身還能活動自如，她側轉了身子，嚴密注視吳飛豹的動靜。

當她發現吳雙豹的手拿着弩筒，從孔穴中伸向車外時，連忙高聲叫喊道：「小心！……」

同時揚鞭一揮，打得兩匹馬兒嘶聲長鳴，發狂疾奔。

這邊五個人聞聲知警，各自撲倒塵埃，只聞颼颼之聲，一蓬弩矢自頭頂飛過。

駕車的鄭琦梅突覺背心窩處連連發麻，情知已中無數支弩矢，準定有死無活，猛地一帶馬韁，連車帶馬一齊落進了滾滾黃河。

唐豪等五人已如箭矢般射到岸邊，只見大車業已下沉，那兩匹馬還在發狂掙扎，載沉載浮，鄭琦梅正好伏在馬背上。

沈雪釵輕功絕佳，已飛快躍過去，脚尖在馬背上一點，手提鄭琦梅的雙肩，躍向岸上。

就在這一瞬間，由於河水太過洶湧，兩匹馬兒和那輛大車都消失了踪影。

唐豪接過鄭琦梅，擁在懷裏，連連搖幌道：「琦梅，妳怎麼了？……」

他的手腕已碰觸到扎在她背心窩處的弩矢，心頭不禁一涼。

鄭琦梅嘴唇發烏，花容慘淡，似乎想說話，但是却發不出聲音。

歐陽道蹲下來，以手掌貼住她的命門，送過一陣內力，老淚縱橫道：「姑娘，我知道妳心中有無限委屈，快點說吧。」

鄭琦梅那雙眼睛又有了光彩，她凝注着唐豪道：「小滾龍，離開……洛陽，回家鄉去吧！黑道沒有什麼好混的了……」

唐豪噙住淚道：「我會聽妳的話。」

「雪釵是個好姑娘，還有……他們……都是好朋友……」

歐陽道着急地道：「姑娘，最要緊的爲什麼不說呀？快說吧！」

鄭琦梅抬起手放在唐豪臉上，斷斷續續道：「小滾龍，我……是清白的……從沒……作出對不起你……的事……」

她努力地抽下腋下的汗巾，塞到唐豪的手裏，安詳地嚥下最後一口氣。

唐豪將鄭琦梅的身子放在平地上，抖開了汗巾，只見上面繡着血紅的四句詩：

「身不屬君心屬君
貌似揚花體自清
但願唐郎解妾意
脫身黑道奔前程」

月牙兒又鑽進了彤雲，江風更狂，嗚咽愈甚，是在浩漢玉女一刦麼？（完）

恨由愛起，妒由情生，黑珍珠柳如玉對唐豪已恨之入骨，他能够安然脫離黑道改邪歸正麼？請閱本故事之四「怒漢」。

神眼游龍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陵城中七王爺府發生兇殺，被害者是王爺寵妃，王爺大怒，責成應天府尹限期破案，身為總捕頭的神眼楊晉，責無旁貸，除廣派眼綫外，復親往拜訪丐帮金陵分舵主，並邀宴城中三家鏢局總鏢頭，請求協助，提供綫索，翌日，丐帮來人告知有三位神秘人物到來金陵，其中之一是譚二公子，但在昨日已離此他往，仍有二人便是江湖浪子歐陽俊，和嶺南雙龍的老二黑龍王召，他們行動詭秘，不似往常。楊晉聞報，立微服往迎賓客棧，擬先訪歐陽俊，詎甫抵埗，突自他身後轉來假扮小童的愛女楊玉燕——



風塵隱高士　神眼識英雄

楊晉停下脚步，瞧了一陣，才看清楚那是楊玉燕，穿了一件藍布衣衫，裝扮成隨行小廝的模樣，不禁一皺眉頭。

楊玉燕抿嘴一笑，道：「別罵我，一罵就露了底啦。」

人已到了客棧，楊晉却也不便發作，瞪了玉燕姑娘一眼，舉步向前行去。

楊玉燕緊隨在父親身後，倒是很像跟班的童子。

迎賓客棧的伙計們，眼看府裏總捕頭一大早趕到，都不禁為之一呆。

領班的大伙計，哈着腰迎上來，道：「楊爺，你早啊！我這就去請掌櫃……」

楊晉搖搖手，接道：「不用驚動掌櫃，我找一位客人。」

店伙計道：「什麼樣的客人？」

楊晉道：「住在第三進一座跨院的一位歐陽先生。」

店伙計道：「不錯，有這麼一位客人，小的帶路。」

行到跨院門口，店伙計正想拉開嗓子叫去，却被楊晉攔住，道：「你退下去，歐陽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自己往叩門求見。」

店伙計聽說是朋友，心中踏實了不少，一欠身道：「那小的就不陪楊爺了。」轉身退了下去。

楊晉叩動門環，木門立時大開。

敢情開門的人，早已站在門後等着。

這位名動江南的江湖浪子，年不過三旬左右，身材適中，不肥不瘦，秀眉朗目，看上去很瀟洒。

楊晉抱拳，道：「驚擾早課。」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楊大人請進。」一面抱拳肅客。

楊晉舉步進了跨院，玉燕姑娘也跟着進了木門。

歐陽俊把楊晉引入上房，笑道：「大人好靈的耳目。」

楊晉淡淡一笑，道：「像你歐陽兄這等江湖大豪，到了金陵城，楊某如不能得到消息，還能當應天府的總捕頭。」

歐陽俊道：「這一次兄弟來的很隱密，而且一直守在客棧中，足未出戶外。」

楊晉道：「楊某人也正為此而來。」

歐陽俊微微一怔，道：「怎麼！兄弟那裏不對了？」

楊晉道：「我只是覺着奇怪？」

歐陽俊道：「願聞其詳？」

楊晉道：「歐陽兄往常，一直在金陵，不是豪賭就是訪艷，這一次却守在客棧中不出去，豈不是一椿大爲奇怪的事？」

歐陽俊笑道：「江湖浪子，忽然安靜下來了，難免令你楊大人懷疑，對麼？」

楊晉道：「希望你能有一個很仔細辯解。」

歐陽俊一揚雙眉，道：「辯解？楊大人說的太嚴重一些吧！」

楊晉道：「事情很反常，楊某自然生疑。」

歐陽俊冷笑一聲，道：「楊大人，在下可以奉告大人，我沒有在金陵做一件不正當的事情，你既然早已派人在暗中監視，當知我所言非虛吧！」

楊晉道：「以歐陽兄武功之高，就算眞的有人監視，也無法看得住你。」

歐陽俊臉色一沉，道：「楊總捕頭，乾脆你把來意說明，在下定竭誠奉告。」

楊晉道：「好！歐陽兄這次到金陵城來，有何貴幹？」

歐陽俊道：「這個，恕難奉告，但決不會替你楊大人找麻煩。」

楊晉說道：「歐陽兄，我要詳明的解說？」

歐陽俊搖搖頭，道：「這件事和你無關，在下用不着說，也不想說。」

楊晉冷笑道：「歐陽兄最好委屈一下，說明來此之意……」

歐陽俊道：「如是我不說呢？」

楊晉道：「歐陽兄如是執意不說，那就只好委屈一下了。」

歐陽俊奇道：「委屈什麼？」

楊晉道：「請你衙門裏去一趟了。」

歐陽俊搖搖頭，道：「楊大人，我不會去。」

楊晉道：「非去不可！」

歐陽俊道：「難道你要捕人？」

楊晉道：「如是只有這一條路走，那也只好如此了。」

歐陽俊臉色大變，冷笑一聲，道：「楊大人，你這樣對待江湖朋友，難道就不怕張揚出去麼？」

楊晉道：「在下好意相詢，歐陽兄不吃敬酒吃罰酒，兄弟想替你留些面子，也是沒有法子留了。」

歐陽俊道：「楊大人，我犯了什麼法，你要逮我到衙門裏去？」

楊晉笑一笑，道：「你也許沒有犯法，但我楊某身爲應天府中總捕頭，覺着你歐陽兄，可能會殺人放火，就有權先逮捕於你。」

歐陽俊突然仰臉大笑一陣，道：「楊大人，在江湖地面上的江湖朋友，都敬重你是一個人物，所以，大家都不在金陵城中作案……」

楊晉冷笑一聲，道：「江湖朋友們，很給我楊某人的面子，不作案子則罷，一旦下手，必將是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歐陽俊怔了一怔，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楊晉道：「看來，歐陽兄不知道？」

歐陽俊道：「兄弟如若知曉，怎還會明知故問？」

楊晉道：「歐陽兄眞的不知道了？」

歐陽俊道：「楊大人，希望你相信我，在下在江湖上，也算是稍有名氣的人，我江湖浪子，愛賭，愛嫖，但我從沒有說過一句謊言。」

楊晉道：「歐陽兄來過金陵數次，秦淮河，四鳳舫，常有歐陽兄的踪跡，但我楊某人從未打攪過。」

歐陽俊道：「彼此，彼此，咱們也未在金陵鬧過事情。」

楊晉道：「這一次，你歐陽兄一反常態，不但不嫖，而且不賭，這一點，自然要引起兄弟的懷疑了。」

歐陽俊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一個浪子想回頭，也是一椿十分麻煩的事了？」

楊晉道：「歐陽兄，如若你這幾句話是由衷之言，不知你自己是否相信？」

歐陽俊道：「兄弟此番到金陵，確然是有點小事。」

楊晉道：「希望歐陽兄見告實情。」

歐陽俊道：「如有此需要，兄弟自然是可以說明，不過，在下希望楊大人不用查根尋底，這件事和大人毫無關係。」

楊晉道：「如若金陵城發生了重大的案子，我楊某人身爲總捕頭，是否要問清楚這件事？」

歐陽俊道：「楊大人如肯見告金陵城中發生了什麼大案件，兄弟也攷慮應否奉告兄弟此來金陵的用心。」

楊晉冷笑一聲，道：「七王爺，歐陽兄聽說過吧？」

歐陽俊點點頭，道：「兄弟知道。」

楊晉道：「七王爺府中發生了案子，算不算大案子？」

歐陽俊道：「大案子，不知王府中失去了什麼重要之物？」

楊晉道：「殺了人……」

歐陽俊啊了一聲，道：「命案？」

楊晉道：「不錯，是血淋淋命案！」

歐陽俊顯然有些吃驚，輕輕咳了一聲，道：「傷的什麼人？」

楊晉道：「七王爺的寵妃。」

歐陽俊道：「果然是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楊晉一面和歐陽俊交談，一面暗中觀察那歐陽俊的神色，見他確有着大感驚訝之感，心中暗道：「看來，這案子，確然和他無關了。」

當下輕輕咳了一聲，道：「歐陽兄，現在可否告訴在下，你到金陵用心了。」

歐陽俊點點頭，道：「楊大人，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案子，兄弟自然是不能再有隱瞞了——」

一抱拳，道：「楊兄請坐，咱們慢慢的談。」

楊晉緩緩坐了下去，道：「楊某人洗耳恭聽。」

楊玉燕橫移一步，站在楊晉的身後，微微垂首。

歐陽俊目光一掠玉燕姑娘，道：「楊大人，這位是大人的親信吧！」

楊晉回顧了玉燕姑娘一眼，點點頭，道：「不錯，歐陽兄有話，但說不妨。」

歐陽俊輕輕咳了一聲，低沉着聲說道：「兄弟此番到金陵來，是找一件很名貴的東西——」

楊晉道：「什麼東西？」

歐陽俊道：「一個玉蟬。」

楊晉道：「什麼樣的玉蟬？」

歐陽俊苦笑道：「白玉蟬。」

楊晉道：「白玉雕刻的一個蟬麼？」

歐陽俊道：「對對對，是白玉雕刻的蟬！」

楊晉道：「那玉蟬現在何人手中？」

歐陽俊道：「這個，恕兄弟無法奉告，不過，那玉蟬是在一位大商人手中？」

楊晉道：「歐陽兄是準備搶呢？還是準備偷？」

歐陽俊冷冷道：「在下準備買，如若是買不到手中，或搶或偷，那就很難說的了。」

楊晉淡淡一笑，道：「湘西譚家寨的譚二公子，也是爲這玉蟬來了？」

歐陽俊吃了一驚，道：「怎麼？譚雲也來了？」

楊晉道：「除了譚雲之外，嶺南二龍的老二黑龍王召，也到了金陵。」

嗄了一聲，歐陽俊驚異的道：「看來這是一場很熱鬧的大會了。」

楊晉道：「那譚雲已在天色還未全黑的時間，離開了此地。」

歐陽俊道：「黑龍王召晚上是否也已經離去。」

楊晉道：「黑龍王召，現在還留在此地……」

歐陽俊道：「現住何處？」

楊晉道：「這個，在下不便奉告。」

歐陽俊歎口氣，道：「楊大人不見告，兄弟也不便勉强，不過，兄弟這次來此，還是晚了一步。」

楊晉道：「爲什麼？」

歐陽俊道：「因爲，那持有玉蟬的人似乎已經得到消息，把玉蟬交給了長江鏢局。」

楊晉啊了一聲，道：「那玉蟬很名貴麼？」

歐陽俊道：「大概是吧！」

一直沒有開口的楊玉燕，突然開口說道：「你既不知那玉蟬的用處，爲什麼要來取那玉蟬。」

楊晉暗暗一皺眉頭，忍下未言。

歐陽俊道：「因爲，有人出了大價錢，希望能取到玉蟬。」

楊晉道：「什麼人出多少錢？」

歐陽俊道：「什麼人無法奉告，價錢很大。」

楊晉道：「如是錢少了，只怕也無法請得動你江湖浪子。」

歐陽俊道：「不錯，能讓兄弟動心，那筆錢決不會少。」

楊晉道：「可否見告？」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可以，兄弟拿到玉蟬，可以賣到十萬兩銀子。」

楊晉說道：「果然是一筆很驚人的數字？」

歐陽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話已經說完了，不知楊大人是否相信。」

楊晉微微一笑，說道：「不論兄弟是否相信，但我對歐陽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歐陽俊道：「楊總捕頭吩咐。」

楊晉道：「兄弟想請歐陽兄在金陵多留幾天，不知歐陽兄的意下如何？」

歐陽俊道：「怎麼一個留法？」

楊晉道：「最安全的辦法，希望你歐陽兄留在衙門裏，不過——」

歐陽俊道：「不過什麼？」

楊晉道：「以你歐陽兄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兄弟實不願撕你歐陽兄這個面子，兄弟願給歐陽兄方便，但希望歐陽兄給兄弟一個保證。」

歐陽俊道：「如何一個保證法？」

楊晉道：「希望你歐陽兄答應兄弟一句話。」

歐陽俊道：「請吩咐？」

楊晉說道：「歐陽兄請留在迎賓客棧，兄弟如有事相詢時，希望你歐陽兄在這裏。」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如若兄弟不答應，楊大人是否要準備逮人？」

楊晉道：「就兄弟觀察，王府血案，似乎是和歐陽兄無關，至於，你準備下手竊取玉蟬一事，一則，你還沒有下手，二則，還無人報案，再說，這是江湖道上的事，如若無人報案，兄弟實不能找一個麻煩。」

歐陽俊笑一笑，道：「好吧！楊大人，這麼給兄弟的面子，兄弟再不答應，那就是不知抬舉了，但不知楊大人要兄弟留此幾天？」

楊晉道：「由今天算起，歐陽兄留此三天，後天太陽下山之後，如若兄弟還未來打攪，歐陽兄就可以離開金陵了。」

歐陽俊道：「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兄弟留此三天，這三天內，我不離迎賓客棧，三日後，兄弟離此。」

楊晉一抱拳，道：「歐陽兄成全。」

歐陽俊也抱拳還了一禮，道：「楊大人確有苦衷，又承明白見告，兄弟理當如此。」

楊晉臉色突然轉變的十分嚴肅，說道：「歐陽兄，照兄弟的看法，你確和王府中的血案無關，無論如何，希望你留在這裏——」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兄弟如不守信約一走，你楊大人就把王府血案，戴在我兄弟的頭上，是麼？」

楊晉道：「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王府血案，關係應天府尹大人的前途，也關係着我楊某人的身家性命，這案子非破不可，我楊某人，幹了近二十年的總捕頭，得受江湖上的朋友們抬愛，並非無因，個中詳情，我不便說明，歐陽兄是聰明人，不難想得明白。」

歐陽俊道：「這個兄弟知道。」

楊晉哈哈一笑，道：「打攪了，在下告辭了。」

歐陽俊道：「恕兄弟不送。」

楊晉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離開了迎賓客棧之後，楊玉燕低聲對楊晉說道：「爹，你怎麼那樣相信江湖浪子。」

楊晉道：「歐陽俊在江南道上的名氣不小，而且王府血案，他涉嫌不大，他如眞敢逃走，這件案子，就套在他頭上，權衡輕重利害，我想他不敢不守約言。」

楊玉燕笑一笑，道：「爹，看來，很多事，女兒還是知道的有限。」

楊晉道：「江湖上的局勢，有時間很微妙，但有時，却又險惡的很，孩子，你是女兒身，爲父的不想妳在江湖上拋頭露面。」

楊玉燕道：「爹說的是，不過，這王府血案，牽涉到咱們全家的生死安危，我這作女兒的，豈能置之不理，破了此案，女兒回到閨房。」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妳那點武功，眞能幫爹的忙麼？」

楊玉燕道：「等一會，咱們回家之後，爹可以攷攷女兒，如是爹覺女兒不成，女兒也願退回深閨。」

楊晉啊了一聲，未再多言。

楊玉燕笑一笑，低聲道：「爹，咱們現在到那裏去？」

楊晉畧一沉吟，道：「現在麼，到長江鏢局去。」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孩子，那長江鏢局的總鏢頭方一舟，閱歷，經驗，武功耳目，都非常人能及，等一會，妳最好別開口說話，免得被人家瞧破你是女扮男裝。」

楊玉燕道：「女兒記下了。」

繞過一條街，便到了長江鏢局門前。

高大的紅漆上，橫着一塊金字匾，寫着「長江鏢局」四個大字。

天色還早，鏢局大門，還在關閉着。

楊晉緊行一步，叩動門上銅環。

木門呀然而開，一個穿着勁裝的大漢，當門而立。

那大漢上下打量了楊晉父女一陣，道：「客官是——」

竟然認不出應天府的總捕，這人定然新來不久的守門人了。

楊晉笑一笑，說道：「煩請通報貴局方總鏢頭一聲，就說應天府總捕頭楊晉求見。」

勁裝大漢啊了一聲，轉身疾奔而去。

人的名，樹的影，那大漢聽到總捕頭三個字，連招呼也忘記打個，轉頭就跑。

楊玉燕抿嘴一笑，低聲道：「爹，你很威風啊！」

楊晉瞪了女兒一眼，却未叱責。

片刻之後，只見一個身着青綢子長衫，胸前飄垂着花白長髯的老者，大步迎了出來，道：「貴客啊！貴客，楊大人快請裏面坐。」

楊晉一抱拳，道：「方兄，一早打攪，實在是抱歉的很！」

方一舟道：「那裏那裏，兄弟昨宵失禮。」

楊晉暗中打量了方一舟一眼，只見面頰清瘦，果然抱恙初癒的樣子，微笑道：「方兄染恙，兄弟未來探望，方兄多多恕罪！」

方一舟道：「楊大人，折殺兄弟了，快請入廳裏待茶，兄弟給大人帶路。」

穿過了兩重座院，才到正廳。

楊玉燕暗中打量這長江鏢局，只見庭院重重，一進四大院子，足足有近百間房子，規模很大。

進入正廳，這時有一個青衣童子，奉上香茗。

方一舟把楊晉讓入首座，自己在主位上相陪。

楊姑娘倒是裝的很像，緊貼在父親的身邊。

楊晉喝了一口茶，道：「方兄，兄弟想求教一事？」

方一舟道：「大人吩咐，一舟知道的，無不盡言。」

楊晉道：「長江鏢局，近兩天內，是否接了一票生意？」

方一舟道：「接了一趟鏢，前天已起鏢上路。」

楊晉啊了一聲，道：「方兄，那是什麼鏢？」

方一舟道：「是一批珠寶，紅貨，也是最惹眼的鏢，兄弟小恙初癒，沒有同行，但鏢行中，能夠數得出的人，都跟着去了。」

楊晉道：「方兄留在金陵，沒有別的事麼？」

方一舟答道：「沒有，楊大人的意思是……」

楊晉道：「在下之意是，方兄留在金陵，可能會保一次坐鏢。」

方一舟微微一笑，道：「有這麼一回事，兩天之前，大順當舖的東家，送來了一個小箱子，言明在敝局保管十日，每日付白銀十兩……」

笑一笑，接道：「楊大人好靈的耳目，這等微小之事，竟然是洞見不遺。」

楊晉道：「兄弟也是聽人說起……」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方兄可曾問過那是什麼東西？」

方一舟道：「他沒有說的很詳細，只說明是一件玉器。」

楊晉笑一笑，道：「是一個玉蟬！」

方一舟道：「這個，方某確實不知，他送來的，是一個很堅牢的鐵箱，鑰匙也未留下，他只是告訴我，箱子裏是一件玉器。」

楊晉話題一轉，道：「方兄，聽令甥高世兄說過了吧！」

方一舟道：「是的，秀兒告訴我，七王爺府中出了一件血案。」

楊晉道：「不錯，兄弟被這樁血案牽連，受命限期破獲。」

方一舟道：「楊大人，如有用得着方某人的地方，但請吩咐一聲，方某無不從命。」

楊晉笑一笑，道：「多謝方兄，目下就有一件，請求方兄帮忙！」

方一舟道：「什麼事？」

楊晉道：「兄弟想見識一下那件玉器，不知是否可以？」

方一舟道：「怎麼，楊兄可是懷疑那玉器是件贓物？」

楊晉道：「是與不是，瞧過才能知道，這要多勞方兄了。」

方一舟沉吟着，道：「那一個在。」

一個穿着藍色勁裝的大漢，應聲而入，道：「見過總鏢頭。」

方一舟道：「你去知會杜鏢頭一聲，要他帶兩個人，到大順當舖一趟，請那位錢東主過來一趟。」

藍衣人應了一聲，回頭走了兩步。

方一舟又接道：「記着，要那錢東主帶上開鐵箱的鑰匙。」

楊晉道：「麻煩方兄，楊某人心中甚

是不安！」

方一舟道：「大人查案，兄弟理應從命。」

楊晉話題又轉，道：「方兄，王府血案，已得令甥的詳細奉告了吧？」

方一舟說道：「秀兒曾和兄弟仔細談過。」

楊晉道：「方兄認識人多，閱歷豐富，不知對此事有何看法？」

方一舟道：「大人，這件事先從人上着手，如若能查明近十天到過金陵的人，或可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楊晉道：「這幾年，江湖朋友很給我楊晉的面子，大都不在金陵作案，因此，兄弟投桃報李，也就放鬆了一些，對來往金陵的人，都未留心，這一點，只怕要仰仗方兄等三家鏢行的朋友了！」

方一舟道：「我們自然盡力，但大人知道，幹鏢局這一行的人，對江湖上的朋友們，大都不願開罪，所以，不會暗中派人，查看江湖人在金陵的情形，如是大人能够請到丐帮中人帮忙，定有頭緒。」

楊晉哦了一聲，心中却暗暗忖道：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

忽然想起岳秀的精明，說道：「令外甥不在鏢局子麼？」

方一舟說道：「他初到金陵，又遇上了這樣大的案子，兄弟絕不會讓他隨便亂跑。」

楊晉道：「可否請高世兄相見？」

方一舟道：「可以，可以。」

招過來送茶童子，道：「請岳少爺出來。」

那童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岳秀行了出來。

岳秀仍然是一身白色的長衫，瀟灑洒洒的行了出來。

目光一掠楊晉，立時抱拳說道：「大人，岳秀失禮。」

岳秀似有着一種很特殊的氣度，使人不敢輕視，楊晉欠身而起，道：「岳世兄請坐。」

楊玉燕眼光微轉，發覺岳秀俊美中，另有男子的剛挺味道，和一般秀而近柔的男人，大不相同，當眞是一個無美不具的男人。

沒來由，楊姑娘突覺着臉上一熱，心頭亂跳。慢慢垂下頭去，不敢多看那岳秀一眼。

岳秀目光一掠站立楊晉身側的玉燕姑娘，欠身說道：「大人，查出了一點頭緒麼？」

楊晉道：「頭緒有一點，但却距離案情很遠。」

岳秀道：「大人能在短短一兩天內，把一件無頭緒血案，理出一點頭緒來，已是足見高明了。」

楊晉笑一笑，道：「還不是靠諸位朋友們帮忙。」

目光轉到總鏢頭方一舟的身上，接只說道：「方兄，江湖浪子歐陽俊，這個人怎麼樣？」

方一舟沉吟了一陣，道：「一身武功，可當得第一流高手之稱，喜賭，愛嫖，只不過用作掩人耳目，認爲他眞是一位江湖浪子，那就錯了。」

楊晉道：「這麼說來，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物了。」

方一舟說道：「兄弟的看法，確是如此。」

楊晉道：「多謝指教。」

談話之間，一個勁裝大漢，帶着一位五十上下的老者，行了進來。

方一舟站起身子，道：「錢掌櫃，打攪了。」

錢掌櫃道：「不敢當，不敢當……」

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道：「方大鏢頭，有什麼事，要我帶鑰匙來？」

方一舟道：「來，錢掌櫃，見過咱們應天府的總捕楊大人。」

一聽說是總捕頭，錢掌櫃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急急抱拳，道：「草民錢旺，給楊大人見禮。」

楊晉抱拳還了一禮，道：「不敢，錢掌櫃，要麻煩你一件事。」

錢旺道：「大人吩咐！」

楊晉道：「打開你那個小鐵箱子，給咱們開開眼界。」

錢旺說道：「大人，裏面只有一件玉器……」

楊晉道：「我知道，是一個玉蟬，對麼？」

錢旺一臉驚奇之色，說道：「大人，你……」

楊晉笑一笑，道：「沒什麼，沒什麼，我只隨口問問罷了。」

他一開口說中箱內之物，不但使得錢旺大大的吃驚，就是見多識廣的方一舟，也是大大驚駭不已。

但他乃老於事故的江湖人，心中雖然驚異，却是未曾多問。

錢旺掏出一個黃綢子布包，打開一層又一層，取出了一把很精巧的鑰匙。

小鐵箱放在桌子上，錢旺小心翼翼的打開箱蓋。

箱中是錦緞，打開錦緞，才是一個胡桃大小的玉蟬。

那是一塊像雪的玉，雕刻栩栩如生。

最妙的是玉蟬那雙眼睛，却呈鮮紅的顏色，不知是什麼東西做成。

楊晉伸出手去，拿起玉蟬，在手中掂了一掂，只覺玉蟬很沉重，而且涼如握冰，和那一對鮮紅的眼睛，看上去，很是可愛。

確是一個好玉，白的不見一點雜色花紋。

但不論如何難得的好玉，這一小塊，也不能值上十萬兩銀子。

看過了玉蟬，楊晉緩緩放回原處。

錢旺在楊晉把玩玉蟬時，不但目光跟着玉蟬遊動，而且，蹩着一口大氣，直待楊晉把玉蟬放回原處，他才長長吁一口氣，小心翼翼的包好玉蟬，鎖上鐵箱。

方一舟輕輕咳了一聲，道：「錢掌櫃，這玉蟬很名貴。」

錢旺道：「哎……」

楊晉淡淡一笑，道：「錢掌櫃，你這玉蟬，賣不賣。」

對楊晉，錢旺仍是有點害怕，欠欠身，道：「賣！不過，不急着賣。」

楊晉嗯了一聲，道：「好多錢！」

錢旺呆了一呆，道：「這，……這個

，還沒有一定的價錢。」

錢旺對那玉蟬的過份寶貴，使得楊晉心中動疑，暗道：難道這玉蟬還有別的寶貴之處？

心中念轉，口中緩緩說道：「錢掌櫃，價錢是人開的，你現在不妨開個價錢出來。」

錢旺道：「大人，這是一塊良玉，小的這對眼睛，可能一下子鑑別出珠寶眞假，但對玉器這方面，却是不大內行，所以，這個價，叫小的很難開。」

楊晉道：「我也不太懂玉器，但看這件玉蟬不錯，所以，我想買下來。」

錢旺臉上冒出了汗珠兒，道：「大人，這玉蟬是……」

楊晉誠心難他一下，接道：「我知道，是件很名貴的凉玉，所以，我出大一點的價錢，一千兩銀子，怎麼樣？」

心中想道：「江湖浪子說這玉蟬他能賣十萬銀子，我出一千兩，大概是不會上當了。」

果然，錢旺腦袋搖的像博浪鼓似的，道：「大人，不瞞你大人說，這玉蟬是一位客人押當之物，還未到死當之期。」

楊晉道：「押了多少銀子？」

面對着應天府中總捕頭，錢旺却有些心頭發慌，不知是眞是假，急的他連聲咳嗽，道：「押了一萬兩銀子。」

楊晉哈哈一笑，道：「錢掌櫃，不能叫你賠錢，這麼辦吧，我也出一萬兩銀子如何？」

錢旺楞住了，臉上汗珠兒，直往下滾，淚水也湧到了眼眶，心裏那份後悔，簡直不用提了，暗道：無論如何，不應該把這玉蟬，送到鏢局子來。想不到，這一番弄巧成拙。

閱歷豐富的方一舟，似乎是已經瞧出了錢旺的痛苦，微微一笑，道：「錢掌櫃，沒有死當的東西，可是不能賣麼？」

錢旺道：「是的！方爺，這是砸招牌的事情，小的實在是不敢作。」

方一舟目光轉到楊晉的身上，道：「楊大人，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難處，大人就高抬貴手吧！」

楊晉笑一笑，道：「方兄這麼吩咐，小弟不敢不從。」

錢旺大喘一口氣道：「大人明鑑。」

楊晉道：「錢掌櫃，我可以不買這玉蟬，但要你掌櫃答應我一件事。」

錢旺道：「大人吩咐？」

楊晉道：「這玉蟬暫定由長江鏢局子保管，任何人不得取走——」

錢旺接道：「大人，如是原主拿銀子來贖呢？」

楊晉道：「先到府裏去通知我一聲，我要見見那貨主兒。」

錢旺只聽得呆在當地，良久之後，才一欠身，道：「小的記下了。」

楊晉道：「玉蟬放在鏢局子裏，很安全，你如有事，請先回去吧！」

錢旺應了一聲，回頭對方一舟道：「總鏢頭，咱們就這麼辦啦，放一天，我出一天費用。」

方一舟一抱拳，說道：「錢掌櫃放心，兄弟既然接下了這次坐鏢，决不會讓它出錯。」

錢旺急急轉身而去，一面走，一面拭着頸上的汗珠兒。

目注錢旺去遠，方一舟道：「大人，這玉蟬來歷可疑麼？」

楊晉微微一笑，道：「方兄見多識廣，可瞧出這玉蟬有什麼名貴的地方？」

方一舟說道：「老實說，兄弟瞧不出來。」

楊晉道：「一塊凉玉，就算它雕工好，玉色異，也值不了一萬銀子啊！」

方一舟道：「這一點，兄弟也覺着奇怪，怎會有如此價值。」

一直未說話的岳秀，此刻突然接口說道：「大人，舅父，晚輩適才瞧了一眼，那不是一般的凉玉。」

楊晉一抱拳，道：「請敎世兄。」

楊玉燕兩道目光也轉向岳秀看去。

岳秀侃侃說道：「那玉蟬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一塊冰玉，大人摸過玉蟬，是否有着入手似冰的感覺。」

楊晉道：「不錯，凉的很。」

岳秀道：「這就是了，據說冰玉有祛毒保物之功。」

楊晉道：「就算有祛毒的作用，似乎也不值偌大價錢。」

岳秀道：「冰玉生在萬年雪壓冰封之下，極難取得，而且，又是絕無僅有的奇物，物以稀爲貴，價值就無法正確的計算了。」

楊晉笑一笑，道：「岳世兄，既已見告，何不盡吐所知。」

岳秀道：「大人，晚輩只是聽說，並未証明，而且，我也是初次見到此物，故而不敢肆作誇大，貽笑大方。」

楊晉道：「世兄的高見，已使我等茅塞頓開，就請大胆賜敎吧！」

岳秀淡然說道：「大人，對冰玉，晚輩所知，實是有限，已然全部說出。」

方一舟回顧岳秀一眼，哈哈一笑，道：「秀兒，楊大人和舅父交往多年，不算外人，你放心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既是如此，晚輩就放肆而言了，說錯的地方，還望楊大人海涵。」

楊晉道：「在下是洗耳恭聽。」

岳秀道：「晚輩喜讀異書，對冰玉一事，亦是在一本書上看來，想不到世間，竟然眞有此物……」

方一舟點一點頭，接口道：「這就難怪了，江湖上，對冰玉，似乎是很少傳說了？」

岳秀繼續說道：「冰玉一物，秉天地極寒之氣，凝結而成，如說其玉，倒不如說是寒冰之精，具有鎭熱，除毒，保物不腐之能，但其物必得密封收藏，不能常見日光。」

楊晉聽得大感入神，只覺其人，不但氣度上莫可預測，而且胸羅之博，縱然老一輩江湖人物，也是難能及得。

心中念轉，口中却問道：「見到日光呢？」

岳秀笑一笑，道：「書上只是記述着不能常見日光，至於見到日光之後如何？有些什麼變化，書上沒有說明，晚輩也不敢忘作論斷。」

楊晉尷尬一笑，抱拳道：「領敎，領

敎，岳世兄博覽羣書，高明的很。」

岳秀一欠身道：「謬獎，謬獎。」

楊晉銳利的目光，突然轉到方一舟的身邊，道：「方兄，這位岳世兄跟方兄練過武功吧！」

方一舟微微一笑，說道：「不敢欺瞞楊兄，我們舅甥之間，已十七年沒有見過了。」

楊晉哦了一聲，目光又轉到岳秀的身上，道：「請敎世兄的令尊……」

岳秀接道：「先父不幸，已於年前棄世，寡母思親，率晚輩投奔舅父而來。」

楊晉道：「失言，失言。」

方一舟道：「我那姊丈乃是書香世家，不是武林中人。」

楊晉道：「在下多口，還想請問岳世兄一句。」

岳秀雙目眨動了一下，淡然說道：「大人示敎！」

楊晉道：「在下斗胆直言，岳世兄，有一身好武功吧？」

岳秀道：「大人好眼光，先父雖非武林中人，晚輩確實練過幾天把式。」

楊晉雖然也瞧出了那岳秀臉上有不悅之色，但他心有別圖，別過臉去，不望那岳秀的臉色，笑一笑，道：「岳世兄可否把師承見告。」

岳秀道：「楊大人可是對晚輩有所懷疑？」

楊晉呵呵一笑道：「世兄言重了，言重了。」

他久年在衙中當差，辦過無數大案件，乃當世名捕，自有一套人所難及的閃避工夫，口中說的很是客氣，但却避開了正題。

岳秀回顧了舅父一眼，緩緩說道：「晚輩既然習過武功，自有師承……」

他說的很慢，一句一字，大有隨時中斷的可能。

楊晉接道：「岳世兄文武全才，令師定然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

岳秀淡淡的笑道：「家師遁跡風塵，萍踪不定，已忘去了年歲姓名，晚輩實在無可奉告，不知道楊大人是否相信晚輩的話。」

楊晉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他心中本正在洋洋自得道：你這娃兒，不論如何的聰明多學，但老薑終比嫩薑辣，師倫大道，量你不能隨口編造一個人出來，只要你說出師承來歷，那就算刨了你的底。

但他未料到岳秀輕描淡寫一番話，竟把輸局完全給搬了回去。

楊晉呆了一陣，道：「相信，岳世兄坦蕩君子，自然言無不實。」

最後兩句話，是故意加上的帽子。

岳秀可以裝作聽不懂，但方一舟不能裝，輕輕咳了一聲，道：「秀兒，你來這幾天，舅舅身患小恙，也沒有和你好好的聊聊，不巧的是，應天府又發生了這麼一件大案子，楊大人雖然是隨便問問，但咱們却不能不認眞的回答。」

岳秀道：「回舅父，小甥回答的很眞實。」

楊晉微微一笑，道：「方兄，不要錯怪了岳世兄。」

方一舟道：「大人，小甥不知官場中事，如有開罪楊兄之處，還望楊兄担待一二！」

楊晉微微一笑，道：「方兄，把話越講越遠了，兄弟還想求方兄和岳世兄答允一件事。」

方一舟微微一呆，詫異地道：「什麼事？」

楊晉道：「兄弟受命破案之限，時日很短，雖然有很多江湖上的朋友們，給我帮忙，但此案牽扯太大，又是一件棘手的無頭血案，岳世兄博學多才，如能助我一臂之力，楊某人得益非淺。」

說完話，肅然抱拳一揖。

方一舟急急還了一禮，道：「大人，這個不能吧！年輕人少不更事，如何能辦得這等大事。」

楊晉哈哈一笑，道：「方兄，江湖上，叫兄弟神眼，豈是人白叫的，如是若沒有看錯，岳世兄是一位文武兼具，深藏不露的高人，這件事還望方兄多多玉成。」

他領敎了岳秀的詞鋒，機智，見風轉舵，話套兒扣在了方一舟的身上。

岳秀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老江湖方一舟却是深悉這公門的利害，應天府的總捕頭，歪歪嘴角兒，隨便按你個罪名，就要傾家蕩產，何況，這時刻正在風頭上，辦着王爺寵妃被殺的大血案。

楊晉的話，已說的很明顯，已無轉圜的餘地，但方一舟却不願初到金陵的外甥兒，牽入公門是非，那對他鏢局子影响很大，因此，想了一句推托的話，道：「大人，你不怕看錯了麼？」

楊晉笑一笑，道：「方兄，如是兄弟看走了眼，那算兄弟無能。」

話擠話，擠得方一舟沒了主意，轉臉望着岳秀，道：「秀兒，楊大人這麼推重你，我這作舅舅的，却也是沒有話說了，你量力而爲吧！」

語氣中，仍然留着餘地，要岳秀自作主意。

微微沉思了一陣，岳秀才緩緩說道：「舅父，看來秀兒是非得答應了。」

話，說的很含蓄，但也點在了骨節眼上。

楊晉哈哈一笑道：「岳世兄帮忙。」

話意中，十分誠懇。

岳秀目光轉注在楊晉的身上，道：「大人，岳秀可以畧効微勞，不過，我幾件事，先得和大人說妥。」

楊晉道：「行，你說。」

岳秀道：「先父宦途退隱，遠離故居，林泉埋名，讀書自娛，岳秀幼受父敎，無意功名，因此，我只能助你楊老前輩，除你之外，不再和公門中人來往。」

楊晉道：「成！還有麼？」

岳秀道：「晚輩如能幸有所得，絕不居功，楊大人不能把我牽出去。」

楊晉道：「大俠風度，高士胸懷，楊某人不敢勉强。」

岳秀說道：「我不願使此事牽扯上舅父鏢局，晚輩即刻遷離此地，寄居一處客棧，爲了行事方便，大人最好少和在下見面。」

楊晉道：「這個，如若是楊晉有事領敎呢？」

（未完待續）

俠義奇情中篇創作

蕭 逸·文
培 新·圖

冰春暖鳳 (一)





惡煞驟臨門　良朋甘賣命

鳳陽府武林世家——「江府」，這一日門前來了一輛車，趕車的是一個獨眼漢子，這漢子亂髮不修，身着黑衣，一張尖瘦的臉，頷下滿生于思。

他不聲不响的把車子一直馳到這鳳陽世家的門前停下，獨目頻眨，冷笑着不語！

江宅門前的四個石獅子，映着秋陽，閃閃發光，大理石的方階上，飄滿了落葉，很顯然天色還太早，門房裏的小廝還沒有起來呢！

這漢子像是趕了一夜的車，頭髮，衣裳，都爲露水浸得透濕，順着臉向下滴着水珠子。

這個人只是冷笑，他好似內心蘊藏着仇恨，這仇恨已使得他麻木，失去了知覺！

江家側門開了，出來一個青衣小斯，望着車子怔了一下，趕忙跑過來道：「喂，你是幹什麼的？」

獨眼漢子仍然是冷笑不語，連看也沒看他一眼。

青衣小斯摸了一下頦子，自語道：「怪事！」

忽然他看見這漢子背後一口金背小刀，刀身映着秋陽，泛出一片光，頓時嚇得他不敢再聲了。

獨眼漢子看也不看，忽然開了口道：「師父，我看今天這口氣也許可以出一出了！」

青衣小斯怔了一下道：「你跟誰說話……」

他左右前後看了一眼，四面沒有一個人，怪，這傢伙又會跟誰說話呢？

「小子！沉住氣！」

一個老氣橫秋的聲音，由篷車裏傳了出來！

獨眼漢子點點頭道：「是！理會得！」

老氣橫秋聲音道：「拿蛇拿頭，殺人殺首，不要亂出手！」

獨眼漢子一撩袖，笑道：「你老這還用關照麼？」

車內又傳出一聲呵欠，好似有個人剛剛睡醒，在伸懶腰，含糊的道：「到了江老頭家麼？」

先前那老氣橫秋的聲音道：「到是到了，不過主人還沒有露臉！」

「扶我老人家下去！」

「不行，不行，你老人家尊貴之體，那能隨便染風塵。」

「嘻——對——我老人家要叫主人接我進去！」

老氣橫秋的聲音冷笑道：「要江壯爲老王八抬轎，他女兒扶着轎杆，小狗江秋跪下來當台階，……這樣你老人家踏着他的背，大概可以下車了！」

「對！對！對！」那被稱作老人家的人道：「還是你想得週到，就這麼辦，傳過去！」

老氣橫秋的聲音道：「馮老三，傳句話進去！」

獨眼漢子哼了一聲，這才轉過身來，用那隻獨眼，向着青衣小斯看了一眼，道：「狗才，你可聽見了？」

青衣小斯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聞言轉身撒腿就跑，由側門一頭鑽了進去。

獨眼漢子哈哈一笑道：「人道鳳陽江家臥虎藏龍，今天我可開了眼了！」

車中老氣橫秋的聲音道：「小子別急，好戲在後頭，可留神你那隻獨眼吧！」

馮老三獨眼怒張，牙齒錯得直响，厲聲道：「瓢把子，這頭一陣務必讓我來，我先殺進去！」

「混蛋！」這聲音，顯然不是那老氣橫秋的人所發，而是出自方才那個倍受恭維，被稱作「老人家」的傢伙之口！

馮老三立時噤若寒蟬，口中道：「是……是……」

那人在篷車裏繼續罵道：「今天連你師父在內，都不准動手，我老人家既然親自來了，你們誰都別動！」

老氣橫秋的聲音道：「可是你老是什麼身份……？怎能輕易出手？」

「嘿！」那人一笑道：「不罵人口乾，不殺人手癢，這十年來，我也蹩壞了，早該伸伸手脚啦，今天這個架，從上到下，我包了！」

老氣橫秋的道：「可是……」

那人截口道：「不要多說！」

「是！」老氣橫秋的長嘆了一聲，道：「看來這鳳陽江家今天是完啦——」

江家大門，霍地啓開來——

六條大漢，一湧而出。

以江家的聲勢，莫說是六個人，就是六十個六百個，也能一呼即出。

六條大漢，神采奕奕，一出門，各自站定，六個人，一十二道眼光，一齊向着篷車集中。

可是篷車未啓，什麼也看不見。

於是六人目光，只有集中到那獨眼漢子身上。

六條大漢，爲首一人，乃是江宅的上賓，「左臂刀」李子行，黃面無鬚，氣宇軒昂。

其他五人，其中一個矮子，此人是「地趟刀」花六，一個瘦子是「旗桿」伍天威，另三個漢子，則是不甚有名的護院師父！

「左臂刀」李天行一打量獨眼漢子，皺了一下眉，道：「足下貴姓大名，我怎麼——」

獨眼漢一抬頭，嘻！一笑道：「李老師別來無恙？」

李天行一怔，說道：「噢——下，你是！——」

獨眼漢冷冷一笑：「不才姓馮，馮人傑，人稱馮一刀，哈——可還記得我這一號麼？」

李天行面色一變，說道：「啊——我記起來了，足下就是外號人稱金眼雕的那位？」

「嘿……」

「左臂刀」李天行腦中立時憶起了此人師徒在江湖上的威風，以及與老主人江壯爲昔日結仇的經過。

……那是多年以前的一段往事了，淮陽道上，江壯爲以一桿「鳳翅鎦」路見不平，殺退了一夥刦鏢的賊人，其中之一，正有這「金眼雕」馮一刀在內……

這件事發生之時，自己適巧同江氏父子在場，故此記得……。

想到此他額頭上出了冷汗，强作鎭定，呵呵一笑，抱拳道：「朋友，大清早光臨，有何高教？」

馮一刀正要答話，篷車內那人已道：「什麼人出來了，馮老三？——」

馮一刀忙陪笑道：「鷄毛蒜皮，不是正主兒。」

「嗯！」那人咳了一聲，「那就閉上你的嘴，養養精神不好麼？」

獨眼漢答了聲：「是！」

狠狠的看了六人一眼，再不多言。

「左臂刀」李天行，只氣得黃臉上變色，他身邊「地趟刀」花六和「旗桿」伍天威更是怒不可遏。

三個護院師父，早已大喝一聲，一擁而上，三口摺鐵刀分指，把篷車團團圍困住。

「左臂刀」李天行以左臂出刀，快而準，故此得了這個名號。

這時他左臂一旋，刀片如雪花也似的洒出一大片，獨眼漢馮一刀根本就沒看清他什麼時候拔的刀，心中不由怔了一下，忖道：「好快的刀！」

當時由不住伸手也去摸刀，忽然想起了車內那位主子的關照，忙把伸出的手，又收了回去。

李天行這口刀乃是特爲打製的「兩刃分水刀」，是兩面開口，較一般刀爲小，是「三尖兩刄」，攻敵時，是相當的厲害的。

隨他之後，「旗桿」伍天威抖出了一串「梭子槍」，十三節槍身，互相碰得叮噹作响。

「地趟刀」花六，一雙小綠豆眼，却在馬肚子底下直打着轉兒，好像是在找機會施展地趟刀。

六人一齊撒了傢伙，氣氛頓時緊張了起來。

可是反過來看看對方，却止不住爲之氣結，包括獨眼漢在內，竟然沒有一個人出手，甚至於一點要打架的意思也沒有。

李天行黃臉氣成了白臉，一手按刀，狂笑了一聲，道：「車裏的好朋友，何不現身出來，已來了，藏頭露尾又算是什麼英雄？」

篷車內，一無回應。

過了一會兒後，竟然傳出了一片鼾聲來！

當然不可能是眞睡覺，不過這種調調兒，實在太氣人，誰能受得了？

李天行一聲大喝道：「呸！什麼玩藝兒，還不快出來受死。」

一個武師，終於忍不住，足下一點，已到了車前，右手刀尖一伸，直向篷車上挑去！

他的刀方遞出一半，只覺篷車裏「呼」！地飛出一股勁風。

車幔一啓，一閉，那名護院武師，倏地大吼了一聲，丟刀，退身，如同一個肉球也似的飛了出去，足足摔出了八尺以外，碰！一聲，摔在了大理石階上，頓時人事不知昏死了過去。

那口飛出去的刀，嗆啷啷，還一個勁的在石頭地上滾動着。

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篷車內這人舉掌之間，隔着幔簾，居然有此威風，那麼這個人的本領不言可知。

車外五人，都嚇得打了個抖索！

獨眼漢子一笑，道：「要得！」

這小子是四川人，一口道地的四川話，加上那發啞的嗓子，聽起來可眞不是個味。

「左臂刀」李天行退後一步，嘿嘿一笑，道：「車內朋友的身手，李某候教多時了！」

車內那人，呸了一聲冷冷，道：「你也配麼——」

李天行面上一紅，忍着氣道：「鳳陽江氏父子，五世立桿，盛名四播——」

車內人一笑，又打斷道：「第六世桿我看他是立不下去了！」

李天行哼了一聲，冷笑道：「在下雖非主人，可是自信與江大官人交稱莫逆，也能作點主，現在只問問，足下來此是什麼意思？」

地趟刀花六也啞聲道：「坐在車子裏不出來，截口光吹牛有甚麼用？」

車內那個老氣橫秋的聲音咳道：「老前輩，待在下打發他們走吧！」

那人哼了一聲，慢慢的道：「徐子明，你問問他們，這座房子裏，還有些什麼人？」

「左臂刀」李天行一聽來客之中，竟有「徐子明」在內，不由自主打了個抖索了。

更可驚的是，那徐子明已是藝高位尊，位列三湘綠林魁首的人物，居然還稱呼那人爲「老前輩」，如此則另外那人，又該是何等角色。

他這麼一想，頓時就呆住了。

這時車門一啓，一個黑衣老者，輕提長衫，徐徐自車中走了下來。

李天行神色一變，道：「原來是徐老當家的，失敬得很！」

徐子明望着他點點頭：「當年承蒙貴東主手下留情，今天徐某人是當面來謝恩來的！」

李天行抱刀施禮道：「徐老當家的，俗謂得放手時且放手，能容人時且容人，如今事過境遷，再說我們也沒落得什麼好處！」

徐子明鼻中哼了一聲道：「這話可說得輕鬆！」

一歪頭，吐了一口痰，冷森森的笑道：「姓李的，這件事，你不配說話，叫你們主子出來！」

「左臂刀」李天行臉上一紅，可是，他知道這老兒，不好打發，只好吞下這一口氣。

當時嘿嘿一笑道：「李某固是不配，但是吃了人家飯，管人家事，徐老當家的你說是不是？」

徐子明右手一推道：「滾開！」

李天行萬沒料到，對方竟會有此一手，這一掌正好爲其擊中前胸，頓時被打得向後翻了個筋斗。

「地趟刀」花六口中一聲怪叫道：「老小子，你竟敢打人？」

身子驟地由地上一翻，掌中刀由下而上，「嗖」一刀直向徐子明面上砍去！

徐子明哼了一聲，雙腕一振，人已騰空而起，花六這一刀落了個空，他在地上猛一滾，又竄了起來，可是第二刀尚未出手徐子明已欺到了他身邊。

花六二次翻刀，徐子明一抬腿道：「去你娘的！」

「嗆啷！」花六手中刀被踢上了半空，口中「啊呀呀！」直叫！

如此一來，其他各人，俱都嚇破了胆子！

可是他們職責所在，又不能退縮，三個護院師父又叱了一聲：「上！」

三人猛地向前一撲，徐子明哈哈一笑道：「不要命的就來！」

三人嚇得頓時又站住了。

「左手刀」李天行自一邊跑過來，大聲道：「不要動手。」

三個人巴不得不動手，立即向後退了一步。

李天行望着徐子明冷冷一笑道：「徐當家的，你也不要過份逞横，說乾脆一點，你到底是爲什麼來的？」

徐子明哈哈一陣大笑，道：「要命而來的！」

李天行冷笑道：「要誰的命？」

徐子明笑聲一歛，冷森森的道：「姓李的，你是眞不知道，還是他媽的跟我裝糊塗？」

李天行凌笑道：「願聞其詳！」

徐子明點點頭道：「好，你快進去把你們主子江壯爲喚出來，就說淮陽道當年承他手下留情倖未死的徐子明來了！」

李天行一聲狂笑，目含淚光道：「當家的，你來晚了！」

徐子明一怔道：「此話怎講？」

「左臂刀」李天行冷冷笑道：「老東家，已故世整整二年了，鳳陽府無人不知，當家的，你莫非還要找死人報仇不成？眞正是笑話了！」

徐子明神色倏地一變，後退一步，道：「這是眞……的？我不信……」

李天行冷冷笑道：「你不信儘可打聽，當家的，人死不能復生，有什仇恨，如今大可以消了，何必欺人太甚？」

徐子明全身一陣顫抖，冷冷笑道：「那麼，如今當家主子的又是什麼人？」

「少君小孟嘗江秋。」

徐子明冷冷一笑，目射兇光，一聲狂笑道：「好，父債子還，你請他出來！」

車內這時傳出一聲嘆息道：「怎麼？江老兒死了？」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他兒子江秋還沒死，還有他的女兒……」

車內人哼了一聲，說道：「喚他們出來！」

徐子明躬身道：「是！」

李天行在一旁哈哈一笑道：「當家的，你來的太不巧了，我們江相公恰好也不在家！」

徐子明怔了怔，一聲冷笑，道：「那也好！」

陡然回身，縱上篷車，對獨眼漢馮一刀說道：「主人不在家中，我們進去等他去！」

李天行神色一變，打了個眼色，與花六等人在門前「一」字排開。

徐子明正眼也不瞧看他們一眼，叱喝道：「馮老三，咱們進去，已來之，則安之！」

馮一刀嘿嘿一笑道：「老爺子說得不錯，誰不知道小孟嘗江秋，比他老子好客，我們是遠客，更該好好的招待招待才對呀！」

李天行一揚掌中刀，冷然說道：「朋友們要不知自愛！在下等說不得只好開罪了！「

言罷對身側一位護院師父道：「汪成，去通知客莊一聲，就說來人欺人太甚，叫他們準備應付！」

汪成答應了一聲，轉身就跑。

這時徐子明在車頭座上狂笑了一聲道：「姓李的，我勸你還是歇歇吧！何必呢，一個人只有一條命！」

語聲一頓，凌笑着又說道：「馮老三，闖！」

馮一刀早就巴不得動手了，聞言長鞭一揚，「叭！」一聲，篷車一竄，直向江家正門猛衝了進去。

李天行見狀實在忍無可忍，一聲叱道：「上！」

與同伴各自騰身而起，直向車座上撲去！

矮小的花六却不奔入，而是奔向騾子，他個子小，雙手一伸，已抓住了兩匹騾子的扣環，用力的向下一拉，騾子受驚，希聿聿地揚起前蹄，差一點把車子弄翻過來。

車座上的獨眼漢子一聲吼道：「媽的個巴家的——」

「刷！」一鞭子，直向花六的頭上抽去。

這時李天行的「分水刀」，伍天威的「亮銀槍」，一左一右，全都向着徐子明身上招呼。

另外兩個武師，一人是一口大環刀，另一人是一雙判官筆，却是向馮一刀身上下手！

可是，這幾個人，却是同時都落了空的。

突然，篷車內一聲冷笑，說道：「都滾開！」

只聽得砰噹一陣亂响，李天行等全數都倒了下去！

亂混之中，這輛二騾雙轅的篷車，長驅直入，馳進了江家的大門。

篷車順着花徑一直快馳，直馳到江家大廳正前，才突然停住。

這時，江家上下已起了極大的混亂，客莊內的一干俠士，早已得知，一齊奔了過來。

車座前的馮一刀，左手一按，飄身而下。

他身子方一站定，已有一名漢子「颼！」一聲掠到了近前，這人一身黑衣，頭戴寬沿大帽，看來不過二十四五的年歲，濃眉大眼，一望卽知乃性情中人，這人姓曹單名一個冰字。

這曹冰大大不同於一般食客，他身懷絕技，只是輕不施展，昔日在「河朔」地面上以教書糊口，是一個外柔內剛的好漢子。

他和江秋交上了朋友，也是非常偶然的。

說來眞巧得很，江秋走馬河朔，因所坐馬車於下坡時收勢不住，眼看將跌落山溝之內，曹冰適時路過，猛然帶住了怒馬，定住了下滑的馬車。

小孟嘗江秋慧眼識英雄，遂與他交上了朋友。

在當時，江秋只覺得對方氣宇不凡，有兩把力氣，並未深切地了解曹冰武功如何。

彼此交談之下，江秋的大名，曹冰自是久仰，可是曹冰之名，却是無人知道，江秋因見對方居處寒酸，是以堅意的請他來到了鳳陽自己家中。

曹冰乃是河北東名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在「宣化」府跟隨「毛一腿」。練了七年硬功夫，打鐵，挑水，什麼苦活都幹過！

毛一腿是冀省有名的武師，尤其是他的下盤功夫好，有一子一女，另有門徒六人，可是子不成材，門徒六個人之中，亦倒有五個不成器，頂多學了他武功三成，唯獨這曹冰一人，却是根骨質禀，均是上上之選！

毛一腿深恐曹冰學了自己絕技，平日對之甚是忌諱，不過只用些粗淺的功夫搪塞他。

曹冰自幼失親，早已經養成了刻苦意志。

他在毛一腿門下，自知不如其他師兄弟有錢，可以孝敬師父，而不得不操些賤役以補救。

不想如此一來，竟成了規矩，竟然名符其實的在毛一腿家中成了正式的下人，平日什麼事都是他包辦了，燒火挑水，無不是他的事。

曹冰仍然口無怨言，他要下决心學毛一腿的獨門絕技——七十二路連環腿，外帶三十六般巧打神拳。

可是毛一腿這些絕活，除了他那個不成材的兒子毛大成以外，竟連他女兒毛小微都不肯私傳。

偏偏毛大成連小成也成不了，而毛小微，倒有大成之望。

毛一腿最後失望之餘，才傳給了毛小微。

這其中要想完全明白，話可就長了，咱們是長話短說，曹冰在師門五年下來，除了些雜技而外，竟連一手眞功夫，都沒學到！

可是，有一件——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五年以來，他挑水，打柴，打鐵，做工，却把武功中最重要的下盤功夫紮好了。

毛小微自幼與曹冰共長，誼屬師兄妹，平日見曹冰做事爲人，無不忠厚過人，私心早已對其有所獨鍾，平日見他如此，每每心中代其不平，尤其是父親傳授武功，更是顯然的不公平，令人惱恨！

毛小微雖是生長在武夫之家，可是倒還有點心思，他知道自己年歲不小了，姑娘長大了，難免要嫁人，而父親必定把自己許配其門徒六人之一。

這六個人當中，再挑再選也不會挑到曹冰身上，因爲曹冰出身微賤，一貧如洗，不比其他五人多金，可是眞要是嫁給了五人之一，那可是永無前途可言了。

毛一腿越忌尅曹冰，毛小微也就越愛他，於是，毛一腿的絕技，都由毛小微轉授了曹冰。

曹冰開始强大了。

他原來苦練的下盤功夫，助長了他學技的本錢，如今再學起來，自是事半功倍，於是毛一腿的「七十二路連環腿」以及「三十六般巧打神拳」，神不知鬼不覺的爲曹冰學會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件大事就發生了。

毛一腿的二弟子謝明山——也是六個弟子中最有錢的一個弟子，託人來向師父說親，毛一腿居然答應了。

這件事，對於曹冰的打擊是够大的了，毛小微更是芳心盡碎，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毛小微和謝明山成親的那一日，曹冰痛不欲生，可是，却只能深深的埋在內心中。

× ×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曹冰正在後院砍柴，毛小微悄悄的來了。

她打點了一個包裹，備了兩匹馬，找到了曹冰，要同他私奔，她受够了謝明山，芳心中所愛的只有曹冰一個人，她要他拿出大丈夫的勇氣出來，帶她走，遠走高飛！

曹冰的心動了。

於是，他幹下了這件糊塗事，帶着毛小微走了。

他們兩個過了三個月的露水夫妻，却想不到，毛一腿竟然找到了他們。

毛一腿捉住了他們二人，把女兒立時處死，曹冰更判下了「五馬分屍」的重刑了！

那是一個凄風苦雨的日子！

天上翻着大風，雨絲如針，毛一腿和他的五個徒弟，親自在場監刑。

五匹怒馬拖着曹冰的身子，一聲令下五馬各自狂奔，可是老天有眼，竟然曹冰會沒有死。

說來這事多麼奇怪，原來毛一腿的四弟子，平日爲人心懷慈善，對於曹冰却極同情，今日行刑，正巧是由他結繩子。

這人姓文名良彥，他爲了救曹冰一命，先已在繩子上弄了手脚，五根繩索中，居然有四根都先用刀子割斷了一半，只有右手一根是實在的。

在如此情況下，四根將斷的繩子，自然是難以分開曹冰鋼鐵一般的身子。

於是，五匹馬之中，四匹斷了索，只有右手那一匹狂奔不已。

曹冰在地上直被拖了數里遠，皮開肉裂。

註定他命不該絕，非但沒有喪生，却還因此有了奇遇。

原來武當山的「空空道人」，正値路過當處，見情，一時動了惻隱之心，將曹冰解下馬背，帶返「武當」。

空空道人乃武當門早年棄徒，自己苦修，才學成絕技，俠行江湖，自成一門，年逢知命，尙未遇見一個接受自己武功的傳人。

這時一見曹冰根骨絕佳，待其醒後，細問事由，竟然不加深責，反倒收他入門下。

空空道人因爲當年自己身受，所以對曹冰更生同情，竟然在武當山，以七年的時間，把一身武功，傾囊傳給了曹冰。

這七年來，曹冰的武功進境，眞是他昔年所夢想不到的。

空空道人非但造就了他一身傑出的武功，却也傳授了他很多學問，舉凡四書五經，詩詞歌賦，這道人竟是無所不精。

曹冰接受了道人文學武功，眞可說判若二人。

臨別之際，道人更把自己一口防身兵刃「天缺劍」贈與了他，並且告訴他說：「寶劍能殺人，却也能殺自己，殺人者必死刀下，你這一身本事非才不得已，絕不可輕易施展，要記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又道：「你以爲你本事大，比你本事大的人多的是！」

空空道人最後又以一生經歷的哲理告訴他說：「一個會武功的人，最難做到的就是藏鋒掩芒，你要是能做到這一點就好了。」

曹冰緊記師言，帶着那口「天缺劍」下了武當山，這多年以來，他確實照師訓行道江湖，果然沒有結下一個仇人。

可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是絕對不甘寂寞的，這也就是他爲什麼今天又來到了江秋這裏的緣故。

可笑江秋，居然對如此一個英雄看走了眼，而置其於客莊，當常客看待。

曹冰在江家轉眼三載，却未得主人重視，已漸有去意。

想不到，今天，這件事情來了。

所謂受人衣祿，爲人消災，更何况曹冰是一個極有血性的漢子，這件事他怎能不管！

金眼雕馮一刀活該倒霉，他眼睛中，那裏會看上江秋家這一干食客。

曹冰一現身，冷冷一笑道：「朋友，你們未免欺人太甚了！」

馮一刀揚起手中鞭，「刷！」一聲直向曹冰頭上抽來，却見後者一揚手，已抄住了鞭梢。

馮一刀心中一驚，口中大罵道：「王八羔子，你是找死吧！」

口中罵着，手上用力向後一帶，却想不到長鞭竟是絲毫不動，馮一刀再一用力，仍屬枉然，而對方僅以二指揑鞭，竟然使得馮一刀施出全力，奪不回去。

這情形，頓時使得一旁的徐子明大吃一驚！

他是個老江湖了，什麼人什麼本事，在他眼皮子底下，是一點也錯不了。

徐子明一見黑衣人這種身子，就知對方是自己一個大大的勁敵，當下正要叱退馮一刀不可妄動，却已晚了一步！

馮一刀扯鞭不下，一時大怒，身子向前一竄，口中大罵道：「狗雜種！」

左手一翻，一口魚鱗刀，照着曹冰胸前猛砍了下來。

刀光一閃，只聽「克察」一聲，却爲曹冰左手四指把刀握住了。

他神色一變，猛地鬆手就跑，曹冰一聲冷笑道：「相好的，還你傢伙！」

右手一抖，原刀奉回。

馮一刀一聲慘叫，陡地倒身於血泊之中。

徐子明見狀，驚叫了一聲道：「好小子！」

江宅衆豪士，見狀齊聲喝好，士氣大振，一湧而上，眼前就是一場羣架。

就在這時，大門口有人高聲道：「少莊主回來了！」

蹄聲响處，但見一紅衣公子，飛馬而至，正是人稱「小孟嘗」的江家少東江秋了！

只見他三旬左右，長眉出鬢，目如點漆，氣宇昂然，不愧出身名門，翩翩有俠士之風。

此刻，但見他陡地勒韁，翻身下馬道：「各位不要動手，什麼事，都由我自己處理！」

衆人鬨聲紛紛退下。

曹冰也默默地退至一邊，徐子明一張臉已氣得靑紫發黑，這時一聲狂笑道：「好！姓江的，你回來得正好！」

江秋一躍下馬，目光接觸來客徐子明，禁不住呆了一呆，冷冷一笑道：「原來是徐老當家的，已來鳳陽，就是江某的客

人，幹什麼如此動刀動劍的，未免太不雅觀了，徐當家的請！」

說罷，伸手讓客，不愧孟嘗之風。

徐子明哈哈一笑，啞聲道：「江秋，我徐子明本來不是找你，可是令尊已去世，所謂父債子還，說不得要向小兄弟你說話了！」

目射兇光，繼續道：「老夫今日同行，尚有一位前輩，是應老夫之請，特來領教令尊大人的不世身手，看來他老人家這一趟是白來了！」

江秋冷哼一聲道：「既有貴客，怎敢慢待，請徐當家的代為引見一下吧！」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這位前輩只怕不屑向後輩出手，江小東家，不是老夫看小你，你那兩手，也實在不必驚動他老人家！」

說至此，目光在人羣中搜索着，一面訥訥道：「……倒是方才那位黑衣朋友，徐某失敬得很，仍要請教請教！」

目光轉來轉去，却始終找不着曹冰其人。

江秋臉色一陣發青，冷笑道：「什麼黑衣人，江某這裏從來沒有來歷不明的朋友！」

徐子明一雙眸子疾轉，仍然找不到要找的人，他點點頭道：「好，那麼這件事咱們等會再談！」

說到這裏，向着篷車大聲道：「老人家，你看這件事怎麼辦？」

篷車內那人冷笑了一聲，緩緩的道：「我餓了——」

江秋萬沒有想到篷車之內還有一位「老前輩」，在場各人也是沒有想到。

尤其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老前輩會在此刻說出「我餓了——」這麼一句話，眞正令人有些摸不着頭腦，啼笑皆非了。

小孟嘗江秋皺了一下眉，目光就向徐子明望望，冷笑道：「這位前輩，何不請出一見？」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我看你還是不見的好！」

咳了一聲，接道：「我這位前輩口稱餓了，不知貴處可有什麼招待吃的。」

江秋心知對方來者不善，可是他這「小孟嘗」三字外號，正是說明了他慷慨的俠風。

這時聞言，他朗笑了一聲道：「貴友來到我這地方，豈有挨餓的道理，自當接待！」

一面轉身對下人道：「吩咐下去，急備上好酒菜一桌，招待好朋友！」

徐子明點點頭，心中也由不住暗讚了一聲。

四周圍雖是人羣密集，可是却無一人發出聲音。

大家的目光，都注定在篷車之上，倒要看一看，車內的是一個何等樣的人物來的？

江秋赫赫一笑道：「徐老當家，請和貴友入內進食吧！」

徐子明慘笑了一聲道：「小孟嘗，你雖為人慷慨，可是今日一會，只怕你是凶多吉少了！」

他閃爍的目光，在馮一刀屍身上轉着，冷冷的道：「這筆仇咱們是再也解不開了！」

說着，走過去，彎下身，看了看馮一刀。

江秋心中猛地一驚，他來時匆忙，未曾看見地上有個屍身，這時見狀，面色微變，暗忖：「這是誰幹的？」

雖然馮一刀並非是什麼特出的高手，可是能在徐子明身邊，殺死了這個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一面暗驚是何人有此身手，另一方面却為未來的發展而担心！

因為現在對方已死了人，這筆賬，可就不好算了！

江秋忙趕上幾步，細看了看馮一刀，道：「還有救沒有……」

徐子明狂笑了一聲，道：「死個把人算什麼，姓江的，你也別貓哭耗子假慈悲了！」

江秋冷笑不語，環顧左右冷冷的道：「這位朋友是誰料理的？」

人羣中，驀地走出來一人，道：「是我！」

江秋大為一怔，道：「曹兄弟……是你？」

曹冰點點頭，目光掃向徐子明道：「殺人賠命，欠債還錢，以前的事情不論，這廝既是我殺死的，與江大哥無關，當家的你看着辦吧，什麼事都由我曹冰担了，曹某一人一命，你要就拿去！」

徐子明怪笑了一聲道：「好！」

一挑大姆指接道：「眞有你的，好漢作事好漢當，這件事就從命記在曹朋友你的賬上！」

頓了頓，接着又道：「朋友，你大名是……」

「曹冰！」

「曹冰？」

徐子明桀桀一笑接着道：「好！好！怪不得姓江的在鳳陽有頭有臉，原來手下眞有能人！」

此言一出，江秋一聲朗笑道：「當家的你錯了，在我江家的朋友，都是我江秋的上賓，江某可不敢以東主自居。」

一旁的曹冰淡淡一笑道：「江大哥也不必過謙，小弟蒙兄恩待，所謂食人衣祿，忠人之事，就是為大哥你送了這條命也是應該的！」

江秋倒是眞沒想到，曹冰竟是如此一個血性朋友，自己眞正是走了眼了。

想到了自己平日疏忽冷落，一時眞是愧恨不已。

當時呆了呆，訥訥道：「曹兄弟……」竟然接不下去。

徐子明目射兇光，嘿嘿笑道：「現在不是二位閒話的時候……這件事看看該怎麼辦吧？」

曹冰猛然回身，凌笑道：「你這人也太囉嗦了，告訴你一切與我兄長無關，我曹冰生就熱血鐵骨，只要你有本領，曹某這顆項上人頭，隨時奉上！」

徐子明正要發作，篷車內一聲叫道：「有什麼事吃飽了再說好不好？」

徐子明竟然按耐住怒火點點頭道：「好！好！」

說着走到篷車邊，細聲道：「前輩可是要出來麼？」

車內那人大聲叱喝道：「當然要出來，你莫非想要我關在這裏面一輩子，眞是他娘的……」

徐子明老臉一紅，却竟也忍下了這口氣。

當時雙手把車門拉了開來，並且探進身子去。

大家的眼光，一齊向車內集中。

這人出來了，首先入目的是一隻乾瘦的白手，手上留着寸許長的指甲。

這隻行將就木的手，搭在徐子明肩上，然後抖顫的探出了身子。

那是一個高不過四尺的白衣老人，老得不能再老了。

只見他瘦小，佝僂的身軀，包裹在肥大的白衣之內，全身簡直就像是紙糊的一般。

這老人家足下穿着一雙像女人一般的一雙花緞子繡鞋，頭上戴着一頂紅色的彩帽，帽下兩邊，是一層刺蝟也似的短髮，色作灰白。

最可怕的是，這老頭兒全身上下，竟然是沒有一點血色，灰中帶白，白裏透青，他那灰白的臉，發黑的嘴唇，鬆弛的頸皮……

大家都驚得目瞪口呆，眞不知道這樣一個將似快死的老傢伙，到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江秋心中暗吃了一驚，和他併立的曹冰更是面上變色。

因為江湖上，越是這樣奇模怪樣，出乎常態情理的人，越是不可思議。

眼前這個怪相的老者，也許正是一個身懷不世奇功的可怕人物。

所以曹冰和江秋，這時都由不住暗暗驚心，二人對看了一眼，都未發言。

這老人在徐子明的相扶之下，伸出了一隻抖顫顫的脚，那繡有花的繡鞋上，其尖端尚帶有一朵酒杯大小的紅纓，隨着足尖顫顫的。

徐子明在這老人的面前，態度極為恭謹。

他小心翼翼的把老人攙下車子，這老頭兒一隻白手自後腰上抽出了一柄摺扇，「刷！」一下張開來，用以遮住當空的陽光。

江秋向曹冰點點頭道：「曹兄弟，你隨我上前見見這位老朋友！」

二人走到了老者近前，老人瞇縫着眼道：「這兩人是誰……呀？」

徐子明冷冷的道：「這位就是鳳陽府的人頭江大相公，江壯為的兒子，人稱『小孟嘗』的江秋。」

江秋冷冷抱拳道：「不敢當！」

老人點點頭，笑了笑道：「年歲不大，能掙得今天這個場面，可也不簡……單啦……」

目光又轉到了曹冰的身上，道：「這位是——」

徐子明一聲狂笑道：「這位是曹朋友，單名一個冰字，馮老三就是這位朋友給弄倒下的！」

老人點頭笑了笑，笑容中看不出絲毫怒意。

他點着頭笑道：「馮老三的屍身呢，你扶着我過去瞧瞧去！」

徐子明鼻中哼了一聲，就攙扶着老人走過去。

老人站在馮一刀屍身之前，看了半天，點點頭道：「草包，現眼——」

徐子明面色不忿道：「他也是跟老前輩你出來的，這樣死也太不值了！」

老人低笑了幾聲，身子抖得更為厲害了。

然後，他轉過身，看着徐子明說道：「所以，我不叫你們亂出手就是這個道理了……」

微頓接道：「馮一刀平日為惡多端，恃着你的勢力，在外面幹壞事，這些事我都知道，我怎麼不知道呢？」

徐子明臉色一變道：「老前輩你當着外人，怎麼……」

老人嘻嘻一笑道：「你別急……自己人不好，罵也是要罵的，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子明你是這意思吧！」

徐子明氣虎虎的說道：「正是這個意思！」

老人抖顫的手在他肩上拍了拍，道：「這是小事，等吃完了飯，公公我替你作主——」

徐子明面色稍霽，微微冷笑道：「可惜你老人家今天是白來了……」

老人皺着眉頭，道：「怎麼說是白來的了。」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江老頭已經死啦！剩下的人，不是我說句狂話，我徐子明自己一個人就够料理的了！」

羣豪固然是大怒，江秋更是面上無光了。

可是說話回來，江秋也有自知之明，自己本來就不是對方對手，心中氣憤，却作聲不得，只有頻頻冷笑！

老人聞言，小摺扇一偏，對着江秋身邊的曹冰微微一笑。

他的笑容可眞是難辨，因為臉上皺紋太多，簡直看不出來他是在笑。

然後他用手在徐子明身上拍了拍。「孩子，這話可得收回去！」

大家聽他稱呼徐子明如此一位六十開外的人為「孩子」，都差一點想笑。

可是徐子明却也受了，他與這老人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也只有他二人自己肚子裏有數。

老人慢吞吞的說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徐子明冷笑一聲，道：「你老是什麼意思？」

老人指了一下地上的馮一刀道：「他要是聽我的話，不亂出手，這條命不就保住了麼？」

徐子明咬牙道：「這是你老人家存心要他死，否則你老伸一伸手指頭，馮老三也死不了！」

老人一呆，笑了笑道：「這話也有道理，我老人家一時竟忘了伸手，也許是眞的，善惡到頭也終有報吧！」

說罷伸手在眼角擦了擦，倒像是一個「悲天憫人」的老善士模樣。

突然地又彈了彈指甲，點頭道：「主人不是開飯了麼，走，咱們吃飯去！」

徐子明咬了咬牙道：「馮老三的屍體

，莫非就放在這裏不成？」

老人搖了搖頭道：「不行，不行！」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放到懷裏，摸了半天，摸出了一個扁圓瑩亮的貝殼來。

大家的眼光，於是又移到了他這貝殼上。

老人打開了貝殼，吶吶道：「一時三刻之後，主人洒上一把灰也就行了！」

一面伸出小手指，用手指上的指甲，輕輕從貝殼中挑了一些紅色的粉末，同時伸出一隻腳，把死者翻了過來。

徐子明驚道：「你老人家對自己人，也用這東西，豈不太——」

老人搖搖頭道：「你知道什麼？」

說着足尖一點，馮一刀的嘴就張了開來。

老人把指甲上的紅粉，輕輕的彈到了馮一刀的口內，然後又在耳鼻之內，各挑了一點！

最後又在屍身小腹，雙膝上各洒了一點。

收起了貝殼，他含笑道：「乾脆，俐落！」

馮一刀的屍身，被他這種紅色粉末洒上後，不過瞬息之間，衆人看着他屍身上冒出一片紅烟，唧唧有聲的响着。

在細微的音响聲中，慢慢地縮小，縮小。……

老人笑了笑，又擦了一下眼角。

他可不是在哭，而是那雙老眼，習慣性的愛流淚，必須不時的擦一下才行。

江秋忍不住上前一步，抱拳道：「尙未請敎老先生怎麼稱呼？」

老人彎着腰，訥訥道：「人老了，說些什麼，我也聽不清，子明，他都在說些什麼呀？」

徐子明說道：「他在問你老人家的大名？」

老人「啊！」一聲，搖頭道：「江相公，你別客氣……年輕時，我倒是有個名字……」

衆人已爲這怪老人的一切，弄得呆住了。

這時聽他要報出姓名，每人都拉長了耳朵。

老人頓了頓，咳一聲道：「……多少年不用，都給忘了！」

徐子明冷冷一笑道：「江相公，你要問他老人家的名字麼？我看不必了，連我也弄不清楚！」

江秋面色一冷，說道：「當家的，這話怎麼講？」

徐子明嘿嘿一笑，說道：「拙荊，蘇月容，乃是此老的孫女，就是這麼一點關係！」

江秋面色一變。

他半天作聲不得，心裏面却在慢慢的盤算，試想那蘇月容已是年近花甲，此老已是她的祖父，這當中的年歲，該有多長的一段距離！

他於是又想到，自己父親江壯爲當年劍斃蘇月容的一段經過，今日此老在此現身，可想而知是爲孫女復仇而來，一個徐子明已够自己應付了，如今再加上了此老，看來眞是無法善了了。

偏偏父親故世，今日之局，眞正不堪設想！

他內心雖是憂急如焚，表面却力持鎭定。

他邊忖至此，忙抱拳欠身，說道：「如此說來，這位老人家是姓蘇了，眞正失敬了！」

姓「蘇」的老爺子點點頭道：「我餓了！」

說着向門內指了指，就好像是來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樣，一面對徐子明道：「走！快扶我進去！」

徐子明冷冷一笑道：「主人請領前帶路如何？」

江秋哈哈笑道：「請！」

一拉曹冰道：「來，兄弟，一起吃飯去！」

言罷，率先進了大廳，徐子明攙着蘇姓老人隨後而入，大廳內這時已擺好了一桌筵席，按說此時早飯已過，中飯未到，並不是吃飯的時候，可是，江家乃鼎食之家，隨時開一桌飯，實在是極其方便的事情。

姓蘇的老人，一進廳，連連聞着道：「好香！」

江秋本着「先禮後兵」的態度，來接待這兩位仇家，心情十分沉重。

可是曹冰，却是十分開朗。

他今日能爲江秋眞正的出點力，以平生所學，來報答知遇，心情自是高興。

十分豐盛的一桌酒席，只有四個人在座。

姓蘇的老頭子，好似一心一意都吃在上。

別看他方才那種抖顫衰老之態，可是吃相却是驚人之至，酒到杯空，菜到盤淨，簡直是虎入羊羣，吃相好不驚人。

江秋只不過是敬陪末座，內心一直在盤算着未了之局，眼看着他三人都在放量大吃，自己却始終提不起吃的興趣。

×　　×

一盤盤的佳肴，一壺壺的美酒，流水一般的送到席上，姓蘇的老人從不放過一樣，他吃一樣，讚一聲好！

最後他吃完了一盤「淸蒸羔羊」，驀地站起來，看來那彎下的腰，倒是直了不少，也許因爲他的肚子吃大了，不得不挺起腰來。

他那雙死人一般的瘦手，摸着鼓蓬蓬的大肚子道：「太好了！」

一偏頭對徐子明道：「今天在這裏吃的每一道菜，你都給我記下來，以後我回去了，每天照樣替我備一份！」

說着又乾了一杯酒，哈哈一笑道：「不行了！再吃要出毛病了！」

江秋勉强陪笑道：「老人家請落座休息一下吧！」

姓蘇的老頭子，推座而起，步履蹣跚的走了幾步，忽然在團花的地氈上坐了下來。

他的坐相也很怪，頗像是東洋人那種跪坐的姿態，口中笑哈哈的道：「主人有好茶沒有，不麻煩的話，請給我老人家來上一壺！」

大廳內四個侍僕，個個怒視着他。

江秋含笑道：「理應奉茶！」

一回身，喝道：「獻茶！」

僕人雖是心恨，可是心知主人好客成風，不敢怠慢，須臾，獻上了青瓷小壺一壺香茗來！

老人接過來就鼻一嗅，哈哈笑道：「雲南的普洱，好！好！」

竟然口對壺口咕咕有聲的飲了起來。

兩旁侍者，俱都嚇得呆住了。

因爲這壺茶，是剛剛沏上來的，是剛開的開水，這老頭兒就像是喝涼水一樣的自然，一刹時已喝了個乾淨。

他口中又連聲地說着道：「好！好！好！」

一揚手，手上的青瓷小壺驀地脫手飛出，四僕連忙去接，那小茶壺却輕飄飄的落在了桌上，絲毫未損。

這一手功夫，自然是十分驚人了。

江秋冷冷一笑，說道：「蘇老好純的功夫！」

姓蘇的老人，却似充耳未聞一般，這時面色微微泛紅，一雙眼皮連連眨動，最後竟自闔上了。

須臾，他鼻中傳出了鼾聲。

江秋看了如此情形，不由皺眉道：「怎麼？蘇老先生莫非睡着了？」

一邊的徐子明霍地站起來道：「老爺子，醒醒！」

蘇老頭眼皮子睜開一綫，含糊的應了一聲。

徐子明大聲道：「這是什麼地方？你老竟在此睡了起來。」

蘇老頭赫赫一笑，鼾聲又起。

徐子明咬了咬牙，用力的在桌子上擂了一下道：「好吧，你老人就睡覺吧，這裏的事我也能應付下來！」

蘇老頭淡漠的睜開了眸子，哼了一聲道：「我看你是應付不下來！」

徐子明冷冷的道：「你老人家睡你的吧。」

蘇老頭點點頭道：「好！好，你要應付下來，那是再好也不過，否則我再起來看看也不遲！」

說完，又閉上眼睛，鼾聲大起的又睡了。

徐子明面色鐵青的轉問江秋道：「江相公，酒也喝了，飯也吃了，現在我們應該談談事了！」

江秋冷然道：「江某洗耳在聽！」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還是那句老話，這鳳陽地方太好了，徐某人要在這裏立個窰子。」

江秋一聲朗笑道：「鳳陽也不是江某的家產私地，徐當家的，愛立什麼，這又何必與在下商量！」

徐子明連連點頭，說道：「好說，好說！」

他側首看了看身邊的老人一眼，好似有些話不便出口，當下一聲凌笑道：「二位朋友，咱們外面談可好？」

江秋離座道：「悉聽尊便！」

地上的蘇老頭，驀地睜開了眸子，點頭道：「當然！當然，外面涼快！」

話完又發出鼾聲，看來令人好笑。

看他那樣子，又不像是做作，脖頸深垂，鼾聲如雷，可是人家說什麼話，他却又聽得淸淸楚楚，眞不知道他是扮什麼戲呢！

三人魚貫步出大廳，廳外早已聚集了百名以上的豪客，一個個刀出鞘，箭在弦，現出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

這些人，全是江秋門下閒居的食客，平日養尊處優，難得今日有機會出出力氣，自是格外賣命。

幾百隻眼睛，都一齊集在徐子明的身上。

徐子明乍見此情，心中也不禁微微吃驚。

他雖然武功精湛，可是面對着如此衆多的人，一時也頗爲驚心。

江秋隨後走出，人羣中立時呼喊道：「公子暫請退後，這厮交給咱們了。」

「打死這老兒！」

「剝了他的皮……」

「……」

呼喝大作，有如雷鳴，聲勢也端地驚人。

徐子明忽然站定，嘿嘿一笑道：「怎麼？要打架麼？徐某可不含糊！」

他說話時，目光却注定在江秋臉上，頻頻冷笑，那意思似乎是有待江秋來處理這件事，口氣雖硬，臉上到底有點不大得勁兒。

江秋上前幾步，抱拳道：「衆位兄弟不必如此，各自請回，這裏事由在下料理就可！」

衆人大叫道：「不行，我們不能放過他！」

又有人道：「大相公，你退下去，這兩個老猴兒交給我們了！」

眼看着又一陣起哄，徐子明嘿嘿冷笑不已，目光望着江秋，兇光四射道：「只要江大相公你願意，大家一起上，徐某也不在乎。」

說着，他還捋起了一雙袖子，表示立刻就要打架的樣子。

小孟嘗江秋一聲冷笑道：「當家的，你可錯了，江某武功雖不行，却不是怕死惜命之輩，更不是出賣朋友的人，你且等等，我來勸說他們！」

徐子明嘿嘿連聲道：「光靠人多是嚇不了人的！」

一旁的曹冰一雙明亮的眸子，始終注定着他，這時冰冷的道：「徐朋友，你錯了，江大哥可不是怕事的人，更不是要朋友爲他賣命的人，只是他平日重義輕財，才結交了這一羣自願賣命的朋友！」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這麼說足下也是這些朋友中的一個了？」

曹冰冷冷的道：「當然！」

徐子明目覩這人精華內蘊，兩太陽穴高高隆起，暗暗吃驚，心想看來這個人實在是一個勁敵，我方才只想到了那江老頭故世，却忘了眼前這個姓曹的……

心中想着，冷笑一聲，說道：「曹朋友，這件事局外人最好不要插手——否則，哼哼！」

曹冰一笑道：「太晚了！」

旋又漠漠地接道：「曹某倒是不想多事，只是方才一時失手，殺死了那位姓馮的朋友，這時後悔莫及，就是想袖手也不行了！」

徐子明哼了一聲，低頭不語。

他滿打算今日同着蘇老頭來，以蘇老

頭一身功力，可以橫掃江莊，掌斃江莊爲，爲自己出一口惡氣，却沒有想到這位老爺子還沒動手便要吃要喝，吃飽更在人家這裏睡上覺，看來已不敢指望他一定出手幫助，否則，何致於馮一刀死在對方手下，他竟連手也不伸一下。

據此推想，自己比之馮一刀也不會好到那裏去，實難指望他出手幫忙。

早知如此，自己又何必找他出山，倒不如自己結個賣命的兄弟來此尋仇，還靠得住些，如今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眞是越想越是窩囊。

想到這裏，不免更認眞的去注意曹冰這個人，越看越覺得這個人不動聲色，沉着得可怕！

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馮老三禍由自取，也怪不得你，朋友，你何必跟着淌這塲混水？」

曹冰呆了一呆，他倒是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當時冷森森的一笑：「徐老當家的，你看錯了，曹冰可不是貪生怕死，出賣朋友的人！」

徐子明一瞪說道：「我是好言相勸，聽不聽在你，莫非我還怕你不成？」

曹冰微微一笑道：「徐當家的大可不必，以在下這點修爲，即使是勉强勝過了閣下，可是比起了那位蘇老爺子，還差得遠。」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不是我小看了朋友你，眞要動起手來，只怕你連徐某也抵不上！」

曹冰微笑不語！

這時江秋費了半天的勁兒，才把那羣食客勸回去，他回轉身，望着徐子明冷笑道：「徐老當家的，有什麼道兒，現在可以劃下來了！」

徐子明森森一笑，道：「江秋，有道是光桿不擋財路，你父子在鳳陽地面上也住够了，我徐某人，現在是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也沒有什麼大宏願，只是一點小小的心願，只要你江某人一點頭，咱們立時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傷的白傷，死的白死！」

說到此，他陰險的笑了笑又道：「怎麼樣？」

江秋冷笑道：「我實在不大明白，請你說明白一點！」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一句話，你江氏兄妹，即日離開鳳陽，這爿家當留下，也讓我徐子明手下一干弟兄有個歇腿的地方，怎麼樣？」

江秋只氣得面上變色，可是他仍然忍住一腔怒火，赫赫一笑道：「徐老當家的太客氣了！」

徐子明瞇縫的雙瞳一張道：「怎麼樣，你可答應了。」

江秋一聲朗笑，說道：「徐子明，你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姓江的在鳳陽，又不是才一天半天，而是世襲五代至今的……」

微頓，他冷冷的接道：「我江家門，在地方上一不爲惡，二不恃勢，就是有點財產，也是我祖先的心血所聚積，徐當家的，只憑你一句話，就要叫江某搬家散夥，這件事，確實是太爲難了一點！」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這麼說你是不答應了？」

江秋鼻子裏冷哼了一聲，說道：「恕難從命……」

徐子明點頭道：「好！我也料定了你姓江的不答應，咱們好說不成，就來歹的吧！」

言到此，一扭腰，已縱身到側邊大棚之下，回頭向江秋、曹冰招手道：「二位，這裏來吧！」

江秋冷冷一笑，小聲對曹冰，說道：「曹兄弟，我有個請求，兄弟你務必要答應！」

曹冰一怔道：「大哥的事，只管吩咐就是！」

江秋呆了呆，回頭向徐子明看了一眼，又回過頭來，輕輕嘆了一聲，說道：「這厮功力高强，我絕非其敵……萬一要是我有……」

曹冰冷冷一笑道：「大哥不要說這些氣餒之言——」

江秋呆了呆，苦笑道：「我說的是眞的，我所請求你的是，萬一要是我有個三長兩短，兄弟你要代我照顧舍妹，你可願意？」

曹冰一怔道：「這個……」

江秋道：「舍妹鳳儀，自小嬌寵成性，只請兄弟你代爲照顧！」

曹冰鼻中哼了一聲道：「秦叔寶爲朋友兩肋插刀，大哥，放心就是，鳳儀是大哥妹妹，正如同小弟細妹一樣！」

江秋望了他一眼，深爲感動的拍拍他的肩道頭：「兄弟你有這句話，也不枉我們認識一塲，我江家這一點基業，也有仗維持……」

曹冰目中泛出堅定神色，頻頻冷笑道：「小弟蒙大哥如此看重，這一點小小託囑又算什麼？」

江秋大喜道：「如此說，兄弟你答應了？」

曹冰冷笑着接口答道：「不過，有一點……。」

說着，目中泛出淚光，冷冷的道：「……只要小弟還有三分氣在，却不願目睹大哥以身赴險！」

江秋一驚道：「兄弟，你這是何意？要知道我說退衆位，獨留兄弟你在此，也正是看重兄弟你的，要將重任託付於你，你……」

曹冰含淚道：「曹冰一生見棄於人羣，幸蒙大哥掏心恩待，今日大哥危難遭到，正是小弟効力之時……大哥這項使命，轉託別人，小弟只怕萬難從命了。」

江秋一呆，吶吶說道：「兄弟，你是說你——」

曹冰點點頭道：「小弟早有答報大哥之意，今日倒是難得的機會！」

冷冷一笑，望着目瞪口呆的江秋，接着又道：「來，大哥，我們去會會姓徐的去！」

江秋一把抓住他，道：「你想死麼？還不退過一邊，看我來對付他！」

曹冰冷笑道：「不是小弟小看了大哥，大哥功力似還不是這姓徐的對手！」

江秋一驚，疑惑的望着他道：「我已不是他對手，你又豈能勝過他？」

曹冰一笑道：「那就不一定了！」

苦笑了笑，又道：「小弟的武功，大哥只怕尚未覺察出來，今日就請大哥你指敎一二！」

江秋呆了一呆，道：「你眞能敵得過他？」

曹冰哼了一聲道：「姓徐的大概還差了一點！」

江秋大喜過望道：「好兄弟，你瞞得我好苦，既然如此，你就代愚兄出了這口氣吧！」

曹冰望着這位恩兄一笑點頭道：「小弟從命！」

那雙銳利的目光，在一望江秋之刹那，却似含有一種異樣的光彩，那種光彩，只有在至性人，生離死別眼神中，才會出現。

大棚內的徐子明早已不耐，遠遠喚道：「二位還有什麼事捨不下麼？」

曹冰一聲狂笑道：「徐當家的，你放心，曹某就只有這一條命捨不下，別的什麼都捨得下！」

說罷，他就同着江秋，雙雙來到了棚下。

徐子明嘿嘿一笑道：「姓曹的，這件事我本來不要你多管，是你自己非要介入不可！」

曹冰冷冷笑道：「我江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再說你手下那個馮一刀也是我殺的，豈能說是沒有我的事？」

徐子明白菜一般的眸子翻了一下，忖道：「看來這小子一心是想出頭，莫非他手下眞不含糊？」

心中動了動，獰笑一聲，道：「好，待我先請教了江小俠的武功之後，再陪你玩玩！」

江秋一躍而前道：「請！」

徐子明把腰上的帶子一緊，哼道：「江少俠，你眞的還要跟我動手？」

江秋狂笑道：「打與不打，全是你的主意，只要當家的你劃出道來，刀山劍樹，我無不奉陪！」

徐子明嘿嘿連聲不已，雙瞳裏泛出了一片殺機。

他點一點頭，說道：「好！江少俠，請！」

雙手向後衣內一探，只聽「嗆啷」兩聲一對「五行輪」已撤到了手中。

江秋明知不是對方敵手，可是事到如今，却也沒有選擇餘地，右手一翻，一口長劍已到了掌中，劍身一吐，道：「當家的接招！」

徐子明足下方一錯步，曹冰却一聲喝道：「大哥，且慢！」

徐子明一楞道：「曹老弟，你又等不及麼？」

曹冰冷笑道：「不錯，我先陪當家的玩玩，萬一要是不敵，我江大哥再上也不爲遲！」

江秋側顧，說道：「兄弟，你這是爲何？」

曹冰道：「我怕他接不了大哥三招便一命歸陰……大哥該給我一個機會，也讓我領教一下徐老當家的手段！」

徐子明目光炯炯說道：「二位同上也是一樣！」

曹冰鼻孔冷哼了一聲，說道：「還用不着——」

身形一閃，已到了徐子明眼前。

徐子明竟然沒有看清是怎麼過來的，他是明眼人，自然一看就知道虛實。

足下向後退了半步，雙圈「當！」一擊，道：「曹朋友，請亮傢伙！」

曹冰答了聲：「好！」

就見他身子向下一矮，右手向外一抖：「呼！」一聲，掌上已多了一口「弧形劍」。

這口劍，全身上下出現一彎新月形狀，閃閃射着青光，平日把它揹在背後，竟是看不出來，待他一取到手中，江徐二人都吃了一驚。

因爲他們都沒有看出來，曹冰身上，竟然還帶有這樣的一件兵刄。

曹冰「弧形劍」交到左手，右手二指，輕輕在劍身上一拭，目光在兵刄上一轉，微微有所感觸的歎息了一聲，心中默唸道：「江大哥，小弟蒙你青眼看待，無以爲報，今日爲你捨上這一命，也算報答你了！」

目光遂向徐子明一轉，說道：「請賜招！」

徐子明早已不耐，足下一滑，五行輪向空一舉，嘩啦！一聲迎頭砍下。

曹冰「弧形劍」一揚，颼！一聲，齊向徐子明雙腕上削去！

徐子明身子一閃，飄在了一邊！

二人一交手，雖只是一招，可是各人已體會出對方的實力。

曹冰心中暗暗吃驚，這徐子明果然身手高明，只由他進退來去之間的身法上去看，確實够稱得上一個「快」字，而動手對敵之間，往往是分秒必爭，「快」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曹冰心知這徐子明乃是江秋一個大敵，自己今日如能把此人除去，也算是爲江秋解了危難，除了後患。

他心中這麼想着，足下早已欺向了對方。

徐子明也已窺出了曹冰的身手，知道是自己一個勁敵，心中更不敢大意！

「五行輪」向後一挫，再次的抖出了「大鵬雙展翅」，右手圈子兜着一股勁風，直向曹冰下頷猛打過來。

曹冰吐了一聲：「好招！」

雙手托劍，一首一尾，間空一揮，「嗆啷！」一聲，冒出了一股火花。

徐子明不由大喜，原來他所施展的，乃是「連環雙打」，右手失勢，左手又到了。

兩隻輪子上同時夾着疾風，雙雙向曹冰打到，來勢奇快無比。

一旁的江秋暗暗大驚道：「兄弟，小心！」

只聽得「嗆啷啷！」一聲大響！

地面上火花疾閃，徐子明那一對「五行輪」，實實地砸在水磨花磚上，强勁的力道，把石磚砸得粉碎，紛紛濺了起來。

徐子明手腕一酸，雙輪差一點震脫了手。

他打了個冷戰，暗道：「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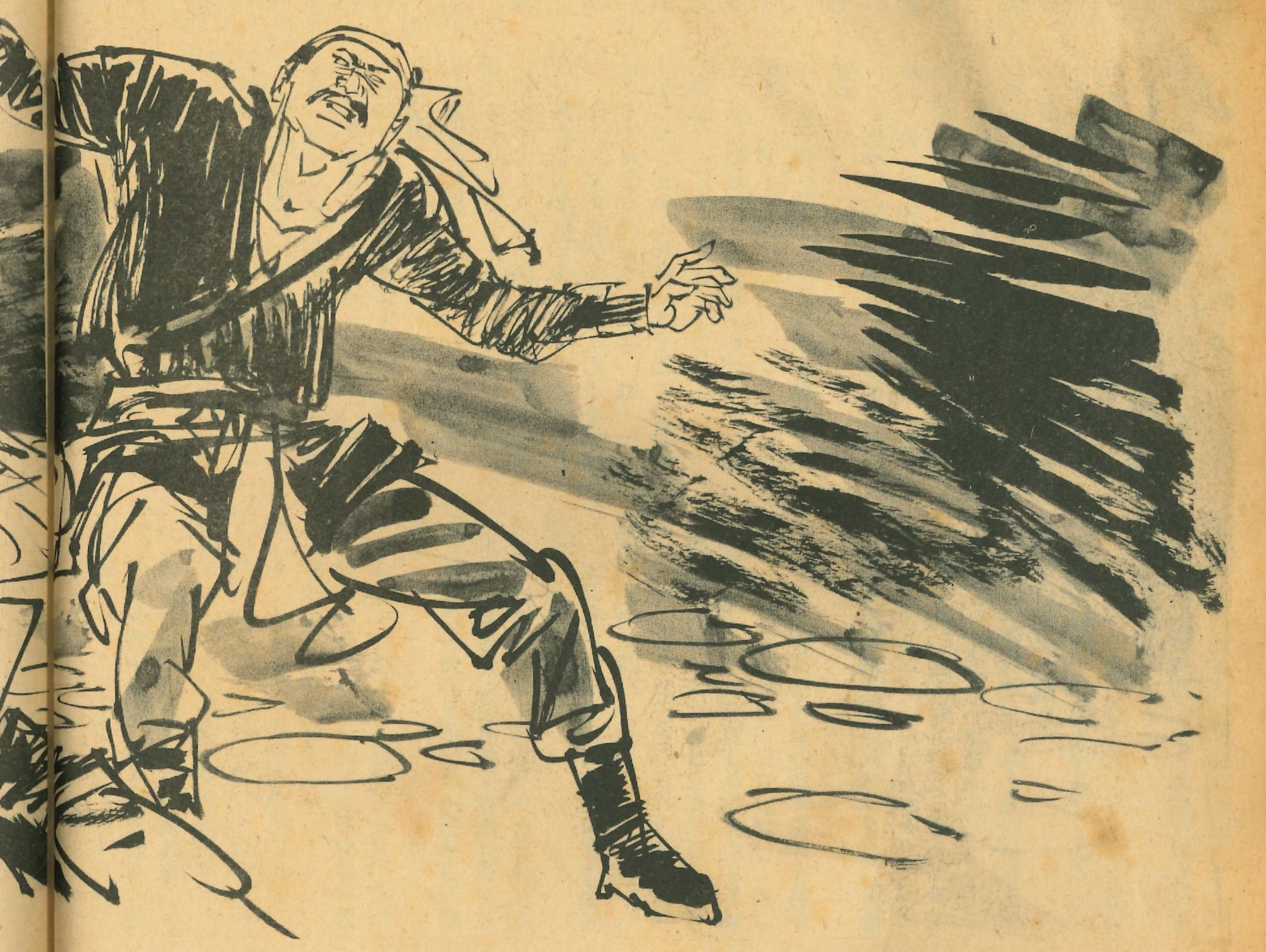
當時他顧不得再看對方，足下一轉，正要騰身掠出去，可是對方曹冰已容他不得！

（未完）

神手無相傳奇故事之二

魔骷髏

柳殘陽·文
培新·圖



頹垣血浴骨　魔刺鬼打牆

佈滿烏雲的灰暗天空中，飄洒着鵝絨般的雪花，給大地上的萬物，披上了一襲冷冽冽的白袍！

風聲中的景色，白的刺眼，白得驚心，白得陰森，白得猙獰。

尤其是那雪林道上，風雪附貼着虬枝結幹，白禿禿的枝椏，斜挿天際，活像一羣穿着孝袍子的惡鬼，揮舞着乾巴巴的瘦弱胳臂，狂跳祭舞。

嚴冬，這個大地的殺神，役使着凛冽的寒風怒雪，風助雪勢，雪逞風威的向大地肆虐。

嚴冬的天氣，使人自然的興起荒凉與凄清，落寞與怔忡，森寒陰冷得人從心底感到凄感！

山嶺下！

雪林旁！

蜿蜒的大道上，一騎快馬，踏着碎玉織成的地毯，逆着凛骨的風雪，奮蹄揚鬃的昂揚前衝。

馬是四千中挑一的神駒，馬上紫色風氅中，裹着那臉色特異的蒼白，身形格外勻亭，瘦削挺拔的戰飛羽。

他全身却如似散發着一種無形的冰寒氣息，這氣息與森寒刺骨的風雪·凝聚結合成一體·散射着一股無與倫比的凛冽，予人一種戰慄與窒息的感覺。

那雙冷寞而寂寥的眸瞳中，顯示出一種無需言喻的生硬與酷厲。

瘦削的身形，使那風氅顯得格外的蓬鬆，但那寬闊的肩膀，撑轉着風氅，在風雪中鼓盪，却强烈的透出一種極端凛人的森氣。

疾行的馬兒·驀然停蹄。

停在山嶺下的雪林旁。

戰飛羽·挺身控韁，扭頭望向雪林地面。

「血」！一滴滴飛紅的血！

血成一綫，從雪林邊迤邐而出，一直延伸到大路上，順着大路，蜿蜒着沒入遠方。

血滴，斷斷續續的，那斷了的地方，雪面隱隱顯露出了雜亂的脚跡！

脚印被雪蓋住，但依舊能够看出，尤其是在江湖經驗老到的戰飛羽眼中，是一絲兒都瞞不掉的！

他那雙冷寞而森寒的雙目，盯視着雪地上的那一綫點點血絲，與雜亂的脚印，陷於沉思中。

顯然，那雜亂的脚印，是屬於三個人的，血由一人身上流出，是前逃，斷續的地方，是被後者追及後，打鬥所踐踏的。

無異的！他敢確定！這是個追逐的局面。

馬兒噴鼻的咻聲，與奔馳後的喘息聲，聽在戰飛羽耳中，似無反應。

但那奮蹄揚鬃，刨雪的雙蹄，看在戰飛羽眼中，却使他那股冷寂的森寒，變得愛憐。

那雙蒼白的，瘦長的手掌，軟柔的，撫摸着那落滿雪花的光亮鬃毛！

馬兒似欲揚蹄——

驀然！

一抹細弱的呻吟聲，自林中隨風雪傳來！

那是個重傷人卽將嚥氣前的呻吟，聽在戰飛羽耳中後，只見他雙腿一夾，本欲揚蹄的馬兒立停不動！

柔聲的，輕拍馬頭，戰飛羽道：「小龍，好好照顧自己！我去看看！」

話落，一抹紫影，已閃進雪林，身法之快，有如一團掠空的勁疾紫電，眨眼無踪！

馬兒輕靈的隱入林中！

戰飛羽瘦長的身影，裹在蓬鬆的紫氅中，猶似一座千年古鐘，挺立在雪林中央的林空邊緣。

林空是處頹垣殘瓦的古剎。

戰飛羽就站在殘敗的古剎門前。

點點血漬，自那只剩下半扇破門的古剎中穿出，較路上的那一縷血漬更多，濃濃的，大大的，一灘，一灘的散落古剎門前。

又是一聲呻吟！

聲音出自散落血跡的盡頭，一棵高大粗壯的樹腳下，一團蜷縮的身影！

呻吟聲聽在戰飛羽耳中，使他不由得起了一陣懊喪，他懊悔他來遲了！

因爲他聽得出，那是一聲斷命的呻吟，一個人至最後離開人世的出氣聲。

人影閃進戰飛羽眼中，更使他確定了自己沒有聽錯，那人已是由生變死，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那是個勁裝漢子，全身血漬污漫，整個身體躺在血泊裏，首俯向地面，脊背上翻着三條血肉模糊的紫肉，附近地上紫紅透亮，是結成冰凌的血雪，圍着那屍身一圈，那本是白色衣袍的身上，此時也成了紫紅，只間隔的尙露着那麼幾處血空裏的白點。

若非是戰飛羽的眼光銳利，還以爲他本就身穿紫袍！

戰飛羽看得出，雖然那人脊背上有血肉模糊的尺許長三道刄傷血口子，業已露出了骨頭，但可並不是致命傷。

他知道，使這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最主要原因，乃是他流在身體周圍的血，太多了。血是人生命的泉源，一條大江大河，沒有了最初的源頭，也會乾涸的。

戰飛羽蒼白的臉上，那種特異的蒼白，露出了一種森寒的凜冽。

他那寒毒的目光，射向破落的半扇古剎門隙，瞳眸中的寒毒之光，如利箭似的，看穿了那破門內的擋眼屏風，直射向廊裏深處。

紫氅動了，戰飛羽穩重的就像一座山，一步步的，慢騰騰的，大步邁進。

進入山門，轉過破屏，入眼的是散落地上的十數具屍身，每一具屍身都俯臥地上，背脊上翻着三條血淋淋的刄傷，每一具屍體，都圍繞着一灘凝成冰凌的紫色雪血！每具屍身的衣着，傷痕，死狀，都與山門外那具屍身一模一樣，除了肥瘦高矮外，就如同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一般。

古剎正殿，還有那麼一隔之地，沒有露天，但，風雪却依然可以吹襲。

戰飛羽那寒於天星的雙目，掃視古剎一周後，目光落在那唯一尙沒被風雪侵凌的地方，那已頹圮的神像座下的黑洞。

戰飛羽邁步向前，身形停在殿前最後一層的石階上，任由風雪無情的飄落，久久沒有任何舉動！

風雪呼呼，這是僅有的聲響！

驀然！

風雪嘯聲中的一種特異的聲響，驚動了戰飛羽。

挺身凝神！

寒星般的眸瞳，凝視神座黑洞，雙手習慣的攏在袖中，環抱胸前。

雪地上，在那錯落的屍身中央，同時射落了三條身影，三條疾勁的身影。

落地時，中間身影，突現踉跟！

兩旁身影，一左一右，電光石火般的同時出手，將那中間身影扶正！

中間身影，乃是一個兩眼無神，全身軟癱的年輕人，自那全身漬痕斑斑，血污狼藉中，猶能够看出是一個極端俊俏的人物。

人顯然是負傷後，並被制住穴道。

左右挾持他的，是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

右邊大漢的額頭上，長了一個肉瘤，銅錢般大小，烏光油亮，活脫脫似長了三隻眼，加上蒜頭鼻子血盆口，和着一臉的橫肉，凑成了副使人一眼就生噁的樣子。

左邊一人，雖然生得高大，却天生長了個小腦袋瓜子，尖頭縮腮，配上個塌鼻長嘴，極像是個馬猴。

三十來歲，都是一色的紫衣勁裝。

肉瘤漢子，躬身肅容向背對着他的戰飛羽方待開口，突然一股陰冷的聲音道：

「朋友，進來啊！」

肉瘤漢子聞聲，驀然長身而起，詫異滿面的向馬猴似的漢子望了一眼！

馬猴漢子，更似滿頭霧水似的搖了搖頭。

適時，陰冷的聲音又起道：「你們倆回來正好，將那個廢料劈了，招待招待台階上的這位朋友！」

恍然大悟！

肉瘤猛然跳動，憤急形於面上，肉瘤突然放呈出一股血紅之光，雙眸似火的，瞪着戰飛羽，沉聲喝道：「朋友，你是何人！」

「……」

半晌沉默，突地馬猴道：「管他是誰，先劈了這廢料再招呼他！」

驀然間，紫雲飄動，似一股疾風。

在肉瘤與馬猴漢子尙未採取行動的剎那——

紫雲暴捲，二人怔得一怔，紫色暴風捲去了兩人中間的挾持物。

紫色的鬼魅，紫色的旋風。

兩人凜然楞立當地，瞬間，似脫魂般的驚呼：「神手無相戰飛羽！」

飄渺迅捷，沉着瀟洒，如同沒事人般的，將那血污狼藉，滿身斑漬的年輕人物，拍開穴道。

感激的望了望戰飛羽，無言的退後，年輕人倔強的挺立當地，風雪中閉目凝神，別有一股沉雄之氣！

肉瘤漢子，突似醒轉，憤怒的吼道：「戰飛羽，你他媽的橫插一手，你……充那門子的英雄，懂不懂江湖規矩？」

馬猴漢子，一開口就像是見了母猴的

那副熊樣子，咧着個血盆口，幾乎將兩邊的腮膀子撕成兩半，咧咧的道：「眞想不到竟然是你，好啊，既然碰上了，就讓我們哥兒兩個稱量稱量你的份量，是不是如傳說中的那樣重，那樣棘手！」

沉默，一股凛凛的沉默。

憤怒的沉喝，肉瘤漢子道：「你算是他媽的那棵葱，到處充能！」

雙臂抱胸，雙手攏袖，戰飛羽那森寒的一雙眸瞳，墨漆似的，射出兩道寒光，注視着二人，使他們的心底裏生出一股寒意。

稱强的，馬猴漢子道：「來啊！戰飛羽！你難道怕了！」

語聲像冰縫裏繃出來的，戰飛羽道：「怕？就憑你馬猴冷高，同三眼虎暴冲的名號？」

三眼虎暴冲粗聲道：「怎麼樣，還不够？」

極端的不屑，戰飛羽輕蔑的道：「豈止不够，根本就是……」

馬猴冷高道：「怎樣？」

冷峭至極的寒聲，脆於炒豆！戰飛羽道：「不配！」

暴跳如雷，三眼虎暴冲刷的一聲，一支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兩刄寬寬扁鋒，似刺非刺的傢伙亮了出來，猛然冲向戰飛羽。

突然伸手，馬猴冷高，一把拉住身旁的三眼虎暴冲，奸邪的咧開大嘴，笑向戰飛羽說道：「姓戰的，你我雙方，根本就不知彼此深淺，你說這種狠話，有什麼用呢？」

戰飛羽深沉的望了二人一眼，又似有意無意的望了那身後的那挺立雪中，閉目調息的年輕人！

這動作，無異告訴二人，不配的原因，已由那年輕人的脫出他們掌握，而有現場的證明，任何人都該懂得他這一眼的意思。

三眼虎暴冲，暴躁的脾性一發，又待前撲，陰陰的馬猴冷高，却依然攔住了他，皮笑肉不笑的，冷笑道：「姓戰的，你的本事好，武功好，不錯，你的名頭大，聲望强，是個人王，我們也曉得，可是你錯了，我們不招惹你，你倒反來招惹我們，你可要知道，我們倒不是不想招惹你，只是有些不方便，何況，你招惹我們，橫手插這檔子事，可就並不是只限於我們兩人！」

戰飛羽的一雙寒目，射向了馬猴冷高，在他的心目中，對於這冷高，可有了另一種的看法，三眼虎暴冲，一激就暴躁浮動。

而馬猴冷高，竟然沉得住氣，不但臨事不亂，就連三眼虎暴冲，也能聽他的，祛除暴躁，更奇怪的是暗中發令之人，竟也由冷高處事，而再也未見指示。是以戰飛羽不由得在心中暗暗下了個決定。

深沉冷冰的，戰飛羽看着三眼虎暴冲道：「暴冲！你倆就是不配！」

這種不將冷高放在眼中的捧彼抑此，使一直慣在暴冲面前稱老大的冷高臉色大變。

嗆地一聲，一支多節長鞭，拿在手中，「叭」的向空中順式一甩，叱道：「試試就知道，戰飛羽！」

戰飛羽心中微哼，暗暗道：「好名之徒，總有弱點。」依然神色不變挺立當地，意極不屑。

三眼虎暴冲，驀然大吼一聲，全身撲擊，亮晃晃的刄尖，在風雪飄飛中，劃開了一道雪綫，已遞到了戰飛羽的面前三寸許。

鞭影翻飛，「叭叭」進聲中，似蛇吞吐，襲向戰飛羽背後脊樑。

翻動的鞭影，顯出了這支特製的多節長鞭與普通鋼鞭的不同之處，那一節節如「白菓」似的鞭身，在空中閃動時，形成了特異的弧度，使鞭影成長蛇蜿蜒狀，那節節「白菓」中，響起了多種「嗞嗞」嘯聲，進入耳中，極是難聽之極！

戰飛羽微哼，紫影閃動，攏入袖中的雙手，在身影似鬼魅般地閃轉中，突然如同電蛇繚繞般，切向撲至的三眼虎暴冲的左脅，同時間，「啊」的一聲，刺耳嘶吼，三眼虎暴冲，身形歪斜蹌踉跌出。

一股血漬，由左脅下，一道如刄般的尺許長裂口中沁出，三眼虎暴冲，痛得吼叫連聲，巨大的風雪中，竟然剎時間，汗珠自額頭滲出。

鞭影中，另一隻蒼白的手掌，緊緊抓住鞭梢，就如同魔手倏現，無影無形般一把握住，長鞭筆直，「繃」的一聲，尺許長的鞭梢，生生截斷。

奮力後掙的馬猴冷高，人突然被閃得向後打了兩個踉蹌，待他施力穩住身軀時，一抹烏光，射向脚下，一陣徹骨的刺疼，起自左脚掌背，馬臉上豆大的汗珠，滾滾外流，合着風雪，生冷得有如針刺刀割在臉上。

急急俯身，只見自己已被那戰飛羽截斷的鞭梢，正軟癱的歪在脚上，五寸許長，挿進他的脚背之中。

戰飛羽以截斷的鞭梢，釘傷馬猴冷高，這種一招傷敵的氣勢，直驚得冷高之心底生寒，咬咬牙，一把將鞭梢拔出，惡狠狠的怒瞪着戰飛羽，却掩不住眼神中的那股心悸的顫慄神色！

三眼虎暴冲，色厲內荏的，喝道：「戰飛羽，你這個狗操的野種，老子和你拚了！」

一股陰冷冷的怒叱：「迅速退下，暴冲！」

一抹黑雲，自神座中忽地飈出，一個高大兇惡的老人，全身籠罩在一襲黑袍之內，立於廢殿神座前，骨碌碌的一雙白菓眼，怒瞪着戰飛羽。

戰飛羽神態依舊，雙臂抱胸，雙手攏袖，慢條斯理的望了望黑袍老人，輕俏的道：「才出來啊！」

陰冷的，黑袍老人道：「戰飛羽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戰飛羽蒼白的臉上，升起一股譏誚之色，輕柔地道：「大言不慚！」

陰沉中毫無表情，黑衣老人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揶揄的，戰飛羽道：「夢囈！」

微怨，黑衣老人冷峻道：「你莫自視過高！」

突現瀟洒的，戰飛羽道：「絕不妄自菲薄！」

沉聲怒叱，黑衣老人道：「你是自裁？還是要麻煩老夫？」

淡淡地，儀態輕鬆，語帶譏誚的，戰飛羽道：「老傢伙，你是白痴！」

一聲怒嘿，緊接着忽的一嘯，一抹黑雲，壓向戰飛羽的當頭。

風雪飛揚，翻湧激高，黑衣老人身形如飛，叱喝連連，掌臂揮霍，彷彿風嘯雪湧，急逼敵人。如同大鵬展翼速降，瞬息猛沉。

黑雲壓至，倏間猝旋，紫電閃射，如同鬼魅般，一縷紫電，疾然暴飆！晃眼間，依舊似沒事人般，原式不動，僅只換了個地方，換了個方向，戰飛羽雙手攏袖，雙臂抱胸仍立在台階之上！

黑雲倏停，黑衣老人的强猛攻勢突止，身影撲地立轉，面向戰飛羽，白菓眼中，露出一絲毒芒，頭望戰飛羽，乾癟的嘴唇，撇了撇，自那瘦骨高聳的兩顴下，斜裂成一道深痕，意極卑夷的，陰聲道：「姓戰的，闖說你是個狠貨，誰知竟是個鼠輩，只會逃避，偸襲？也聽說你是塊料子，可惜言過其實。」

深沉地，戰飛羽道：「不够資格與你們這些見不得人的貨在一起！是嗎？」

掉首不理，一揮手向傷殘的馬猴冷高與三眼虎暴沖低叱。黑衣老人道：「將那廢料去作了！走！」

强忍着澈骨疼痛，馬猴冷高惡毒的望了一眼戰飛羽，一蹶蹶的向前邁步，三眼虎暴沖，尚欲啓口，但看到了黑衣老人的那種神色，倏然掉首亦向那年輕人走去！甫一邁步，即痛得他咧開了大嘴，眦着黑牙，滿面雖是痛苦神情，却連吭都不敢吭一聲！

黑衣老人背對着戰飛羽，表面看來並不在意，骨子裏却是提着十成功力，凝神待敵！奇怪的是，戰飛羽站在當地，竟是毫無舉動，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就如同不似由他所引起般的，毫不關心。不由得使那黑衣老人，顯出了詫異之容，因爲，這種情形，不是他所預料的，越是如此，越使他提高了驚覺，越使他對當前的敵手，產生一種難鬥的感覺，也更使他瞭解他碰到了眞正的扎手人物，「神手無相戰飛羽」盛名，確然不虛，不論心智武功，都是兩皆勝人！

他預期戰飛羽受不了他的窩囊氣，定然會出手施襲，施襲他或是攔截他的手下，但是沒有！背後的戰飛羽竟然是毫無動靜，毫無聲息，就如同隱遁了！但他從他兩個手下的眼神中，却知道戰飛羽仍然存在，奇怪的是他連戰飛羽的聲息，都覺査不出一點點，他怎不詫異？詫異戰飛羽的鎭靜！他怎能不驚心？驚心戰飛羽的藝業之高，出乎他的意料，如此接近，他運足功力，都不知他之存在，知己知彼，乃戰勝之首要，如今他對對手的功力，顯然落於下風。

那三眼虎暴沖，將澈骨的疼痛所引起的怒火恨意，一股腦兒移注於「廢料」年輕人的身上，人未到聲先出，兇霸霸的狠聲叱喝道：「奶奶的，鬼孫子丁元一，都是你這個狗雜種惹的，老子非剁了你兔崽子不成！讓你嚐嚐老子，『虎爪鋒』的滋味，解解老子的心頭之恨，胸中之火，嘿嘿！」

一溜寒光倏忽閃射，在「嘿」聲中夾雜着狠惡無比的氣勢與「白菓」鞭特異的嘯聲，砸向挺立當地的年輕人。

紫影暴旋如一抹紫閃，詭異快捷得如同電光打閃，在黑衣人的身邊一閃而過，瞬息間已穿入了寒光閃射成的漩渦中，「白菓」鞭嘯的幻影裏，像一抹陰雲密合的濃濃不雨的天氣中的紫電，光閃閃，亮晶晶的兩道燦爛芒刺，繚繞閃騰，如千百道長虹散落大地，擾起一蓬急眩，緊跟着兩聲凄厲絕望的嘶嚎，震散了風雪，二條人影翻騰天空丈許，「蓬」「蓬」聲裏，馬猴冷高與三眼虎暴沖，跌落在雪地上那散落的屍身之間。

挺立當地的年輕人丁元一，在三眼虎暴沖與馬猴冷高雙雙襲擊的威勢下，已感到窒息之難受滋味，他自分今番必死無異，那鋒利的寒勁，業已覺到銳削之極，尤其那「白菓」長鞭的嘯聲，給予他的威脅更遠較「虎爪鋒」爲烈，因爲他正在運功調息，自己腿上的兩跨間傷勢，雖然嚴重，但究是外傷，最使他難受的是嚴重的內傷，至來此之時，業又僅賸下那最後的一口强忍之氣，這是他的一股潛在力量，與復仇意念，支持他苦苦撑持，他趁機提住這一瞬生機，控制住傷勢，業已不再蔓延，且有了轉機，但就在此時，却突來襲擊，洶烈的擠壓，他自分無此能力反抗，亦無逃脫的必要，心理上突感似解脫般的，對眼前的一切置之淡然，反覺泰然自若，頓時在臉上呈現了一片詳和，爪光鞭影對之似毫無關連。

此種情景落於施襲的馬猴冷高與三眼虎暴沖眼中，不由得心生遲疑，手一遲滯，就在此時——

紫影倏然穿入鞭風爪刃的光芒閃射與激嘯飛揚的風雪組合中，戰飛羽蒼白的手刃，如蛟龍出海，電光閃耀，橫劈豎斬，左右臂霍霍頓時鞭飛鋒斜，人噭軀跌。

馬猴冷高，鞭折人衝，胸前嘶裂聲中，寒風夾和着厲疼，雪花滲雜入血肉中，「蓬」聲中仰跌三丈，狂噴鮮血，痙攣抽搐着，圈捲肢體於黑衣老人身旁。

三眼虎暴沖，虎爪鋒怒斬之下，發覺光芒打閃，眼花繚亂，臂劍如冷電閃掠，長蛇伸縮，倒翻長射，倉惶後退，驀然一種寒芒眩目，仰翻的面前，如千百道電蛇，倏忽君臨，陣陣刺痛，自頭至尾，澈骨沁肺，狂嗷吼嘶的聲音，自壓迫中擠出一半，業已卜通落地翻騰兩遍，倏然而止。胸膛上一條血溝，自頸至腹，約長三尺，顯然是不活了，偌大的軀體，就如同被宰殺過的豬狗般仰躺地上不起。

眼睛眨眨，驚震變成了冷酷與狠毒，白杲眼中的眸瞳，閃射殺光，冷酷悍野，憤激陰狡，如噬人的惡狼那種野性的狡猾，投射向戰飛羽，黑衣老人無言的毒視，遠較狠聲漫罵更形惡戾十分。

戰飛羽一連串的快動作，解救了丁元一的危機，瀟洒的站在丁元一身前，面向着黑衣老人雙臂環抱胸前，雙手攏於袖中，紫色風氅，飄洒片雪中，面上依舊是那種赤寒的神色，就如同未曾發生過什麼事一樣的悠閑。

然而那眸瞳中的那股毒寒，與他全身

散發着的一種無形的冰寒氣息，足以抵消黑衣老人的那股惡戾。尤其是他那雙冷寞而寂寥的眸瞳所顯露出的神韻，更是生硬酷厲。

驀然，黑衣老人的身形，在風雪中閃動，一簇黑雲擁着一道冷電，猝射戰飛羽面門。

那是一支削得閃閃光亮的骨裂「魔骨刺」！

戰飛羽挺立的身形「呼」聲飛騰，怪異的飛旋，眨眨眼已變了個方向，到了黑衣老人身後，其快難言。

「啊」的一聲慘厲殘嚎，黑雲擁着的魔骨刺，其快無比的，穿進了丁元一的腦前！

「蓬」的一聲大震，黑衣老人的左掌，隨勢揮中丁元一前胸，右手一壓，當場將丁元一來了個大開膛，掌勢一推，屍身飛後丈許，仰跌於地！

紫影怒哼暴旋！雙手如電連續揮霍，戰飛羽狠厲的攻出了九十九掌。

有若一片黑雲翻滾，黑衣老人側躍翻滾，右手猛揮，擋，截，剔，閃，左手暴揚，點，削，劈，雙手刹那間亦擋了九十九招。招招虛幻，掌掌狠辣，兩條紫黑的身影，如同兩道巨烈的龍捲風，刹時間對了九十九招。

激漩中，戰飛羽那蒼白得放光的右手突然隱入袖裏，左手迅捷的幌閃伸縮，「拍」的一聲便崩開了黑衣老人自左腕底遞來的右掌，順勢揷進，直如一支刺劍，穿向黑衣老人肘間。

整個身形「呼」聲倒轉，黑衣老人袍袖飛舞，魔骨刺恰恰自一個奇異的方向，不意的部位，突然刺戳戰飛羽如利劍一般的穿射左掌。

戰飛羽猛然廻轉，藏於袖中的右掌，猝然展襲，如靈蛇電耀，正正當當的砍削在魔骨刺的中央部份。右掌一削一壓，魔骨刺一降，戰飛羽順勢上移，右手削向黑衣老人執刺手腕！

黑衣老人大喝一聲，斜揚倏翻，刺擺掌劈，指向敵人面前。

戰飛羽倏然閃掠，穿走飛挪，袍袖翻揚，掌刃吞吐中虛實互含，隱現難測，眨眼間一百七十七掌反擊。掌刺交擊，震響連串，雙方猝然分開。

大喝如雷，黑衣老人身形飛旋，魔骨刺奇門不定的暴圈戰飛羽。脚步一閃，戰飛羽左移五步，斜身出掌，奇妙詭譎，右手猝而揮劈，力道萬鈞的罩下。

黑衣老人當頭狠擊，戰飛羽掌勢浮沉於眩閃之間，倏忽閃射，硬硬接下了敵人的硬攻狠擊。

黑衣老人猝然全身螺旋般躍起，風嘯雷蕩，佈下了一面無形的却又嚴密的羅網，魔骨刺縱橫揮霍，交錯編織，向戰飛羽漫天蓋地的壓下。

怪異的側轉，身影飛旋，兩道流燦如閃電的光弧，倏忽猛烈，反手九十九掌連串點擊，掌切似刃，削聲劃射，掌刀快速似追越流星，刃芒閃眩中，一一剔開罩落下的天羅地網，劈開了魔骨刺的攻勢。

黑衣老人連番施襲，一一落空，「呼」聲翻落，遙對戰飛羽，目露殺光的注視着，白菓眼翻動中，凝聚全身功力，一步步前進，前進的速度，似蝸牛搬家，目中的煞光却狠毒如狼！

戰飛羽旋身立止，依舊是蒼白的臉容上，閃射着那冷寞而寂寥的寒光，雙臂抱胸，雙手攏袖的老樣子！

黑衣老人在漫步中，嘿嘿連聲，狠毒的道：「戰飛羽，你即將受到懲罰！」

不屑的卑夷滿面，戰飛羽道：「就憑你這下流脚色？我說——『骷髏幫』的一刺凃歸。」

神情一愣，脚步立停，瘦長的臉上那對白菓眼，連連翻動，黑衣老人道：「你認識我？不簡單，那可就更死定了！」

輕蔑的，戰飛羽道：「我認識你，比你認識我多一點！你想憑你那魔骨刺裏的鬼門道，就說我死定了，那是你剃頭的担子，一頭熱，我看你就醒醒吧！」

滿懷信心，凃歸道：「大言不慚！稍待你就有得受了！哼！强撑强忍的逞雄，救不了你姓戰的命！」

冷冷的，戰飛羽道：「凃歸，你太自信了，可惜你弄錯了對象，時間和實力會給你証明的！」

滿面不屑之容，凃歸冷哼一聲，立在風雪中，存心與戰飛羽耗上了！他不相信他那百無一失的魔骨刺會失效，相反的他特具信心，因爲他混了數十年江湖，從險惡中不知曾以「魔骨刺」中的門道，治服了多少敵人，每次他都是贏者，如今他怎能憑戰飛羽的幾句話，而放棄信心？

時間過得雖慢，尤其是在存心等待的人的感覺中，可是永遠不停却是時間的特長，時間終竟是過去了，就在戰飛羽那永遠冷寞而寂寥的眸瞳閃射中過去了，現場的狀況毫無變化，並沒有魔骨刺凃歸所預期的狀況出現。

凃歸的心畧現緊搐，詫異的望着戰飛羽。

戰飛羽冷凜而揶揄的道：「時間到了吧！凃歸？」

滿懷信心，堅毅地凃歸道：「戰飛羽，慢得意，一試就知道了！」

突現瀟洒地戰飛羽道：「不到黃河心不死，來呀！凃歸，你還磨蹭什麼！動手啊！」

冷寞地，魔骨刺凃歸道：「我會的，戰飛羽，我會讓你嚐嚐多管閑事的報應滋味，是什麼樣子的！」

古井不波的，戰飛羽道：「凃歸！你這種多說多話，自吹自擂，一厢情願的說法與架勢，我見的聽的太多了！只可惜你是『老爺廟求子，找錯了對象』！」

幸災樂禍，如有所恃，故意壓低了嗓子，冰冰的尖尖的凃歸啞嗓道：「戰飛羽，你現在的滋味如何？不用說我也知道，苦撑强忍，故示鎭靜，你就能够唬得過去嗎？施詐對我沒用！你的報應，馬上就到了！」

譏誚至極，戰飛羽道：「戰某人不講，你凃歸還以爲滿不錯，滿有把握呢，告訴你，凃歸，魔骨刺那點『軟骨攤功香』的鬼門道，奈何不了我戰飛羽！」

心弦猛跳，神色倏變，旋即消失，冷哈哈的凃歸道：「戰飛羽，你唬不了我，我自己的東西，還會不知道效用如何？說大話沒有用，你就認命吧！」

一抹煞光，倏現眉際，戰飛羽道：「既然如此，你還等什麼？動手啊！」

冷歸似如有所待，望望業已停止飄雪的天色，道：「急什麼？動手？還用得着我動手嗎？戰飛羽，戰大俠？俠名滿天下的『神手無相』戰大爺？」

正經地，戰飛羽道：「冷歸！你可曾被蛇咬過？」

冷歸神色一楞，驀地怒形於色的道：「戰飛羽，我不是同你來談天的，死到臨頭，你還想在嘴皮子上耍花槍，告訴你，那沒有用處，救不了你！」

戰飛羽微微一笑道：「答我的問話，這正是可以救我的道理。」

神色一緩，似是滿有興趣的，冷歸冷笑着道：「看在你是快死的人了，就同你閒話幾句，冷某人會被蛇咬嗎？你說？你說？」

嘆口氣，似遺憾的，戰飛羽說道：「這就無怪你會如此了！你是不懂這個道理的！」

儼然是一派長者的口吻，看在冷歸眼中，那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可是當貓捉着一隻耗子時，牠是不會馬上就把牠的獵物吃掉的，牠必得要將俘虜玩弄個够，到最後的一刹那時，牠才會給牠那要命的一口的！

冷歸看到戰飛羽的那種自以爲能够逃出他的掌握情形，正如一隻貓捉到了耗子，滿有興趣的，語帶興奮，而又顯得調侃意味十足的道：「請戰大俠不吝賜教。」

奇峯又起，戰飛羽道：「人被毒蛇咬了一口的地方，若再讓另一種毒蛇咬上一口，冷大當家的，你猜怎樣？嗯？」

目瞪口呆，冷歸刹時間將白菓眼翻了又翻楞在當地。

人人都知道，「以毒攻毒」的道理，他「魔骨刺」冷歸怎地不知？楞楞的神色恢復後，白菓眼瞄了一下地上的馬猴冷高的屍身，與那條業已斷成三了截的多節長鞭！

冷冷的，戰飛羽道：「你不該在冷高展鞭施毒後，又用你的魔骨刺，冷大當家的對不？因爲你們的毒是相尅的！」

看到冷歸那種憤怒而又尷尬的神色，戰飛羽繼續道：「你還是有收穫的，丁元一不是讓你親手殺了嗎？這是你那『軟骨攤功香』的效力！要不我怎會讓你在我眼皮子地下殺人，話又說回來了，那時我却是正受了冷高之毒無法兼顧，若非緩得一緩，迫住毒力，我想剛才那一輪急鬥中受傷的將不是你，而是我！」

大聲呼叱，冷歸道：「戰飛羽，你雖揀了一次命，可是現在你也跑不了，你還是乖乖的認命吧！」

沉穩地，戰飛羽道：「戰某人向來是不信邪！更不怕唬！有種你就來！在未動手前，我還給你看件你想不到的事情，喏！喏……」

說至此處，攏於袖中的雙手，突然雙翻，攤向冷歸，只見那一雙蒼白的手掌的掌沿，隱隱泛着青光，青中透黑，黑中透亮，隱隱似精芒閃動流轉！與那蒼白的掌心，臂腕之間，成了一種明顯的異色。

戰飛羽沉聲道：「看到嗎？冷大當家的，這就是我吸入腹中的兩種毒質，現已變成我的掌刃之芒，卽將隨着我的刃風，施打敵人身上，你既然施毒，當知以毒攻毒之效，可惜你剛才忘記了！」

冷歸冷哼道：「謝謝你提醒！咱們動起手來，這次不會忘記了！」

輕微的，牽一牽嘴角，畧現笑意，戰飛羽說道：「看來，你對用毒一道，似欠火候！」

冷歸大聲道：「較你畧高一籌！」

戰飛羽道：「正好相反！」

冷歸冷哼一聲，默不做聲。

戰飛羽道：「不信是不？戰某人向不讓人吃虧，更不願佔人便宜，爲了公平起見，就向你講明，莫輸了不服。」

冷歸怒聲道：「不勞費心！」

戰飛羽道：「聽不聽在你，說不說由我，只提醒你一點，二種中和了毒質，是不能用任何一種原來解藥解的！因爲它已成爲另一種新的毒質！」

冷歸恨聲道：「軟骨癱功香，還是有用的，冷某人自信，卽是中了你的毒，也能在死前有能力將已散功的人殺死！」

戰飛羽撇撇嘴道：「再告訴你個秘密，『無相神功』，可以閉氣爭鬥個數十合！何況……」

冷歸怒道：「何況什麼？」

戰飛羽微微一笑道：「何況我有相信，在三招之內，定可以將你的魔骨刺毀於無形！」

冷歸呸的一口濃痰，吐在雪地上，大聲道：「吹牛，你他媽的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笑笑，戰飛羽道：「這已經够謙虛了，對你——冷歸！」

冷歸白菓眼一翻，故作俏皮地，柔聲道：「你不謙虛怎樣？我的戰大俠？」

嚴肅地，莊重地，戰飛羽斬絕的道：「半招！」

白菓眼頓然充滿血絲，瘦削的兩腮鼓盪不停，吊眉聳立，充血的眼中，似冒出了點點星光，怒射戰飛羽，全身黑袍，在風中澎湃抖戰，黑衣老人冷歸的形像，活像個吹滿了氣的皮囊，煞白的面色，由白轉紅，瞬間變青！

一聲銳嘯，起自冷歸口中，嘯聲尖刺如刃，勁厲如刀，高亢如鷹唳，如豺哮，嘯聲過處，樹枝禿梢上的凝雪積冰，紛紛震落。

嘯聲久久始停，冷歸收回了仰天的眼神，怒急反笑，點指戰飛羽，笑道：「有種，戰飛羽，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極端平靜，戰飛羽笑說道：「包君滿意！」

冷歸笑容立止，惡毒的望了戰飛羽一眼，驀然大喝一聲，道：「鬼打牆！」呼喝的同時，迅速移動身形，後退丈許！

戰飛羽却淵停岳峙的立於當地！雙手業已攏袖！神態瀟洒自然至極，雙目却緊盯着魔骨刺冷歸轉動的身形。

就在冷歸喝聲甫止，身形倏停之時，戰飛羽的兩眼餘光，突然閃入了一種異境，心頭不禁爲之一緊！

突然——

只見原先那散落雪地的一個個背脊上翻裂三條血槽，血漬污染滿地，冰血凝成

一體，業已斷了氣的屍身中有五具却在這一聲「鬼打牆」之後，騰身而起！

冷歸嘿嘿連聲冷笑道：「戰飛羽！你的報應到了！」

戰飛羽不理冷歸，閃眼望向靠右方廟牆下的那具騰身而起屍身，只見「屍身」雙臂一張，背上卸下了一層皮，露出了一個全身紫衣勁裝的中年漢子，濃眉大眼，方面闊嘴，長得好一副容貌，只可惜那右眼下一塊閃閃發光的刀疤，直斜裂耳邊，破壞了那副美容。中年漢子似是久臥雪地，身軀僵直，再起卽伸胳膊擡腿的活動了起來！

左邊牆下的一具屍身，却是一個鬚髮俱黃得似個猿猴似的瘦削漢子，尖嘴縮腮，二撇山羊鬍子，蹺在那突出的上唇上，亦正在活動。

廟門處，一左一右，起來的是二個肥胖的老者，兩人長得一般無二，短腿凸肚，光腦袋亮。滿臉肥肉，細眉縫眼幾乎都陷進肉裏！活脫脫似個大老闆。

院中，離冷歸不遠，站起來的，却是一個甚爲瀟洒的書生打扮的人，若不細看那一雙桃花眼，任何人見了，都會認爲他是一個讀書的種子！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

冷歸突於此時道：「戰飛羽，看清楚了嗎？就讓他們五位先嚐嚐你那新聚的毒滋味如何？」

冷冷地，依舊不屑地，戰飛羽道：「冷歸，莫心急，我會給你留着的！他們嗎？還不用那麼費勁！」

院中的書生，突然伸手一揚，一把摺扇張大手中，左手却隱在背後，打眼向四週一望，輕笑一聲，道：「聽到了嗎各位！咱哥五個還有點份量不够呢！」

猿猴似的瘦削漢子，突地伸手一幌，一把小巧而鋒利的小型長柄斧頭揚在空中一劃，閃過一道亮光，尖聲道：「媽個巴子的，十幾年來，在那冰天雪地裏與人熊玩，誰知道一到山下來碰到的第一塊料子，依舊是不知死活的畜牲！」

戰飛羽冷聲道：「熊建新，你不用在那兒猴兒崽子似的熊叫，你馬上就會嚐到不知死活的眞正滋味！」

一聲粗豪的大叫，右牆角下，那漢子道：「吆！吆！眞不含糊！看來你小子可眞有兩下子，咱哥們的名號，你似是都知道呢？」

戰飛羽道：「昔年骷髏帮的餘孽，骷髏五鬼，的確是惡名昭彰！飛鐮鬼震勞成泰，你說可對？」

飛鐮鬼震勞成泰，「刷」的一聲一抹烏光，掃向身前五尺，打了個廻環，返回手中，他手中換了把精巧的鐮刀，嘖嘖的道：「對！對！你說的對極了！」神情一楞，怒呸道：「呸！對個屁！誰惡名昭彰了！你他媽的欠揍！」

這是那廟門口的二個胖老者，業已來至書生打扮的人身旁，一左一右挾住書生一站，右邊的一人瞇着那對小眼，向戰飛羽道：「看來我們不需要通名道姓了，買賣人最討厭討價還價，姓戰的，你說咱們是怎麼辦？」

戰飛羽突然一本正經的道：「正好相反，兩位却不需要通個名姓，只不知閣下是毛不拔萬貫？還是錢如命萬利？」

胖老者一聽，細目倏睜，冷冷一哼，道：「我還以爲你都知道了呢，來來，讓我替你介紹！喏，這位是扇筆鬼儒陳醮平，那位是……」

截住話頭，戰飛羽道：「我知道，那位是飛斧鬼樵熊建新，貴昆仲是……」

大肚一挺，自指那已爲肥肉擠得只賸下兩個小孔朝天的鼻子，說道：「我是萬老大！」

戰飛羽道：「久仰！久仰，毛不拔萬貫同錢如命萬利，人稱骷髏五鬼中的鬼商，來吧！」

小眼一瞪，毛不拔萬貫道：「來吧！小子你是說我們五個人同上？」

戰飛羽氣定神閑的道：「五鬼同上鬼打牆！」

摺扇一揚，扇筆鬼儒陳醮平道：「恭敬不如從命，上啊——」

他的話還留着個尾巴，身影如一抹鬼影，快捷無比的凝射，人尚未到，一溜寒光已暴取戰飛羽咽喉，那是他背後的那隻手上的一支尖細的鐵筆。

戰飛羽卓立不動，就像沒有看見一般，直等筆尖隔着他喉嚨還只有三分遠近，他的攏袖雙手，齊齊飛揚，左掌似刃般的掌芒，猝映裏彈挑，「噹」的一聲，蒼白的煞光擊開了對方的鐵筆，右手同時，切向壓頂而至的執扇右臂，雙掌似是一支鐵十字，交於額際，閃縮間，就如同一把鐵鉗。

鬼儒兩招落空，猛然退躍！

適時，肥胖的鬼商二弟兄，業已分自左右，齊齊撲進，毛不拔萬貫的雙掌，插向戰飛羽的右脅，錢如命萬利的單拳，擊向戰飛羽的左肋！

戰飛羽交叉十字擊退了鬼儒陳醮平的進襲，倏然不洩，左右分襲，在同一個招式裏，幾乎不分先後的，劈中了商鬼弟兄倆的手臂！

大旋身，二鬼雙臂如中利劍般，被切斷之時，戰飛羽雙掌分旋，如同利劍般的白芒倏向外揚，齊齊正正的將踹踣前衝的毛不拔萬貫與錢如命萬利的那兩顆肥頭，自頸間切削齊平，飛揚血水於空中，滾落雪地。

頸間狂噴鮮血，鬼商兄弟倆，連叫都沒叫出，業已雙雙仰屍雪地。

五鬼已去其二，只在這不及眨眼的工夫裏，戰飛羽却僅僅是揚臂出掌，分削旋身而已。

陡然間，敵人却全震駭至極的僵窒住了，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承受這個事實的教訓，竟這麼快？就這麼快！

當他們連意念尚未廻轉過來的一瞬，便已有了結果，分了生死，有了强弱，而且還是雙料！

飛鐮鬼震勞成泰的飛鐮，尚未甩出，飛斧鬼樵熊建新的飛斧，猶未出手！退躍的扇筆鬼儒尚未站穩，戰飛羽的雙手却業已攏袖，鬼商的兩顆人頭，兩具屍身，業已落地倒身！

一聲虎吼，扇筆鬼儒陳醮平，一陣風也似的衝刺，扇筆分削猛點，襲向戰飛羽的胸膛。

（未完待續）

民初遊俠傳

鐵胆豹子

朱羽·文
培新·圖

琵琶絕命响　鐵豹仗義庇

故都九月。

秋色已深，每當向晚，暮靄四合之際，更見肅殺，唯獨八大胡同的銷金艷窟中却是夜夜笙歌，春意盎然，內中氣氛與戶外秋色形成了强烈的對比。

石頭胡同的蒔花館是這些銷金窟中的佼佼者，來往的豪客也都是一時顯貴，經常可以見到三五成羣，腰掛盒子炮，身揹大刀的北洋憲兵在門前守衞。

這晚華燈初上之際，雖未見到神氣十足的北洋憲兵，門口却站了四個神情慓悍的年輕壯漢，一色的皂呢禮帽，一色的青緞褂褲。每個人腰間都揷着一支快慢機，故意鬆開了下端一顆鈕子，露出了一截槍管。

原來這四個人是商會會長賈可賢的護衞保鏢。

今晚賈可賢宴請一個遠道來的神秘客人，他是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坂本少佐。他爲什麼遠道從關外跑來和賈可賢打交道，除了當事人之外，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這枱花酒設在蒔花館艷秋姑娘的房裏，艷秋不但與名伶程艷秋同名，也能唱幾句程派新腔。人生得秀麗脫俗，手腕也特別靈活，當時一些騷人墨客曾評頭論足地選出了八大胡同十二釵，艷秋位列第三，可見她名氣之大了。

這晚賈可賢還請到了當地仕紳數人作陪，珍餚佳釀，再加上姐兒的眉挑目語，曼舞輕歌，場面顯得分外熱鬧。

坂本少佐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席間却很少說話，也很少喝酒，別人敬他酒，也只是微一沾唇。神情間雖顯得有些高不可攀，却也看出了他的深沉，是個很難應付的角色。

賈可賢身爲主人，千方百計想使席間氣氛更融洽一些，總是不時冷場，身爲半個主人的艷秋也亮出了珠圓玉潤的嗓子，坂本少佐似乎不太欣賞。坐在他身傍那兩個姐兒更是使出了渾身解數，只不過博得貴客微微一笑而已。

好不容易把這枱花酒吃完了，在坂本少佐示意之下，賈可賢先送走了陪客，又遣退了姐兒，主客隔几而坐，兩盞香茗，展開了清談。

坂本少佐大概是爲了避免遭人注目，每次來此，都是長袍馬褂，一副道地中國人打扮。他的坐姿很挺，仍不失軍戎的架勢，將長袍的下擺微微抽起在膝蓋處打了一個小摺，這才開始緩緩說道：「賈會長，我們機關長對你的失信非常震怒，特地要本人來聽聽你的解釋。」

話說得很不客氣，面色也很難看，却換來了賈可賢的笑臉，說話的聲音也低得不能再低：「是！是！這也難怪機關長生氣，不過，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賈會長！」坂本少佐的面色更難看了。「這件事本機關已經向關東軍軍部報備，至於你開出來的價錢，本機關也已在三月中旬就如數付清。你却一延再延，事隔半年還沒有交代，這……這豈不是在存心詐騙我們？」

賈可賢面上的笑容更濃了，額上也冒出了汗珠。他一面掏出手帕來擦拭，一面低聲下氣地說道：「請少佐在機關長面前多多美言，再寬限三個月，到時我一定……」

坂本少佐一抬手，打斷他的話：「不行！機關長要你在半個月之內將事情交代清楚。十五天，一分鐘也不能超過。不管你們在中國老百姓身上如何刮油水，想在大日本帝國關東軍特務機關裏來混水摸魚可辦不到。」

話說得斬釘截鐵，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

賈可賢頻頻擦拭着額上的汗珠，一條手帕，在眨眼間就汗濕淋漓。

坂本少佐的面孔突然又換了一副模樣，和顏悅色地說道：「賈會長，每次我來都承蒙你殷勤欵待，私心非常感激。我身爲軍人，自該服從命令，方才的話似乎太重了一點，敬請原諒。」

賈可賢忙陪笑說：「那裏話！那裏話！我也知道少佐對我非常照顧，只是……」

坂本少佐又打斷了他的話：「以賈會長在商界中的地位，這件事可說輕而易舉，怎會一拖再拖呢？」

賈可賢兩道稀疏的眉毛皺了起來，低聲說道：「這事不知因何走漏了風聲，北洋軍人橫加干涉，因此進行起來非常棘手，不然我早就向貴機關覆命了。」

「哦？」坂本少佐一雙濃眉也挑了起來，「這一樁機密大事，因何會走漏風聲的呢？」

「說的是呀！不過我正在設法打通關節，請少佐回覆機關長，此事宜緩不宜急，那些北洋軍人一個個蠻不講理，一反臉就是動刀動槍，可不是鬧着玩的。」

坂本少佐皺眉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賈會長，我們也是好朋友，你有困難我不能不幫忙，由我回去向機關長說了，再寬限一月，絕不能拖。如果需要支援，你用密電通知本機關……」

他的話突然停住，原來他被一陣激揚悅耳的琵琶聲吸引住了。

在商場中打滾的人，最善於察言觀色，賈可賢一看坂本少佐的神色，就知道他喜好此道，連忙笑道：「原來少佐還是一個雅人，這琵琶彈得可好？」

「好！好！好！」坂本少佐一連點了三下頭。「彈得太好了！」

賈可賢連忙起身離座，推門出去，吩咐人將那彈琵琶的叫起來。

坂本少佐此刻的神情與先前大不相同，神采飛揚地道：「賈會長！我對貴國的古樂甚有研究，對琵琶尤其在行，我敢跟你打賭，這個彈琵琶的最少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夫……」

他的話突然頓住，而且還張口結舌，因爲他看見懷抱琵琶走進的是一個年輕女子，充其量只不過二十來歲。

賈可賢却沒有留神坂本少佐面上神情變化，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巴結這位貴客，一見彈琵琶的女子進來，連忙吩咐道：「姑娘且將拿手的彈上一曲，貴客聽了滿意，我有重賞。」

「且慢！且慢！」坂本少佐連連搖着手，冲着那女子問道：「姑娘，今年多大年紀？」

「今年二十。」一口道地京片子，繃脆嘹亮。

「學琵琶多久了？」

「打五歲就開始學了。」

「難怪如此高明，」坂本少佐流露出深獲我心的喜悅之色，「能否聆教一闋『十面埋伏』？」

「彈得不好，請不要見笑。」她抱着琵琶行了一個旗人之禮，在一張方櫈上坐了下來。

絃聲一起，如水銀瀉地，攏撚抹挑之間，鏘鏘不絕於耳。正應了白香山琵琶行中的描寫——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一闋旣罷，聽不出所以然的賈可賢也覺得悅耳怡神，禁不住鼓掌叫好，坂本少佐却是右手托頤，頸項下垂，默然無聲，似是神往已極，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賈可賢見鼓掌未起共鳴，連忙停了下來，低聲問道：「彈得可好？」

坂本少佐旣未回答，也未抬頭。

賈可賢不禁皺皺眉頭，擺頭示意，教那彈琵琶的女子先行退出，然後低聲陪笑道：「原指望爲少佐助興，却料不到反而敗興，請原諒！」

坂本少佐仍是一語不發，身子也沒有動一動。

「少佐！少佐！」賈可賢連叫兩聲，猛地將對方肩頭一扳，發現坂本少佐右邊太陽穴處有一個極小的洞眼，汩汩地流着紅白相雜的液體，不禁大驚失色，連忙扯開喉嚨大叫道：「來人啦，有刺客！有刺客……」

人聲沸騰，脚步沓亂，蒔花館頓時變成了一座被搗了一下的蜂窩。

當廳房中紛亂喧騰之際，那彈琵琶的女子已經來到了菊花盛開的後園，一縱身上了牆頭，目光左右一掃，又飄落僻靜的小巷。

剛走了幾步，突見一條黑影自蒔花館內踰牆而出，攔住了那女子的去路。

那是一個身裁魁梧的男人，穿着一身短打，上唇留着仁丹鬍子，嗖地一聲抽出一把寒光耀眼的東洋刀，語氣生硬地道：「我要看看姑娘手上的琵琶。」

那女子心頭有數，料準對方必是坂本少佐的同路人，面上不露聲色，舉手平舉着琵琶，緩緩向那人走過去。

當兩人相距五步之時，那女子手指突地一撥絲絃，只聽咚地一响，四週靜寂，絃聲份外嘹亮。

對方也眞不含糊，東洋刀閃電般一揮，噹地一聲，一粒鐵彈子滾到路邊溝裏去了。

「果然是妳暗殺坂本少佐……」話聲未落，東洋刀在空中劃了一個弧線，向那女子小腿砍下。

就在這危急萬分之際，從黑影中閃起兩道晶光，先是鏘地一响，接着是一聲悶哼。東洋刀飛出一丈多遠，它的主人也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那是一個年輕小伙子，將手中兩把短劍插進了腰間皮鞘，拉着那個年輕女子向陰暗處跑去。她也不知道因何要跟隨這個陌生人跑，只覺得有些身不由主。

也不知道穿過多少胡同，來到一座門牆粉漆剝落的小院落處，二人才停下來。

那小伙子側耳聽了一聽，向她打了一個莫名所以的手勢，托着她的胳臂，往上縱起，踰牆而過。

二人落地的聲音雖輕，却依然被屋裏的人發覺了，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問道：「誰呀？」

「娘！是我。」他一面回答，還一面向身邊的女子伸伸舌頭。

「是小豹子麼？正門正路的大門你不走，偏偏要跳牆，莫非你眞想作一頭野豹子？」

「娘！我是怕驚動妳老人家。」

「娘瞎了眼，耳朵却沒有聾，又是帶誰到家來了？」

「一……位姑娘。」

「小豹子，你愈來愈不像話啦！你爺爺中過武舉，你爹也是規規矩矩的人，咱們如今雖然家道中落，却不許你作出敗壞家聲的事。」

「娘！我那敢胡作非爲？只因這位姑娘……」他臨時編了個謊。「……被幾個地痞在後面追趕，我才帶她到這兒來避一避。」

「哦！」老婆子的語氣緩和了許多。「那麼，帶那位姑娘到屋裏去坐坐吧！對人家規矩點，不許關門，娘要聽你們說什麼的。」

名叫小豹子的年輕小伙子向屋裏擺擺手，那懷抱琵琶的年輕女子竟然毫不猶豫地跟他走進屋去。

穿過一間陳設簡陋的堂屋，走過一條又窄又暗的甬道，進入了一間小屋，小豹子取火燃上了燈。

屋內一几，一椅，一榻，榻上被褥凌亂，地上也是髒兮兮的。小豹子見她東瞄西瞟，生滿了絡腮鬍髭的臉上不禁泛起訕訕之色，用衣袖在凳子上擦拭了一番，嘿嘿笑道：「姑娘若不嫌髒，就請坐一會兒吧。」

她坐了下來，冷冷一笑~~說~~，道：「想不到聞名北地的江洋大盜『鐵胆豹子』季鵬飛……」

「噓！」小豹子以食指豎在脣間，壓低了聲音道：「姑娘別嚷嚷，讓我那瞎眼娘聽進了那還得了？」

「這幾年，你也作了不少案子，那些錢，都到那兒去了？也不讓令堂過得舒服一點。」

「姑娘先別問，我倒要問問妳，怎知我就是那個江洋大盜鐵胆豹子。」

「令堂叫你小豹子，還有那兩把短劍上的絕招，以及你的輕功。」說到這兒，她的雙眼又是四下一瞟。「若說季鵬飛住在這樣一個破破爛爛的家裏，只怕連鬼也不相信。」

小豹子的面色立刻凝重起來，吁了一口氣，緩緩說道：「先父下世的時候，沒有留下半畝田，也不曾留下一文錢，却留下了兩句話——人在江湖，心存魏闕。要以救天下蒼生爲己任。這兩年來，我偷了不少，也盜了不少，却沒有化一分一厘，自然也不能讓我那瞎眼的娘化這種錢……對了！我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

「我叫梁詠珠。」

「令尊台甫……？」

「先父排行第四，人稱四爺。」

季鵬飛雙手抱拳一拱，恭敬地說道：「原來，令尊是銀絲鐵彈梁四爺，方才姑娘說的……」

梁詠珠銀牙緊緊一咬，語氣怨恨地說道：「先父今年春天出關拜訪幾個江湖故友，無緣無故被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派人暗殺了……」

「哦！所以姑娘方才暗殺坂本少佐爲父報仇。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裏的人甚多，怎知坂本少佐是妳殺父之仇？」

「爲了尋訪仇家，我曾經下了一番工夫，據說那日本特務酷愛琵琶，就憑這個和先父搭上了交情，也是在先父彈奏琵琶時以東洋刀在背後暗殺的。關東特務機關中的人雖然不少，却只有坂本少佐一個人喜歡琵琶，不是他是誰？」

季鵬飛吁了一口氣，道：「姑娘爲父報仇，本無可厚非，但殺了坂本少佐却誤了一樁大事。」

「什麼大事？」

季鵬飛欲言又止，終於還是轉了話題：「姑娘是如何混進蒔花館的？」

梁詠珠翻眼瞪了他一陣，口氣刁鑽地說道：「你有話瞞着我，我也不告訴你眞話。」

季鵬飛神色凝重地說道：「姑娘！我不是要打探妳的底細。坂本少佐被殺，可不是一個小亂子。東洋鬼子一向欺負咱們中國，這一回抓到了口實，必然大興問罪之師。一查就會查到姑娘頭上來。若是姑娘混進蒔花館居中有人搭線，最好趕緊教他遠走高飛。」

梁詠珠偏着頭，冷冷道：「怎麼說，我也得遠走高飛了？」

「姑娘最好也避一避。」

「我偏不走。」

想必季鵬飛還是個魯男子，不曾和女人打過交道，一見梁詠珠刁鑽潑辣，蠻不講理，竟然搓着雙手，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房門口出現了一個白髮皤皤，身裁瘦小的老婆子，手扶牆壁，摸索着走了進來。

「娘！」季鵬飛叫了一聲，連忙走過去扶着她。

「這位姑娘．是銀絲鐵彈梁四爺的千金麼？」

「是的。」梁詠珠也連忙走過去扶着她。「驚動您老人家了。」

「讓我摸摸。」她那枯瘦的手，順着梁詠珠的頭髮摸下來，最後抓住她的手。「你們方才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四爺過世啦？」

「嗯！」兩行淚珠滾到了梁詠珠的腮邊，「是給東洋鬼子害死的。」

「唉！」一聲浩嘆，餘音顫抖，「妳爹可眞是一個好人，小豹子他爹一病不起的時候，妳爹不但差人送錢來，還親自來探過病，怎地總是好人不長壽哩！」

「娘！詠珠已經爲四爺報仇了。」

「我知道，人家梁姑娘可比你有出息，小豹子！你這兩年幹的行徑別以爲我不明白，我只是不忍心揭穿，你可千萬別忘了你爹臨終前的交代。」

「娘！」季鵬飛跪下了地，抱住他娘的雙腿。「您老人家放心，我絕不會作出對不起先人的事。」

「起來！這個屋子雖破，你若是作了對不起祖先的事，娘早已將你撵出去了。」她左手摸着兒子的頭，右手抓住梁詠珠的手，「姑娘多大啦？」

「二十了。」

「小豹子比妳大好幾歲，該當照顧妳。他說得不錯，妳幹了這樣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就該避一避。我說呀，咱們家鮮有人來走動，姑娘要是不嫌棄，就在這兒住幾天，妳就住他這間房，讓他和我去擠一擠。」

梁詠珠眉尖微微一皺，輕聲說道：「季伯母的好意，晚輩自該領受，只怕萬一有事，可就連累你們了！」

「姑娘！」季母兩隻手將梁詠珠那隻白嫩的手合在中間，「咱們可是自己人，不作興客氣，姑娘若是不便，我自然不便強留，要是……」

梁詠珠連忙搶着說：「伯母既然這麼說，那我就住幾天吧，只怕太打擾了。」

「小豹子！」季母揮着手，連聲吩咐：「櫃子裏有一床乾淨被褥，拿來給詠珠姑娘用，你呀！這麼大一個男人，也不會收拾收拾，閱閱看，這是股什麼味兒？」

「我自己來，鵬飛哥……」梁詠珠似乎覺得如此稱呼太嫌親熱，連耳根都紅了

，低下了頭，輕聲道：「我還得托你一樁事。」

「別客氣，什麼事？」

「我妹妹蕙珠還在等消息，你最好也將她接到這兒來。」

「哦！她在那兒？」

「前門大街南頭，有一家『好來居棧房』，我妹妹住在西跨院合字號，她在櫃上掛號說是姓楊，可別說溜了嘴。」

「嘖！嘖！」季母一連聲地埋怨道：「姑娘不是我說妳，妳妹妹年紀輕輕地怎能一個人住在那種地方。小豹子快去接來，見面把話說清楚，可別嚇着人家。」

她這裏殷殷囑咐，季鵬飛人已去得老遠了。

× × ×

賈可賢的家裏眞够氣派，厚厚的地毯，法國式的傢俱，字畫，古董琳瑯滿目。坂本少佐那句話說得不錯——他在中國老百姓身上刮足了油水。

這會兒他像是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在廳堂裏走過來，踱過去，一會兒搖頭，一會兒跺足。當初他老子死了，也不曾如此煩躁。

外面，突然響起一聲吆喝：「王秘書到。」

「進來。」

進來一個四十來歲，胖呼呼，髮光鑑人的男人，一雙老鼠眼的溜溜地亂轉，放低了嗓門說道：「會長！一進大門我就聽說了，這個漏子可大啦！」

「誰說不是，」賈可賢眉心打了一個結，「方才我已經跟軍警執法處處長通過電話，再親自去一趟。到賬房那兒開一張五萬圓大洋的支票帶去，這些北洋軍人吃定了咱們商會。多說好話，要他無論如何都要設法抓到刺殺坂本少佐的兇手。」

「是！我這就去。」

「慢點！」賈可賢將聲音壓得低低的：「若是雷處長問起我怎會和坂本少佐交往，就說我去年去奉天時他請過我，這回只是禮貌上的回請，可別提我和關東軍特務機關打交道那檔子事。」

「會長！這還用您吩咐？」

王秘書匆匆走了，賈可賢又開始神情緊張地踱來踱去。

不多一會，又響起一聲吆喝：「熊老爺子到……」

喝聲未落，一個白髯飄胸的老頭子已走了進來。他一手捏着旱烟桿，一手捏着兩個大鐵彈，捏搓得嘩啦嘩啦直響，看他那神氣十足的模樣，想必大有來頭。

賈可賢連忙迎上去，接二連三地打躬作揖，如獲救星般說道：「老爺子！您可來啦！眞把我給急壞了。」

這位姓熊的老爺子大模大樣地落了座，含着不冒烟的旱烟桿叭嘰叭嘰吸了兩口，這才以不悅的語氣緩緩說道：「可賢！我還只當你給別人刺了三刀六眼躺下啦！我熊坤活了六十八歲，可還不曾坐在戲園子裏被人半路中間請了出來。」

「您老人家賞臉，您老人家賞臉！」

「說吧！什麼事？我得趕回去聽余老闆的大軸。」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一位少佐死在我跟前，一個姓田村的少尉死在蒔花館後面的胡同裏，您老人家說說看，這怎麼得了？」

熊坤翻翻眼皮，冷冷道：「怪事？死兩個東洋鬼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這內中自然有牽連，」賈可賢壓低了嗓門，細說原委：「那位坂本少佐是我今晚宴客請的客人，他是專程爲特務機關長來給我傳話的，我接了他們一件差事，三月就拿了二十五萬大洋，拖了半年還沒有交差，坂本少佐是奉了機關長之命前來逼我的，您老爺子說說看，東洋鬼準會將這單賬算在我頭上。」

熊坤那一雙精芒畢露的眼睛將他瞪了許久，才沉聲罵道：「你找死！北京城還不够你抖的？二十五萬大洋又算什麼？你竟然還要和關外的東洋鬼子打交道，東洋鬼子若不是想賺回二百五十萬大洋，他們會平白無故地送你二十五萬大洋？」

「老爺子！」賈可賢哭喪着臉，「在這節骨眼上可不是評論是非功過的時候，您老人家無論如何得救救我。」

「我又如何救你？」

「您老人家江湖老，眼界寬，一定可以找到殺人的兇手。」

「你怎知兇手是江湖上的人？」

「坂本少佐吃了一顆小得像豌豆般大小的鐵彈子，從右邊太陽穴進去，留在腦子裏。田村少尉則是一刀穿心，您老爺子想想看，這當然是江湖上的高手幹的。」

熊坤沉吟了一陣，問道：「你方才說，坂什麼少佐死在你跟前？」

「是啊！」賈可賢點了點頭。「我和他只是隔几而坐，他中彈斃命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覺得。」

「當時還有什麼人在場？」

「一個彈琵琶的姑娘家。」

「哦？」熊坤驀地站了起來，「她的人呢？」

「走了啊！干她什麼事？」

「坂本少佐就是她殺的。」

賈可賢楞住了，許久，才頻頻搖頭，喃喃自語地道：「那怎麼可能？她兩手忙着彈琵琶……」

熊坤冷笑道：「江湖中的事你懂得多少？那顆鐵彈子就是在彈琵琶的時候用絲絃彈出去的。」

「那麼，老爺子一定認識她了？」

「我見過她老子。」

「您老人家千萬帮忙，找到她……」

熊坤白眉一掀，頻頻搖首，緩緩說道：「可賢！她老子在江湖上很受人敬重，今年春天在奉天死得不明不白，她如今暗殺坂什麼少佐，只怕兩者大有關係，我或許有法子找到她，問明她爲何要殺那兩個東洋鬼子，你若是想教我逮着送交歸案，那可辦不到。」

「萬一東洋鬼子逼着要交兇手……？」賈可賢道。

「那是軍警執法處和憲兵司令的事，可賢，我能帮你多少就帮你多少，不能帮你的地方可別逼我，逼我我也不會幹。」

倒看不出熊坤爲人十分剛正，說完話之後就大搖大擺地走了。

儘管心頭有了一個疙瘩，熊坤仍然回到戲園子裏看完了余叔岩的文昭關。

散了戲，熊坤正打算坐洋車回家，却

見有兩個人在戲園子門口候着，這兩個人都是他的徒弟，一個名叫侯四孔，只因身裁瘦小，下頜尖削，江湖上的人都叫他「毛猴子」，如今發了跡，混上了憲兵司令部特務隊隊長之職，大家又叫他「齊天大聖」，雖然還是不離「猴」，名兒却雅了許多，另一個名叫范長青，如今是軍警執法處偵緝隊隊長，這兩個都是當時北京城裏的劊子手。

一見二人的面，熊坤心頭就有了八分底，故作不知地冷冷問道：「你倆今晚也來聽余老闆的戲了？」

「那裏？」侯四孔先開了腔，「咱倆們聽說師父在這兒聽戲，特地趕了來，不敢打擾師父的雅興，才在這兒候着。」

熊坤翻翻眼，話聲像是打從鼻孔裏哼出來似的：「有什麼事？」

范長青嘿嘿笑道：「我吩咐『正興園』留下了肥蟹，想請師父喝一盅。」

「不用來這套殷勤功夫，」熊坤對他二人絲毫不留餘地，「找我幹麼，就在這裏說。」

「嘿嘿，是這麼回事，」侯四孔放低了嗓門：「今晚石頭胡同的蒔花館出了漏子，您老人家敢情也聽說了？」

「嗯！賈會長已找過我了。」

范長青連忙又接道：「日本大使已給外交總長去過好幾次電話，總長吩咐下來的時候，剛好雷處長跟王司令在一塊兒打牌，決定兩下裏會辦，就這麼着，差事剛好落到咱哥兒倆的肩上。」

熊坤冷冷地道：「還不快去查，待在這兒幹麼？」

侯四孔輕聲細語地道：「查出來了，是銀絲鐵彈梁四爺的大閨女幹的。」

熊坤心頭暗暗一楞，他這兩個徒弟倒不算膿包，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輕鬆地一揮手，道：「既然查出，還不趕緊拿人？」

范長青陪笑道：「咱倆還得請師父作主。」

「呸！」一聲怒叱，雪白的鬍鬚也飄了起來，「我在江湖混了幾十年，還不曾和娘兒們動過手，如今金盆洗手，退隱歸山，難道還要我出面帮你倆去拿下那個小妞兒？」

「師父！您別生氣，」侯四孔連忙陪上笑臉，小心翼翼地道：「只怪范師弟說話不清，咱倆是來請師父拿個主見。」

「問主見找你們的處長和司令去。」

「師父！」侯四孔低聲下氣地說道：「如今梁四爺的兩個閨女大珠，小珠都有了下落，她倆躲在鐵胆豹子的家裏，就因爲纏上了姓季的，才教咱哥兒倆，感到棘手。」

「哦？」熊坤翻起了白眼，「你們這兩個一跺脚，北京城就會搖幌半天的隊長，也會將鐵胆豹子放在眼裏？」

「師父！」范長青接上了腔：「鐵胆豹子這兩年幹的事兒甚得人心，別說江湖朋友敬重他，就是黎民百姓提起他的大號都得豎豎大姆指，咱倆不是沒本事將他撂倒，而是怕得罪了江湖上的朋友，往後極難混。」

「我說哩！」熊坤的語氣極爲不屑，「原來你倆還有這層顧慮，既然還想到往後，平日幹嗎那樣作威作福？」

「師父！您老人家可寃枉咱哥兒倆了，」侯四孔叫苦連天，「若不是上頭逼得太緊，咱們可不顧作喪德的事哩！尤其是對於江湖朋友，咱們處處都給他們留了餘地。」

「我聽了一夜的戲，你倆別再唱了，」熊坤一面帶着他兩個徒弟往陰暗處走，一面緩緩說道：「你倆若是不來問我，由着你們幹，既然來向我問主見，就得依照我的吩咐去作。」

「那是自然，」二人齊聲答應。

熊坤義正辭嚴地說道：「你倆既念念不忘江湖，就該拿出點俠義心腸來作人處世，梁四爺今年春天在關外死得不明不白，只怕和這兩個東洋鬼子的被殺大有牽連，若是爲父報仇，此乃天經地義，所以，你倆絕對不許拿人交差。」

「這……？」二人不禁大感意外。

「不許插嘴！」熊坤叱喝一聲，又接着說道：「拿我一張名帖，連夜送到季鵬飛那兒去，正興園留下的肥蟹，正好宴客，教姓季的轉告梁家大閨女，要她寫張狀子將爲什麼殺死東洋鬼子的原因交代明白，狀子要抄三份，一份投給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另外二份，投送到你倆上司那兒去。」

「師父……」聽口氣，他倆似是不大贊同。

「往下聽告訴姓季的，禮尚往來，彼此留面子，梁家倆閨女得連夜離京，由你倆護送出城，」說到此處，熊坤的語氣突然一沉：「你倆若是不照我的吩咐去作，也成，趕明兒起別再叫我師父。」

說罷，扭頭就走。

二人不禁傻了眼，楞了許久，范長青才吁了口氣，輕聲問道：「師兄！咱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侯四孔氣呼呼地說道：「就是明朝要砍頭，今晚也得依照他老人家的吩咐去作。」

「唉！」范長青喃喃嘀咕：「他老人家也不替咱哥兒倆想一想。」

「都是你！」侯四孔將怨氣一股腦出在師弟的頭上，「要來向師父問主見，這下可好，平日一向抓人，今晚却要護送犯人出京。」

「師兄！別埋怨啦！咱們得趕緊，再晚點，正興園就關門啦！」

× × ×

夜已深沉！

季鵬飛雖是倒臥在榻，却非常留意四下的動靜，當小巷子裏響起脚步時，他就已披衣下床，待那彈門聲起，人已到了院落門口。

「誰？」他低聲喝問。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門外問道：「季鵬飛季小哥在家麼？」

季鵬飛不禁暗暗一怔，左右隣舍都管叫他小豹子，江湖朋友則稱他鐵胆豹子，喊得出他名姓的可是少之又少，雖然心頭暗暗嘀咕，依然敞開了院子門。

是一個佝僂着身子的老頭兒，他拱拱手，說道：「小老兒是正興園的夥計，熊老爺子蒸了一籠肥蟹，命小老頭兒來，請季小哥過去敍敍。」

「那位熊老爺子？」

「熊坤熊老爺子。」夥計邊說邊遞上了名帖。

季鵬飛看了一眼，擺擺手，道：「請回熊老爺子的話，說我即刻就到。」

將來人打發走，關上院子門，季鵬飛剛要回身，梁詠珠已來到他的身邊，悄聲問道：「是誰？」

「熊坤要請我到正興園叙叙。」

「是八臂神猿熊坤？」

「是他。」季鵬飛皺眉沉吟一陣，又接道：「這位老前輩的心性可眞難摸得很，平生的行跡令人誇一千，讚一萬。金盆洗手之後，却又不甘寂寞地，專和達官顯貴交往，他兩個徒弟如今都是北洋軍閥的狗腿子。眞不知道他連夜請我，是爲了什麼？」

「平時可曾和他交往過？」

「只在暗中打過照面，論輩份我比他差遠了。」

梁詠珠道：「鵬飛哥！敢情是爲了咱們姊妹倆？」

「不會吧！」他嘴裏如此說，心裏却不作如此想。

「鵬飛哥！想是他那兩個徒弟盤出了咱姊妹倆的下落，冲着你，不便妄動，因此來上一招先禮後兵。」

「詠珠姑娘！」季鵬飛拍着胸脯道：「這層干係我既然担下來了，就絕不會半途撒手，妳放心，我去會會他，倒看他怎麼說。妳們姊妹倆留神點。」

「鵬飛哥！」梁詠珠叫了一聲。她似乎還想說什麼，季鵬飛却已踰牆而出。

梁詠珠摸黑回到房裏，搖醒了她的妹妹：「惠珠！快起身穿衣裳。」

梁惠珠才十七歲，世面見得少，自然警覺性也不高，揉着惺忪睡眼，輕聲問道：「姊姊！可是連夜要走？」

「只怕已經有人摸着了咱們的底，鵬飛哥哥出去了，他敎咱們提防點。」

「哦！」

門外突然响起了季母的聲音：「二位姑娘儘管待在屋裏別露頭，若有人來，有我瞎老婆子對付。」

她的話聲剛落，忽然，响起了敲門之聲。

「誰？」季母一縱身閃了出去。這個瞎老太婆看起來非常瘦弱，却料不到身手還如此矯健。

「小豹子在麼？」

「不在，跟朋友喝酒去了，有事趕明兒再來找他。」

一道黑影突地踰牆而入，冷笑道：「他若在，我也不來了。」

季母的聽覺似是非常敏銳，當對方縱進院落之際，一退身攔住了堂屋門口，沉叱道：「你是誰？想幹什麼？」

天色甚黑，看不見那人的面貌，聽嗓門，約莫三十歲出頭。他緩緩的向季母逼近，冷聲道：「有點小事，要請老太太走一趟。」

季母已經察覺來人只有一個，右手指張曲如鈎，閃電般抓向對方的咽喉，招式辛辣。這位老人家當年在江湖上必然還風雲過一陣子。

來人一幌身，躲過這一抓。叭地一响，在季母寸關穴處輕輕敲了一掌，順勢逮着了季母的手腕，一扭一曲，就將這位瞎眼老人家給制住了。

只聽屋內琵琶絃咚地一响，一粒鐵彈已疾向那人面門飛去。

那人猛一低頭，鐵彈噗地一聲嵌進了門板。嘿嘿一聲，冷笑道：「銀絲鐵彈琵琶功！敢情梁氏二珠還在這兒作客？」

梁詠珠縱身而出，沉叱道：「正是姑奶奶！快放下季老太太，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梁惠珠也相繼縱出，懷抱琵琶，和她姊姊成犄角之勢，夾住了對方。

那人右手擒住季母的手腕，左手在她肩頭一扳，用季母作了護身盾，冷聲說道：「二位身上還揹着命案，最好少管閒事，待會兒也不要追出來，不然這瞎眼老婆子就別想活。」

一縱身，挾着季母，同時飛出了院牆之外。

「姊姊！快追。」梁惠珠一聲嬌叱，篤地一响，門板上揷了一把亮晃晃的飛刀，刀身上還帶着一張紙條。

梁詠珠伸手攔住了她的妹妹，疾聲道：「那人身手不惡，輕功尤其了得，追也是白追。」

梁惠珠着急地說道：「咱們如何向鵬飛哥哥交代啊？」

梁詠珠道：「若是窮追不捨，使季老太太遭遇了不測，就更難向鵬飛哥哥交代了。」

她迅速拔下了門上的飛刀，掩上了院子門。

梁惠珠好奇地道：「姊姊！看看紙條上寫些什麼？」

梁詠珠搖搖頭，道：「不可以，這有窺人隱私之嫌，非得等鵬飛哥哥回來才能看。」

等了半個多鐘頭，季鵬飛終於回來了。他既沒有吃蟹，也沒有喝酒，只是聽了侯四孔和范長青二人的一席話。

他踰牆而入，躡脚躡手，似是深恐驚醒了他那瞎眼的娘。

梁詠珠在堂屋門口迎着他，疾聲道：「鵬飛哥！出事了。」

「哦？」季鵬飛驀地一驚，道：「怎麼了？」

梁惠珠搶着說道：「老太太讓人刦走了。」

「什麼！」雖然是大驚失色，季鵬飛却很快就恢復了鎮定之色，說：「對方是誰呢？」

「只有一個人，」梁詠珠的語氣中滿含愧疚。「身手不凡，輕功尤佳。他以老太太性命爲要挾，使我倆不敢窮追。鵬飛哥！我眞該死……」

季鵬飛和聲截口道：「詠珠姑娘，家母雖然年邁，當年武功猶在，若是她老人家也敵不過來者，妳們姊妹倆追也無用，這不怪妳們。」

梁惠珠道：「來人飛刀寄柬，鵬飛哥快看看柬上寫些什麼？」

季鵬飛取火燃上了油燈，只見那柬上寫道：

「鐵胆豹子：東單薛家大院的珠寶，

兄弟們踩綫已久，却料不到又被捷足先得。這二年來，你偷遍京城，使兄弟們已無啜飯之地。江湖一把傘，准吃不許攢，若是你還記得這兩句話，就該將薛家財寶分出一半，或照市價折兌大洋十萬元。不然，休怪兄弟們手下無情。令堂三日內將受禮遇。

見刀知人」

季鵬飛反覆地察看那把飛刀，半晌沒有說話。

梁惠珠禁不住問道：「鵬飛哥！這人是誰？」

季鵬飛搖搖頭，神色凝重地道：「不識此人，而且我也不曾偷過什麼薛家大院的珠寶。」

梁詠珠振聲道：「莫非是熊坤先來一着調虎離山之計，再來……」

「不是，不是，他那兩個徒弟的手下多的是洋槍大刀，又何必如此費事？而且，熊老爺子對妳們倆還刻意照顧……」季鵬飛接着又將方才和侯四孔，范長青會晤的情形說了一遍。

梁詠珠首先反對：「說什麼咱們姊妹倆也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離去，老太太有難……」

季鵬飛截口道：「姑娘的心意我領受就是，這是兩碼事，若是絞在一起，將難應付。再說，熊老爺子對咱們仁盡義至，咱們也得給他一個交代。」

梁惠珠向梁詠珠問道：「姊姊！咱們去那兒呢？」

季鵬飛道：「去處我已經爲二位想好了，城郊西山的『三山庵』內有位師太，未出家之前和家母是結拜姊妹，那兒也甚清靜，小住幾日，倒是不錯。」

梁詠珠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就去麼？」

季鵬飛道：「各城門都已戒嚴，崗哨盤查甚緊，侯四孔和范長青已在西直門等着，由我護送二位出城。」

梁詠珠道：「其中是否有詐？」

季鵬飛道：「放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梁詠珠道：「我並不是怕，而是唯恐連累你……」

季鵬飛沉聲說道：「熊老爺子還信得過。」

梁惠珠揷口問道：「不是要寫什麼狀子麼？」

季鵬飛道：「送妳們進入三山庵之後，我會連夜找人寫妥，遞送出去。」

「唉！」梁詠珠浩嘆了一聲。「老太太正在危難之中，却要你爲咱們忙，眞是過意不去。」

季鵬飛的神色立刻黯淡下來，沉聲說道：「對方也該摸清了我鐵胆豹子的脾氣，若是家母有了三長兩短，縱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將他碎屍萬段。」

× × ×

熊坤自退隱歸山之後，不曾在晌午之前起過身，季鵬飛在門上一等就是三個鐘頭。

熊坤起身之後，一聽說季鵬飛在門上酷候半日，連聲叫請。

見了面，他又將對方仔細打量一番，目光中明顯地透露愛才之色，含笑道：「小哥！看你文質彬彬，一點也不像是個飛簷走壁的俠盜啊！」

季鵬飛先大禮參拜一番，才穩穩落座，緩緩道：「老爺子吩咐的事俱已辦妥，特來回命。梁姑娘的狀子業已分頭送出，她們二人昨夜就已離京，目下寄居城郊三山庵之中。」

熊坤愣了一愣，道：「你因何要告知她們二人的落脚之處？」

「梁氏二姝的生路，是老爺子開的，自然該將她二人的去處，稟告給您老人家了。」

「行！」熊坤滿面笑容，雪白長鬚連連飄動。「看不出你年紀輕輕，作事如此穩練。我既然知道了她二人的落脚之處，若是她倆有個三長兩短，我可就有了干係啦！」

季鵬飛必恭必敬地道：「晚輩絕未存此念頭。」

熊坤對他凝注一陣，緩緩說道：「看你愁眉深鎖，目含憂色，莫非是心中有什麼事？」

「家母昨晚被刦，下落不明。」

「哦？多早晚的事？」

季鵬飛道：「在晚輩前往正興園赴會之際。」

熊坤白眉一掀，疾聲說道：「莫非疑心刦走令堂是我那兩個徒弟幹的？」

季鵬飛連連搖頭，道：「晚輩絕不敢有此想法。來人臨走時曾飛刀寄柬，請老爺子過目。」

從懷中取出字條和飛刀，恭恭敬敬地遞了過去。

熊坤展目看過字條，又將那柄小刀仔細察看一番，方才抬頭問道：「你可識得此人？」

「不識。」

「我倒知道這個人。」

「晚輩正要請敎。」

熊坤吁了一口氣，緩緩道：「這個人名叫葛俊，十七歲就在關外出了名，直到如今聲名依舊未衰。」

季鵬飛道：「此人外號，敢情叫做『閃電子』？」

「不錯，那名號就是形容他的飛刀之快。他曾誇口，洋槍也快不過他的飛刀。幹鬍子出身的張帥不信這個邪，在手下挑了三個神槍手和他比試，却料不到那三個人槍未出腰，就一一被葛俊的飛刀傷了手腕。」

「哦！」季鵬飛這一聲低呼，驚多於敬。

熊坤又接着說道：「後來張帥對他敬如上賓，禮遇有加，專門敎張帥手下演練飛刀絕技。此人從未入關，也不可能淪爲樑上君子，更不可能爲了區區十萬大洋，親自出手刦走令堂。」

「莫非有人借他之刀，冒他之名？」

「那是絕無可能之事，」熊坤的腦袋搖幌得如同賣針綫的撥浪鼓。「葛俊的飛刀只會揷在人家身上，不會落到別人手裏。不過，刦走令堂的倒的確是他，只是內中隱情不如柬上說得如此單純。」

「晚輩也覺得蹊蹺，這二年來，晚輩雖作了幾件盜富濟貧的案子，却沒有偷盜什麼薛家大院的財寶。」 （未完）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白娥、小晴在前往八達嶺的途中高橋鎭上，爲一般蒙面人圍攻，激鬥一番，卜靖脚上負傷，危難間，爲女孟嘗費如烟所救；費如烟雖已下嫁潛龍帮少帮主諸葛棻，但因沒有感情，夫婦似同冰炭，是以暗助卜靖，指引他從秘道中前往仙女庵暫避。卜靖循着地道，到來仙女庵，詎知整座仙女庵此刻已爲潛龍帮衆屠殺火燬，卜靖疑心小晴爲潛龍帮所擄，乃急往八達嶺趕去，途次一荒嶺，爲一絲燈光所引，進入一山洞，洞中房屋羅列，空無一人，最後爲一事物所吸引，向一房間跨了進去——



明月驚鵲遠　關山萬里長

房間寬廣約爲五丈，靠壁間有一排兵器架，上面插着八柄光華奪目的長刀，那些長刀的形式，幾乎與血刀一般無二。

兵器架的一側，是一個打坐的蒲團，蒲團之前，有一張矮機。機上放着一本竹簡，血紅的字跡，緊緊的拉着卜靖視綫。

那是兩行篆字，寫着：「殺人只須一刀，一刀就可殺人，殺！」

那不是殺刀秘笈麼？如若不是，竹簡封面的篆字，決無這般巧合。

如若它當眞是血刀秘笈，那震撼天宇的絕學，難道還有副册？

卜靖的心弦震動了，他立意要瞧瞧它的眞象，否則他就不配做血刀傳人了。

偷窺別人的秘笈，是江湖中的大忌，然而，他無法抑制自己，縱然遭到任何不良的後果，他也在所不惜。

於是，他急跨幾步，在蒲團之上坐了下來。

他瞅着那觸目驚心的篆字，先將心神穩定了一下。然後伸手向竹簡翻去。

不錯，它確是血刀秘笈，所載的招式正是那驚神泣鬼的一招刀法。

不過，它較卜靖在長青谷所見多了九九八十一式變化，同樣是一招，但竹簡上却變化萬端，令人難以蠡測。

而且它每一式變化，均具天地失色的威力，還能生生不息，連續運用，使九九八十一式渾然一體，任是何等之人從旁瞧看，還是那一招神妙的刀法。

一個習武之人，當他發現一種高深莫測的武功，往往將全部心神投了進去，卜靖是習過血刀刀法之人，自然更心專目注，而渾然忘我了。

也許是十天，也許是半月，他這忘情的一坐，竟不知耗去幾許時日。

終於他立起來了，而且在武功上似乎大有所獲，只瞧他那目中的奇光，煥發的容顏，就知道他的武功已達到另一高深的境界。

他緩緩走到兵器架前，隨手取下一柄長刀，振臂一揮，刀風如矢，刷的一聲巨響，對面石壁上石粉紛飛，留下九條深深的刀痕。

他方自一呆，一陣雜沓的足音，忽然由室門之外傳來。

這必然是適才一刀虛空劈裂石壁所招來的麻煩了，偷習別人的武功還毁壞人家的房屋，情理兩虧，他怎能不大感惶亂！

雜沓的足音及門而止，一名身着褐衣，容貌淸癯的老者，緩步走了進來。

這名褐衣老者，自然是這座天刑洞府的主人了，見到主人，總應該說出一點歉意。

於是，卜靖雙拳一抱，道：「在下誤闖……」

他一語未落，那名褐衣老者忽然雙膝一屈，噗的一聲跪了下去，不僅如此，他還老淚縱橫的哽咽着道：「老奴蜀廸叩見主人……」

卜靖大吃一驚，急忙扶起褐衣老者道：「快起來，老人家，在下無意闖來此間，怎麼會是你的主人？」

蜀廸白眉一揚，清癯的面頰上堆起一層難以自制的喜悅之色道：「錯不了，主人，請起駕祭壇，接受本門弟子朝拜。」

卜靖道：「老人家一定認錯人了，在下姓卜名靖，只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武林末學罷了。」

蜀廸道：「主人的一切過去，老奴已知道一點大概，唉，老奴受老主人的遺命，看守這座天刑洞府，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總算天道好還，終於讓老奴見到主人了。」

他似乎在追憶着往事，那清癯的面頰之上，是一臉虔敬、孺慕、穆肅之色。

由蜀廸的表情瞧看，他決不是認錯了人，更不會是痴人說夢，但如果是說卜靖當眞是這座天刑洞府的主人，他說甚麼也不會相信。

於是，他再度追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老人家能不能說個明白？」

蜀廸長長一吁道：「本門弟子盼望主人，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主人請先到祭壇，一切詳情，老奴自會當衆說明。」

卜靖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蜀廸前往祭壇再說。

他將手中的刀插回兵器架上，隨着蜀廸回到那懸掛五幀人像的所在。

此時祭壇之內，已肅立着近百名男女弟子，黑壓壓一片人潮，却聽不到半點聲息。

蜀廸恭請卜靖立於香案之前，立有一名年約十七八歲的黃衣少女，捧來三炷馨香，道：「請門主上香。」

上香？如何一個上法？國有國法，派有派規，天刑門中，究竟是怎樣一個禮節？

就現況推想，那五幀懸掛的人像，必然是天刑門的祖師或尊長了，對祖師尊長上香，自然應該跪拜。

反正禮多人不怪，於是，他接過黃衣少女手中的馨香，毫不猶疑的跪拜下去，他身後所有的本門弟子也跟着膜拜如儀。

他做對了，拜罷起身，仍由黃衣少女將馨香插入香爐之內，一個隆重而簡單的祭祖儀式於焉告成。

此時一名青衣少年搬來一張虎皮交椅，放置於香案之前，再向卜靖躬身一禮，然後退了下去。

蜀廸舉手相邀道：「主人請坐……」

卜靖道：「在下不敢如此托大，老人家還是先將實情說個明白吧。」

蜀廸長長一吁道：「本門始祖沙黑汗自三百年前創立天刑門，以習武強身，陶冶性情爲宗旨，故天刑門從不涉足江湖，過問武林是非……」

卜靖道：「但……在下曾聞說……」

蜀廸神色一黯道：「主人是聽說祖師薩棄兒及老主人血影子的往事了，唉，這實在是本門的不幸，天刑門數百年的不朽基業，幾乎因此而一蹶不振……」

一頓，接道：「本門武功大致可分三類，一是天刑，二是無弦弓，三是玄黃眞解。」

卜靖啊了一聲道：「原來無弦弓及玄黃眞解均由本門傳出！」

蜀廸一嘆道：「不是傳出，只是本門不幸，被不肖弟子盜出而已。」

卜靖道：「有這等事？」

蜀廸指着第二幀畫像道：「在本門第二代門主之時，收有三位弟子，大弟子傅恆，二弟子湯東野，三弟子薩棄兒，薩棄兒就是繼承衣鉢的第三代門主，唉，不幸的事就發生在二代門主宣佈三代門主繼承道統的當夜……」

卜靖對蜀廸的描述，頓感心情緊張起來，壇中近百弟子也心神大動，每一個人都泛出一臉着急之色。

蜀廸嘆息一聲，接道：「傅恆湯東野竟敢心生叛逆，陰謀弒師，並於得手之後，將無弦弓及玄黃眞解兩項絕世武功分別盜去，三五兩代門主爲了清理門戶，曾兩度涉足江湖，但均不幸爲叛徒陰謀所害，唉，那般叛徒竟在江湖中散佈流言，本門的天刑刀法也就變爲武林同道所摒棄的邪派武功了。」

卜靖無限憤慨的哼了一聲道：「原來本門的遭遇，竟是如此的不幸，那麼我獲得的血刀也就是天刑刀了？」

蜀廸道：「是的。」

卜靖道：「本門第五代門主必然是血影子了，這柄天刑刀是怎樣失去的？」

蜀廸道：「老主人正是本門第五代門主，由於他喜着紅衣，輕功絕世，故博得血影子的尊號，老主人當時聞悉無弦弓的後人已在江湖出現，雖然弒師的叛徒傅恆業已遭到天譴，但無弦弓是本門鎭寶之一，他不得不涉足江湖，希望完成第二代門主收回本門武功的遺命。」

往事不堪回首，蜀廸却不能不敘述出來，這位天刑門第五代門主的忠僕，已然老淚縱橫，哽咽有聲了。

良久，他才繼續道：「老主人一出江湖，便被當今武林各大門派所圍攻，他們認爲血刀是邪魔、是妖孽，以正邪不兩立爲號召，使老主人不僅無法執行清理門戶的遺命，江湖之上也沒有一寸土地可以容納本門之人，老主人在無可奈何之下，不得不被迫迎戰，當他血戰經日，眞力不繼之時，無弦弓突然現身攻擊……」

「因此，老主人受到嚴重傷害，天刑刀及刀法副笈也同時失落。

「縱然如此，老主人仍能擺脫敵人，逃回本門，但以傷勢過重，終於……」

蜀廸無法再敘述下去了，悲憤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祭壇。

半晌，卜靖強抑悲憤，說道：「以上各情，是你親眼目覩？」

蜀廸道：「不，是老主人臨危之時告訴老奴，當時八大鐵衞五人戰死江湖，餘下三人與老奴同受遺命，囑咐老奴等生聚教訓，並查訪獲得天刑刀及習成刀法者立爲本門第六代門主，自主人搏殺乾坤三絕後，主人的行踪，本門已無所不知了。」

卜靖道：「原來是這樣的，但那無弦弓及玄黃眞解兩派，何以若干年來，並未在江湖上出現？而擁有無弦弓的叛徒，已處心積慮傷害門主，何以不跟踪追殺，而使本門獲得生聚教訓的機會？」

蜀廸道：「依老奴猜忖，當年一戰，無弦弓的叛徒，可能也受到極重的創傷，否則他的弓鞘就不致失落，至於他們兩派的發展，據老主人推測，湯東野八成遭到了意外，近百年來，玄黃眞解從未見到過一個傳人，無弦弓雖然兩度使本門陷於存亡絕續之境，但他對本門始終有一種極深的畏懼，這也許是他們不敢公然出現的原因。」

一頓接道：「主人能先獲無弦弓鞘，再習得本門的天刑刀法，這必然是冥冥中早有注定的了，請就門主之位，不要使本門弟子失望。」

已是衆望所歸，如水之東流，卜靖無法不順應羣情，只好登上了天刑門的門主之位。

天刑門老門主時代的八大鐵衞，除五名戰死，另三名先後死亡，現任鐵衞仍爲八人，年齡均在三旬上下。

除了八大鐵衞，另分天香、天龍、天虎三隊，包括領隊，每隊二十五名。

天香隊全是二十上下的少女，只有領隊北宮窈娘，及副領隊非菲，係四十左右的半老徐娘。

天龍領隊辛彪，是一個形貌威猛，年近六旬的老者，副領隊蜀不豫是蜀廸的獨子。

天虎隊領隊宗世林，副領隊房松楠，都是年約四旬的精壯大漢，瞧他們那沉穩莊重的氣度，一身修爲必然不凡。

經過一番引見與接談，卜靖對天刑門有了一點瞭解，然後由蜀廸率領八衞，將他護送到門主的居處。

門主的居處仍在山洞之中，景物的設置却詭異無比。

它像一棟別墅，也像一座花園，只是那花木亭台之間，含有一股奇特的氣勢。

卜靖由蜀廸前導，進入這詭異的居處，經蜀廸解釋，原來此間四週是以先天太乙奇門所佈置的，今後卜靖亦需研鑽這項奇術。

門主除了臥室、起居室，還有一間丹室，丹室之中除各種療傷藥物外，最重要的是三本奇書。

第一本是「天刑武術總彙」，分內功、輕功、掌法、擒拿及兵刃等，每一項都是玄奧莫測的絕世之學。

第二本是「先天太乙奇門術數」，包括先後天太乙八卦五行生尅變化，及各種奇門陣法。

第三本，是「天刑門沿革及規戒」，本書自始祖沙黑汗起，至第五代門主血影子止，本門一切重大之事，均有詳細的描敘。

這些，卜靖都應該努力研鑽及知曉的，但他却担心白娥及小晴的安危，無意在這洞天福地之中，研鑽那些絕世奇學。

翌晨當各領隊作例行參見之後，卜靖即宣佈他須要出山一行的意圖。

天龍領隊辛彪道：「請門主恕屬下斗膽……」

卜靖道：「辛領隊，你有什麼話要說呢？」

辛彪道：「丹室所存各種奇書，只有門主才能參閱，本門弟子則由門主因材施教，以增進他們的功力，但自前任門主謝世之後，資質較佳的弟子，進境幾乎陷於停頓，爲了發揚本門武學，及完成前任門主的遺命，教導各隊弟子武功之事，似須立即恢復。」

一頓接道：「本門屢遭不幸，固然由於敵人陰險狠毒所致，但咱們捫心自問，却難辭對門主保護不週之責，因此，屬下希望咱們勿蹈覆轍，謀定後動。」

蜀廸道：「辛領隊說的是，依老奴之見，主人最好摒絕一切外務，專心研習本門各項絕學，如若江湖之上還有什麼待辦之事，不妨派遣門下弟子前往辦理。」

卜靖略作沉思，道：「好吧，我有兩位友人，可能已經遭到潛龍帮的毒手，請辛領隊酌派適當之人前往探查，可救則救，最少也要查出她們的下落。」

辛彪躬身道：「屬下遵命。」

卜靖隨即將白娥小晴的形貌，以及在高橋鎭遭到潛龍帮伏擊失散之事說出，經當場決定由天香隊副領隊非菲，及天龍隊副領隊蜀不豫，分別率領兩名弟子出山查尋。

× ×

時間像流水，眨眼之間又是暮春季節了。

卜靖，這位天刑門的門主更成熟，更穩重了，一身修爲，也達到超凡拔俗的境地。

他不僅習會了「天刑武術總彙」所載的武功，對先天太乙奇門變化，也深得箇中神髓。

他將總壇作了更週密的佈置，天香、天龍、天虎三隊，也敎練出了不少傑出的人才。

天刑三隊成爲鋼鐵般的隊伍，他們能够按奇門生尅變化，排演成各種聯手克敵的陣法。

唯一使卜靖遺憾的，是天刑門下幾度出死入生，始終沒有找到白娥的踪影，小晴被非菲找回來了，總算有了一個貼身侍候的人。

在一個清風徐拂，萬里晴空的凌晨，天刑洞府之中，走出幾隊各種裝扮的老少男女。

這是一個創舉，爲了完成前代門主的遺命，他們不得不以全派精銳，投入了江湖。

前隊是天虎隊領隊宗世林，副領隊房松楠，分別率領十五名弟子，作兩路向昌黎天津的官道出發。

第二隊是十名天香弟子，由北宮窈娘率領。

第三隊是卜靖小晴帶着八大鐵衞，最後是天龍隊正副領隊，及門下弟子二十六人。

他們的目標，仍爲八達嶺，因爲於私於公，潛龍帮對天刑門都脫不了恩怨的牽連。

× ×

在北方，提起天津包子，可以說名傳遐邇，其實天津包子只是指北大關的「一條龍」和「半間樓」而已。因此，只要來到天津的旅客，總要到一條龍或半間樓品嚐一下。

晌午時分，這兩家包子舖更是車水馬龍，座無虛席，只有一牆之隔的兩家包子舖，同樣生涯鼎盛，熱鬧非凡。

一條龍的樓上，臨窗坐着一對少年男女，靠後一桌，坐着八名背負長刀的驃悍大漢。

忽然，一位身着紅衣，神態威猛的大

漢，向臨窗那對少年男女走了過去，他拉開一條長凳，竟在他們一側坐了下來。

顧客太多，有空位湊合一下倒也無妨，不過在禮貌上他應該向先來的打一下招呼。

他沒有，而且雙目輪轉，威稜四射，在向少年男女作肆無忌憚的瞧着。

少女嬌容一變，却被少年以目示意制止下去，按說這應該相安無事了，那知紅衣大漢似乎存心找碴，他雙眉一挑，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此人不僅長像威猛，笑起來也聲如洪鐘，全樓熱哄哄的吵雜之聲，立被他的豪笑壓制下去。

這是何等之人，竟具有如此豪放的氣勢？

此時全樓食客的目光都被他吸引過去，只有那位藍衫少年依然投目窗外，像是在欣賞北大關的景色一般。

倏地，紅衣大漢笑聲一歛，道：「閣下可是姓卜？」

他此言一出，那名青衣少女，及另一桌八名負刀壯漢一起站了起來。

這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胆小的食客紛紛結賬奔了出去。

藍衫少年神色不動淡淡道：「閣下找對人了，有什麼指教麼？」

紅衣大漢道：「兄弟董一豪，除了想見識一下名震武林的血刀，還想向尊駕打聽一個女人。」

藍衫少年正是天刑門主卜靖，他與小晴帶着八大鐵衞，在一條龍共進午餐，估不到會碰到一個找碴之人。

卜靖微微一怔道：「原來是名列五美的董大俠，閣下打聽的女人是誰？」

董一豪道：「女孟嘗費如烟，你如能說出她的所在，今日之事，咱們就到此爲止。」

卜靖道：「閣下怎樣斷定卜某會知道費如烟的所在？」

董一豪一哼道：「你在仙女廟不是曾經留字給她麼？董某何等之人，豈能受你瞞騙！」

卜靖心頭一動道：「那麼閣下是在仙女廟見到費如烟了？」

董一豪道：「不錯。」

卜靖道：「閣下既已見到費如烟，何須再來詢問在下！」

董一豪道：「這個……哼，你跟董某要花招，到底說是不說？」

天刑門八大鐵衞，怎能容許董一豪對門主這般無禮，脾性最躁的呂一龍一聲暴叱，揮掌就向董一豪的衣領抓去。

董一豪名列五美，一身功力眞箇不凡，他不必回頭瞧着，隨手抽出一雙竹筷，反臂急點而出。

他的背後似乎生有雙目，竹筷所指，正是呂一龍的脈門要害。

呂一龍哼了一聲，手腕一翻，避開竹筷，食、中二指一駢，敲向了董一豪的關節。

董一豪竹筷一吞一吐，去勢如矢，截向呂一龍的掌心。

他們指顧之間，已連續互換七招，招招精奧，式式玄秘，使一旁瞧着之人，都爲之驚奇不已。

其實董一豪又是反臂盲目出招，呂一龍縱能打個平手，也是輸了一籌，因此，卜靖擺擺手道：「一龍下去，董大俠是名列五美的高人，你怎能是他的對手！」

呂一龍應了一聲「屬下遵命」，便收招退回原先的座位。

小晴撇撇嘴道：「五美的名頭嚇不倒人，要要筷子算那門子好漢！」

董一豪道：「姑娘別看輕這雙筷子，要殺人可方便得很！」

小晴道：「當眞麼？我倒是有點不相信！」

她說話之際，忽然食中二指一豎，向董一豪掌中的竹筷橫劈過去。

董一豪嘿了一聲道：「姑娘的玉手如此之嫩，碰傷了可不是好玩的！」

這位以西楚霸王自詡的一代大豪，自然不會將小晴放在心上，他雙筷迅速由橫變直，截向小晴的掌心，儘管出招快捷無比，口中還在不停的以言語嘲謔。

可是他語音未落，忽然面色大變，感到小晴那纖纖玉指，實在像一柄無堅不摧的鋼刀，他這雙竹筷固然難以承受，縱然取出他的靈蛇軟劍，也不見得能承當這雷霆萬鈞的一擊。

他後悔不該過於輕敵，如若栽在一個女娃兒的手裏，他眞箇無面見江東父老的了。

一聲暴喝，董一豪鬚眉俱張，他於剎那之間，將全身功力集於竹筷之上，迎着小晴那嫩葱般的玉指，硬碰硬作全力的一擊。

克察一聲脆响，竹筷齊腰中斷，噗噗兩聲，斷筷像兩隻勁矢，竟分插進他的雙肩。

一招相接，勝負立判，董一豪栽了，而且栽得十分之慘。

他痛得臉色發白，却沒有哼出一聲，只是呆了一呆，忽然長身而起，道：「原來姑娘也習會了血刀！很好，希望江湖之上，咱們能有再見之日。」

語音甫落，他那龐大的身形已像巧燕般穿窗而出。

卜靖目注董一豪的背影，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直待對方消失不見，他才發出一聲嘆息。

小晴一怔，道：「門主，我不該傷他的。」

卜靖道：「我不是怪妳，此人既存心向咱們找碴，傷不傷他都是一樣。」

小晴道：「那你是……想念那女孟嘗了！」

卜靖長長一吁道：「費如烟遇人不淑，遭遇十分可悲……」

小晴愕然道：「她嫁人了，誰？」

卜靖道：「公孫如筠愛徒諸葛棻，也是獲得玄黃絕學眞傳之人，好啦，咱們不要說這個了，包麟去招呼他們一下，咱們還可以趲趕一程。」

包麟也是八大鐵衞之一，他們是門主的貼身侍衞，也担任門主與各隊之間的連絡。

待月上柳梢之時，他們趕到通縣以南的張家灣，這裏是京道上的一個大鎮，天刑門下就在此地歇了下來。

晚餐後，小晴在卜靖的房中閒聊，她

提起桌上的茶壺，準備替卜靖斟上一杯。

茶壺之下，忽然發現一個折叠整齊的方勝兒，小晴一怔道：「門主，你瞧。」

卜靖取過方勝，只見上面寫着：「本晚三更請至西翠山山神廟一叙。」沒有上下欵，不知是何人所留，由那纖秀的筆跡猜想，留字者可能是一個女人。

她是誰？在卜靖的交往之中，只有杜秋娘，白娥，費如烟三個女人，杜秋娘白娥可以直接來客棧找他，那麼這留字之人八成是費如烟了。

與費如烟的一段情，他感到十分後悔，不管她如何遇人不淑，在禮教上，那段情是自喪道德而遭物議的。

一旁的小晴，也瞧到方勝上的字句，小妞兒櫻唇一噘道：「咱們這裏不能來麼？爲什麼要神神秘秘的！」

卜靖苦澀的一笑道：「也許她有什麼苦衷吧！」

小晴道：「你知道她是誰了？」

卜靖道：「我想她可能是費如烟。」

小晴道：「費如烟爲什麼要這樣？難道有什麼……」

卜靖道：「不要這麼說，小晴，一個人難免有一些不願告人之事的。」

小晴道：「那麼……我跟你去。」

卜靖道：「這個……咳，小晴，妳不聽我的話了！」

小晴道：「我那裏不聽你的話了？只是……只是……」

卜靖捉着她的玉手微微一笑道：「那妳就在這兒等着我吧，如果她有什麼重要消息，而又不願第三者知道，妳一跟去豈不十分不便！」

小晴嘟着嘴道：「人心難測，我只是替你担心罷了。」

卜靖說道：「放心吧，不會出什麼岔的。」

小晴道：「我等你兩個時辰，兩個時辰一過，我就帶人去找你。」

卜靖道：「好的。」

× × ×

西翠山是在通縣以西，張家灣的西北，說它是山，實際只是一些丘陵罷了。

在最高的一堆土丘之上聳立着一幢山神廟，四週濃蔭環繞，景色還不俗。

卜靖正欲拾級登山之際，一股勁風忽然向他迎面奔來。

他絕未想到此時此地，會有人對他出手暗襲，但他反應之快，似非常人可及。

他沒有逃避，也來不及取用兵刃，只是身形猛的向後一仰，衣袖同時向前拂了出去。

拍的一聲，五隻鋼釘被衣袖拂得倒飛而回，一陣斷枝落葉之聲，由丈外樹叢中傳了過來。

他立好身形，也順手摘下天刑刀，面向發射暗器之處冷哼一聲道：「出來吧，朋友，閣下偷襲的功夫很高，何不讓卜某再領教一下別的！」

他語音甫落，樹叢中果然有人出來了，他瞧到那發射暗器之人不由神色一呆。

那是五個身着黑衣的少女，年齡均在十八九歲之間，她們每人提着一條軟鞭，並排向他迎面走來。

在身前八尺之處，她們停止了前進，右首的黑衣少女道：「你想領教什麼？說吧。」

卜靖估不到偷襲之人是幾個如此年青的少女，說起話來又是這般狂傲，但少女無知，勝之不武，强抑怒火，遂淡淡一笑道：「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好說。」

「哦，難道妳們認識在下？」

「血刀傳人天下馳名，只是閣下不認識咱們姊妹罷了。」

「那是說，賢姊妹是存心來找在下的了？」

「也可以這麼說。」

「賢姊妹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等你勝了咱們再告訴你不遲。」

「好，賢姊妹划下道來吧。」

「咱們姊妹的習慣是五人聯手，閣下小心了！」

語音一落，五條嬌小的身影，立時在他的四週遊走起來。

她們穿的全是黑衣，身法又十分快捷，一經開始遊走，就令人有着迷離撲朔之感。

到後來逾轉逾快，只見黑雲瀰漫，烟塵滾滾，如非衣襟破風之聲，誰也不會想到那滾滾烟塵之中，竟是幾個千嬌百媚的女郎。

忽然那黑雲之中响起一聲嬌叱，五條軟鞭一起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第一招就是指向天容，神封，精促，白海，中瀆等五大穴道，來勢之急，有如電掣星飛。

這些穴道由踵至頂，幾乎遍佈全身，如若一招之中，攻擊如此衆多而散佈全身的穴道，不僅武林罕見，實在使人防不勝防。

那般黑衣少女，偏偏是如此的刁鑽，她們每一次都是五鞭齊施，每一次都是攻向卜靖全身的關節要害。

此時鬥場之上，勁風鼓盪，嬌叱連連，雙方的搏鬥似乎慘烈無比。

其實黑衣少女一連攻了二十幾招，卜靖連一招也沒有還擊，五條攻勢凌厲的軟鞭，只是在白費氣力罷了。

爭强好勝，原是習武之人的通病，再加羞刀難入鞘，這般黑衣少女，只得以壓箱底的能耐作孤注一擲了。

於是，她們故技重施，再度以淬毒鋼釘向卜靖作猛烈襲擊。

鋼釘飛舞，八方攢射，卜靖功力雖高，要躲避如此多的暗器却也大爲不易！」

但，一聲高亢入雲的清嘯，他像巨鶴騰空一般，由包圍圈中脫頴而出，只見藍衫一閃，已然卓立三丈以外。

現在她們才知道這位血刀傳人果然深沉如海，縱然再鬥百招，也不過班門弄斧，自取其辱而已。

卜靖收刀入鞘道：「姑娘們如此對付赴約之人，似乎有失待客之禮！」

爲首的那名少女道：「咱們高攀不上，約你的另有其人。」

另一黑衣少女道：「不必跟他囉嗦了，姊姊叫他上去就是。」

卜靖啊了一聲道：「多承指教。」

他不再理會這般少女，立即放步奔上土丘，果然有一幢山神廟宇，在蒼松翠柏

之間聳立着，但他的目光却被一株古松吸引過去。

古松虬枝舒展，高聳入雲，的是一顆罕見的千年神物，但吸引卜靖目光的，並不是這株古松，而是古松之下，一個俏麗動人的背影。

她坐在一個供人休息的石凳之上，半托香腮，若有所思的沉默着，卜靖的脚步聲，似乎絲毫沒有引起她的注意。

夜風輕狂的拂着她嫣紅的衣衫，吻着她柔軟的秀髮，她像一尊美麗的塑像，坐姿始終沒有改變一下。

卜靖此時距離古松約莫五丈不到，月色雖然不算明朗，以他那身精湛的內功，對她俏麗背影，依然瞧得十分明白。

她不是女孟嘗費如烟，也不是毒絲蟻白娥，至於已變成他大嫂的杜秋娘，更不必如此神秘了。

他想不出是怎樣開罪這位紅衣女郎的，也許她是一帮四派的門下吧。

他思忖未完，紅衣女郎忽然咳了一聲道：「少俠別來無恙？還認得小妹麼？」

卜靖感到眼前一亮，瞅着轉過身來的紅衣女郎，呆了一呆，說道：「原來是黃姑娘……」

她正是在淮河畔，百弼莊，曾經與卜靖兩度相逢的紅蝙蝠黃瑛。

所謂黃毛丫頭十八變，兩年不到的時光，黃瑛更成熟更美麗了。

她那絕世的風姿，像一株瑤台仙草，出水紅蓮，縱然用盡歌頌的詞藻，只怕也難以含蓋她的艷麗。

她立起身形，微微一笑道：「少俠能夠移玉前來，小妹感到非常榮幸……」

卜靖回收目光，淡淡道：「承蒙姑娘寵召，在下怎敢不來，不過……」

黃瑛道：「對不起，少俠，爲了証實小妹的猜想，不得不使五名小婢作一次大胆的試驗。」

卜靖一愣道：「什麼猜想？」

黃瑛道：「江湖之上，以血刀傳人爲殺人不眨眼的兇煞惡魔，小妹却希望眼見爲實。」

卜靖一嘆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下縱非血刀傳人，江湖上又焉有容身之地！」

黃瑛道：「也許這只是一場可怕的誤會，來，少俠，咱們坐下談談。」

卜靖冷冷道：「姑娘是代表令師潛龍帮主？」

黃瑛道：「不，小妹代表的是眞理，是正義。」

卜靖道：「姑娘有什麼指教？在下洗耳恭聽。」

黃瑛幽幽一嘆，道：「少俠既與小師妹有婚嫁之約，難道就不能將黃瑛當做朋友麼？」

卜靖一怔道：「妳見到白娥了？她人呢？」

黃瑛道：「小妹約見少俠，自然要將小師妹之事與少俠作一懇談，廟中備有茶點，請隨我來。」

廟中另有七名黑衣少女，裝扮跟適才相門的少女一般模樣，不同的只是兵刃而已，這些姑娘一律揹着長劍，而且身手矯捷，英華內蘊，較使用軟鞭的五名少女，功力似乎還要高明幾分。

卜靖自然不會將她們放在心上，昂首闊步，逕向殿內從容走去。

殿中設有一張八仙方桌，上設四色精緻的茶點，黃瑛肅客入座，由一名黑衣少女爲他們斟上兩杯香茗。

黃瑛美目流轉，向卜靖瞥了一眼道：「百弼莊承蒙援手，小妹感激不盡……」

卜靖淡淡道：「姑娘說的該不是違心之論吧！」

黃瑛道：「少俠是對小妹改投潛龍門下而有所不諒了？」

卜靖冷冷道：「在下與百弼莊風馬無關，管不到那檔子閒事，何況人往高上爬，水向低處流，在姑娘的立場來說，背師別投，無可厚非，但就事論事，在下對姑娘那句感激之言，不能不有所懷疑。」

黃瑛道：「少俠誤會了，小妹改投潛龍門下，係遵奉師命而爲。」

卜靖聞言一怔，他想不到黃瑛師兄妹背師別投，其中還有這麼一段內幕，不論白彥虎在何等情形之下而令他的門下改投潛龍帮，但黃瑛既奉師命自然不必担當背師別投的罪名，那麼他適才諷刺之言，豈不枉作小人了！

於是他改容一揖道：「在下出言無狀，請姑娘多多包含。」

黃瑛微微一笑道：「我沒有怪你，少俠，快坐下，我還有重要的訊息要告訴於你。」

既有重要的訊息，卜靖只得再坐下去，說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教？」

黃瑛取出一個小包交給卜靖道：「這個少俠可曾見過？」

卜靖接過一瞧，不覺面色大變。

那是一方絲帕，包着一塊鐘形銅牌，牌上鑄有字跡，但決非中原文字。

絲帕一角，綉有一隻栩栩如生的絲蟻，不必細瞧，一望而知係白娥所有之物。

「黃姑娘，這……」

「不要着急！少俠！小師妹她……」

「說吧，黃姑娘，白娥是遭到了意外了？」

黃瑛略作沉思，然後幽幽一嘆，說道：「在高橋鎭紅螺山中，小妹碰到諸葛師哥……」

卜靖哼了一聲道：「小賊挾持白娥，準是要做那喪天害理之事。」

黃瑛道：「所幸小妹及時趕到，否則後果眞難以設想了。」

卜靖道：「姑娘既救了白娥，她怎能又遭到意外？」

黃瑛道：「小妹引開諸葛師兄，再到相約之處與小師妹會合，但找遍方圓數十里，只檢到一方絲巾及那塊銅牌。」

卜靖道：「姑娘拾到絲巾之處，可曾發現打門的痕跡？」

黃瑛一嘆道：「小妹的兩名婢女全部陳屍該地，打門的慘烈就可想而知了。」

卜靖道：「那行兇之人，必與這塊銅牌有關的了，姑娘是否知道這銅牌的來歷呢？」

黃瑛道：「銅牌上鑄藏文，小師妹可能被竹瓦寺的番僧所擄，少俠如欲前往拯救，小妹願相助一臂之力。」

卜靖道：「謝謝姑娘，在下如若不死

，八月中旬必會親往竹瓦寺一行。」

黃瑛愕然道：「少俠可知竹瓦寺的所在？」

卜靖道：「黃教名寺，一問可知。」

黃瑛道：「竹瓦寺是密宗聖地，位於西康橫斷山脈舒拉嶺拉庫山南麓，該地山嶺綿亘，叢莽處處，行走十分不易……」

卜靖道：「在下知道前往竹瓦寺迢迢千里，利在卽行，但在下必須先去八達嶺，竹瓦寺之行不得不稍延時日。」

黃瑛神情索然，半晌，才嘆息一聲道：「小師妹是你未來的妻子，救人如救火，你與八達嶺縱有殺父之仇，也應該分個緩急輕重！」

卜靖沉思半晌，終於瞿然道：「姑娘說的是，但是，西南蠻荒之地，在下路徑不熟。」

黃瑛道：「不要緊，小妹有一婢女，正是該地夷民，只要少俠决定行期，小妹奉陪就是。」

卜靖道：「在下還須畧作交待，咱們明晨仍在此地會合，姑娘如若同意，在下想先行告辭。」

黃瑛道：「好的，少俠請。」

翌晨，卜靖領着小晴及八大鐵衞與黃瑛等會合，天刑門下，其餘各隊，仍回天刑洞府等待後命。

× × ×

二十三騎駿馬，馳騁於京卞道上。

它像颱風，像驚雷，俱有震撼人心，扣人心弦的無比力道。

高橋鎭一夕驚魂，血刀傳人之名早已不脛而走。

二帮四派的門下屍骨未寒，創痛猶新，這位滿手血腥的煞君，居然再度出現江湖！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潛龍帮主的愛徒，竟然與血刀傳人聯騎千里，神態的親密，幾乎歡若家人，難道那領袖武林的公孫如筠，已輸欵納誠，甘爲虎倀！

不管怎樣，血債必須血還，在血刀之下喪生者的親人師友，正在奔走呼號，冀圖一逞。

於是，整個江湖暗潮洶湧，呈現一種空前未有的動蕩局面。

只要是習武之人，不論他具有何等身份，沒有一個不捲入這場浩刦之中。

自然，被江湖同道目爲煞星，視作魔頭的卜靖，對當前處境絕不會毫無所覺，他不在乎與武林爲敵，却不得不對紅蝙蝠黃瑛心存顧忌。

這天的凌晨，他們二十三騎正由清苑向望都進發，走在先頭的是四名鐵衞，卜靖黃瑛小晴領着十二黑衣婢女居中，最後又是四名鐵衞。

經過一陣急馳，他們的速度逐漸緩慢下來，小晴忽輕咳一聲道：「門主……」

卜靖道：「什麼事？」

小晴道：「咱們陷入荆棘載途，四面楚歌之中了！」

卜靖道：「不錯。」

小晴道：「咱們的力量似乎單薄了一點，最好能將龍虎香三隊一齊調來。」

卜靖道：「不必。」

語音一頓，回顧紅蝙蝠黃瑛道：「黃姑娘！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黃瑛道：「少俠不須客套，有話儘說不妨。」

卜靖道：「卜某是衆矢之的，武林各派欲得而甘心之人……」

黃瑛道：「我知道。」

卜靖道：「那麼卜某對姑娘有一項請求。」

黃瑛道：「說吧，少俠，只要黃瑛力所能及，决不會讓你失望。」

卜靖道：「在下請姑娘，立卽返回八達嶺……」

黃瑛愕然道：「爲什麼？」

卜靖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下不能讓姑娘遭受無謂的拖累。」

黃瑛面色一整道：「武林兒女，爲朋友可以兩脇揷刀，少俠將黃瑛當做貪生怕死之人了！」

卜靖道：「姑娘盛情可感，但妳忽畧了一項事實。」

黃瑛道：「什麼事實？」

卜靖道：「令師領袖羣倫，潛龍帮是當代白道中萬人景仰的名門正派……」

黃瑛道：「這有什麼要緊？」

卜靖道：「自然要緊了，第一，姑娘與魔道交往，對令師盛名將是一種絕大的譏諷！其次，當咱們遭到攻擊之時，必然是一個十分險惡的場面，如若姑娘受到毫髮之傷，卜某百死也難蔽其辜！」

黃瑛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那你就不必担心了。」

卜靖道：「怎麼說？」

黃瑛道：「小妹出門之時，家師曾許我便宜行事……」

卜靖道：「包括令師的盛名？」

黃瑛道：「不錯你可是有點懷疑？」

卜靖道：「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走在黃瑛身後的一名揹劍少女名馬雪珍，是十二女婢的首腦人物，她忽然撇撇嘴，說道：「這有什麼奇怪的，因爲咱們姑娘……」

黃瑛回頭低叱道：「誰要妳多話！」

馬雪珍螓首一垂道：「是，小婢不說就是。」

黃瑛再向卜靖道：「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說的可是句句實言，其他的你更不必担憂了，當今之世，除了你天刑門主，縱然在百萬軍中，咱們也能來去自如。」

卜靖長長一吁道：「姑娘既如此堅持，卜某倒無話可說了。」

卜靖語音甫落，八大鐵衞之一的任大椿忽然撥轉馬頭，嘩刺刺衝回道：「稟門主，前途有警！」

卜靖道：「知道了。」

待任大椿返回隊伍，黃瑛道：「少俠！讓我打打頭陣，好麼？」

卜靖心知黃瑛要表現一下她的功力，遂微微一笑道：「好吧，不過得饒人處且饒人，設非萬不得已，不可趕盡殺絕。」

黃瑛道：「我知道。」纖掌一提馬韁，逕率黑衣十二婢，向前面飛騎急馳。

馳出兩箭之地，只見眼前的官道左倚雄山，右陷絕澗，好一個險惡的所在！

此時險道之上，擺滿了鹿角拒馬，近二十名懷抱着匣弩的大漢，隱身於拒馬之後。

（未完待續）

千古英雄人物

咫尺天涯恨何如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殺人魔寇氏放棄地獄庵，把華雲翔迷昏，移到原居草屋的地下室，與大刀王松同囚一起，兩人均被寇氏灌下軟骨散，週身乏力。華雲翔利用老鼠自通風洞中，帶出一血字布條，巧爲剛到探訪寇氏的歸志彪所得，惜因歸志彪不够機警，反遭寇氏暗算，傷腿復遭擊斷，被囚於關禁華雲翔與王松的地室中。磨刀老人與涂、丘二女及王建一等自地獄庵失望歸來，睹歸志彪留條，各人乃又往寇氏家中，抵埗後，寇氏僞稱未見歸志彪到來，磨刀老人推測歸志彪或已發現殺人魔秘密，致被擄去——

丘惠珠道：「如果他發現了殺人魔的甚麼秘密，他必會在留條上有所說明。」

磨刀老人道：「正是，所以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依老朽拙見，只怕是他走到途中時，不小心又跌斷了腿，被困在途中的某一處。」

涂香香道：「那咱們快轉回去找找看吧！」

磨刀老人道：「好，咱們一起找回去，一邊走一邊喊他，他若被困某處而未遭不測，聽到咱們的聲音，必會回答。」

王健一說道：「老前輩，在下有個請求。」

磨刀老人別臉望他問道：「王少鏢頭有甚麼事？」

語氣有些冷淡，他對王健一直是冷冷淡淡，因爲他和大刀王松有過一段嫌隙。

王健一露出一個不自然的窘笑，道：「在下三人想先去鬼門關看看，行麼？」

磨刀老人道：「你爲了想救令尊，老朽不反對，不過你須認清一事，你們三人力量薄弱，萬一遇上那幾個死神或金頭陀等人，只怕會遭到像謝輝三人同樣的悲慘命運！」

王健一道：「在下三人會小心了。」

磨刀老人道：「那就去吧！」

王健一拱拱手，便與傅，趙二鏢師辭別衆人，直奔鬼門關而去。

磨刀老人隨向涂，丘二女及成家兄妹一招手道：「我們也走吧！」

於是，老少七人往下游尋回來。

七人散開成一横綫，相隔十丈遠，開始作捲地式的搜尋，同時邊走邊喊叫：

「歸志彪，你在那裏？」

「歸志彪，你在那裏？」

喊聲此起彼落，响散滿山遍野！

一路尋下，走了兩個時辰，已回到欲神灘華雲翔的家，當然結果是毫無發現！

七人回到茅屋集合，個個憂形於色，磨刀老人嘆道：「看情形，老朽的推測是錯了，他八成是落入殺人魔手裏了！」

丘惠珠道：「但殺人魔已派死神打斷了他一條腿，爲何又要將他擒去呢！」

磨刀老人道：「那天他說腿傷已快全愈，大概殺人魔發現他已能行走，爲了怕他破壞大事，因此索性將他擒去和華雲翔作伴。」

涂香香恨聲道：「哼，眞是可惡，她爲什麼不抓我們兩個，而老是找華雲翔和歸志彪的麻煩？」

磨刀老人苦笑道：「大概因爲妳們是女人之故，殺人魔既是個女的，她對女人不會太絕情。」

涂香香冷笑道：「她實在不必如此客氣，我抓到她時，可不跟她客氣！」

丘惠珠道：「咱們再尋回去吧？」

磨刀老人點點頭道：「好，這次換一條路綫，假如再找不到，那就可以斷定他是被殺人魔擄去不錯了。」

丘惠珠轉對成家兄妹，含歉一笑道：「四位累不累？」

成智雄道：「不累。」

丘惠珠道：「要你們跟着我們走來走去，眞不好意思。」

成智雄道：「姑娘不用客氣，敝堡過去對華雲翔有所誤會，這次他有難，在下等理當稍盡棉薄。」

丘惠珠道：「那麼我們再回去吧。」

於是，七人又由欲神灘出發，往上游尋去。這次，他們走的是距江邊稍遠的路綫，仍散開成一横綫，仍邊走邊喚……

初更時分，七人尋到寇氏的住處，當然也沒有任何發現。

寇氏還沒睡覺，見他們回來，急問結果，丘惠珠搖搖頭道：「沒找到，現在可

以確定他是被殺人魔擄去不錯了！」

寇氏憂愁地道：「唉，人一個一個被捉去，這怎麼得了啊！」

磨刀老人輕嘆一聲道：「也不必太憂急，殺人魔若有意殺害他們，早就下手了，現在她將他們擒去，只是不願他們破壞她殺人的計劃罷了，大概過了七月一日，他們便可獲釋回來。」

他接着道：「王健一他們三人呢？」

寇氏道：「晚間回來一下，說沒找到甚麼，我燒飯給他們吃，他們吃過之後又走了，說要去鬼門關附近找一找看。」

磨刀老人「唔」了一聲沒表示甚麼。

丘惠珠道：「他們未免太躁急了，萬一遇上殺人魔，豈不是白白送掉性命？」

磨刀老人淡淡道：「他急欲拯救父親，也怪不得他……」

涂香香向寇氏道：「大娘，我們走了一天，肚子好餓，有東西吃麼？」

寇氏道：「有，我知道你們還要回來，煑了很多飯，我去熱一熱。」

說畢，起身而去。

丘惠珠道：「老前輩，我有一句話想問您，不知您會不會介意？」

磨刀老人怔了怔道：「不會，妳但問不妨。」

丘惠珠道：「這幾天，我覺得您老人家對待王少鏢頭的態度似乎很冷淡，甚麼原因？」

磨刀老人沉默半晌，才微露苦笑道：「其實這是老朽不對，老朽實在沒有恨他的理由……」

丘惠珠驚訝問道：「您老人家恨王健一？」

磨刀老人點點頭道：「是的，老朽和他父親有宿怨未解。」

丘惠珠道：「那是……」

磨刀老人感傷一笑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老朽一直還想不開，一直還念念不忘要報仇，這是不對的……」

涂香香聽出興趣來，問道：「您老人家到底和大刀王松有甚麼仇恨？」

磨刀老人緩緩道：「那件事，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四十年前，他是二十出頭的青年，老朽則已三十多歲，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們相識而結爲好友，那時他很落魄，窮得沒飯吃，老朽就叫他在家裏住下，還經常給他一點零用錢。」

他說到這裏，頓了頓足，又道：「那時候，老朽還未成親，但已有一門親事談妥，準備在那年春天完婚，未婚妻是當地的名門閨秀，家裏很富有……」

笑了笑，接着道：「妳們可不要以爲老朽是看中她家裏有錢才要娶她的，實際情形是：她父親希望她嫁給一個有才華的書生，以便將來考個一官半職，光耀門戶，誰知當地却沒有一個那樣的書生，結果誤了她的青春，到了和老朽談成婚事時，她年已二十八，可說是個老姑娘了。」

丘惠珠道：「二十八歲，也不算太老嘛！」

磨刀老人笑道：「在我們那地方，超過二十五歲如尚未嫁人，就要被人稱爲老姑娘了，但老朽並不嫌她年紀太大，因爲那時老朽已是三十多歲的人配她正好。」

涂香香道：「不錯，不錯。」

磨刀老人道：「我和她曾見過幾次面，彼此印象都不錯，誰知到了那年春天，老朽正準備擇日迎娶之時，她父母忽然派人來說她決定嫁給別人了，並把訂親禮物全部退還給老朽，當時老朽很感意外，就跑去她家質問，她父母支吾其詞，不肯說明原因，老朽一發火，不理他們的阻攔，直入她的閨房見她，而一見之下，老朽登時冷了半截……」

涂香香道：「怎麼回事？」

磨刀老人道：「她……已有身孕！」

涂香香紅臉道：「啊，她偷……偷了人？」

磨刀老人點頭道：「正是，當時老朽心灰意冷，問她那人是誰，她不肯說，老朽也懶得再追問，就回家去了，大丈夫何患無妻，老朽並不怎樣傷心，可是……第二天早上，老朽見王松遲遲未起床，就去拍他的門，但房中無人應聲，老朽推門進入一看，才發現他已不在，原來他已悄悄的走了。」

丘惠珠道：「原來是他！」

磨刀老人道：「那時老朽，被蒙在鼓裏，只對他的不告而別感到一絲不快，因爲老朽對他的帮助不可謂不大，他要離去，實在不該那樣不聲不响。」

輕咳一聲，又道：「過了幾天，消息才傳到老朽的耳裏，原來他已帶着老朽的未婚妻走了！」

涂香香道：「這太卑鄙了！」

磨刀老人道：「是的，如果是別人佔有了她，老朽也不生氣，但想不到搶佔她的竟是他——一個受老朽救濟之人，這種不仁不義的事情，也幹得出來，這下老朽無名火起了，就整裝離家，決定去找他算賬。」

丘惠珠道：「找到了沒有？」

磨刀老人搖頭道：「沒有，他大概知道老朽不肯饒他，故帶着那女的遠走高飛，老朽找了一年多沒找到只好回家，過了十多年，老朽才知道他已發迹，在長安開設鏢局，而且闖出了『大刀王松』這麼一個响亮的名號，但老朽知道他所以有能力開設鏢局，完全是娶那女人的收穫，那女人嫁給他時，她父母給她一萬兩銀子，他就是得到那一萬兩銀子而發迹起來的。」

涂香香憤憤不平地說：「哼，原來大刀王松竟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

這時，寇氏已將飯菜端出，磨刀老人道：「來，咱們邊吃邊談……」

於是七人圍上桌子，端飯吃了起來。

丘惠珠追問道：「後來怎樣？」

磨刀老人道：「經過十多年，老朽氣也平了，未打算再找他算賬，但是有一次，老朽因事赴長安，順便向當地人打聽他的情況，哼哼，不打聽還好，一打聽之下，又把老朽氣壞了！」

丘惠珠道：「怎麼啦？」

磨刀老人道：「原來他娶那女人是要她的錢而不是要她的人，他一發迹之後，就討了一個小老婆，並且百般虐待那女人，嫌她又老又醜，非打卽罵，强迫她侍候那個小老婆，連洗脚水也要她端。」

涂香香氣憤的駡道：「這簡直不是人嘛！」

磨刀老人道：「不錯，他實在不是個

人，所以這次他被殺人魔擄去，老朽覺得他罪有應得，像他這種人實在是該死。」

丘惠珠道：「那女的也眞傻，爲甚麼要嫁給他那種無情無義之人？」

磨刀老人苦笑一下道：「那時她那裏知道他無情無義，她因自己年紀太大，覺得能嫁給一個青年是十分體面之事，再加上受他花言巧語的誘惑自然就上當了。」

涂香香問道：「後來您老人家有沒有去找他算賬？」

磨刀老人道：「有的，老朽一聽說他虐待髮妻，心中大怒，就等他押鏢出城時，在城外攔住他，打算好好教訓他一頓，那知經過十多年的苦練，他的武功確已達到第一流的程度，再加上有三個鏢師協助他，老朽非但教訓他不成，反而被他打傷了。」

他停頓了一下，笑笑又道：「那三個鏢師，就是謝輝，葉天河，鄧通三人。」

涂香香道：「啊，怪不得您老人家上次遲遲不肯現身與我們相見，原來是討厭他們三人。」

磨刀老人道：「他們三人並無不對，老朽恨的只是王松一人而已。」

丘惠珠道：「江湖上的人，都說大刀王松慷慨大方，很講義氣，敢情都是假的呀！」

磨刀老人道：「他很會做人，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不了解的人，當然認爲他很好了。」

涂香香道：「那女的還在世麼？」

磨刀老人道：「還在，後來那小老婆嫌她笨手笨脚，不要她侍候，她就樂得躲在後院唸經度日。」

涂香香道：「王健一就是她生的？」

磨刀老人道：「是的。」

涂香香道：「他爲甚麼不爲母親抱不平呢？」

磨刀老人冷笑道：「誰知道，也許他的個性也像王松一樣吧！」

涂香香道：「對，人說有其父必有其子，大概王健一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丘惠珠道：「這次殺人魔要殺王松，會不會與他的爲人有關？」

磨刀老人沉吟一下，道：「唔，也有可能……」

丘惠珠道：「他的髮妻可能加入了姊妹會，因此殺人魔要替她報仇。」

涂香香道：「我想不是。」

丘惠珠道：「不是？」

涂香香道：「若照妳這樣說，那麼我父親豈不是也幹了甚麼卑鄙無恥之事，因此遭了報應？」

丘惠珠發窘道：「哦，姊姊說得對，我爹不是那種人，他到現在還和我娘恩恩愛愛呢？」

涂香香道：「我爹和我娘也很恩愛，所以殺人魔殺害妳我父親，絕不是因爲他們始亂終棄之故。」

丘惠珠道：「這麼說，殺人魔之要殺大刀王松，必是爲了別的原因。」

磨刀老人忽然低聲道：「聽！是不是他們三人回來了？」

大家側耳一聽，果然聽到有一片脚步聲響過來，成智雄起身走去門口一看，說道：「不錯，是王少鏢頭他們回來了。」

話落，王健一和傅，趙二鏢師已走到門口，三人舉步入屋，王健一朝磨刀老人拱拱手道：「老前輩回來了，有沒有找到歸志彪？」

磨刀老人搖搖頭。

王健一現出關切之色道：「他莫非也被殺人魔刦去了？」

丘惠珠答道：「不錯。」

王健一道：「在下三人在鬼門關四周的樹林中發現了幾具屍體，但沒有一具像歸志彪的。」

涂香香吃驚道：「怎麼，又發現屍體了？」

王健一道：「在下三人發現了四具，兩個是老人，兩個較爲年輕，屍體都是在樹上，已開始腐爛。」

涂香香道：「樹上有無警語？」

王健一點頭道：「有的，都刻着『擅闖鬼門關者的下場』九個字。」

丘惠珠問道：「你們有沒有碰到金頭陀等人？」

王健一道：「沒有，在下三人結伴而行，也許這就是他們不敢現身的理由。」

他接着轉望磨刀老人問道：「老前輩，殺人魔再過八天便要下手殺害家父，今後八天中，我們該採取甚麼有效的行動來阻止她？」

磨刀老人搖頭道：「沒有甚麼有效的行動，我們只好盡力搜索，到了七月一日前一兩天，如無發現，再上鬼門關去守株待兔，她在殺人之前總會將石像擺上鬼門關，這是我們能够見到她的唯一機會。」

王健一低下頭，憂心如焚地道：「就怕她不肯再在鬼門關上動手，這一帶盡是不見天日的樹林，眞叫人防不勝防……」

磨刀老人道：「我們都不是神仙，無法預測她在何處動手，只好盡力而爲。」

王健一嘆道：「在下眞希望她能現身相見，不論任何條件，在下都可答應。」

涂香香道：「殺人魔不是要你們的錢，她似乎只要你父親的命。」

王健一道：「但這是爲甚麼呢？家父一生與人無怨，而且樂善好施，爲什麼殺人魔要殺他呢？」沒有人接腔，因爲，涂，丘二女及成家兄妹已知大刀王松並非與人無怨，他並非眞的樂善好施。

王健一環望衆人道：「今後這幾天，希望諸位多多幫忙，如能救出家父，在下定當厚謝。」

涂香香聽了有些不舒服，冷冷道：「少鏢頭你這話就不對了，今後大家都是要找殺人魔報仇除害，大家只須同心協力，並不是誰幫誰的忙的問題，我們又不是你王少鏢頭僱來的幫手，何必提厚謝呢？」

王健一不禁臉紅耳赤，訥訥地道：「是是，姑娘所言極是，請恕在下失言。」

涂香香起身道：「夜深了，大家歇息吧，明天再去鬼門關找一找。」

說罷，幫寇氏收拾。

然後，寇氏請涂香香和成幼慧睡一房，她自己和丘惠珠睡一房，餘七人便在堂上坐待天亮。

寇氏帶丘惠珠進入自己房中，笑道：「我這房中只有一張床，我們只好同睡，丘姑娘不介意吧？」

丘惠珠道：「不會，我在家裏，也都

是跟我娘同睡一床哩！」

兩人解衣上床，並頭躺下，寇氏和她聊了一會，就閉目睡去，丘惠珠却是睡不着，腦子裏不是想到父親，就是想到華雲翔……

不久，堂上的磨刀老人七人也停止交談，四周變得靜了起來。

丘惠珠就在這時聽到一種聲音，一種很沉悶很輕微的撞擊聲，好像有人在地下撞擊牆壁，還有一些輕微得幾乎感覺不出來的震動，她愈聽愈覺得奇怪，忍不住推醒寇氏，低聲道：「大娘，我聽到一種聲音！」

寇氏倦倦欲睡地道：「是一種很輕的『蓬蓬』之聲麼？」

丘惠珠道：「正是，而且地面都好像在震動呢！」

寇氏道：「不要緊，那是江水撞擊穴洞的聲音，每天都有的。」

丘惠珠道：「這地下有穴洞麼？」

寇氏道：「近江岸下面都有些穴洞，江水衝進去便會發出這種聲音。」

丘惠珠道：「我覺得好像是在撞擊牆壁……」

寇氏道：「我剛住到這裏來時，也有這種感覺，後來聽亡夫解釋，才知緣故——這沒關係，過兩天妳就會習慣的。」

丘惠珠道：「原來如此。」

寇氏道：「睡吧，唉……」

她打了個呵欠，翻過了身子，又睡着了。

× ×

次晨，衆人吃過了寇代燒的早飯後，磨刀老人把大家集合於堂上，說道：「諸位，今天是六月二十四日，跟七月一日尚有七天，我們從今天開始作澈底的搜索，逐次將鬼門關四周找個清楚，我們十人分成三組，各選定一個方向作全天搜索，天一黑就回到這裏歇息，這樣搜索七天，如果殺人魔等人躲藏在該處，總可將他們找出來，諸位意下如何？」

王健一道：「好，就這麼辦！」

磨刀老人道：「現在老朽來分配一下，王少鏢頭和傅趙三位一組，老朽和涂丘兩位姑娘一組，成氏兄妹一組，這樣可以吧？」

王健一道：「很好。」

磨刀老人移目轉望成大勇，笑道：「不過，大勇賢侄，老朽今天要另派你一個任務。」

成大勇一拱手，說道：「老前輩只管吩咐。」

磨刀老人道：「我們十人要在這裏住七八天之久，寇女士的存粮一定不够我們吃，所以今天你負責去城裏購買粮食。」

成大勇點頭道：「好的。」

磨刀老人摸出十兩銀子遞給他，道：「先買百斤白米和一些肉類，過幾天再買一次。」

成大勇應諾收下銀子。

磨刀老人接着轉對寇氏問道：「寇女士家裏還有多少白米？」

寇氏道：「大約還有十幾斤。」

磨刀老人道：「這幾天要痲煩女士一下，每天早上都爲我們準備十份飯團，讓我們帶去山中充饑，好麼？」

寇氏道：「好的，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怎麼說是痲煩呀！」

磨刀老人道：「我們打算早上出去，晚上回來，所以需要準備一些食物。」

寇氏道：「今天也要麼？」

磨刀老人道：「是的。」

寇氏道：「那麼，我去淘米下鍋。」

說畢，下廚去了。

當下，成大勇因是要入城，不需帶飯團，乃即辭別衆人而去，其餘九人便在堂上等候，磨刀老人乘等候之際，在地上劃出鬼門關的形勢，然後指定各組今天搜索的範圍，以及發現情況的連絡辦法……

半個時辰後，寇氏已煑熟一大鍋飯，她爲他們包了九份飯團，大家於是帶着飯團，往鬼門關而來，開始做第一次大規模的搜索。

寇氏目送他們走遠之後，才關上屋門，提着一盒飯菜進入地下室。

這時，大刀王松，華雲翔歸志彪三人還在地下室中酣睡未醒，寇氏喊道：「都給我起來，是吃飯的時候了！」

大刀王松、華雲翔、歸志彪聞聲齊醒，一齊坐了起來。

寇氏寒臉冷冰冰地道：「昨晚上是誰在撞擊牆壁？」

華雲翔指了指自己。

原來，他們三人在磨刀老等人到達之前，又被人點了啞穴，直到現在，都未解開。

寇氏放下那盒飯菜，走過去一把抓住他的胸襟，將他提了起來，右手一揮一甩，劈拍賞了他兩記清脆的耳光，然後拍開他的啞穴，再將他推倒地上，怒聲道：「說，你撞擊牆壁幹麼？」

華雲翔憤怒已極，無如昨天又被她灌下了一碗軟骨藥湯，全身軟綿綿的沒有一絲力氣，無法起而反抗，當下破口大罵道：「不要臉的女人！我撞擊牆壁是在求救，怎麼樣？難道我不該求救麼？」

寇氏冷笑道：「我沒有點你痲穴，是爲了要讓你們好過一些，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就只好讓你僵在地上了！」

華雲翔吼道：「要剮要隨妳，我不怕！」

寇氏道：「好，你自討苦吃，別怪我不通人情，現在你們給我吃飯，今天下午我再來整治你！」

說畢，轉去拍開大刀王松和歸志彪的啞穴，然後轉到隔室去了。

她拍開他們啞穴的原因，是要讓他們吃飯，因爲啞穴不解，是無法張開口吃飯的。

俄頃，隔室又响起那「叮叮」之聲，她又開始雕刻石像了！

歸志彪個性本來比華雲翔更毛躁，但因腿骨尚未接合，只好忍氣吞聲，這時見她出去了，便爬行過去將那盛飯菜的盒子拿到大刀王松和華雲翔的面前，說道：「來吧！看這情形，從今天開始，咱們一天只能吃一餐，不吃是不行的。」

大刀王松最想得開，自己盛了一碗飯，默默吃起來。

歸志彪見華雲翔坐着不動，眉頭一皺道：「怎麼回事？你要和自己的肚子過不去？」

華雲翔道：「我吃不下。」

歸志彪道：「吃不下也要吃，只有吃飽了肚子才能有作爲！」

華雲翔道：「你先吃吧，我現在滿肚子是火，實在食不下嚥。」

歸志彪道：「你不吃，我也不吃了！」說着，往壁上倚去。

華雲翔知他是關心自己，心下過意不去，便道：「好吧，來吃！來吃！」

於是，兩人也盛飯吃起來。

歸志彪邊吃邊道：「你不該和她作對，咱們現在無力反抗，和她作對只有自討苦吃的份兒。」

華雲翔道：「我知道，可是我愈想愈有氣，我一直以爲她是個善良的女人，因此認她爲義母，心目中眞是把她當作母親來孝敬，却不道她竟是殺人魔，她眞是把我騙得够了。」

歸志彪道：「這只怨咱們自己看走了眼，怪她又有甚麼用？」

華雲翔道：「昨天你有沒有聽到？」

歸志彪道：「聽到甚麼？」

華雲翔道：「磨刀老人等來到此地，發現你失踪，又回去尋找，到了昨夜又來到此處，然後就在草屋裏住下來。」

歸志彪點點頭道：「我知道。」

華雲翔道：「昨夜我竭力撞擊牆壁，他們應該聽得到才對吧？」

華雲翔道：「恐怕不見得，你現在沒一絲力氣，弄出來的聲音不大，他們聽不見的。」

華雲翔道：「她若不點咱們啞穴，咱們就可大聲喊叫……」

歸志彪苦笑一聲，說道：「這個還用說麼！」

華雲翔道：「後來我太疲倦，睡着了，不知他們還在不在上面？」

歸志彪道：「走了。」

華華翔道：「你怎知道？」

歸志彪道：「他們若還在上面，她怎敢送飯下來？」

華雲翔一想不錯，不由苦笑道：「唉，這兩天我眞是氣瘋了，有許多問題都想不明白！」

歸志彪道：「所以你不該跟她生氣，生氣對你有害無益。」

華雲翔道：「他們大概又去鬼門關搜索了，嗯？」

歸志彪點頭道：「不錯。」

華雲翔嘆道：「他們一定做夢也想不到，咱們就在這草屋底下……」

歸志彪說道：「這是誰也料想不到之事。」

華雲翔見大刀王松一直不開腔，便轉望着他說道：「王總鏢頭，昨夜，我好像聽到一個陌生人的聲音，他是不是令郎王健一？」

大刀王松點頭道：「是的。」

華雲翔道：「他是你的兒子，你一定了解他找不到父親是如何的傷心焦急。」

大刀王松道：「唔。」

華雲翔道：「今天是六月二十四日，假如沒有奇蹟出現，再過七天便是你的大限之日，難道你眞不想讓他明白你是怎麼被殺的？」

大刀王松道：「嗯。」

華雲翔道：「你忍心見令郎痛苦一輩子？」

大刀王松道：「如果王某說出被殺的原因，那帶給他的將不止是痛苦而已！」

華雲翔道：「有這麼嚴重？」

大刀王松道：「是的。」

華雲翔嘆了口氣道：「那在下當眞不能勉强你了。」

這時，隔室的「叮叮」之聲忽然停止，旋聞寇氏打開地下室的出口走了出去。

歸志彪目光一注，低聲道：「怎麼回事？」

華雲翔精神一振道：「是不是有人來了？」

歸志彪道：「可能。」

華雲翔登時燃起一股希望，連忙放下碗筷道：「那麼，乘着現在可以喊叫，我來呼救！」

說着，手扶牆壁站立起來。

壁角上有通風孔，他認爲只要對着通風孔喊叫，聲音定可傳送到地面上去。

大刀王松淡然道：「你又想自討苦吃了？」

華雲翔不理他的警告，一步一步走到牆壁角下，但正想仰頭對着上面的通風孔呼救之際，忽聽隔室又有响動，掉頭一看，只見寇氏已推門而入，只得快快坐回地上。

寇氏冷笑道：「幹麼？是不是想呼救？告訴你小子，來的是我的人！」

華雲翔不加理睬。

寇氏對大刀王松笑道：「王總鏢頭，有個人要來看你。」

大刀王松面色一變道：「誰？」

寇氏道：「凌蘭心。」

大刀王松一張臉登時變得異常蒼白，急聲道：「不！不要讓她下來！王某不要見她！」

寇氏道：「但是她已經來了。」

大刀王松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露出哀求之色道：「不！我求求妳，千萬不要讓她下來，我不能和她見面，絕對不能和她見面！」

寇氏道：「好吧，我去勸勸她。」語畢，轉身而去。

華雲翔一聽是凌蘭心來了，不禁大感興趣，開口問道：「王總鏢頭，你爲甚麼不想見她？」

大刀王松痛苦的搖搖頭。

華雲翔笑道：「總鏢頭曾有納她爲妾之意，如今美夢雖然成空，但見見她又有何妨？」

大刀王松勃然大怒，厲聲道：「胡說，你給我住嘴！」

華雲翔被叱得一呆，不勝詫異地道：「怎麼啦？難道在下說錯了不成？」

大刀王松怒氣狂湧，沉聲一字一字道：「小子，你再說一句，老夫不劈死你才怪！」

華雲翔覺得他實在沒有發這麼大脾氣的理由，故大感不快，冷冷說道：「哼，在下不過順口說句笑話罷了，你發甚麼脾氣？」

大刀王松怒道：「你少來惹我！」

一語方畢，驀見一個姑娘走入地下室來了！

她正是凌蘭心！

大刀王松登時如見妖魔，面上現出震驚痛苦之色，連連往後退縮，顫聲道：「妳來幹甚麼？妳還來幹甚麼？妳不該來的！妳不該再來見我的！」

凌蘭心在門口站住，默默的注視着他，表情顯得很複雜，過了一會，才啓口道：「我想了好幾天，覺得無論如何我總是你生的女兒，所以——」

大刀王松痛苦的用雙手捂住耳朵，大叫道：「別說了！別說了！」

凌蘭心眼眶一紅，緩緩說道：「我跟我娘求過她，雖然她還不肯答應饒恕你，不過——」

大刀王松淚如雨下，低頭哭叫道：「回去！回去！我請妳回去！我不是妳的父親！我只是個禽獸，妳不必可憐我，請妳回去吧！」

凌蘭心也掉下眼淚，說道：「你認爲只有一死才能使你心安？」

大刀王松哭道：「不錯，我要死！我要死！我是個該死的人！」

凌蘭心低首飲泣道：「我在想，也許除死而外，還有別種解脫之法，譬如說你可以去出家……」

大刀王松道：「不！除死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了！妳如同情我，就請趕快離開此地，不要再來看我！」

凌蘭心流淚看着他，嘴唇動了動，似想再說甚麼，但終於沒有說出來，掩臉發出一聲哭泣，轉身奔了出去。

大刀王松痛苦萬分，用力的抓頭，似乎恨不得將自己撕裂。

華雲翔和歸志彪呆若木鷄的僵坐着，好像發現了天下最離奇曲折的故事，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凌蘭心竟是大刀王松所生的女兒！

這就難怪他痛不欲生了，因爲他曾經調戲自己的女兒，又曾經打算納女兒爲妾，天下事還有甚麼比這個更令人難堪的事呢！

現在，華雲翔和歸志彪已猜出了事情的梗概，事情的由來大概就是這樣：大刀王松年青時曾經欺騙了一個姑娘，在佔有了她的身子之後，卽棄之不顧，後來那個姑娘生下了一個女兒，那是現在的凌蘭心，而凌蘭心的母親大概加入了姊妹會，因此要殺大刀王松雪恨，而使大刀王松悔恨欲死的原因，主要還是認爲自己曾經調戲女兒之故，做爲一個生父，這的確是見不得人的醜事。

明白了原因，華雲翔才知道自己的那句戲言爲何使他大發雷霆的原因，他感到有些歉疚，看看他情緒已漸安定，才以歉意的語氣道：「總鏢頭，在下沒想到她是你生的女兒，所以——」

大刀王松惱怒的截口大叫道：「別說了！」

華雲翔道：「好，在下不會再提起此事，卽使對令郎也決不提。」

大刀王松抬頭望他，神情嚴重地道：「你是男子漢，說話可算數！」

華雲翔點頭道：「當然，這件事的確不能讓令郎知道。」

大刀王松轉對歸志彪沉聲道：「你也一樣，知道麼！」

歸志彪道：「我只當不知道這件事就是了，不過你應該爲我們詳細說明一下——凌姑娘的母親，是不是姊妹會的一份子？」

大刀王松點點頭。

歸志彪道：「那末，她爲何不親手殺了你？」

大刀王松長嘆一聲道：「因爲她不諳武功，怎麼殺得了我呢……」

歸志彪道：「如此說來，殺人魔是專替別人報仇的劊子手了？」

大刀王松道：「對王某人來說，她的確只是個劊子手而已。」

歸志彪道：「她是代人報仇的劊子手，那麼托她代爲報仇的都是姊妹會中那些老婦人？」

大刀王松搖搖頭。

歸志彪道：「不是？」

大刀王松道：「不知道。」

歸志彪道：「家父被殺害的原因，你是否知道一些？」

大刀王松又搖頭道：「不知道，令尊及華丘兩位大俠被殺害的原因，王某毫無所知。」

歸志彪轉望華雲翔道：「據說姊妹會那些老婦人都是曾經遭遇不幸境況堪憐之人？」

華雲翔點頭道：「聽說是如此。」

歸志彪道：「女人最大的不幸，莫過於被人欺騙和遺棄，是不是？」

華雲翔道：「是。」

歸志彪道：「但是就我所知，家父並非好色之徒，令尊呢？」

華雲翔道：「家父也不是。」

歸志彪道：「我從未聽說過家父欺騙過女人，所以這就奇了。」

華雲翔道：「如果有個女人曾經被家父遺棄，我敢說其罪不在家父。」

歸志彪道：「對，天下不好的女人也多得很呢！」

華雲翔道：「有些女人被遺棄，是她本身不對，但是當她被拋棄之後，她總是認爲男人對不起她，而心懷怨恨。」

歸志彪道：「是啊。」

華雲翔道：「所以，如果她不把家父的『死罪』講明白，我仍要追究！」

歸志彪道：「我也是！」

大刀王松忽然說道：「萬一追究的結果像王某人一樣，你們將何以自處？」

華雲翔冷靜地道：「那我只好放棄報仇。」

大刀王松道：「但那時候，你們會感到沒臉見人，那會使你們痛苦終生。」

華雲翔道：「到了那種地步，也只好面對現實了。」

歸志彪道：「王總鏢頭，你願否談談，和那女人交往的經過？」

大刀王松搖頭道：「沒甚麼可談的，那全是我的不對……」

歸志彪道：「那是在你成家之前或成家之後？」

大刀王松道：「成家之後。」

歸志彪道：「這當眞不可饒恕，成了家的人，偶爾到花街柳巷去逢場作戲則可，欺騙良家婦女可就不對了。」

大刀王松慚愧地道：「你能這樣想，足證你是個能够潔身自愛的青年。王某在年輕的時候，却沒有想到這麼多……」

歸志彪問道：「你大概玩了不少女人吧？」

大刀王松道：「王某人是將死之人，老實告訴你們也不妨，王某人年輕之時，的確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所以才有今天這個報應，希望你們引爲殷鑑，切莫沉迷女色。」

歸志彪嘆道：「人說色字頭上一把刀，這話當眞不錯！」

大刀王松抬起雙目，望着華雲翔道：「華少俠，王某人死後，你如見到磨刀老人，請代王某向他致歉，關於王某人欠他的那一部份，等來世再償還給他。」

華雲翔聽得一呆，道：「你欠了他甚麼？」

大刀王松苦笑道：「一筆很難還清的賬，不過不是金錢，而是別的東西……」

華雲翔道：「甚麼東西？」

大刀王松道：「王某人此刻不願詳細說明，免得你們卑視我，不過王某人可以告訴你一個有趣的故事，你知道他爲甚麼自稱『磨刀老人』麼？」

華雲翔道：「他說他有一把刀始終磨不快，因此幾十年來不停的在磨，當他磨快了的時候，他就要去殺死一個人。」

大刀王松道：「不錯，他要殺的人便是我！」

華雲翔大吃一驚道：「哦，你和他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大刀王松點點頭道：「是的，而不對的是我，我該死在他的刀下才對，可惜我的命只有一條，只好來世再還給他了。」

華雲翔驚奇的問道：「到底是甚麼事情？」

大刀王松搖頭苦笑道：「對不起，王某人不能再說了，我的罪惡已太多，再說就負荷不了啦！」

正說着，寇氏忽又走入地下室來，含笑道：「對不起，你們今天已談了不少，現在我又要點你們的啞穴了！」

× × ×

這天薄暮，前往城裏置辦粮食的成大勇首先回到草屋，他挑回百斤白米和十幾斤肉類。

而不久之後，磨刀老人，涂丘二女，成家兄妹，王健一及傅趙二鏢師也陸續的回到了草屋。

寇氏問道：「有沒有找到甚麼？」

涂香香搖頭道：「沒有，不過並非毫無收穫，至少我獵到這隻野兎。」

說着，將提在手上的一隻野兎提高起來。

× × ×

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他們十人，分成三組，再度入山搜索去了。

到了天黑時，仍是空手而回。

× × ×

第三天，六月二十六日，他們三度入山搜索，結果仍是毫無所穫……

× × ×

轉眼間，已是六月二十九日，距殺人魔下手殺人的日子，只剩下兩天了！

這天早上，磨刀老人把大家叫在一起，說道：「諸位，過去的五天，我們已將鬼門關周圍百里範圍之內尋遍，並無任何發現，這證明殺人魔等人不是潛在鬼門關附近，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此即是殺人魔一定會在這一兩天將大刀王松的石像搬上鬼門關，所以今天的搜索要改變一下，老朽與涂丘二女上鬼門關去窺伺，你們七位則埋伏於鬼門關下的江邊，注意江邊往來的船隻，老朽相信，殺人魔極可能會利用船隻將石像運到鬼門關，你們在各處可停泊船隻的地方埋伏下來，若見他們出現，也不要驚動他們，讓他們將石像搬上鬼門關之後，再一齊包圍上去，聽懂了沒有？」

衆人一齊點頭。

磨刀老人又說道：「好，咱們現在動身去吧！」

他正要走出草屋之際，忽見門口來了三個人，成家兄妹，一見大喜，齊聲叫道：「五叔！六叔！七叔！你們都來了！」

來的，正是七劍堡的五堡主溫兆祺，六堡主程哲彥，七堡主林笛歌！

磨刀老人一看是他們三人，也十分高興，拱手笑道：「三位堡主也趕來瞧熱鬧麼？」

五堡主溫兆祺抱拳答禮道：「不是，溫某三人是專程趕來助一臂之力的。」

磨刀老人笑道：「那好極了，老朽正愁人手不足，如今來了三位，可以與殺人魔拚一拚了，請進，請進！」

溫兆祺三人舉步入屋，大家叙禮坐下，成幼慧立刻發問道：「七叔，三叔有沒有回堡去？」

她問的是管承義。

林笛歌答道：「沒有。愚叔日夜連程趕回堡中，大概是趕在他前面，因此他不敢入堡了。」

成幼慧鬆了一口氣道：「這幾天，我們一直在担心，生怕五叔和六叔也逃不過他的毒手，如今可好了。」

林笛歌道：「愚叔已將一切眞相告訴你們五叔六叔，我們在堡中等待了兩天，見他不回堡，所以決定暫時不追究，先來這裏看看，因爲我們對你們兄妹在此也極不放心。」

成智雄道：「小侄等沒事，但管承義這老匹夫却非設法將他抓到不可。」

溫兆祺道：「不用着急，他跑不掉的，愚叔已派出本堡五十名劍士四出找尋他們叔侄的下落，遲早會找到他們的。」

他轉望磨刀老人，改變話題問道：「現在情況發展到甚麼程度了？」

磨刀老人道：「老朽等在地獄庵撲了個空，回到此地時，發現歸揚銘的兒子歸志彪失踪，這幾天老朽等一直在各處搜索，但始終未發現甚麼。」

程哲彥接口問道：「鬼門關上的情形呢？」

磨刀老人道：「沒有任何變動。」

溫兆祺道：「今天，已是六月二十九，她若要殺人，總得把石像抬上鬼門關去吧？」

磨刀老人道：「正是，所以老朽今天打算上鬼門關去守候，正要走的時候，剛好三位來了。」

溫兆祺道：「溫某人在來此的路上，

聽到江湖上興傳一事，說殺人魔已在鬼門關附近殺了不少人，此事確實否？」

磨刀老人頷首道：「不錯，包括謝，葉，鄧三位鏢師在內，已有九人遇害，都被吊屍樹上，題上『擅闖鬼門關者的下場』之警句，所以看這情形，大概沒有人敢來瞧熱鬧了。」

溫兆祺凝容道：「這殺人魔的手段未免太過殘暴，他爲了達到其殺人立像的目的，竟不惜一再殺害無辜之人，眞是太可惡了！」

程哲彥道：「據說殺人魔即是姊妹會的主持人？」

磨刀老人道：「大概不錯。」

程哲彥道：「她姓甚名誰？」

磨刀老人道：「好像叫妙蓮師太，俗家姓名則不知道。」

程哲彥道：「芮兄確定她將在後天殺害大刀王松？」

磨刀老人道：「她已在鬼門關上殺害了涂、丘、歸、華四位大俠，所以老朽認爲她仍會在老地點動手。」

程哲彥道：「她應該已知愚兄等人準備在後天上鬼門關阻止她殺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芮兄不以爲她會換個地方麼？」

磨刀老人反問道：「六堡主如是她，你在這種情形之下換不換地方？」

程哲彥沉吟道：「這要看她是不是一個喜歡鬥氣之人，如果她喜歡鬥氣，便不會換地方，但如果不換，便得準備與芮兄等決個高下……」

磨刀老人道：「她可能有此打算，三位不算在內，我們的實力恐怕要稍遜於她，因爲她手下有四個死神及金頭陀，九命妖童和鬼婆阿花七人，個個都不是等閒人物。」

涂香香插口道：「如今三位一到，我們的實力已不下於他們了。」

林笛歌道：「依林某愚見，她的目的在於殺害大刀王松，不在於與我們爭勝負，故她可能換個地方下手殺人，不過却可能會把石像搬上鬼門關。」

磨刀老人道：「是的，所以咱們去鬼門關守候，應該不會完全落空，假定她派死神或金頭陀等人將石像搬上鬼門關，那麼咱們便可將他們擒下，逼他們供出她殺人的地點。」

林笛歌道：「對，如今事不宜遲，咱們就此趕往鬼門關守候吧！」

於是，十三人離別寇氏，往鬼門關而來。

十多里路程，轉眼即到，大家仍然照先前磨刀老人的指示，由成家兄妹及王健一等去江邊埋伏，注意江邊過往船隻，磨刀老人，涂丘二女及温，程，林則直上鬼門關。

老少六人到了鬼門關上，在涂、丘、歸、華四人的石像四周巡視一番，見無任何異狀，乃退到數十丈外，進入一處可以瞭望石像的密林中，潛伏了下來。

四周很安靜，除了微風吹動樹梢，以及小鳥在樹枝上跳躍的聲音之外，沒有一點異响。

林笛歌低聲道：「林某有一種預感，殺人魔可能會在今夜把大刀王松的石像搬上來。」

磨刀老人道：「若然如此，咱們今夜不要下山，就在這裏守到天亮。」

程哲彥道：「程某三人沒帶乾粮來，若要在此過夜，要有東西吃才行。」

磨刀老人道：「這好辦，我們都帶有飯團，今天中午，涂丘兩位姑娘的飯團讓給三位吃，她們回寇氏那裏，請寇氏再做些飯團帶來。」

他說到此處，轉對涂丘二女問道：「如何？」

涂丘二女一齊點頭道：「好的。」

丘惠珠接着問道：「守在江邊的七人，也要在江邊過夜麼？」

磨刀老人道：「是的，今天已是二十九日，大家多辛苦一下，妳們送去給他們吃。」

丘惠珠道：「好的，索性大家都不要再下山，一直守到七月一日爲止，吃飯的事由我們兩個來負責遞送。」

磨刀老人道：「這樣也好。」

當下，老少六人就在密林中一面閒聊一面監視情況，等了兩個多時辰，不見任何敵踪，不覺已是晌午時候了。

涂香香道：「我們回去吧？」

磨刀老人道：「好，路上要小心。」

涂丘二女點頭應是，把帶在身上的飯團取出，交給溫兆祺三人，即下山而來。

她們由北面山脊尋路下山，一路下到江畔，却不見成家兄妹及王健一等人，涂香香感到不妙，低聲道：「咦，他們那裏去了？」

「在這裏！」

背後林中有應人聲！

二女嚇了一跳，掉頭一看，只見王健一正由一株樹上飄下，這才心頭大寛，迎上前問道：「有無發現？」

王健一搖頭道：「沒有！」

涂香香道：「另外六人呢？」

王健一一指左右江畔道：「都在附近，我們七人每人看守一段，相隔百步，一發現情況，立刻便可發暗號互相通知。」

涂香香道：「計劃畧有改變，磨刀老人決定在此過夜，並要我們回去帶食物來。」

王健一很表讚成道：「對，應該如此，殺人魔可能會在夜間到來，咱們應該日夜守候才對。」

涂香香道：「你轉告他們六人，天黑之前，我們會把食物送到。」

王健一道：「好的。」

涂香香隨向丘惠珠一招手道：「咱們走吧。」

二女於是沿江畔往下游回來。

沒多久，已回到寇氏居處，老遠一看，只見屋門緊閉着，涂香香不由笑道：「寇大娘一直說不怕殺人魔，我看她是怕的，妳看她大白天還關着門戶呢。」

丘惠珠笑笑道：「殺人魔眞要傷害她，即使隔着了一層銅牆鐵壁也不管用。」

說話間，已走到屋門口。

涂香香舉手敲門，喊道：「寇大娘，請開門，我們回來了。」

屋中無人回答。

涂香香再敲門，大聲喊道：「寇大娘，請開門，我們回來了！」

還是沒人回答！

涂香香不禁臉色大變，道：「怎麼回事？」

丘惠珠道：「難道又睡着了？」

涂香香說道：「哪有在大白天睡覺之理？」

丘惠珠道：「我們最近常常打擾她，累得她睡眠不足……」

涂香香道：「會不會是出去了？」

丘惠珠笑道：「這怎會，門是裏面閂着的呀！」

涂香香爲之失笑道：「不錯，我眞糊塗——再喊看看！」

但正要舉手敲門之際，屋中却已响起寇氏的聲音，道：「是誰啊？」

涂香香聽她無事，透了口氣道：「大娘，是我們回來了。」

寇氏」哦，打開屋門，打了個呵欠道：「對不起，我剛才覺得疲倦，上牀躺了下，不想就睡着了。」

二女入屋道：「我們常常打擾妳，害妳睡眠不足，眞是抱歉。」

寇氏道：「那裏，我是爲雲翔担憂，所以睡不好——妳們回來幹麼？」

涂香香道：「我們又想麻煩妳了。」

寇氏道：「不要客氣。」

涂香香道：「磨刀老人決定大家今夜不回來，繼續在鬼門關守候，他要我們來準備一些吃的送去。」

寇氏道：「明天回不回來？」

涂香香說道：「我看也不會回來，明天已是六月三十日，後天便是『鬼門關』的日子，我們可能在那裏待到七月一日爲止。」

寇氏道：「那麼，明天妳們仍要回來送飯去麼？」

涂香香道：「是的，今天送一次，明天再送一次，所以要麻煩大娘多爲我們做些飯團。」

寇氏道：「好的，我先做些給妳們帶去，讓他們今夜在山上吃，然後妳們明早再回來拿。」

涂香香說道：「好的，多謝大娘。」

寇氏笑道：「不用客氣，能爲大家做些事，我心裏也好過些。」

她接着又問道：「妳們已吃了飯團沒有？」

涂香香道：「沒有，我們兩人的飯團留給那三位堡主吃。」

寇氏道：「那麼，我這就去生火燒飯吧。」

二女跟入廚房走去。

寇氏問道：「妳們是打算下午送飯團去？」

丘惠珠道：「是的。」

寇氏道：「晚上回不回來？」

丘惠珠道：「不回來了。」

寇氏道：「妳們是姑娘家，怎好在山上過夜？」

丘惠珠道：「不要緊，我們跟磨刀老人在一起，不怕那殺人魔怎樣。」

寇氏道：「最好小心一些。」

丘惠珠道：「我們是唯恐她不來，她來了我們有機會救人。」

寇氏道：「你們自信，能够將她擒住麼？」

丘惠珠道：「正是，如今多了溫，程，林三位堡主，我們自信可以將她生擒下來。」

寇氏道：「但願菩薩保佑，讓你們順利擒住她，好爲民除害。」

這時，灶火已然生起，她便轉身去洗米，涂香香見早上大家吃過的碗筷，還沒有洗，乃問道：「大娘，妳都在那裏洗碗筷？」

寇氏道：「多了就拿去江邊洗。」

涂香香道：「那麼，我帮妳洗這些碗筷。」

寇氏道：「不，我自己來吧，妳們今天已走了不少的路，該坐着歇歇。」

涂香香取下掛在壁上的一個籃子，將碗筷一一放入籃子裏，笑道：「我們一點也不累——惠珠，妳去不？」

丘惠珠道：「好的。」

於是，兩人走出了草屋，朝着江畔走來。

到了一處江畔，涂香香放下籃子，將碗筷取出，逐一淸洗起來。

丘惠珠帮她洗筷子，一邊洗一邊說道：「後天早上，這江上恐怕又有一具屍體了，想想就不由叫人害怕。」

涂香香道：「但也許屍體不是王松，而是殺人魔！」

丘惠珠道：「姊姊認爲我們有這份能力？」

涂香香道：「嗯。」

丘惠珠道：「我們十三人中，要算磨刀老人的武功最高，但他老人家是否力足擊殺殺人魔呢？」

涂香香說道：「再加上一兩位堡主，應該可以——咦，妳說，我們一共有幾個人？」

丘惠珠道：「十三人呀。」

涂香香道：「加上寇大娘，一共是十四個對不對？」

丘惠珠道：「對呀。」

涂香香面露驚奇之色，說道：「這就怪了……」

丘惠珠一怔道：「什麼事？」

涂香香指指正在淸洗的碗道：「妳看，這裏一共有十七個碗，怎麼多出三個碗來了？」

丘惠珠微笑道：「吃一頓飯，多用兩三個碗，那有什麼奇怪的，妳眞會大驚小怪！」

涂香香說道：「可是，我記得今天早上，大家在吃飯時，每人只使用了一個飯碗。」

丘惠珠道：「後來，大娘又替我們做飯團，想是做飯團使用的。」

涂香香一指她手上的一大把筷子道：「妳數數看那些筷子共有幾雙！」

丘惠珠笑道：「不必數，一定是十四雙。」

涂香香道：「數一數看吧。」

丘惠珠依她之言將筷子數了一遍，赫然發現共有十七雙筷子，不禁發怔道：「怪事，怎的多出三雙筷子來了？」

涂香香臉上起了變化，不勝驚疑地道：「咱們一共是十四個人，如今却有十七副碗筷，這表示什麼呢？」

丘惠珠臉上也升起驚疑之色，低聲說道：「難道說還有三個人，在寇大娘家裏

吃飯？」

涂香香掉頭看了草屋一眼，也低聲道：「如果不錯，那麼那三人是誰呢？」

丘惠珠道：「莫非是過路人向寇大娘討飯吃？」

涂香香冷笑一聲，道：「此地何來過路人？」

丘惠珠迷惑地說道：「不然，還有誰呀？」

涂香香又掉頭向草屋看了一眼，輕聲道：「告訴妳，有時候，我對寇大娘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丘惠珠臉色一變道：「妳是說……」

涂香香道：「我說不上來，只覺得她有些怪異！」

丘惠珠道：「妳這一說，我也有些同感，好幾次我們來到此地，總要敲上半天門才能驚動她……」

涂香香說道：「還有，她對於殺人魔，表現得比一般婦女鎭靜，這似乎不太合理。」

丘惠珠點點頭道：「正是。」

涂香香柳眉一揚，道：「妳想她會不會是殺人魔的同黨？」

丘惠珠顰眉道：「但她曾經被殺人魔擄去地獄庵……」

涂香香道：「那也可以解釋爲一項詭計！」

丘惠珠道：「如果她眞是殺人魔的同黨，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她沉思了片刻，接着問道：「假定她眞是殺人魔的同黨，那麼妳認爲多出的這是誰使用的三副碗筷？」

涂香香道：「不是那幾個死神，便是華雲翔，歸志彪和大刀王松！」

丘惠珠忽然想起昨夜在牀上聽到的聲音，不由心頭一動，道：「對了，昨天晚上，妳有沒有聽到一種聲音？」

涂香香問道：「什麼聲音？」

丘惠珠道：「一種很輕微，而又沉悶的『蓬蓬』之聲，地面上還有些輕微的震動。」

涂香香訝異道：「沒有呀，妳在哪裏聽到的？」

丘惠珠道：「在寇大娘的牀上，昨晚我和她同睡一牀，不久就聽到那種聲音，我問她那是什麼聲音，她說是江水撞擊地穴的聲音。」

涂香香道：「妳認爲是不是？」

丘惠珠道：「我當時的感覺是好像有人在地下撞擊牆壁。」

涂香香道：「地下哪有牆壁？」

丘惠珠道：「地下如有地下室，當然就有牆壁！」

涂香香跳了起來，道：「我看不錯了，她必是殺人魔的同黨，而華雲翔三人正被囚禁在草屋底下的地下室中！」

丘惠珠拉住她，低聲道：「先不要衝動，我們再來研究研究。」

涂香香道：「沒有什麼好研究的了，每次咱們敲她屋門，她遲遲不出來開門，必是正在地下室幹什麼勾當——走，咱們去她房中查一查！」

說着，轉身欲去。

丘惠珠緊緊拉住她，低聲道：「不行，妳聽我說，萬一她就是殺人魔，我們絕不是她的敵手，此事萬萬孟浪不得！」

涂香香道：「依妳說該怎麼辦？」

丘惠珠道：「先不要露出聲色，等下回到屋裏，我去和她閒扯，妳則僞稱有些不舒服，說要上床躺一躺，等她不注意時，就偷偷溜進她房中搜查一下，如有發現，也不要聲張，咱們假裝什麼都不知道，然後等送飯到鬼門關上時，再把一切告訴磨刀老人。」

涂香香一想確該如此行事，便點頭道：「好，咱們回屋裏去吧！」

兩人把洗好的碗筷放入籃子裏，即轉回草屋而來。

回到廚房裏，只見寇大娘正把一鍋紅燒牛肉放在一個小爐，涂香香笑道：「大娘，碗筷洗好了。」

寇大娘道：「謝謝妳，就請放在桌上吧。」

涂香香打了個呵欠，道：「唉，不知怎麼攪的，頭有些暈暈的。」

寇大娘關注地道：「是不是昨夜沒有睡好？」

涂香香道：「嗯，昨夜確實沒有睡好，頭一次和那成幼慧睡在一起，有些不習慣。」

寇大娘道：「那就再去睡一會吧。」

涂香香道：「好，我去躺一躺，飯煑熟了就來喊醒我啊。」

寇氏道：「好的，好的。」

涂香香又打個呵欠，隨即轉出廚房，往寇氏的房間走來。

來到寇氏的房外，回頭未見寇氏跟來，於是輕輕推開房門，一閃而入！

她把整個房間打量一番，立刻斷定牀下最有可能是地下室的入口，當下輕輕掩上房門，就蹲到床前，探頭進去察看。

這一看，就看見了那塊鋪在床下的木板！

她伸手移開木板，果見木板下有個地下室的入口，一顆心頓時怦怦狂跳起來。

現在，她已敢斷定寇氏確是殺人魔的同黨，同時認定華雲翔三人必是被囚禁在地下室中。

她興奮極了，竟不顧丘惠珠的叮囑，決定立刻進入地下室將華雲翔三人救出，當下，將身一倒，滾入床下，鑽入洞口去了！

這時，丘惠珠仍在廚房與寇氏閒聊，她一面帮她做這做那，一面問道：「大娘，我有個問題，想問問妳，希望妳不要生氣。」

寇氏道：「不會，妳問吧。」

丘惠珠道：「妳丈夫離開妳的時候，妳年紀還不大，爲什麼不改嫁呢？」

寇氏笑道：「這問題，要我怎麼回答呢？自古以來，我們女人都認爲『從一而終』是一種婦德，要突破這個觀念，實非易事。」

丘惠珠道：「這實在有些不公平，男人死了妻子，再娶幾個亦無人非議，而女人再嫁便被認爲是不守婦道，眞氣人。」

寇氏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誰叫我們生爲女人呢。」

丘惠珠道：「女人也是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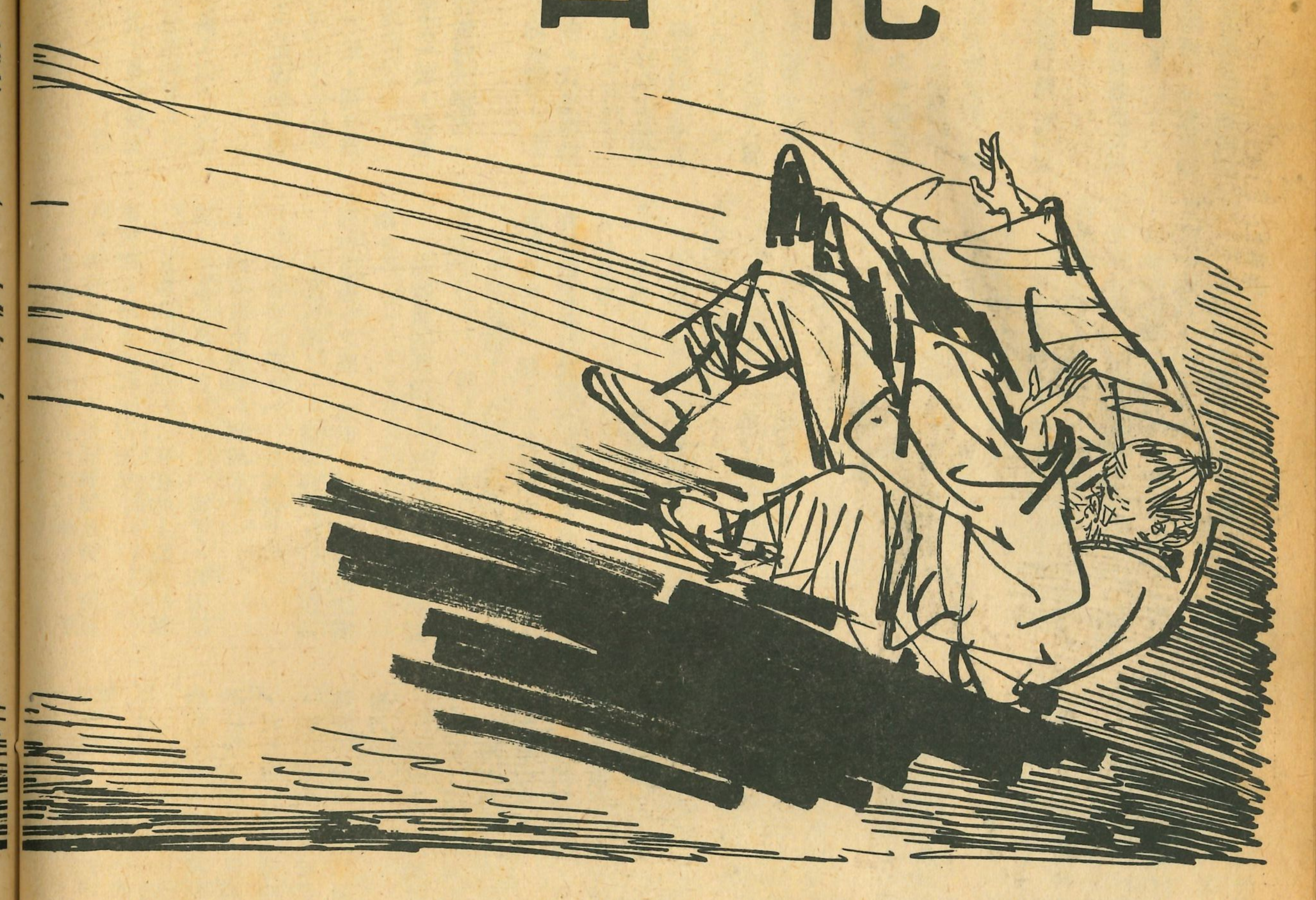
寇氏笑道：「告訴我，妳怎麼忽然想到這個問題？」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花帮太上帮主獲得凌君毅代爲研煉出解化毒汁解藥後，決定遠征黑龍會，那日早上，召集百名花女及三十二名護花使者，齊集護花殿前的大廣場上，選拔總護花使者一名，左右護法各一名，及護法八名，凌君毅忝爲貴賓，被請參與盛會，比賽辦法，首由三十二名護花使者捉對較技，採淘汰制度，再由得勝的十六名，各選對手，勝者八名，即可晉身爲護法，這一戰，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前程，自然比初賽更爲激烈，不大工夫，第一對已分出勝負，第二對峨嵋門人與八卦門人也將決定勝敗——

探隱甘効命　反手破神功

兩人戰到三十餘合，八卦門弟子雖然緊守八門，但對飄洒如風，錯落如雨，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亂的招，無定向的劍尖，已經難於適應。

等到證人蓮花喊「停」之時，他肩頭，衣袖等處，已有三處被對方劍鋒刺破。

兩人相互作揖，一齊退下。

就在兩人退下之同時，第三對和第八對也先後分出勝負，便由證人喝「停」。

這時場上只剩下第五，第七兩對，雙方功力悉敵，還在激烈搏鬥之中。

全場所有目光，這時不約而同的全都投注到這四人身上。

第五對兩人使的都是外門兵刄。

一個使的子母雙環，環外密佈倒鈎，施展開來雙環挾風，鈎上閃起一片青光。

另一個使的一對短戟，戟上色泛藍光，分明淬過劇毒，最奇的是他雙手却握在戟柄中間，戟藏肘後，忽而用戟柄，當作一對短棍，忽而雙腕一翻，雙戟突出，招式十分怪異。

凌君毅直到此時，才發現他招式奇特，幾乎和「天狼劍」同樣的惡毒。

第七對不使兵刃，是徒手相搏，一個拳指並施，尤其是他左手，駢指如戟，取的部份，記記都是人身大穴。

另一個使的「八象掌」，剛柔互見，開闔之間，別具威力。拳風掌影，帶起的劃空嘶嘯，凌厲之處，比起刀劍，也毫不稍遜，舉手投足，無不隱伏殺機！

只要對手沾上半點，頓有殺身之危。

證人紫薇，站在一旁，神情顯的十分緊張。

這兩對人，武功全在伯仲之間，因此前面六對，次第分出勝負，他們却在苦戰不休，僵持不下。

這時但聽那使子母環的大喝一聲，左環倒鈎一下鎖住對方戟柄，右手母環挾起迅猛勁風，一招「泰山壓頂」當頭砸下。

使雙戟的冷笑一聲，身形一矮，避開對方下劈之勢，一下子欺到使子母環的身側，左手戟柄從對方劍鈎滑出，藍光一閃，迎胸點出。

使子母環的對他雙戟上淬過毒，早就存有戒心，慌忙側身一讓，却沒防到使雙戟出手之時，右脚也同時掃出，待到警覺，要待閃避時，已是不及！

但聽「砰」的一聲，一個人直被踢飛八尺開外，摔倒地上。他武功總究不弱，跌下的人，一個虎跳，縱身躍起，雙環齊舉，正待朝使雙戟的撲來。

證人玉梨嬌聲喊道：「停。」

使雙環的只得剎住身子，說道：「咱們勝負未分，姑娘幹麼叫停？」

玉梨道：「你被他掃跌出去，自然輸了。」

使雙環的道：「姑娘此話不公，咱們比的是兵刄，在下雖然傾跌，在招式上並未落敗，何得判在下輸了？」

使雙戟的笑道：「何兄要是不服，咱們不妨再打一場。」

使雙環的道：「不錯，咱們不分個生死存亡就不許罷手。」

玉梨雙眉一挑，喝道：「何祥生，你在動手之時，被人一腿掃倒，還不認輸麼？」

使雙環的雙目通紅，冷聲道：「姑娘，妳是侍者，兄弟忝屬使者，咱們職位相等，妳還不配直呼何某姓名，副帮主方才公佈

選拔辦法，兵刄對敵，點到爲止，何某要請教姑娘，葉開先的雙戟，又點到何某那裏了？」

他居然不服證人裁判，和玉梨頂了起來。

芍藥適時喝道：「何祥生，退下。」

使雙環的這回不敢再說，悻悻的退了下去。

現在，場中只剩下那徒手相搏的一對了！

這兩人眼看其他七對，全已分出勝負，只有他們依然纏鬥不休，不覺抖擻精神，奮起全力搶攻。

那拳指並出的漢子，陡使一招絕學，上身猛然朝前一撲。

就在他身形一撲之際，右拳忽然揑了一個訣印，左手揚處，中指突然變得猩紅如血，隨着一聲低嘯，指風如箭，直向他對手咽喉點去。

凌君毅目睹他點出的中指，鮮血欲滴，心中猛然一動，忖道：「此人練的不像是言門『硃砂指』，那是旁門中的『血影指』了！」

這原來電光石火般事！

那使「八象掌」的漢子，在和他動手之際，忽見對方目光之內，忽然充滿了森森殺機，心頭已自警覺。

此時驟睹對方鮮血指影，迎面擊來，指風未到，鼻中已可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氣味！

心頭一凛，暗道：「我原無殺你之心，你倒先向我下手了。」

心念閃電一動，人已飄然斜閃數尺，右手一揮，霍地反擊過去。

他這一掌，同樣起了殺心，蓄勢所發，一股强猛絕倫的掌風，擴及數尺，嘯風盈耳，像浪潮般橫捲過去。

最厲害的，是他掌風之中，挾着一縷澈骨寒氣，這是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那使「血影指」的漢子一指落空，眼看對手這一掌來勢汹湧，十分凌厲，一時不敢硬接，急忙橫閃數步，讓開掌勢。

掌風是讓開了！

但就在他閃出之際，突然身軀一震，機伶伶打了一個冷噤，脚下浮動，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那使掌漢子揮出一掌之後，也因方才鼻中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氣，也自放心不下，立即運氣行功，暗暗調理體內眞氣。

證人紫薇沒有叫「停」，他們兩人却自動的停下手來！

在場之人，全是武學行家；但誰也沒有看出兩人忽然停手的原因來！

方才大家只看到使指漢子使出鮮血刺目的「血影指」，此時又見使掌漢子雙目微闔，正在運功調氣，還當他已經傷在指風之下！

連證人紫薇也有如此想法，略爲遲疑，正待宣佈使指漢子獲勝！

幸虧她遲疑了下，還未宣佈！

那使「血影指」的漢子忽然身子往後一仰，「砰」的一聲，倒了下去！

這下，直看得紫薇大吃一驚，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她這證人，已經不知這場勝負，該屬於誰的了。

不僅是她，就是站在階上，發號施令的副帮主芍藥，也面現錯愕，無法說的出來。

使「血影指」的漢子倒下了之後，就好像昏死過去，過了半晌依然不見動靜。

不，他本來臉如淡金，但經過這一陣工夫，却漸漸變成了紫黑！

使掌漢子經過一陣調息，却緩緩睜開眼來，目光一瞥僵直的躺在地上的同僚，臉上不禁飛過一絲傲然得意之色！

只聽端坐階上的太上沉聲叫道：「秦得廣。」

使掌漢子一聽太上叫喚，慌忙趨前幾步，躬身道：「屬下在。」

太上道：「老身已經要副帮主宣示大家，出賽中，只許點到爲止，不准傷人，你怎可使出殺手，把他擊成重傷？」

秦得廣連連躬身道：「太上垂察，屬下和他動手之時，誠遵比試規定，始終不敢施展殺手，只是他先使『血影指』，屬下也只好出手反擊，但屬下練的『寒絲掌』，一經出手，就管不住自己了。」

「寒絲掌」！大家簡直連聽都沒聽過。

凌君毅心中暗暗納罕，忖道：「不知『寒絲掌』又是什麼功夫？自己怎麼沒聽師父說起過？」

太上輕哼一聲道：「今天這選拔大會上，不准殺人，還不快去餵他解藥？」

「寒絲掌」還有解藥！

秦得廣答應一聲：「屬下遵命！」

躬身退下，走到使「血影指」的漢子身邊，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錦盒，取了一顆硃紅藥丸，納入他口中。

「寒絲掌」顧名思義，掌風之中，必然暗藏了至陰至寒之氣，難怪中掌的人，身軀僵直，連臉色都凍成了紫黑。

餵下解藥，不過盞茶工夫，使指漢子臉上紫黑盡散，長長吁了口氣，倏地睜開眼來。

他一眼看到秦得廣，口中大吼一聲，挺身躍起，振腕一指，閃電般朝秦得廣當胸「心坎」點去！

秦得廣早有準備，輕輕一閃，便自躲了開去！

芍藥急忙喝道：「快快住手，勝負已分，大家不准再動手了。」

芍藥也適時喝道：「敖九洲，你退下去。」

使指漢子聽到副帮主的喝聲，不敢違拗，只得躬身退下。

第二場選拔賽，至此全部結束，八名護法，也經過兩次淘汰，而獲得當選。

副帮主芍藥站在階上，嬌聲宣佈道：「第二場比賽結果，由護花使者公孫相（使「天狼劍法」），丁嶠（使鐵骨摺扇），張南强（使「衡山劍法」），宋德生（使「亂披風劍法」），羅耕雲（使吳鈎劍），杜乾鱗（使一對判官筆），葉開先（使雙戟），秦得廣（使「寒絲掌」）等八人獲勝，應予昇任本帮護法。」

場中響起一陣熱烈掌聲。

百花帮主牡丹和貴賓凌君毅也一齊鼓掌慶賀。

芍藥又說道：「現在，請八位新任護法，站到面前來，接受太上親自頒發護法金牌。」

當下由公孫相爲首的八名新任護法，依言走到石階前面，一字站定。

總管玉蘭朝廳內招了招手，但見一名使女，手托玉盤，欵步走出，送到玉蘭身前。

那玉盤上，鋪着黃綾，放的自然是「護法金牌」了。

玉蘭接過玉盤，神色恭敬，走到中間。太上也跟着站起身來。

芍藥叫道：「公孫相。」

公孫相急忙趨上石階，向太上躬身一禮。

太上從玉盤中取過一面金牌，遞與公相孫。

公孫相雙手接過，再行一禮，退回原位。

接着芍藥依次喊名，七名新任護法，也依次接受太上頒發金牌如儀。

大家又鼓了一陣掌。

太上目光緩緩掃過八人，嘉許的道：「老身方才親眼看到你們兩場比賽，各顯身手，能够從三十二名脫穎而出，並非僥倖獲勝，江湖上不像官場，官場中，有夤緣倖進，雖無眞才實學，只要能鑽能拍，就可步步高陞。江湖上却憑仗自己的本領，要經得起風浪，因爲這是玩命的地方，一着之失，便可輸掉性命，所以沒有浪得虛名，僥倖成功的人。老身這話，就是說你們能從護花使者，晉昇護法，沒有絲毫僥倖取巧，勝得光明磊落，這是君子之爭。本帮護法，乃是極高的榮譽職銜，今後更希望大家全心全意，維護本帮，爲本帮創造更高的榮譽。」

她說到這裏，大家鼓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歷久不絕。

八名新任護法同聲說道：「屬下等蒙太上恩典，誓以至誠，爲本帮効力，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大家又報以一陣掌聲。

太上點點頭，表示嘉許，然後藹然道：「很好，你們去見過帮主。」

八名新任護法一齊朝百花帮主躬下身去，說道：「屬下參見帮主。」

百花帮主已經站起身來，回了一禮，嬌聲說道：「恭喜諸位，榮升本帮護法，本座深爲本帮慶幸。」

階前又是一陣掌聲。

掌聲中，太上回到交椅上落座。百花帮主等太上坐定，才跟着坐下。

太上却在此時，緩緩側轉身來，目光透過黑紗，落到凌君毅的身上，徐徐說道：「凌相公。」

凌君毅心頭一動，心中暗暗忖道：「來了！」

一面忙欠身道：「太上有何見教？」

太上藹然道：「老身昨天和你提過，要敦聘凌相公爲本帮護法，不知凌相公考慮好了沒有？」

八名新任護法，聽的暗暗高興，忖道：「這位坐在帮主下首的『貴賓』，還當他有多了不起，原來也不過是本帮一個護法身份。」

太上話聲方落，凌君毅只聽耳邊响起一絲極細的聲音，說道：「凌公子快答應下來！」

這是百花帮主的聲音！凌君毅自然聽的出來。

其實不用牡丹替他着急，他已經站起身來，神色之間，顯得十分虔敬，朝太上躬身一禮，說道：「屬下蒙太上厚愛，敢不遵命？」

這是「迷迭香丸」，在他體內起了作用！

芍藥在他站起之時，一雙秋波，含情脉脉的注視着他，心頭却有些放心不下。

等到聽了他自稱「屬下」，一口答應下來，她俏眼之中，不覺流露出安慰的笑意！

（選拔大會，是百花帮的大典，副帮主自然也戴了面具）

太上在蒙面黑紗之中，也有了得意的笑容，點一點頭，說道：「很好，老身知道凌相公屈就本帮一名護法，是委屈了凌相公……」

她故意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凌君毅正待坐下，聽了太上的話，馬上一臉惶恐，連連拱手道：「屬下江湖末學，太上這般抬舉，實叫屬下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太上於萬一。」

這些話，要是在昨天，他無論如何也不肯說的；但如今他是服了「迷迭香丸」的人。

「迷迭香丸」的作用，就是會使你對百花帮，對太上衷心悅服，永無異志。

太上又點點頭，表示嘉許，接着說道：「但本帮護法，是客卿的身份，地位也並不算低，尤其總護花使者和左右護法，都是由護法中產生的，每一個護法，都有機會成爲總護花使者和左右護法，老身一向主張用人唯才，公平競爭，你們最高能擔任什麼職務？那就要看你們自己有多少眞才實學了。」

這話是暗示凌君毅，我只能派你一個護法，你有本領，就可以一躍而爲總護花使者。

同時也等於向八個新任護法明白表示，總護花使者和左右護法，三個職位，大家都可公平競爭。

總括一句，就是只要你有本領。

太上話聲一落，玉蘭已經托着玉盤，過去伺候。

太上伸手從玉盤中取起一面金牌，徐徐說道：「凌相公請過來接受本帮護法金牌。」

凌君毅趕忙走前幾步，躬身一禮，雙手接過金牌。

太上微微抬了抬手，說道：「凌相公仍請回座。」

她似乎對這位「護法」，特別優待，你沒看其他八名護法，却只有垂手站在階前的份兒。

凌君毅可不敢失了身份，躬躬身道：「屬下既已投効本帮，擔任護法職務，不敢告坐……」

太上沒待他說完，微一擺手，藹然笑道：「你參加今天選拔大會，是來賓身份，縱已接受本帮護法職務，但此時仍是大會來賓，只管請坐。」

凌君毅不敢再說，只得躬身道：「屬下遵命。」

正待退下，芍藥笑吟吟的道：「凌公

子榮膺本幫護法，可喜可賀。」

凌君毅忙答禮道：「副幫主過獎。」回身退到左首。

百花幫主也盈盈站起，含笑道：「恭喜凌公子了。」

凌君毅不敢和她目光對視，拱手道：「今後還要幫主隨時指示。」

百花幫主抬手道：「凌公子請坐。」

凌君毅欠身道：「屬下不敢當。」他還是坐了下去。

幫主副幫主對區區一名護法，招呼的如此親切，眞把階下八名新任護法，個個看的眼紅不止！

芍藥當前一站，朝左首階前兩個藍袍老者嬌聲說道：「冷左護法，蔡右護法，今天這選拔大會，由太上親臨，主要是選拔總護花使者，因此左右護法一職，也得連帶重選，二位在選拔之前，依例須繳回左右護法金牌。」

左護法冷朝宗躬身道：「副幫主說的極是。」

探懷取出左護法金牌，雙手奉上。

右護法蔡良也跟着取出右護法金牌，繳了上去。

芍藥收起金牌，接着說道：「方才我已經宣佈，凡本幫護法，均可競選左，右護法和總護花使者，有意競選總護花使者的人，可以自動報名參加，報名不限本人，在場之人，均可代為提名。」

芍藥舉手掠掠鬢髮，又道：「凡經提名，或報名參加競選的，均為總護花使者候選人，候選人須接受其他護法挑戰，經連番獲勝，武功最高一人為總護花使者，其次為左右護法。

但候選人如被挑戰者擊敗，即行失去競選總護花使者的資格，而由挑戰者接替，繼續接受挑戰，直至無人挑戰為止，但落敗的人，仍可參加競選左右護法，其辦法和競選總護花使者同。」

凌君毅心中暗忖：「聽她宣佈的辦法，就是說，要當上總護花使者，就得接受十場挑戰，而且，要十場連續獲勝，才成了。」

芍藥宣佈完畢，目光朝階前掠動，接下去道：「好，競選辦法，大家都聽明白了，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現在就開始接受報名，有意競選總護花使者的人，可向本座報名。」

她話聲一落，只見左護法冷朝宗首先舉手道：「屬下冷朝宗報名參加。」

芍藥點頭道：「好。」

右護法蔡良跟着舉手道：「屬下蔡良，也報名參加。」

芍藥也點點頭，說了句「好」。

冷朝宗目光陰森，回頭望着蔡良，嘿然冷笑道：「老蔡，你這是存心和兄弟作對了。」

蔡良眉心有一道刀疤，因此有三眼神的外號，這時聽了冷朝宗的話，眉心刀疤隱隱發紅，沉哼道：「冷兄弟這話就不對了，咱們繳還左右護法金牌，就是為了參加競選，冷兄報名，兄弟也可以報名，這是各憑能耐，公平競爭，有什麼誰和誰作對的？」

芍藥站在階上，喝道：「你們已經報了名，就該安靜些，當着太上面前，這般吵吵嚷嚷，成何體統？」

她這話說的很重，冷朝宗，蔡良兩人，平日縱然自視甚高，但在這位副幫主面前，却也不敢放肆，各自默然退下。

芍藥接着微笑詢問道：「還有誰報名嗎？」

階前八名新任護法，都沒有作聲。

他們這是聰明之處，須知每一個護法，縱然沒有自動報名，參加競選護花使者，但他們仍可向候選人挑戰，挑戰獲勝，不就等於是候選人麼？

而且在目前，稍作觀望，正可以先看看行情。

芍藥等了一陣，依然不見有人報名，她一雙俏目，不由的朝左瞟來，斜睇着凌君毅，嬌聲道：「凌公子呢？」

凌君毅慌忙拱手道：「屬下微末之技，怎敢有此奢望？」

百花幫主微微一笑道：「凌公子太謙了，這是公平競選，誰都可以參加，凌公子既然不肯自動報名，那就算我提名的好了。」

凌君毅連連欠身，拱手說道：「屬下不敢。」

站在右首階前的一百名花女，聽到幫主替凌君毅提名，情不自禁的紛紛鼓起掌來。

在女兒國裏，你生得英俊年少，總是佔便宜的。

「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右護法」三眼神蔡良，聽到幫主替凌君毅提名，心裏已經有了老大的疙瘩。

這時再聽到花女們居然替他鼓起掌來，兩人對望了一眼，嘴角間，同時飛起一絲冷峻的笑容。

芍藥目光環掃，問道：「還有誰提名的？」

階前，沒有人說話，自然沒有人提名了。

芍藥等了半晌，才宣佈說道：「好了，報名截止，參加競選總護花使者的候選人，共有三人，計為冷朝宗，蔡良，凌君毅。」

花女們又紛紛鼓起掌來。

芍藥接着道：「現在已是中午，大會暫告休息，大廳上已經準備好酒飯，大家可以進去用膳了。」

太上首先站起身來，由百花幫主牡丹，副幫主芍藥陪同，進入大廳，四名黃衣少女相隨而行。

總管玉蘭朝凌君毅抬抬手道：「凌公子請。」

凌君毅說道：「總管請先，在下目前是候選人身份，自該和冷，蔡二位，同行的了。」

玉蘭點點頭道：「公子說的也是，那麼賤妾要先走了。」

說完，急步跟了進去。

「左護法」冷朝宗目光深沉，陰惻惻的朝凌君毅冷笑一聲，說道：「凌公子請啊！」

大步當先朝裏走去。

「右護法」蔡良自然也不會讓他，緊隨冷朝宗往裏就走。

凌君毅看出兩人對自己敵意甚深，但他並不在意，瀟洒一笑，就隨着兩人身後

走去。

大廳上，正中間一席，坐的是太上，百花幫主，副幫主。

左上首一席，是三位總護花使者候選人，下來是八位護法，和二十四名護花使者。

右上首二席，是總管和十二侍者。下來十席，是花女們的席位。

席上，自然有酒，但大家都不敢多喝了。

一來是太上就坐在上面，二來是下午還有一場龍爭虎鬥的競賽，誰也不願把自己喝醉了，錯過這一機會。

這頓酒飯，大家都吃的有些匆忙。

飯後，幫主，副幫主隨侍太上，進入大廳左首一間佈置華麗的廂房內休息。

護法，護花使者，也各自散去。

凌君毅和大家都不熟，一個人背負雙手，站在廊上。

只聽身後响起一個嬌柔的聲音叫道：「凌公子。」

凌君毅不用回頭，就聽出是玉蘭的聲音，這就含笑道：「總管辛苦了。」

玉蘭嫣然一笑道：「今天這場大會，事情是不少，但都是她們做的，我不過開口罷了。」

眼珠左右一轉，接着壓低聲音說道：「午後是總護花使者的競賽了，冷朝宗，蔡良兩人，對你敵意極深，你可得小心提防。」

凌君毅點頭道：「多謝總管關照，在下看的出來。」

玉蘭鳳目凝注，幽幽的道：「八名新任護法，你方才已經看到過他們武功路數了，但冷朝宗，蔡良兩人，你並不熟悉，他們兩人，為人陰狠，對你既存敵意，你就不可不防……」

她說到這裏，忽然改以「傳音入密」，說道：「冷朝宗外號九指判官，擅長指功，最厲害的一招，是九指同發的『鬼箭鎖喉』，據說，江湖上從未有人能够逃過他這一招的。蔡良出身關外長白派，擅長『無影神拳』，出拳無聲，令人防不勝防的……」

話聲倏住。

原來，玉蕊，玉梨兩人，欵步走了過來。

玉蕊和凌君毅一路同行，自是較熟，這時含笑招呼道：「凌公子，恭喜你啦，製成『毒汁』解藥，大功告成，又榮膺總護花使者候選人，本幫姐妹都希望你能順利選上才好。」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多謝姑娘誇獎，在下微末之技，如何能選得上？」

玉蕊白了他一眼，道：「賤妾直到現在，才知道那次在船上擊退田中璧，侯鐵手的，就是你凌公子，你眞是眞人不露相，把賤妾瞞得好苦。」

凌君毅含笑道：「姑娘現在不是知道了麼？」

玉梨站在邊上，沒有說話，但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却只是盯着凌君毅直瞧，連霎都不霎。

玉蘭道：「八妹，十三妹，妳們陪凌公子多談一會，我還有事去做。」

說完，白衣飄曳，轉身走去。

梅花，桃花，海棠幾位姑娘，看到玉梨，玉蕊和凌君毅在走廊上說話，也跟着走來。

接着有幾個花女，也圍了上來。

姑娘們不來就罷，只要有幾個過來，大家就紛紛跟着過來。

頃刻之間，就圍了一大羣，衣香鬢影，笑語如珠。

凌君毅一下就像落在脂粉堆裏，一張俊臉，不由的紅了起來。

但聽有人嬌聲笑道：「妳們看啊，這位總護花使者候選人，好像新郎倌呢，臉都紅了！」

另一個花女笑道：「啊，一個大男人，也會害羞！」

於是，有人咭咭格格的笑了起來。

「叮」，「叮」，「叮」！

三聲清脆的清磬，從大廳上傳出！

花女中，有人沉聲叫道：「大會開始了啦！」

另一個花女道：「我們擁護新郎倌當總護花使者。」

一陣像花蝴蝶般翩翩飛起，朝階前投去。

凌君毅却瀟洒的和梅花，桃花，海棠，玉梨，玉蕊等五位姑娘一同緩步走入會場。

有五位美麗的姑娘陪着一個英俊少年同行，這自然是一件令人矚目之事！

九指判官冷朝宗，三眼神蔡良，不用說了！心裏暗暗罵道：「好小子，你勾搭女人的手段，倒是高明的很！」

就是新任的八名護法，二十四名護花使者，也莫不人人側目。

凌君毅因自己是總護花使者的候選人，不便再回到階上的貴賓席落座，這就走到階前，和同為總護花使者候選人的冷朝宗，蔡良兩人，站到一起。

這時太上座前四侍——四名黃花使女，已經並肩走出，分兩邊站定。

全場立時一片肅然。

接着太上由百花幫主，副幫主陪同，緩步走出，各自在椅上落座。

站在階前的護法，護花使者，侍者，花女，一齊朝上躬身為禮。

芍藥站起身來，高聲說道：「現在第三場比賽開始，這場比賽，是總護花使者和左右護法的競賽，本座奉太上之命，担任這場比賽的公証人，在比賽進行中，不論拳掌兵刄，仍以點到為止，嚴禁蓄意殺人。」

場中鼓起一陣掌聲。

芍藥接着提高聲音，嬌聲說道：「好，現在，請三位總護花使者候選人，接受挑戰。」

九指判官冷朝宗應聲道：「凌公子少年雋才，藝出不通大師門下，可說名師出高徒，又肯為本幫効勞，這是難得的機會，屬下不才，願意向凌公子討教幾招。」

凌君毅拱拱手，遜謝道：「在下年輕識淺，如何是左護法的對手？」

冷朝宗陰惻惻笑道：「凌公子不用客氣，兄弟在參加競賽之前，已經辭去左護法職務，現在只是護法身份，何況咱們同是總護花使者的候選人，既然參加競選，自要分個勝負的了。」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冷兄既然這麼說法，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請。」

冷朝宗道：「請。」

兩人一齊舉步朝場中走去。

這第三場的公証人是副帮主芍藥，她跟在兩人身後，走入場中。

凌君毅行走之間，只聽耳邊响起芍藥的聲音，說道：「凌大哥，冷朝宗練的是旁門『鎖喉功』，九指齊發，號稱『鬼箭鎖喉』，他九指判官之名，由此而來，只有『毒龍噴霧』一招可解，你要小心應付了。」

又是一個用「傳音入密」，叮囑他的人。

凌君毅心中暗暗感激，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多謝指點。」

兩人走到距石階三丈來遠，便自停步，相距一丈，對面站停。

芍藥站在兩人中間，問道：「兩位使兵刃，還是使拳脚？」

冷朝宗道：「屬下一向不用兵刃，凌公子要使兵刃，亦無不可。」

芍藥轉過臉來，一雙星眸，脈脈含情的望着凌君毅，問道：「你呢？」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冷兄既然不使兵刃，兄弟自然也徒手奉陪了。」

芍藥輕輕攢了下眉，接着肅然道：「太上一再吩咐，今天的比賽，是競技爲主，雙方點到爲止，誰也不准施展殺手，二位莫要忘了。」

這話表面聽來，雖是說的堂皇，實則明明是限制九指判官冷朝宗，不得施展「鎖喉功」！

九指判官冷朝宗多年老江湖，那會聽不出來？深沉目光，不覺朝凌君毅望了一眼，心頭暗暗忖道：「這小子憑着一張討女孩子歡心的臉蛋，當眞交了桃花運，不准施展殺手，倒不如拱手讓他的好，這還有什麼比頭？」

但心中想歸想，口上還是恭敬的道：「屬下遵命。」

芍藥道：「好，現在你們可以開始的了。」

說完，脚下後退了幾步。

九指判官冷朝宗身上依然穿着藍袍，並未脫下，那是他自恃身份，沒有把凌君毅放在眼裏。

凌君毅同樣穿着長衫，也沒有脫，站在場中，青衫飄忽，意態從容，眞如玉樹臨風，十分瀟逸！

這時觀戰的人，已從兩旁圍了過來，花女們看他面含微笑，站在這裏，十足是一個讀書相公模樣，那像是臨場和人搏鬥了？

在場之人，只有玉蕊在船上看到過凌君毅的身手，其餘的人，莫不暗暗替他担心！

九指判官冷朝宗身形瘦小，但他一雙陰沉的目光，此時漸漸凝聚，宛如兩道冷電，直注在凌君毅的身上，左足前跨半步，雙手化掌，緩緩提到胸口。

一望而知全身眞氣，已經聚集雙掌，有如引弓待發！

九指判官冷朝宗等了半晌，看他依然沒有動靜，忍不住沉聲道：「凌公子準備好了麼？」

凌君毅面含微笑，道：「冷兄，但請賜招。」

他依然連架勢都沒拉開，口中漫不經意的說着！

芍藥深深的瞟了他一眼，意思自然是嗔怪他太以輕敵了些。

你簡直不知道冷朝宗的厲害！

九指判官冷朝宗似是已被凌君毅這般輕敵，激的狂怒衝心，仰天怪笑一聲道：「兄弟那就有僭了。」

聲如猿啼，聽來刺耳至極！

就在他話聲出口，身形一幌，直向凌君毅身前欺去，動作快如雷奔，一閃間就到了凌君毅的左側，左手橫臂出掌，立掌如刀，砍向肋下。

他接着身子一個輕旋，已經旋到了凌君毅的身後，右手五指箕張，閃電般朝脊樑抓下。

這一擊當眞行動如風，而且虛實互相呼應。（他切向凌君毅左肋的一掌，本是一記虛招，主要自然在背後的一抓。）

他練的原是鷹爪門的功夫，心思陰毒，出手更見毒辣，明明面對面較技，他却一下轉到人家背後下手。

這一抓眞要給他戳上，怕不被他抓上五個窟窿？

芍藥看他出手就下毒手，粉臉不禁變了顏色。

那知冷朝宗出手雖快，凌君毅却也不慢，就在他五指尖風還未抓落，凌君毅身形一旋，跟着朝左轉了過來。

左手抬處，輕輕一托，就托在冷朝宗右手關節之上，一下把他抓落之勢，朝外推出，右手隨着一指，朝他當胸點去。

冷朝宗沒想到他應變如此之快，尤其右手被對方封出，門戶大開，心頭大吃一驚，匆忙之間，左掌護胸，急急朝後躍退開去。

定睛看去，凌君毅還是站在原處，青衫飄忽，臉含微笑，好像和沒有動手一般的。

冷朝宗心頭怒惱已極，一退之後，又直欺而上，揮手一掌，迎面拍出。

一掌出手，立有一股强猛潛力，隨掌而生，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勢道相當驚人！

凌君毅面上雖仍含着微笑，心裏却是暗暗驚凜，忖道：「此人一身功力，果然非同小可。」

心念轉動，一提丹田眞氣，身子離地飄起，橫向一側閃飛出去。

九指判官冷朝宗個子瘦小，行動如風，右手拍出之際，人已跟着撲到，向前直衝的身子，停也不停，一個轉身，右掌化爪，橫抓過來。

變招之速，顯然早已算準凌君毅不敢硬接自己一掌，必然橫閃而出。

因此他劈出的掌勢雖極凌厲，仍然以爪爲主。

凌君毅堪堪飄閃出去，脚下還未站穩，五道尖風，已然襲到肩頭。

他這一抓，看去除了快速絕倫之外，也並無異處，但實則在他五指一轉之際，却暗藏了三個變化，不管你凌君毅用拳掌化解，或是縱身閃避，都難逃出那三招變化之內。

這正是鷹爪門中一記極爲厲害的擒拿手法。

兩旁觀戰的人，雖沒看出一抓之中，有許多變化，但看他由掌變爪，一下就抓到凌君毅肩頭，不禁全都替凌君毅暗暗担心，怕他這一下難以化解得開。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九指判官五指如鈎，快要抓落，眼看凌君毅還沒有出手化解，只當自己這一記來勢奇快，對方根本招架不及，心頭還在暗暗冷笑！

那知，就在他五指快要觸到凌君毅衣衫之際，但見凌君毅右肩一沉，忽地一個轉身，明明就在面前的人，竟然消失不見了。

這一下，誰也沒有看清凌君毅是如何閃出去的？不但脫出冷朝宗的爪影，而且已經到了冷朝宗的身後。

花女們原在替他担心無法化解冷朝宗的鷹爪手，此時一見他居然閃到了對方的身後，一百雙玉掌，不約而同使勁的拍將起來。

九指判官冷朝宗一抓落空，心知要糟，立即挫腰縱身，向前躍出八尺，疾快無倫的轉過身來。

但見凌君毅依然站在原處，青衫飄忽，臉上也依然掛着笑容。

最使他難堪的，是一百名花女，使勁的替凌君毅鼓掌。

冷朝宗暗暗切齒：「臭丫頭，這小子不過臉蛋長得俊些，妳們就一股騷勁的替他鼓掌！」

一雙冷厲目光，盯注着凌君毅，嘿然乾笑道：「不通大師一代高人，難道凌公子只學會他的閃避身法？」

凌君毅臉上笑容，忽然斂去，說道：「冷兄要在下如何？」

冷朝宗道：「咱們是競賽總護花使者，自然要一招一式，分個勝負，像你這般躲躲閃閃，打到幾時去？」

凌君毅道：「要分勝負，還不容易？冷兄只管使來好了。」

這話托大已極！

冷朝宗怒哼一聲：「好！」左手揚處，呼的一聲，劈了過去。

他在這一掌上，只不過用了五成力道，但一股掌力，已如暗潮洶湧，朝凌君毅身前撞去。

這回凌君毅果然不再避讓，右手一抬，揮掌硬接。

人影一合，但聞「蓬」然一震，雙掌接實，各自被震的後退了一步。

冷朝宗試出凌君毅內力不過如此，心頭大喜，口中陰笑道：「凌公子再接兄弟一招！」

人隨聲發，疾欺上去，右手一招「直叩天門」，迎中劈出。

他方才原是試招，這一掌才是主力，掌心凝聚了十成力道，一團罡風，潛力强猛，夾着呼嘯之聲，發如奔雷，威勢之盛，顯然和先前一掌，大不相同。

凌君毅也不避讓，左手抬處，並不迎擊，只是用手背朝前輕輕一拂！

這一拂，不見他絲毫用力，但却似有一股無形潛力，應手而生！

兩旁觀戰的人，自然看不出他這一記手背拂出的力道。

只有端坐在階上的太上，垂面黑紗之中，目光一凝，看的暗暗點頭：「拂雲手，看來他果然是反手如來的傳人！」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冷朝宗這一記「直叩天門」，一團凌厲掌風，勢如雷奔，剛到中途，就像被無形潛力，擋得一擋。

他掌力何等雄渾，前衝之勢，驟然在中途被阻，無處宣洩，登時，成了一陣旋風，在兩人中間，捲得地面上，塵土飛揚了！

連冷朝宗身上一襲藍袍，都被吹得波動不已。

九指判官沒想到對方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立時右手一招，把劈出的掌力，收了回去，口中沉喝了聲：「好！」

雙掌突然平胸推出。

九指判官素以內力雄渾著稱，這一擊，雙掌平推，威勢自然較前尤爲猛惡，浪湧而出的潛力，擴及四五尺寬湧捲過去。

凌君毅臉上的笑容，漸漸斂去，俊目之中，射出湛湛精光，全神貫注，雙手緩緩提起。

不過他不是朝前推出，而是迎着冷朝宗的掌勢，上身後仰，雙手後招。

這一招不打緊，九指判官冷朝宗推出去的掌力，突覺遇上一股大吸力。

兩人中間，相距足有五六尺遠，但凌君毅的上身往後仰去，冷朝宗的上身，却身不由已被吸的朝前俯去。

冷朝宗成名多年，見多識廣，自然識得凌君毅使出來的，正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擒龍手」！

心頭猛然一驚，匆忙之間，雙掌立即一鬆，劈出去的掌力，隨着散去。

這好比你手上的兵器，被人家接住，朝前拉去，但你若在此時放棄兵刃，對方就會拉一個空。

冷朝宗自然懂得這個道理，是以立即放手，但他是個心機深沉的人，豈肯放過機會？

高手過招，所爭的就是一絲空隙。

冷朝宗就趁對方吸力落空，上身後仰之際，突然雙足一點，乘着上身前俯之勢，電閃撲起，一下欺到凌君毅身前，九指倏張如鈎，手掌輕旋，幻起一片指影，九縷勁急指風，密如尖錐，直向凌君毅咽喉罩落。

這是他一生最厲害的絕招——「鬼箭鎖喉」！

站在兩人中間的公証人芍藥沒防到兩人正在比拚內力之際，他會突起發難，驟下殺手，心頭猛然一驚，又急又怒，急急嬌喝一聲：「停！」

冷朝宗發難在先，等她喝聲出口，自然遲了一步！

就在此時，但聽有人驚啊出聲，緊接着但見一條人影，呼的一聲，憑空飛了出去，砰然一聲，跌墮一丈開外。

因爲這大天井，鋪的是青石板，這一下摔得着實不輕。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當眞快得如同電光石火，目不暇接！

別說兩旁觀戰的人，沒人看的清楚，就是身臨其境的公証人芍藥，也同樣沒弄清楚飛出去的是誰？　（未完）

新穎奇情武俠長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七毒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快樂叟等往追霍天華，遇派往前站的過青菊負傷而回，知霍駕車逃往太湖，距各人追及，祇見駕車者換了太湖總巡檢張魁，車中空空如也，由妮子套問，知霍天華已經回城，妮子請神駝翁跟悔悟過來的張魁往太湖救公孫大俠師徒，彼則與小龍、小木頭、沈玉琳趕回頭，途中，妮子與沈玉琳假作激鬥，果騙得改裝的霍天華現身，小龍、小木頭、妮子包圍着霍天華，要他交出杜龍飛夫婦，霍天華要小龍作人質，方允說出杜夫人下落，小龍應允後，小木頭要霍天華一道往放杜夫人，霍天華大罵小木頭——

躁急走狡兔　妙計狩奸狐

小木頭嘻嘻一笑道：「對，小爺也沒打算放過你這老兒，來來來，放下杜大俠，咱們幹一場！」

霍天華計策無功，恨聲道：「好，這可忍不得老夫心狠，先對付了杜龍飛，再和你們三個小鬼算賬！」

他本來是用左手抓着杜龍飛，現在右手舉起，面露猙獰之色，冷笑着對未失知覺但難開口或挪動的杜龍飛道：「杜師弟，這可別怪我……」

小木頭在旁接話道：「最好重重的下手，更要快！」

霍天華聞言不由一楞，小龍似已想通了什麼，接說道：「霍天華，咱們這場戲似乎用不着再唱下去了！」

霍天華心頭一驚，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龍冷笑道：「從開始你就沒有誠意，所以我們不必再談下去了，告訴你，你若乖乖的放下杜大俠，現在，我仍能作主任你逃生，否則再遲祇怕……」

「祇怕怎樣，龍小兒？」霍天華改變了稱呼。

「祇怕你老兒要落個死無葬身之地！」小龍以牙還牙！

「就憑你們一女二男三個娃兒？哈哈哈……」

「對，霍老兒，你並不怕我小木頭和小龍哥，當然你更沒把妮子放在心上，你既然不怕我們能生擒或殺了你，身畔更有個懷有毒七功力不低的好幫手，却不對我們出手，寧願和我們對耗時間，不怕我們的接應趕來，霍老兒，你不是暗中搗鬼是在幹什麼？」

小木頭的每一句話，像刀尖般直揷進霍天華的心肺，他無言能答，知道所謀已空，恨煞了小木頭，陰森的目光電射般緊盯着小木頭道：「小子，你想知道我搗的什麼鬼？」

小木頭一聲嘻嘻道：「霍老兒，你可是想要乘我不防暴下毒手？」

霍天華哈哈一笑道：「由小見大，你過份聰明並非福氣！」

話聲乍止，霍天華已如大鵬展翼般疾射到了小木頭的頭頂，人未近，掌先發，勁力無比的強風，罩了下去！

小木頭並未挪動，但當勁風下壓將及頭頂的刹那，祇見他身形一閃，不知用何身法竟已到了狹窄豬車的馬前。

這玄妙無倫的輕身奇技，正是乃師「和氣老隋」名揚天下的「和風九送」中的一種，要是不能破解這種身法，任你功力技藝多麼了得，也休想摸到小木頭一根汗毛。

霍天華一撲成空，身形由空中旋回，妮子和小龍在這霎眼間已阻於前方，雙劍齊出，電掣而到！

霍天華一聲陰笑，身法一變疾沉而下，雙掌揚處，擊出兩股罡風，這是霍天華全力的一擊，不可輕侮。

小龍不退反進，哈哈一笑道：「霍天華，你過份的小看了我。」

說話間，小龍倏地震劍旋飛而起，劍尖上射出了三尺奇芒，劍身顫動發出嗡嗡嘯鳴，身劍幾近合一之勢撲上！

霍天華神色陡變，認出了劍法的來歷，殘眉一挑，白髮揚飛，嘿的一聲，十指暴彈，疾急如傾盆大雨，發聲若錚錚鐵弦，一連變了三十六式，方將小龍阻墜於丈外地上。

妮子和小木頭却已乘虛撲上豬車，妮子纏戰住了沈玉琳，小木頭抓起杜龍飛，連多看杜龍飛一眼的工夫都沒有，矯捷的將人帶離小路撲上大道。

小龍人被阻落下來，立刻再次撲上，霍天華無暇阻截小木頭，迫得以全副功力精神來應付小龍的猛攻。

妮子時已將沈玉琳逼下車來，一攻一守一進一退已離霍天華够遠，沈玉琳的毒七和妮子的寶刄抵搭一處，看似二人拚上了內功眞力，其實却在低聲答問。

首先是沈玉琳開口，道：「師妹，這車似有變底，是的話，杜夫人極可能就藏在夾底裏面。」

妮子道：「我已經想到有這個可能，所以霍天華才猶豫難決，寧願拚搏而不逃退。」

沈玉琳道：「現在可有打算？」

妮子道：「目下妳祇有假作不敵被擒，我就可以和小龍聯手而擒霍天華……」

沈玉琳接口道：「據我所知，霍老賊似乎不該這般平庸，要小心，他也許留下

幾手狠毒的功夫，等機會！」

妮子道：「可能，我會小心，師姊，妳準備吧！」

毒七、寶劍一震而分，妮子乘虛直入，左手二指已點中了沈玉琳，將人放置豬車轅上，遂與小龍雙戰霍天華。

霍天華的功力高出小龍，但想在三二十招內擒住小龍，的是妄想，妮子加進，小龍越發從容，霍天華暗恨一時大意中了小木頭的激將法，如今杜龍飛已被救走，沈玉琳受制，再不速戰後果可怕，他殺人心起，掌勢頓變，罩向小龍。

小龍劍飛輪馳，由霍天華掌風中穿過撲攻，不料這次竟未如願，反而覺得全身一冷，猛抖一下退後兩步，臉上顏色也改變了少許！

霍天華獰笑連聲道：「老夫心存仁厚，祇想生擒爾等換取個平安登程，是爾等逼老夫過甚，老夫祇有下手！」

他右掌再次揚起，又推向小龍，妮子這時突然記起沈玉琳警告自己，說霍天華並非那樣膿包的話來，並連帶着想起另外一件大事，頓卽揚聲大喝道：「霍老賊且慢！」

妮子儘管話快，但霍天華掌力已發，妮子時已湊近小龍道：「小龍哥可有什麼覺得怪異的……」

小龍道：「這老兒剛才的掌力好怪，我竟然……」

話沒說完，霍天華的掌風已到，小龍動了青年人易動的衝勁，提聚一身功力，劍化作一片光幕又硬迎了上去！這次更無效驗，奇特的掌力透穿過風雨難進的劍華光幕，擊中小龍，小龍又是全身猛地一抖，面色越發難看，似被置於冰窖般寒冷。

妮子芳心大驚，道：「小龍哥你怎麼了？」

小龍搖搖頭，顫聲道：「冷！冷！老兒掌力……掌力邪道……」

霍天華獰笑道：「井底之蛙，這就是小寒山獨霸天下的掌法！」

話未說完，妮子已貫穿了今事往情，厲聲道：「霍天華，你想要斬草除根！」

小龍一愕間恍悟一切，震喝道：「霍天華，這就是『天震功』？」

霍天華目光一掃小龍，哼了一聲，又盯在妮子身上道：「丫頭，老夫既然洩了底，並且出了手，就不會再留住任何活口，包括妳這丫頭，妳納命吧！」

他雙掌揚起，就待拍下，小龍突然精神一抖，道：「停手，是人物你答我一句話！」

霍天華冷哂道：「快說，反正你已經活不到……」

小龍喝道：「你可曾與毛心如勾結，慘殺過『古槐龍氏』一家？」

霍天華道：「是又如何？」

小龍大步而前道：「說，究竟是與不是？」

霍天華嘿嘿連聲道：「實話對你說吧，老夫昔日的確曾經殺過『古槐龍氏』一家，祇是沒有想到龍老鬼會還留有你這麼一個孽種，所以……」

小龍驀地一聲悲號道：「此仇不報何以爲人！」身形頓卽旋飛而起，人劍齊升，在三丈高空劃出一道巨虹，劍前人後已撲射下來，衝向霍天華！

適時小龍耳邊傳來揚喝呼止的聲音，他雖已分辨出是九師叔的聲調，但已無法收勢，奇變在一觸之下發生，一聲悶哼，跟着是一聲厲吼，聲停，戰場上平添了一個人，正是遲到一步的落拓生！

小龍業在悶哼一聲時昏死過去，昏死於霍天華的右手中，他那柄長劍，已釘穿了霍天華的左臂，並未取下，剛才的一拚，是兩敗俱傷，霍天華是硬傷，養上三五天就會無碍，小龍則不然，內傷奇重，又爲寒毒所侵，若不立刻對疾施術拯救，祇怕非死不可！

落拓生瞥望愛女，祇見妮子全身抖個不停，明白是在提聚全身功力，準備和霍天華作次非生必死的決戰，落拓生深知愛女的性格及愛女和小龍的情感，必須立卽喝止，否則小龍斷無生理，於是溫和的說道：「妮子，妳若要小龍活下去，聽話別動！」

妮子悲聲道：「我怎麼能忍？怎麼能忍！」

落拓生沉聲道：「妳怎麼不能忍？沉靜些，別忘了妳是我的女兒。」

話鋒一落，目射寒光緊盯着霍天華道：「目下你是要死要活？」

霍天華冷笑一聲道：「九老兒，我豈受威脅！」

落拓生淡然道：「很好，你要認爲這祇是空言的威脅，咱們就耗下去！」

「耗下去就耗下去，霍某何懼！」

「不妨試試看，我要耗到你鮮血流盡爲止！」

霍天華蒼然的面孔一陣顫抖，沒有接話，落拓生哼了一聲又道：「一劍透穿，除非你用右手封死三處穴脈，否則無法止血，但你右手祇要一鬆，哼哼！」

霍天華心中害怕，話却强硬道：「九老兒放心，要死，這姓龍的孽種也會死在我的前面！」

落拓生坦然頷首道：「這是事實，老夫決不否認。」

這種答覆，出乎霍天華意外，因之他楞在當場不知該接什麼話好，落拓生極爲從容的又道：「要不要大家都退後一步開誠相商？」

「怎麼退後，又怎樣開誠相商法？」

「你先放下小龍，老夫也任你現在逃生！」

「辦法是雙方有利，不過霍某很難相信你的眞誠。」

「十老之言，如同科律！」

「這我明白，但仍是難以安心。」

「奸徒多詐，詐多則疑重，這是你自己不信自己！」

「這一點霍某願意承認，祇是……」

「霍天華，再耗下去，咱們可就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霍天華知道小龍傷勢很重，萬一不救而死，自己也活不了，但他又眞的不敢先放了小龍，着急下，想出辦法，道：「我要趕着那輛車，和帶着太湖來的這位沈姑娘走！」

「可以！」

「從現在起，十二個時辰內，你不能找我！」

「可以！」

「我要退到車上以後，再放小龍！」

「也可以！」

霍天華迅捷閃身，登上車轅，妮子快步而前，霍天華鬆手，妮子接人，人接懷中，飛落乃父身畔，急聲道：「爹您快看看……」

落拓生沒開口，已掌心抵住小龍後心，渡以眞氣，然後目光罩定霍天華道：「我雖承諾一日夜間不追索和殺你，但未限定其餘諸老，所以……」

霍天華沉聲道：「你可是要通知其餘的人？」

「老夫已作諾言，自能保證一言不發，但師侄木頭業已先去，你要快些行動才行！」

「祇要你能够守信，霍某自有退敵之策。」

話罷，祇顧逃命，竟然沒有拍解沈玉琳的穴道，妮子心中一動，飛身攔於馬前道：「家父既已定約，便宜了車上的賤婦，哼！」

一聲哼，妮子矯作的凌虛出指三點沈玉琳，沈玉琳更是慧心，頓作醒來，乍見妮子在前，嬌叱一聲猛揚毒七就待撲去，霍天華伸手相攔道：「沈姑娘住手，火速催車疾行，快！」

沈玉琳不能不聽，一邊催車，一邊對妮子道：「丫頭，咱們前途上總能見到，那時候有妳好看！」

妮子也揚聲道：「好的很，我更放不過妳。」

妮子閃身，豬車電掣馳過，漸漸遠去，適時小龍已被落拓生救醒，寒毒雖已迫出體外，人仍虛弱如大病一場，遂立卽趺坐調息，落拓生這才問妮子道：「妳和玉琳在搗什麼鬼？」

「爹，那豬車有雙底，杜夫人被藏在下面，玉琳的事，尚未被霍老賊發覺，所以……」

「霍老賊多疑而詐，玉琳實是太冒險了！」

「但願師伯們都快些來，必能追上那老賊……」

「霍天華出不了二十里路的，妳放心吧！」

「爹，難道有人已經追下去了？」

「妳三師伯和我一道來的，我深知霍天華陰險，請你三師伯暫勿露面，否則爹又怎肯和霍天華訂這約信！」

「那就好了，沈師姊不至於一個人冒險啦。」

落拓生看看愛女，突有所感道：「乖女兒，爹要和妳好好的談。」

「爹吩咐就是。」

「乖女兒，妳不覺得自己鋒芒太過外露了些？」

「我祇是爲了要對付這種惡徒，才挖空心思……」

「妳沒有聽說過，『忠厚者久』這句話？」

「龍伯父一生行善，忠厚待人，結果却落個……」

「住口，不許妳這樣比擬！」

妮子噘起嘴巴，一言不發，落拓生長嘆一聲道：「乖女兒，爹難道還不願意人人誇妳聰明？」

妮子低頭道：「女兒知錯了，今後料事祇推到八成，爹總該放心了吧。」

落拓生笑道：「這才是爹的乖女兒，記住，萬般事，退一步自有餘地，千種計，絕情時總難長久！」

妮子頷首尚未接話，馬蹄聲動，除大先生快樂叟與和氣老隋及小木頭外，餘者都在過老實率領下飛騎而來。

杜龍飛率領着乃岳公孫介夫的所有門人，繼之趕到，過老實不知道小龍遭遇到了什麼事，驚問道：「小龍是怎麼啦？霍老賊人呢？」

落拓生把剛剛發生的事情，詳述一遍，最後說道：「小弟已然與霍賊約定，一日夜內不去追他，也不便說出他逃走的方向，不過他跑不了的！」

羣俠雖然想法不一，但都遵重落拓生的諾信，再加上深知霍天華刁詐奸險，中途必將棄車易向，追之難及，祇好靜待三先生傳達到佳音後，再定方策。

×　　×

夜初更，細雨霏霏。

黑松林內深處，却有座不算小的牛皮帳篷支立於極暗地方，帳篷頂早刷過頂上「桐油」，滴水不漏。

帳篷內，生着一小堆火，坐着兩個烤火的人。

帳篷外，一輛「二把牛」小車（卽北方的獨輪車），車上左邊是個軟綿綿的長大包裹，右邊却空無一物。

帳篷裏面的兩個人，正吃着乾粮，是一男一女，也恰是一老一少，男的四十上下，貌相十分威武，女的十七八歲，極美中還有股子英氣，背後斜揷着一柄長劍。

男的已將乾粮吃完，拍拍手端起火上的鐵壺倒了杯水，不停的吹着熱氣，女的嬌笑一聲道：「三叔還是這種急脾氣。」

男的也一笑道：「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想想當年，若不是脾氣急躁，又怎會在妳爹的壽宴上拂袖而去，假如我不離開鏢局，那黑心的狗賊又怎敢下手你爹，刼去鏢銀……」

女的急忙接口道：「三叔，過去的事別再提了。」

男的嘆了口氣道：「不提就不提，咱們談談現在的事，姪女兒，妳保證咱們守株等待的這隻兔子準來？」

「放心吧三叔，絕對沒有錯！」

「我可眞不明白，這件事又和咱們查索妳爹的下落及那兩個黑心賊何干？」

「三叔，別的不說，祇說姪女欠人家救命的恩惠，也該替人家出點心力。」

「好，反正三叔聽妳的，另外那兩個人安置好了？」

「三叔怎麼啦，總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說實話，自當年妳爹失鏢失踪以後，三叔我遇事……」

「三叔，人家說過不提那些的嘛。」

「好姪女，這怎麼眞能不提，我相信妳爹還活着……」

「我也這樣相信。」

「這不結了，可是我找了他這多年，幾乎跑斷了兩條老腿，天涯茫茫，海角遙遠，究竟他……」

少女突然輕輕擺手道：「三叔，車來

了，八成是我們所等的那隻狡兔，三叔請記住，裝啞巴，一切由姪女我來應付。」

「江湖走了這多年，闖南到北的想不到今夜竟要扮了啞巴，姪女兒，咱們這可是就此一遭，下不為例！」

「別說閒話了，想想那些手式吧。」

「放心，三叔人雖老了，小時候為好玩跟啞巴學會的『手語』，可還沒半點沒忘。」

「那就好……三叔，人車都來了！」

不錯，來了，來了一輛猪車。

猪車頂着雨，濺着泥濘的黃土地，車聲轔轔，轉折着由黑松林外盤進了林木深處。

車轅上有兩個人，眞巧，也是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男的白髮白鬍，女的嬌美若花。

猪車停在了帳篷外面，帳篷裏面的一男一女，這時正喝着開水，男的沒動，女的放下杯子挑開了帳篷簾兒，猪車上的白髮老者，一身濕透，左臂吊着，縱身下了車轅，目射寒光，盯着挑簾外觀的少女。

少女毫不驚慌，也目射寒光回盯着白髮老者。

老者暗自點頭，冷冷地說道：「天雨，可能行個方便？」

少女黛眉微一皺，也冷冷的說道：「還是趕路的好！」話說完，轉身放落了簾篷。

老者適時揚聲道：「天雨路滑，老夫祇不過想討上一碗熱水，竟遭無情白眼，眞是『天下人多，人與人不同』……」

少女倏忽又挑起簾子，道：「太湖水深，水和水一樣！」

老者霎霎眼睛，道：「人和水怎能並談？」

少女道：「水和人却有關聯！」

老者笑了，話鋒一改道：「妳們早來啦，老夫……」

少女不容老者把話說完，道：「等了整整半天啦，您是霍爺？」

老者正是霍天華，車轅上沒下來的女子，不問可知是沈玉琳，霍老賊好大胆量，竟沒換車，這時笑問少女道：「妳叫什麼名字？」

少女却給了他個釘子，道：「主人沒有吩咐非告訴霍爺我的名字不可！」

霍天華一楞，說道：「妳蠻橫的眞可以！」

少女冷冷地道：「霍爺，你是說閒話來的？」

霍天華連碰了兩個釘子，不悅的問道：「可曾發現什麼疑心的事物？」

少女坦然問道：「有，霍爺被人追踪了！」

「老夫知道，適才前途路上已經甩掉了他，現在老夫是問妳這個地方……」

「這裏十分平安，不過霍爺若是不趕辦正事，閒話說個沒有完結時，出了事我可不能負責！」

「好個剛強的丫頭，也眞不愧『心娘』得力的人手，好，妳帮個忙換人……」

「我帮不上忙！」

這句話使霍天華惱了，但他仍沒現於形色，手指帳篷中的老者道：「那就叫他帮個忙……」

少女接口道：「他是啞奴，也帮不上霍爺你的忙！」

霍天華沉聲喝道：「妳這算是什麼意思？」

少女道：「霍爺你就快些自己動手吧，二把手車左邊的那個包，就是交換用的，越快越好。」

說着，少女以鈎鈎住篷帳簾門，走近所謂的「啞奴」，拍肩叫起對方，接着打起手式，半天才完。

霍天華熟悉手語，仔細注目，原來少女叫啞奴去拿乾的擦布，霍天華心中不解少女的用意何在，少女手式打完後，轉對霍天華道：「霍爺請仔細聽着，老天爺的這場雨，帮了我們個大忙，你就在外面搬換，別進帳篷……」

霍天華沉聲道：「老夫不懂這是為了什麼？」

少女道：「稍待霍爺走後，追踪的人必然會找到這裏，所以帳篷裏面不能有一滴水珠留下，這樣不怕追踪你的人不上這個當，否則……」

霍天華恍然大悟，誇讚道：「的是聰明，好！」

說着好，霍天華已揭開了狹車底板，令沈玉琳相助，將裏面一個長大包裹取出，小心的抱到帳篷門口，那啞奴接了過去，立刻用乾布把包裹上的水珠擦乾，捧放帳篷內左側地上，少女這時又開口道：「霍爺，裏面的東西要不要透透風？」

霍天華頭一搖道：「不必。」說着已挾起二把車上的包裹，放於狹車底層內，示意沈玉琳催馬登程。

少女適時喚止道：「霍爺，請平掉車輛深痕！」

霍天華笑了，非但沒惱，並由衷的佩服少女的細心，於是沈玉琳駕車，霍天華平痕，漸漸遠去。

移時，啞奴突然哈哈一笑道：「姪女兒，三叔我……」

少女花容一變，慌忙用柔荑堵住了三叔的嘴巴，搖搖頭，三叔的老臉紅了，尷尬的坐於原先坐處，又隔半晌，證明無人監視，才又開口道：「姪女兒，咱們怎麼辦？」

「等，等人來！」

「眞的會有人來？」

「三叔還不相信姪女的判斷？」

「信信信，剛才我提心吊胆，却沒想到事情如此容易，姪女兒妳眞有一套，三言五語大功告成，我服了妳。」

「三叔，我也是提着心胆喲。」

「姪女兒，咱們騙來的這個大包裹裏面，是什麼？」

「是人，一位婦人！」

「那還不趕緊把包裹解開？」

「再等等！」

「等，姪女兒，還等什麼呀？」

「我不是說過了嘛，等人！」

「是個年輕的？」

「是曾經救過我的！」

「姪女兒妳要刁，避重就輕，不過三叔却能猜到妳的心意，再等的祇怕是『心上人』了！」

「三叔壞，不理你了！」

三叔哈哈一笑，才待接話，帳篷外面

突然傳來夜行人的步聲，若非來人大意誤踏在一片淺水上，祇怕少女和三叔仍未發覺。

少女立以眼色示意三叔，三叔又開始裝聾作啞。

怪，帳篷外面這時却又沒了聲响，少女黛眉一挑，霍地站起，那知帳篷口恰好突現人踪，是位身量高大的老者，滿面帶笑，和和氣氣的說道：「打擾打擾，天下雨，小老兒看到林中燈光，不自覺的走了進來，請問姑娘，可能行個方便？」

少女看看來人，道：「貴姓，由何處來？」

這人又和氣的一笑道：「小老兒姓隋，本來有一同伴，祇因天雨夜黑……」

少女接口說道：「所以走岔了，沒碰上？」

隋老頭一笑道：「姑娘聰明，他們趕車，我騎馬，一岔眼的光景，也不知道是我走錯了，還是他們走錯了，竟沒再碰上頭。」

少女道：「這眞不巧，哦，你請進吧，進來烤烤火，喝碗熱茶。」

隋老頭道：「這太麻煩姑娘了，這位大哥……」

三叔側身相對，頭都沒抬，少女代答道：「這是我的三叔，又聾又啞。」

隋老頭哦了一聲，目光在帳篷地上一掃，道：「這眞是老天不祐好人，我說姑娘，小老兒追同伴要緊，不打擾了，祇請指點一下，見沒見過一輛狹身馬車路過此地？」

「狹車？沒有呀，沒有見過有車經過這裏。」

隋老頭又哦了一聲，皺着眉，少女突然似有所悟般道：「對了，大約在頓飯光景前，我好像聽到一陣馬嘶和輪聲，也有人吆喝，不過那是不是你要找的同伴就難說了。」

「不管是不是，小老兒也得先去看一下。」

「你說現在去看一下？」

「是呀，姑娘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車過去頓飯光景了，你去還能看到什麼呀？」

「姑娘，車有轍痕，有痕就能證明它的去處。」

「哎呀我可眞笨，沒想到這一點，那你快些去吧，要是發覺不對，請轉回來，你瞧！」她手指着包有杜夫人的長包裹道：「現成的行囊被子很够用，你可在這裏將就一宿，等天明雨停了找人也方便。」

「姑娘的好心我謝了，就算不對，我也不敢停留，否則和同伴越離越遠，那可糟了，告辭。」說着，隋老頭轉身疾步去了。

三叔這時抬起頭來，道：「姪女兒，這人是那一邊的？」

少女說道：「可能是咱們朋友這一邊的！」

「那怎不告訴他實話？」

「萬一料錯了，那還了得！」

「對，三叔我眞是越老越糢糊了！」

「這是三叔客氣，如今，提起『斷門刀』寇傑，武林中人，仍是挑起大姆指誇稱……」

「姪女兒，寇傑早已死了，還提他作甚？」

「三叔，你這又是何苦，當年……」

話沒說完，面前人影一閃，那隋老頭兒已站到帳篷裏面，笑嘻嘻地，和和氣氣的說道：「姑娘，小老兒找到了同伴的車痕，特來相謝，沒想到却恰好趕上令叔父啞巴開口，眞是稀罕見的巧事！」

少女粉臉一紅，道：「難道啞巴就不能開口？」

隋老頭依然和氣帶笑，說道：「能！能！不過，啞巴開口說話，是十分危險的事！」

少女怒目逼視道：「敢走黑夜路，不怕危險多！」

隋老頭一笑道：「話是不錯，但有巧與不巧之分！」

少女道：「你的話我聽不懂！」

隋老頭道：「小老解釋一番就懂了，這次巧到了家，正趕上姑娘稱呼啞巴三叔叫寇傑，而啞巴三叔偏偏說他自己死了，否則……」

三叔，寇傑，斷門刀寇傑，霍地起身道：「否則你又待如何？」

隋老頭仍是和氣帶笑道：「否則怕會得罪兩位了！」

「哼！寇某向不惹事，但遇上事更沒怕過事！」

「別動肝火，小老兒說過，現在已不想得罪兩位了。」

「任由閣下，寇某反正人在此地！」

「寇大俠火氣眞大，小老兒知道寇大俠人正派，是名鏢頭，絕不會和歹徒同流合污，小老兒又怎敢開罪嘻嘻，告辭！」

「告辭」二字出口，帳篷簾兒揚起，隋老頭人已遠在五丈外的黑雨影中，接着又傳來隋老頭話聲——謝謝姑娘指點，並祝『斷門刀』改掉這火爆脾氣！」

話聲尾音傳到時，聽出人已到了三數十丈以外，這快捷無倫的輕身功法，使少女和寇傑心服而默然無語。

移時，少女解開了包裹，裏面果然正是杜夫人公孫荷，拍醒杜夫人，有現成的熱粥，捧給杜夫人飲用，杜夫人十分感激，她半臥靠着，對少女一笑道：「姑娘貴姓，萍水相逢，姑娘不借冒生命之險，誘擒住太湖的接應，逼問出暗語，巧瞞過了霍老賊而救下我來，這恩德……」

少女嬌笑接口道：「夫人請先用粥，其他的事等一會兒晚輩再向妳稟陳。」

杜夫人誠懇的說道：「姑娘是我救命的恩人，千萬別這樣稱呼我老婆子。」

少女一笑沒有接話，眼巴巴的看着杜夫人手中的粥，杜夫人知道少女的心意，遂不再客氣的喝下肚去。

喝完粥，放下碗，少女才開口道：「晚輩姓葉，家父葉天翔。」

杜夫人喔了一聲道：「令尊不是人稱『無敵鏢客』的葉天翔？」

葉寒梅悲澀的道：「是他老人家。」

杜夫人喟嘆一聲道：「當年令尊失鏢的事，老婆子也聽人說過，唉！」

葉寒梅垂首無言，杜夫人轉問寇傑道：「你貴姓……」

寇傑接口道：「在下寇傑，葉鏢頭是我的盟兄。」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曉峯以催神之術，向春熒、春旭二女問出人寰帝君是由湯二瘋子冒充，又與笑面天王曹晉，利用二女說服春畯、春暉，容四女心服願意合作後，宋曉峯又向曹晉表白僞裝莫天倚，勸曹晉棄暗投明，一綫天也適時而至，曹晉聆悉宋曉峯等的抱負之後，願洗心革面爲武林除害，一綫天走後不久，朱五絕到來，邀請曹晉與假莫天倚赴宴，酒過三巡，朱五絕向衆人宣稱，明日便是丐幫幫主約宴一綫天之日，到時請衆人全力以赴，一鼓殲滅七星會首腦，並向各人分析七星會與一綫天之間的實際情形——

緊張刺激武俠長篇

心祭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梟雄詭計絕　武林正道危

朱五絕接着緩緩的道：「首先，我們來看一看『七星會』是什麼東西……所謂『七星會』就是少林，武當，華山，丐帮三派一帮的首腦和南方俠隱李公旦，北地潛龍萬空山，一綫天等七人，欲圖雄霸天下所組成的一個組織……。」

一語未了，劍魂忽然插嘴問道：「奇怪，那一綫天乃是綠林盟主，怎會與他們正大門派通同一氣？」

朱五絕微微一笑道：「劍魂弟，你如果眞把一綫天當成綠林人物，那就錯到十萬八千里以外去了。」

劍魂道：「誰不知道他一連當了二屆綠林盟主，小弟什麼地方錯了？」

朱五絕哈哈一笑道：「小兄說你錯了，你就錯了，你要不信，且聽小兄道來，現在小兄且問你，你可知道一綫天的眞名實姓，家世來歷？」

劍魂道：「這個，……小弟倒是不知道……就山主好像也不知道。」

朱五絕聲音一朗，點頭道：「但小兄我完全知道……。」

朱五絕這句話，力重千斤，震人心弦，大家不由都豎起雙耳，睁大着眼睛，等着朱五絕的下文。

座中宋曉峯是唯一知道一綫天全部情形的人，這時也不免像大家一樣，全神貫注的傾耳靜聽。

朱五絕說話時，似乎有吊人胃口的習慣，每到緊要關頭時，總愛中途打住，停住話聲，閃動着狂傲的眼光，在每人臉上溜轉一下，才接着說道：「那一綫天本姓趙名日新，他父親不說，說起他的祖父憂憂上人，大家當有所耳聞吧！」

憂憂上人可說是武林中近百年來一代奇俠，當他在世之時，一生憂天下之憂，苦天下之苦，行俠數十年，爲天下憂瘁而死，至今俠譽猶存，無人不知。

朱五絕一提起憂憂上人，只見人人臉現驚訝之色，大出意料之外。

朱五絕微微一笑，接着道：「各位當不難想到一綫天之打入綠林道的目的用心。」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面色一沉道：「打入綠林道，身任綠林盟主，巧施懷柔手段，目的在分化綠林道上力量，破壞綠林道上團結，以遂『七星會』獨霸天下的迷夢，幸有我山主洞燭先機，暗中奔走佈置，才得保持如今各位這份力量，未被一綫天所摧毀。」

劍魄一笑道：「這樣說來，那一綫天眞是可恨可惡極了。」

朱五絕點了一點頭，表示讚許劍魄的說法，接着又道：「一綫天身任綠林盟主時還不忘沽名釣譽，因此另有三元丈人，一心居士，藍衣神劍等身外化身，欺盡滿天之下的武林人物。」

大家聽得先是一怔，接着發出一陣噴噴之聲，宋曉峯偷偷向笑面天王曹晉望去，只見笑面天王曹晉，亦掩不住心潮的震動。

這時儘管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但絕無一人妄自出言，干擾朱五絕的說話，朱五絕端起面前酒杯，飲了一口酒，接着說道：「就拿我們面臨的丐帮帮主與一綫天的約宴來說，明爲丐帮與一綫天之事，其實暗中乃是『七星會』的詭計陰謀，企圖將我們引誘而出，然後他們化敵爲友，我們可就遭殃了。」

朱五絕說得一點不錯，這正是一綫天與武當掌門人所計議的腹案，朱五絕眞了不起，竟然料敵如神，完全窺破了一綫天的大計，只聽得在座的宋曉峯心驚肉跳，如坐針氈，恨不得能立時逃席而去，把這消息告訴一綫天。

當然，事實上不可能，而宋曉峯也還要繼續瞭解朱五絕的對策，心裏雖然震駭已極，表面上却不得不故作老練深沉之色，一面含着微笑，一面連連點頭不止。

笑面天王曹晉忽然冷笑一聲，道：「一綫天他們這種作法，也未免太蔑視我們了，依老夫之見，我們何不提前發動，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只要大家同意，老夫願率領手下七十二煞，身任前驅。」

朱五絕搖手一笑道：「曹師伯，請不要激動，五絕已早有安排，只要他們一入我預佈陷阱之中，他們就插翅難飛，自吃惡果了。」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你早有準備了麼？」

朱五絕哈哈一笑道：「山主授命於五絕統率全軍，五絕要心無成算，怎敢大胆一力承担。」說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滿臉歡愉之色。

宋曉峯見朱五絕充滿信心，心中更爲震駭，不知朱五絕的是什麼陷阱，竟然如此胸有成竹，表面上漫不經心的淡淡一笑，道：「但不知你用的什麼方法，能一網打盡他們？」

朱五絕神秘的一笑道：「用什麼方法，暫時不能公開，而且局勢多變，現在說出來的，也不一定到時候用得上。」

宋曉峯「啊！」了一聲，不便再多言問下去了。

朱五絕這時趁機加滿了杯中之酒，端起酒杯向大家一照道：「大家請同乾一杯，預祝勝利，少頃，五絕便要代山主行令，分配各位任務了。」

大家舉杯，一飲而盡。

朱五絕放下酒杯，面色一整，接着肅然輕喝一聲，道：「莫旗主聽令！」

宋曉峯起座欠身一禮，說道：「莫天倚在！」

朱五絕忽然改用傳音神功道：「請你專負搏殺武當掌門之責，其他任何事情不勞過問。」

宋曉峯坐下之後，接着就是笑面天王曹晉，朱五絕對曹晉說話的時間也很短，不難想像也是舊話重提，責成他搏殺少林掌門人。

至於其他的人，也是一一用傳音神功交付任務，春熒春昶春暖春暉四女也有特別指示。

朱五絕一一分派完畢，接着出人意外的又宣佈道：「此間已替各位準備好了食用息宿各物，各位請就留此休息，養好精神，以備明日大戰。」

話聲一落，離開席位，只招呼了劍魂劍魄與童世昌和黃天都帶來的林子玉四人，出洞而去。

大家連表示意見都來不及，朱五絕已經走得不見了人影，這時，只見一連走出四五個青衣女婢，把大家分別帶出石室而去。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都獲得特別優待，每人有一間獨自的小室，足够他們帶着新婚夫人住在一起。

那間大石室，就成了大家閒坐談天，消磨時間的公共場所了。

通出洞外的石門，都關閉封死了，誰也別想走出去。

這一來，可眞把宋曉峯急死了，但急又有什麼用？再急，也無法把消息送出去了。

宋曉峯先問了一問春熒春昶她們所負担的任務，據春熒春昶說，她們的任務就是掩護宋曉峯向武當掌門人下手，至於如何掩護法？却沒有更詳盡的指示。

這一點，宋曉峯很能瞭解，因爲他也不知道向武當掌門人下手的詳細計劃。

他們雖然都被關在石洞之內，但未被禁止彼此來往。

宋曉峯暗嘆一聲，走到隔壁笑面天王曹晉所住的石室之內，春暖春暉二女，非常識趣，不待笑面天王曹晉趕她們，她們已一溜烟跑到宋曉峯那邊石室去了。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相見之下，不由得都發出一陣苦笑，搖頭不已。

兩人攢眉苦臉對望了一陣，笑面天王曹晉忽然道：「曉峯，你那對付春熒的辦法，能不能隨便施展？」

宋曉峯一怔，說道：「師伯，有何妙計？」

笑面天王曹晉雙手一攤道：「那有什麼妙計，老夫想：你那方法要是能够施展，我們總不能閒着不做一點事，我們何不先在他們身上施展一番，看能有多少收穫就收穫多少。」

宋曉峯道：「小侄那奇特手法，必須借助藥物之力，但小侄來時帶得藥物並不多，大約還可以使用兩次。」

笑面天王曹晉屈着手指道：「黃天都算是對象之一，其次……。」

忽然，轉問宋曉峯道：「你看其次找誰好？」

宋曉峯沉思了一下，道：「我們找一個青衣侍女問問如何？」

笑面天王曹晉一怔道：「一個青衣女侍有什麼好問的？」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小侄倒覺得不必在黃天都身上白費氣力，他初來乍到，只怕連芝麻小事都不會知道。」

笑面天王曹晉說道：「老夫只是覺得他手下那些人，個個年富力强，又都有很好的武功，是目前我們最不瞭解的一羣人了。」

宋曉峯一笑道：「不用問，他的事情小侄早就知道一大半，其餘不知道的，小侄猜也猜得出來。」

笑面天王曹晉一楞道：「他的事情老夫都不大清楚，你怎會知道？」

宋曉峯道：「不瞞師伯說，小侄剛出道時，就吃過他一次苦頭了，也就是那一次，小侄見到了義父。」

笑面天王曹晉大奇道：「你義父也落在他手中過？」

宋曉峯一笑道：「只可惜他有眼無珠，當時並沒弄清義父他老人家的眞正身份，白養了他老人家數年，倒被他老人家練成了絕世神功。」

笑面天王曹晉一笑道：「這倒有意思，你且說來聽聽。」

宋曉峯於是把失陷黃天都手中的往事，一一告訴了笑面天王曹晉，曹晉聽了，慨嘆一聲，說道：「山主雖然厲害，可是，朱五絕更厲害，一片心血，白好了朱五絕了。」

宋曉峯道：「曹師伯，看剛才的情形，黃天都除了帶了他那批新手來供朱五絕効力之外，他還能知道什麼，再則他那些學生中的首腦林子玉，已被朱五絕帶出去了，我看，我們這些留在這裏的人，除了每人負担一個特定任務之外，對整個的情形，只怕誰也沒有你老人家與小侄知道得多。」

笑面天王曹晉點了點頭道：「你說得很有道理，但如果能控制黃天都，豈不更好，反正我們閒着也是閒着。」

笑面天王曹晉的想法也不錯，能爭取一個就爭取一個，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不過宋曉峯却另有他的想法，他要從那些青衣女侍的身上，尋覓對外透露消息的契機了。

宋曉峯不便掃笑面天王曹晉的興，點頭道：「師伯說得是，你看我們先找誰動手？」

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的看法重點完全不同，他注意的是黃天都，料想對付一個青衣侍女，用不了多少時間，但對付黃天都可就難說了，當下一點頭道：「我們就先找青衣女侍吧！」

宋曉峯本來心意也是想先找青衣侍女，只是沒說出口來，聞言之下，心中暗喜，道：「好，小侄這就開始行動了。」

笑面天王曹晉一笑道：「你準備怎樣下手？」

宋曉峯道：「師伯，小侄早就想好了主意，你等着看罷。」

話聲一落，舉步走到門外，大喝一聲，道：「來人！」

一位青衣女侍輕靈巧快的應聲而到，欠身一禮道：「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宋曉峯面帶微笑道：「老夫要幾樣精美可口的小菜，兩壺美酒，你們可弄得出來？」

那青衣侍女連連點頭道：「有！有！有！請你老爺子吩咐，要什麼小菜？」

於是，宋曉峯點了幾樣非現做不可的小菜，但那青衣女侍都點頭記下了，沒有說那一樣菜做不上來。

青衣侍女去後不久，熱騰騰的小菜如數送到，兩男相對而坐，那青衣侍女則在一旁執壺侍候。

宋曉峯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忽然一皺眉頭道：「這是什麼酒，味道怪得很！」稜芒一閃，似責問非責問的向那青衣侍女臉上一凝。

那青衣侍女暗中都經過特別吩咐，要好好伺候這些人，因此，宋曉峯的目光只望得她心中一凜，道：「這酒不好，婢子替你老人家換去。」提起酒壺，就要向外行去。

笑面天王曹晉，也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一笑說道：「且慢！」叫住了那青衣侍女。

回頭又向宋曉峯一笑道：「莫老兒，這酒沒有什麼不對呀！」

宋曉峯道：「這就怪了，難道這酒到了你口中，就變了味不成？你們大家喝喝看！」

四女各端起自己身前酒杯嚐了一嚐，都是微微而笑，並不作品評，不說話的態度，顯然是不好意思說話，唯一不好意思說話的理由，就是不便說宋曉峯無中生有了。

宋曉峯目光一掠，訕訕的一笑道：「你們都不同意老夫，難道老夫眞是老糊塗了！」

說着，一副不相信的嘴臉，端起酒杯來，又喝了一口，口中嘖嘖有聲的品味了一下，接着，眉頭一蹙，把酒杯向那青衣侍女面前一伸道：「你，喝喝老夫這杯酒，是不是有什麼怪味？」

那青衣侍女怔了一怔，躬身道：「婢子不敢！」這是規矩，侍女那有接席喝酒之理。

宋曉峯面色一沉，喝聲道：「老夫要你喝，你就喝！有什麼敢不敢！」

那青衣侍女全身一震，說不出的作難起來。

笑面天王曹晉一旁也道：「這酒要有毛病，你的關係可大，現在不是講禮法的時候。」

那青衣侍女暗中凜然，也有點不相信，告了罪，接過酒杯，喝了一口，一皺眉頭，不說話了。

笑面天王曹晉微微一笑，接過青衣侍女手中酒杯，也喝了一口，他還認眞地品評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道：「莫老兒，你這是發什麼毛病？你的酒那有什麼怪味！哈！哈！哈哈！……。」

笑聲中，春暖忽然在他耳邊說了二句悄悄話，笑面天王曹晉更是大笑不止。

接着，春熒春昶似有所意會似的，紅生雙頰，含羞地低下了螓首。

宋曉峯茫然地望了大家一眼，喝聲道：「曹老兒，你笑什麼？」

笑面天王曹晉勉强忍住大笑，但仍不能完全忍住地，道：「春暖說，你老兒二天大約是吮足了春熒她們的……。」

宋曉峯大喝一聲道：「你胡說！……」但接着，自己也忍俊不住，笑了起來。

那青衣侍女暗暗吁了一口氣，也不禁站在一旁默默含笑。

忽然，宋曉峯提起酒壺，取過一隻大碗，倒了一碗酒，接着，又在酒杯中倒滿了酒，然後把那酒杯向那青衣侍女手中一塞道：「來！來！來！是老夫的不是！老夫認罰一大碗……。」

話聲一落，大碗一傾，便把一大碗酒，喝了個淸光。

那青衣侍女端着手中酒杯，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春暖一笑而起，伸手握着她的手腕，道：「別惹老爺子生氣，你就把這杯酒喝了吧！」內力一吐，不由那青衣少女分說，拉着她手臂，把那杯酒向她口中灌了下去。

那青衣侍女在情不可却與身不由己的雙重壓力之下，只好無可奈何的喝了那杯酒。

那杯酒一下肚，笑面天王曹晉又倒滿了一杯酒道：「你知不知道，莫老爺子和二位夫人，昨晚才成禮，還不快恭賀他們一杯。」

一杯也是喝，二杯也是喝，能喝第一杯，就不能再拒絕第二杯，青衣侍女敬過宋曉峯，又怎能不再敬笑面天王曹晉，左一敬，右一敬，三杯酒下了肚。

三杯酒下肚，青衣侍女但覺眼神開始暈花，頭也沉緬緬的，祇想睡，繼之，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宋曉峯屈指連彈，點了青衣侍女幾處穴道，聲音一沉便問道：「告訴我，你們這裏用水是那裏來的？」

青衣侍女答道：「厨房取來的。」

笑面天王曹晉，見宋曉峯竟然問出這種無關緊要的話來，不由一笑，說道：「莫兄……」

宋曉峯一搖手，止住笑面天王曹晉干擾，接着又問道：「厨房裏的水又是那裏來的？」

青衣侍女道：「厨房裏面，有一道山泉。」

宋曉峯又問道：「那道山泉，有出路麼？」

青衣侍女道：「那山泉射入一道深壑之下，下面有沒有出路，就不知道了。」

宋曉峯微微一笑，揮手解了她一半穴道，轉目向笑面天王曹晉望去，道：「曹兄當知小弟的意思了吧！」

笑面天王曹晉恍然而悟，點頭笑道：「我想朱五絕不會想不到這些地方。」

宋曉峯說道：「朱五絕當然想得到這些地方，不過，我覺得他不會注意這些地方。」

笑面天王曹晉一搖頭道：「如果是老夫，就不會不注意那些地方，我想朱五絕更不會不注意那些地方。」

宋曉峯含笑道：「這從什麼角度來看，這裏有那缺點，當然不能作爲囚房，但目前我們並不是囚徒，我想他把我們留在這裏的意思，祇不過是怕宋曉峯在我們身上打主意而已，目的不同，當然手段也就有異了，同時，他又怎樣想得到，我們要和他開這個玩笑……。」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反問笑面天王曹晉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又作怎樣的處置？」

笑面天王曹晉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宋曉峯目光一閃，又道：「也許那根本是一條死路，也許朱五絕早已做了手脚，不管怎樣，我都想去試一試。」

笑面天王曹晉點頭道：「說得有理，但願你的運氣也很好。」

宋曉峯再次揮手，把那青衣侍女的穴道完全解了。

宋曉峯問話爲時極快，那青衣侍女回復清醒時，桌上菜餚仍在冒熱氣，青衣侍女也未在意。

宋曉峯他們笑她不勝酒力，表面上是放過了她，實際是已經達到了目的。

侍酒罷，青衣侍女收拾停當，差不多已是初更時分，因爲宋曉峯有了探險計劃，也就沒有再找黃天都的麻煩。

等到二更時分，要茶，要水，要酒，要菜的都已安靜下來，宋曉峯閃身出了石室，向厨房摸去。

那些伺候這些老爺們的男女們，這時也正聚在一起吃喝開了，宋曉峯掩身而入，端的神不知鬼不覺。

厨房這裏，大約是整個石洞的盡頭，一邊石壁上，倒垂着無數鐘乳石，鐘乳石上滴泉如雨，落在地上。

大約是年深日久的關係，地上被石泉滴出一條水槽，順着水槽下流，是一個大水坑，那水坑深約三尺，因爲這時大家都已停止用水，水坑之中的水已盈坑而出，漫過水坑向洞角一角流去。

隨着流水走去，不及丈遠地形一陷，地上裂開一道地縫，縫中漆黑一片，不知深淺，但聞流水潺潺，由地底傳了上來。

地下有流水，宋曉峯的夢想可說已經實現了一半，因爲山中地下水，比平地地下水多了一種可能性，平地地下水，多半是沒有出口，流來流去，永遠還在地下，但山中地下水就不同，因爲山形地勢高，極有可能衝出一道出口，達於地面。

當然，這祇能說有此可能，而非絕對可能。

有此可能，也就是說有了希望，宋曉峯一幌肩，施出縮骨神功，把體形縮得和七八歲兒童大小，身子一沉，向地縫之內落去。

宋曉峯和地縫相觸之下，身子立時起了一種感應，發現地縫兩壁，朱五絕已經佈下了奇毒，他要不是服用過唐慧珠的「氤氳露」，可禦百毒，那些毒藥就可能要了他的命，由此可見，朱五絕並沒放鬆這些地方。

宋曉峯順着那地縫下落了三丈多深，地縫突然一開，下面竟是空蕩蕩，身子一虛，宋曉峯倒吸了一口眞氣，展開履空蹈虛上乘輕功，緩緩向下飄去。但祇下落了三丈多高，就又落到另一層地面。

宋曉峯從懷取出一個特製的千里火，亮起一道淡淡的火光，同時運功逼目，射出兩道精芒，利用那微弱的火光，閃目掃視了四周一下。

那特製千里火，發火不大，也沒有火苗，但却經久耐用，足可連續使用十二個時辰之久，宋曉峯功力深厚，借着那微弱的火光，一覽無餘，把四週盡收眼底。

原來，那是一條別有天地的地下洞府，兩旁怪石如林，中間一條流水，奔流而下。

宋曉峯順流而行，走約四五十丈，已是洞府盡頭，流水穿石而入，隱入石中而沒。

宋曉峯試行鑽入水中游行，深入不及丈遠，便再也游不過去了，前面水面加寬，但却高度不及五寸，宋曉峯的縮骨神功，也無能爲力了。

宋曉峯廢然折返之後，他還不灰心，又順着水路向上行去，前行約百多丈，去了盡頭，這裏叫人見了更是絕望，流水源頭，乃是從一塊其大無匕的大石頭之下冒出來的。宋曉峯伸手下去摸了一下簡直連手都伸不進去。

宋曉峯長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回到下來的地方，正待飛身穿隙而上時，突然眼前白光一閃，其快無比的從他身旁一掠而過。

宋曉峯轉頭凝神望去，然來竟是一隻肥大的白色兎子，頭一伏，轉入一塊怪石之後而去。

宋曉峯暗叫一聲道：「天助我也！」雙脚一點，隨在白兎之後撲去，轉過那怪石，發現怪石旁邊有一個小洞口，洞口不大，又挨着地面，要不是那隻小白兎，祇怕誰也不會發現這小洞口，宋曉峯伸手就近洞口，着體生風，外面竟有一股極微的微風輕輕注入。

那風勢輕微，如宋曉峯剛才下過水，手上水漬未乾，眞還不易察覺出來。

宋曉峯伸出手去向洞中一摸，不由高興得叫了起來。

敢情，那小洞看似只容一隻小白兎進出，伸進手去，裏面竟有尺多高，運起縮骨神功，足可遍行無阻。

宋曉峯運起神功，微一吐力，便抓下一塊石壁，三抓二抓，就把那洞口弄得可以鑽身而入。

宋曉峯縮小身形，從那洞口鑽了出去，只不過六七丈遠近，頭頂上已是滿天星斗，脫出山腹之外了。

抬起頭來，打量山形地勢，自己現在立身之處，離朱五絕關禁他們的洞口，不過二三十丈遠。

宋曉峯正待恢復原來身形去通知一綫天，要各大門派掌門人提防暗算之際，忽覺微風微動，正有二條人影，向他立身之處掩來。

宋曉峯一縮身，閃在一棵松樹之後。

人影漸近，宋曉峯已看出來人身形面貌，心中說不出的高與，擋住那二人，輕聲喝道：「那裏去。」

那二人一驚之下，也看清了宋曉峯，不由都笑了起來，道：「你還好意思躲在這裏嚇人呢！大家爲你急都急死了。」

來人，正是趙靈燕與黃小珠，她們因爲宋曉峯隨朱五絕一去，杳如黃鶴，不知中了朱五絕什麼詭計，所以按照線索搜尋而來。

宋曉峯三言兩語，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了她們，接着道：「你們快回去，要義父通知『七星會』那幾位老前輩，謹防朱五絕的陰謀暗算。」

趙靈燕本想和宋曉峯多談一談，聞言之下，覺得時間寶貴不敢以私誤公，默默傳情的望了宋曉峯一眼，正招呼黃小珠馬上趕回去，只見黃小珠身形一起，忽然向上面那洞口撲了過去。

宋曉峯閃身追上黃小珠，道：「珠妹，你想幹什麼？」

黃小珠一笑道：「我想先下手爲强，在那洞口做點手脚，叫他們一個也到不了會。」

宋曉峯笑道：「你的辦法倒不錯，只是有點打草驚蛇，朱五絕警覺性很高，他如果因此又想出一些怪花招，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黃小珠近來與趙靈燕在一起，進步不少，聞言之下，倒是一笑而罷，道：「眞便宜他們了！」

趙靈燕伸手拉起黃小珠手臂，道：「今天便宜了他們，還有明天，快走吧！」

話聲中已帶起黃小珠如飛而去。

宋曉峯心中放下千斤重担，長長的吁了一口長氣，正要轉身從暗道回去之際，忽聽一聲沉喝道：「站住！」寒光閃動，只見童世昌手執陰陽鬼爪，由半空中飛掠而到，攔住了去路。

宋曉峯一皺眉頭，童世昌却已一收雙爪訝然道：「原來是莫兄你，你……？」

宋曉峯心念電閃，暗忖道：「此人看來已是朱五絕死黨，爲了大局着想，只有狠心除去他了，祇是這裏距離洞口太近，動起手來……。」

念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驚叫一聲，道：「童兄你來得正好，你剛才可看見曹老賊的去向？」

童世昌上次爲了紅葉莊之事，對笑面天王曹晉的處置，心中大是不高興，積怨成恨，正想利用朱五絕的關係，打擊笑面天王曹晉，一聽宋曉峯稱呼笑面天王曹晉的語氣不善，正合了「同仇敵愾」的心理，直覺的一怔，道：「他怎樣了？」

宋曉峯道：「剛才老夫發現他鬼鬼祟祟的從一條祕道之中偸出來，不知他要搗什麼鬼，因之尾隨在後，誰知他早有預謀，出得祕道便失去了他的踪跡。」

童世昌一震道：「你是說那石洞還有祕道？」

宋曉峯道：「你看，要沒有祕道，老夫怎能出來！」

童世昌向腰中一摸，取出一把火花信號，就要向空中放出。

宋曉峯搖手說道：「童兄，你要幹什麼？」

童世昌道：「傳命搜他呀。」

宋曉峯一皺眉頭道：「如非你我親自找得他，不知你目前的人手，還有沒有別人擋得住他？」

童世昌思索了一下道：「這倒是一個問題，但總不能任他就此揚長而去。」

宋曉峯道：「依老夫看法，他與宋曉峯勾結，已非一日，其所以潛伏至今，聲色不動，很明顯的，必有重大的圖謀，圖謀未遂，我想他絕不會就此離去，如果你這樣一發令搜山，等於就是告訴他已經發現他的陰謀了，你要是能因此抓到他，那自然很好，要是萬一被他逃出手去，那等於被他白討了便宜去。」

童世昌能被笑面天王曹晉選出來特別指導朱五絕，當然也是他們那一羣人中佼佼者，立時明白了宋曉峯意思，接口道：「你是說他還可能回來？」

宋曉峯點頭道：「如果他不知道有人發現了他的陰謀，老夫敢打賭他一定會回來。」

話聲微微一頓，不讓童世昌接口，搶着又道：「我們如果聲色不動的守在祕道口，等他回來，那時他就揷翅難飛了。」

童世昌因從朱五絕口中，知道趙靈燕

是奉山主之命，前往宋曉峯處臥底，以莫天倚與趙靈燕的關係，倒不懷疑宋曉峯的鬼話連篇，他對宋曉峯既不疑心，又想在朱五絕面前討好，深以宋曉峯的話有理，所以宋曉峯話聲方落，他已打定主意，一點頭道：「莫兄說得有理，我們就到祕洞口去等那老鬼去。」

宋曉峯微一點頭，道：「童兄隨小弟來！」轉身放步向前奔去。

宋曉峯雖然放步前奔，却有意保留內力，奔行得並不十分迅速，同時消滅童世昌對自己疑心，表示自己絕無圖逃之意。

兩人繞過山腰，轉過山峯的另一面，離開原來相會的地點，有了七八里路，童世昌見仍未走到祕道口不由覺得奇怪道：「祕道口怎樣還沒有到？」

宋曉峯一笑止步回身道：「童師伯，祕道口在那裏，我也不知道呢？」

聲音變了，語氣變了，轉過來的面貌也變了，什麼都變了，變得童世昌全身皆震，幌身急追，聲色俱厲的喝道：「你原來是宋曉峯，好小子。」

宋曉峯微微一笑道：「童師伯，我們談談可好。」

童世昌大喝一聲，說道：「誰要和你談！」

喝聲中，雙手齊掄，陰陽鬼爪，已劃起陣陣風聲，股股寒氣，向宋曉峯當頭罩去。

宋曉峯知道童世昌的厲害，如果雙手迎敵，要想收拾他便非容易，但他「紫彩玉簫」已與莫天倚交換使用，爲保持莫天倚的祕密身份，却又不便使用莫天倚的文昌筆，因事怕萬一，萬一被人撞見他使用莫天倚的文昌筆，經不起推敲，徒自多生枝節，因此，不敢與童世昌迎招，身形疾退，退身之際，左手一撈，一枝樹枝已撈在手中，手腕一抖，勁力猛吐，枝上樹葉，簌地脫枝而起，風聲颯颯，形同利刃，齊向童世昌身上射去。

童世昌冷笑一聲，雙手掄動之間，將那些樹葉盡行擊落，不過，他撲向宋曉峯的攻勢，却因之被阻。

宋曉峯隨之將樹枝交到右手，朗朗一笑道：「童師伯，眞要動手，那就莫怪晚輩曉峯出手不留情了。」

童世昌冷冷的道：「誰要你手下留情，先接老夫三招再說。」話出口，陰陽鬼爪隨發，「無常索命」，一瀉而到。

宋曉峯劍眉一聳，立枝代劍，一招「迎來送往」，封開童世昌襲來鬼爪。

童世昌不容宋曉峯再搶先還手，手中陰陽鬼爪左掃右帶，連環擊出。

但見一片流動的陰雲，幻起一片寒光，齊向宋曉峯攻到。

宋曉峯冷笑一聲，手中樹枝不再容讓，舞出一片青光，托住了童世昌鬼爪攻勢，接着，反臂一式「乘風破浪」，樹枝帶起一股風嘯之聲，當頭落下。

這一招，威勢奇猛，饒是那童世昌生性兇悍，也不敢輕擋其鋒，雙肩一晃，向後退開五尺。

宋曉峯一招搶到先機，舞起手中樹枝，和身而上，盡是搶攻的招術。

兩人這一接上手，就是三十多招，童世昌這時已由攻勢變成守勢，但陰陽鬼爪却使得綿綿不絕，門戶封守得十分嚴密。

宋曉峰利在速戰速決，最怕的就是童世昌把呼助信號發出去，因此一發動攻勢，他全力以赴，威勢越來越是強猛。

但童世昌陰陽鬼爪的守勢綿密異常，宋曉峰雖已把他圈入一片青光之中，但急切之間，也無法把他傷在手下。

看來這兩人還得有一陣好打。

童世昌見穩住了陣脚，現在便只等機會如何空出手來把信號發出去，召集高手，擒下宋曉峰，立此不世之功……。

童世昌有童世昌的想法，宋曉峰還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別看攻勢凌厲，形同猛虎出柙，其實，他眞還沒有使出全力，只因他深知童世昌的能耐，有幾手逃生活命的絕招，極是厲害，一個失着，被他逃出手去，後果堪虞。

所以宋曉峰也用上了心機，儘量使童世昌覺得宋曉峰雖凶，仍然奈何不了他，另一方面激起他貪功務得之心，使他心理上根本就不作逃跑的打算。

二三十招下來，宋曉峰已看出童世昌落於自己計中，心中暗喜，大喝一聲，又展開一輪急攻，打了二三十招，五六十招下來，已有後力不繼之狀，攻勢一緩，存心露出一二破綻。

童世昌一代老魔，名非倖致，抓住宋曉峰破綻，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陰陽鬼爪疾轉如輪，乘虛而入，一式「陽動陰生」，搶得先機在手，一連又攻出七八招，迫得宋曉峰步步後退，退了十幾步。

童世昌連環搶攻得手之下，忽然將左手陰陽鬼爪，交到右手，探囊已將火花信號取出，揚手向空一拋。

正當他手已揚起，火花信號將要出手之際，只見宋曉峰疾射而回，筆光閃動，動作迅快無比的向童世昌左腋之下點到。

這時，童世昌右手回兵不及，匆忙之間，只好收回左手，顧不得發放火花信號，握拳向下一沉，向着宋曉峰來筆之上落去。

那知宋曉峰攻出的筆勢一斜，反挑而上，只見寒光一閃，童世昌的左臂，應筆而斷。

童世昌大叫一聲，火光信號散落了一地，還待幌身急退之際，宋曉峰右筆又到，只聽童世昌一聲悶哼，太陽穴上中了一筆，身子向後一倒，立時了賬。

宋曉峰雙筆一收，望着童世昌歎息一聲，就在童世昌屍體旁邊，揮動雙筆挖了一個坑，埋了童世昌，循原路返回洞內。

這時，廚房裏的人都已入睡，只是笑面天王曹晉與四女等得心煩意躁，替宋曉峰担心不已。

笑面天王曹晉見宋曉峰平安回來，長吁了一口氣道：「你總算回來了，結果如何？」

宋曉峰點頭微笑道：「一切順利，只是遇見了童世昌……」

一言未了，笑面天王曹晉緊張的問道：「你沒有把他放走吧！其人……。」

宋曉峰搖了一搖頭，道：「小弟知道，我把他收拾了。」

笑面天王曹晉就怕宋曉峰一時生仁，放走了童世昌，聞言之下，滿意地一笑道：「那很好！」

這時，因爲天已將近黎明，大戰卽將來臨，宋曉峰折騰了半夜，笑面天王曹晉他們也苦等了半夜，都需要蓄精養銳，以備應付明天大戰，當下，意到爲止，便不多談，各自回室，打坐調息。

洞中不見天光，調息醒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只見青衣侍女已在室外催請他們入席。

他們似乎比別人起來的遲了一點，但一個討了二個新娘子，又是新婚之期的人，就是起得稍遲一點，也沒有人對他們生疑。

他們步出外面大廳時，倒是獲得了一陣祝賀與笑謔兼有的掌聲。

朱五絕沒有來，酒菜比昨天更豐富，用酒的情緒也比昨天更熱烈，黃天都更過來一連敬了三次酒。

大家喝得正在興頭上。石門忽然打了開來，朱五絕獨自一人走了進來，宋曉峰想起那晚之事，不知他對童世昌的失踪是否已有所警覺，仔細向他臉上望去，只見他對大家的態度，一如往常，也沒對什麼人特別注意，想來他一點也沒有懷疑洞中的人。

朱五絕一出現，全廳立時靜了下來，朱五絕含笑向大家道：「想來各位已經酒醉飯飽，對不起，要請各位出發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各位此去赴會之應用各物，都已替各位準備好了，其中有幾位特別安排，出去領取應用各物時，另有特別指示，依命行事就可以了，現在，請依照本人呼喚，前來領取指令，依次起程，前往赴會。」

話聲一落，只見他從胸衣之內，取出了一束密柬，照柬上所記姓名呼喚，被呼喚之人領到密柬之後，便可走出石門而去，結果，笑面天王與宋曉峰都落到最後，但朱五絕並沒把那四女和他們分開，仍是成雙配對的搭在一起。

笑面天王曹晉帶着春暖春暉走後，才是宋曉峰和春熒春昶。

宋曉峰帶着春熒春昶走出石門，便每人領到一隻百寶囊，百寶囊裏面有兩樣叫宋曉峰見了驚心動魄的東西：一樣就是「七星會」準備用來對付邪魔外道的「天絕針」。另一樣便是山主郭慕陶特製的「天毒燐火」。

同時，百寶囊之內宋曉峰與春熒春昶每人還有一張人面精製的面具。

宋曉峰戴上那人皮面具之後，變成了搖山動岳陳震天，春熒春昶戴上人皮面具之後，正是搖山動岳陳震天的二房夫人，大夫人梁紫玉，二夫人梁翠玉。

朱五絕設想得眞週到，該穿什麼衣服，該用什麼兵器也都準備好了，過一道門裝配一樣，走出五道門，便裝龍像龍，已經完全不是他們自己了。

看過密柬，宋曉峰幾乎驚服得說不出話來，敢情，那密柬之中指示得非常詳盡，由他現在的身份和武當掌門人的交情，到如何行事，指示得非常淸楚，宋曉峰眞是照命行事，就有十個武當掌門人也非中計身亡不可。

眞虧了朱五絕，怎樣會計劃得這樣週詳。

宋曉峰震懾於朱五絕的計劃綿密週詳，雖說昨晚已把消息傳遞出去，要那幾位首要謹愼提防，但他知道的只是很小範圍一部份，其堪注意的地方，還不知有多少，因此，說不出有多憂心。

出得山洞，朱五絕還替他們準備好了三個隨行人員。

到得望仙坪丐帮帮主赴會的地點，只見地處一座山巒之上，週圍大約有四五畝地大小，不平坦的地方，已有丐帮弟子修整得十分平坦。

只是四週地形都高出望仙坪，環繞如帶，把望仙坪圍抱在當中。

廣闊的草坪之上，早已坐滿了四五十桌人，每桌十人八人不等，但看那些人的風度氣派，個個不弱，顯然都是頗有身份地位的江湖豪傑。

廣坪正中，排列着七席，那七席之上，也已經坐了五六個人，那五六個人的面貌宋曉峰都沒有見過，不過他心裏有數，料想那些人大約都是朱五絕安排的殺手，正和自己一樣，說不定那五六個人就是昨晚和他一同住在石洞中之人。

奇怪的，那五六個人之中，却沒有一個是女的，好像笑面天王曹晉還沒有帶同春暖春暉來到。

宋曉峰一走上廣場，便有丐帮弟子走過來，接待相迎，憑他搖山動地陳震天的身份，於是便被請坐上正中席位之上。

宋曉峰與春熒春昶剛剛落坐，只聽一絲傳音神功透入耳中道：「老朋友，老夫在這裏。」

宋曉峰聽出這是笑面天王曹晉的聲音，聞聲辨位，轉目向右邊一張桌子上望去，只見那桌子坐了三個人，一個披髮頭陀，一個瘦小乾枯的老漁夫，還有一個冷眉冷目的小老頭子。

那位披髮頭陀向他投來微笑的一瞥，宋曉峰心中恍然，敢情那就是笑面天王曹晉，而春暖春暉二女正是那老漁夫和冷眉冷目的小老頭子。

這時，分坐在四週席位上三山五岳的豪客，忽然掀起了一陣騷動，大多數的人都紛紛站起了身子，有些人爲顧及身份雖然沒有站起來，也都目射精光，把視綫投了過去。

原來趙靈燕帶着王大娘與貼身四女，已出現在望仙坪，直向正中席位上走來。

趙靈燕美絕天人，今天又加意修飾一番，更是艷麗無比，吸盡了所有的視綫。

一個丐帮執事弟子，引着趙靈燕一路而來，宋曉峰見那丐帮執事弟子走在趙靈燕前面，有如身負千斤重担，那舉步之難艱，手足之無措，叫人看了不知替他有多難過。

那丐帮執事弟子好容易把趙靈燕帶到正中席位之處，正要安置她坐到宋曉峰隣席的席位之上，趙靈燕却朝着宋曉峰所坐的席位一指道：「我就坐在這一席好了，這席上有兩位女客，談話要方便得多。」

席次的分配，本有預定的安排，趙靈燕說出來的話，那丐帮執事弟子心裏有苦說不出，但他却不忍拂逆趙靈燕，替趙靈燕拉開面對宋曉峰的椅子，面紅脖子粗的道：「姑娘請坐！至於姑娘帶來的五位同行，因此處席位不多，請隨在下到旁邊席位上去。」

（未完待續）

新穎俠義長篇 連載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卓重山喝令屬下巴可成、羅揚波各率本門高手，向拾三郎圍攻，詎巴可成等正自步步爲營地圍向拾三郎時，千毒書生司徒眞及曲彩霞等七人，已淩空撲向巴可成、羅揚波等人，也在此同時，拾三郎快如閃電似地，一躍撲向卓重山，扣住了他右腕脈門，同時以短刄架在卓重山頸上，勒令他喝退巴可成、羅揚波及卓重山四侍衞，拾三郎制服了卓重山，向他逼問了多項問題後，招手叫易華隆與司徒眞到來，要他們押赴卓重山離去，易華隆奉命，伸手挽起卓重山，向銀龍帮一衆屬下之處走去——

山頭擒魔去　鏢局偵兇行

那遠立在三丈以外的四名中年大漢，他們大概是卓重山的心腹護衞，他四個互望了一眼，突然騰身電掠地撲向易華隆。

「千毒書生」司徒眞受命護衞易華隆的行動，他一見四人騰身電掠撲到，雙眉立時一軒，沉聲喝道：「你四個找死！」

喝聲未落，抬手一揮，那四個有如猛虎般地大漢，口中突然發出一聲悶哼，高大的身軀立由半空往下跌落，摔落地上，四肢抽了兩下，嘴角滲出了一絲紫血，雙眼一閉，寂然不動，命歸了陰曹。

這情形很明顯，司徒眞於抬手一揮之間，已經使用了劇毒。

這是什麼毒？竟然這等霸道厲害，中人卽死。

各路江湖豪雄，武林高手，目睹此情，心神全都不禁暗暗一凛！

可是，在塲之人中，雖然不泛用毒的行家，但却無人知道司徒眞用的什麼毒？

卓重山睹狀，臉色不禁勃然一變！停步道：「司徒眞，你好狠辣的心腸！」

司徒眞淡然一笑道：「這是他們四個自不量力自己找死，能怪我。」

卓重山恨聲說道：「這筆賬老夫記下了。」

司徒眞雙眉微軒了軒，道：「日後你儘管找我算就是。」

卓重山目射狠毒之色地瞪視了司徒眞一眼，接着轉向擎天宮主「活殃神」巴可成，黑鷹門主「毒鷹爪」褚武强等人揚聲說道：「這裏的事情到此爲止，你們可將經過情形稟告宮主請示定奪好了。」

「活殃神」巴可成和「七星宮」一衆高手，本想在那四名中年大漢掠身撲出之後，適時接應從易華隆手裏搶救下卓重山的，但因一見四人甫一掠出，立卽斷魂在司徒眞抬手一揮的劇毒之下，頓時全被鎮攝住了，都不敢冒失妄動了。

俗語有云：「蛇無頭不行」。

卓重山話音一落，「活殃神」巴可成立卽以「七星宮」屬衆之首自居的一躬身，說道：「屬下遵諭。」

卓重山點了點頭，沒有再開口說話。

「活殃神」巴可成却抬手朝「七星宮」屬衆一揮，揚聲道：「各位我們走。」

話落騰身，率先向領下疾射掠去。

「毒鷹爪」褚武强，「追魂堡主」羅揚波和「七星宮」一衆屬下高手等人，目

光瞥視了易華隆併肩走向「銀龍帮」屬衆站立之處的卓重山的背影一眼，微一猶豫，也即紛紛騰身電射隨後向領下掠去。

剎那工夫，場中只下了六七十人站着未動。

這些人，都是來自各方的江湖好漢，武林豪雄，也都是尚未被「七星宮」網羅的人物。

拾三郎星目含威如電般緩緩掃視了一衆江湖豪雄一眼，朗聲說道：「各位都是當世之俊傑，『七星宮』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其崛起武林將有何作爲？目的何在？在適之前，我和該宮『金令一號』卓重山的一切對答，各位都已經聽得很淸楚，也無用我再多唇舌解說了。」

語聲微頓了一下，接着又道：「關於那半部『金佛武學秘笈』，公孫先生確實已把它送給了我，告訴了我它的藏處，我也確實尚未將它取出，我至誠的奉勸各位最好別存心貪念，非份想奪取它，更希望各位能分淸楚是非善惡，明哲保身，千萬別受人引誘，否則……」

說至此處，語音倏又一頓，「否則」如何？却沒有接說下去，只搖了搖頭，以代替「否則」以下的意思。

旋而，他又接着說道：「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稱俊傑，知進退才是高人』，各位都是當世智者高人，好與壞自能明辨，我句句出自衷誠，字字發自肺腑，聽與不聽，那就是各位自己的事情，取捨也就任各位自己抉擇了！」

他說時臉容神情雖是一副冷漠之色，但是語語中肯，說的全是道理，因此，他話音一落，一衆羣雄立有多人身形移動，邁步往嶺下走去。

六七十位來自各方的江湖好漢，武林豪雄，轉眼之間，竟都走了個不賸。

那賸下來沒有走的，是「千毒書生」司徒眞，易釵而弁的賀雲卿，「紅旗令主」曲彩霞，「天香四鳳」，化子和尙，老化子西門維正，還有那位曾是「岳陽第一樓」歌妓的珊珊姑娘和乃兄田季平。

這時，「東海幻影客」白雲飛夫婦，易華隆和其「銀龍帮」屬下一衆高手等人，全都飄身朝拾三郎立處走了過來。

這些人，雖然大都互不相識，但是因了拾三郎的關係，也就立刻成了朋友，自己人。

卓重山由「銀龍帮」兩名高手監視着站立在一旁，目睹這等情形，他心中不由驚凜震駭至極！

至此，他算是完全明白了，他們「七星宮」於卽將公開出現武林的此際，碰上了這個拾三郎，他們算是走了背時運。

擺在眼前的事實很明顯，拾三郎是他們「七星宮」雄霸天下，稱尊武林大業的唯一障碍，勁敵，他們必須先除去這個障碍勁敵不成！

可是，拾三郎身懷罕世絕學，功力奇高，他卓重山既然都不是敵手，數遍「七星宮」上下，又有誰能與敵？

雖然，宮主的一身武學功力皆比他卓重山高了一籌，或可能與拾三郎匹敵，但是能否致勝，那就難說難料了。

這時，化子和尙，老化子西門維正，賀雲卿，司徒眞等人已和「東海幻影客」夫婦，易華隆分別互相見禮寒暄已畢。

化子和尙因爲尙還不知拾三郎峨嵋之行的結果，是以他和「幻影客」夫婦寒暄見禮之後，雙目立卽一凝，望着拾三郎問道：「劍主峨嵋之行如何？」

拾三郎含笑說道：「幸不辱命，並且還有小收獲。」

語聲一頓，接着便把途中巧遇「胖彌勒」，和胖和尙如何驚走「南天雙鷗」柴老大，與及胖和尙隱身在柏長林中戲耍柴老大，化善緣等等經過，摘經扼要的告訴了化子和尙。

化子和尙聽後，沉思地瞥視了站立在一旁的卓重山一眼，說道：「照此說來，當年『寒玉居』之事，卓重山縱然沒有在場，與他也必有着極大的關連了。」

拾三郎點點頭道：「要不然，我就不會得把他暫時留下來了。」

拾三郎的話，卓重山在旁全都聽得十分淸楚。

拾三郎話完之後，他臉色已是一片煞白。

如今，他一切都已經明白了，原來是柴老大接受了胖和尙的「善緣」，出賣了他。

柴明他竟然不守信諾，實在該殺！該死！

卓重山心裏在暗罵着，在暗暗咬牙發狠！

此際，易華隆在旁忍不住突然接口說道：「師叔，根據那柴明所言，這『黑豹』令牌主人可能就是他本人了。」

這「他本人」是誰？不用指名提姓，拾三郎也明白易華隆說的是那一個。

拾三郎尙未開口接話，可是，卓重山已經沉不住氣的開了口，沉聲說道：「易少主，老朽可以向你發誓，那確實不是老朽！」

他一直自稱「老夫」，這回他竟然改了口，由「老夫」自動降格成「老朽」，先前的那副驕狂跋扈凌人的氣勢，狠勁兒，全都沒有了。

這是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因爲拾三郎如果聽了易華隆的話，把他誤會作那「黑豹」令牌主人，他卓重山三個字便算是已經登上了「閻王簿」，死定了！

換句話說，卓重山這麼急急否認的情形，也正顯出了他內心的恐懼，怕死！

其實這也難怪，「螻螞尙且貪生」，何況是人，人那有個不怕死的？

拾三郎倏然朝他淡漠地一笑，道：「卓重山，你急的什麼，他只不過是有此懷疑猜想而已，是你，你否認也賴不掉，不是你，我也絕對不會寃枉你，事實眞像究竟如何？到時候總會有個水落石出的，你安心吧！」

這話不錯，是道理，也是實情，是他，他否認又有何用？

拾三郎語聲一頓，望着易華隆問道：「你找『黑豹』令牌主人，可是想查問令尊昔年被害之事？」

易華隆點頭肅容答道：「是的，先父在『寒玉居』被毀的五天之前，突然接到『黑豹』令牌，令先父率領帮中高手於三天之內趕到秦嶺聽候差遣，先父沒有去，

結果半月之後便中了暗算遇了害。」

拾三郎聽後，沒有再作多問，目光倏然轉向那珊珊姑娘兄妹，說道：「姑娘，賢兄妹現在也該走了。」

珊珊姑娘美目眨動地嫣然一笑，道：「拾兄這是逐客麼？」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道：「姑娘，在這仙霞嶺上，我既不是主人，姑娘也就不能算是客人，對不對？」

珊珊姑娘道：「那麼，拾兄又爲何要攆我兄妹走？我兄妹站在這裏碍着拾兄了麼？」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揚又垂，珊珊姑娘說的是理，他實在不便强詞奪理，也不便駁說什麼。

於是，他暗暗深吸了口氣，道：「如此，是我的不對，我向姑娘道歉。」

說着抱拳一拱，一跨步走近易華隆身旁，低聲交待了數語之後，隨卽轉向「東海幻影客」夫婦拱手一揖，道：「師兄師嫂，小弟就此告別。」

話落，瀟洒地舉步往山下走去。

田季平突然一抬手，揚聲說道：「拾兄請留步。」

拾三郎停步問：「田兄有何見敎？」

田季平眨眨眼睛，道：「拾兄這就走麼？」

拾三郎點頭輕嗯了一聲，道：「別人都走了，我自然也該走了。」

田季平冷聲一笑道：「兄弟實在沒有想到拾兄究竟是這樣的一個人！」

拾三郎淡淡地道：「田兄原以爲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田季平道：「兄弟原以爲拾兄是個人物，是個光明磊落的俊逸之士。」

拾三郎淡笑地道：「那知竟然不是，令田兄很感失望，是不是？」

「不錯。」田季平點頭嘿嘿一笑道：「兄弟很感失望得很！」

拾三郎道：「如此我請問，以田兄看來，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田季平冷冷地道：「當世之最的心腸狠毒陰險狡詐之徒！」

拾三郎雙眉方自微微一揚，珊珊姑娘已驀地沉聲叱喝道：「哥哥，你怎麼可以這等無禮！」

田季平說道：「妹妹，我說的乃是事實。」

珊珊姑娘美目一瞪，檀口微動，但她話未出口，拾三郎却抬手一擺，說道：「姑娘別責怪令兄，他說的是事實。」

珊珊姑娘神情一怔！道：「你說什麼？你承認他說的是事實？」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一笑道：「姑娘，令兄說的是不是事實？我承認沒有承認，姑娘聽下去就會明白了。」

語鋒一頓，目光凝望着田季平說道：「田兄既然說的是事實，想來必有所本所據，是不是？」

田季平輕哼一聲道：「拾兄可是認爲兄弟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拾三郎道：「那怎麼會，我深信田兄決不是那種人。」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不過，我衷心希望田兄能有所舉證，開我茅塞，俾以改過。」

田季平嘿嘿一笑道：「可以，兄弟可以給拾兄舉證，但是却要請拾兄先回答兄弟數問。」

拾三郎道：「可是與舉證有關？」

田季平道：「如是無關，兄弟就不問了。」

拾三郎道：「如此田兄請問我吧。」

田季平微一沉思，道：「首先兄弟請問，那半部『金佛武學秘笈』確實埋藏在此地麼？」

拾三郎道：「絲毫不假。」

田季平道：「那麼那小鐵箱是怎麼回事？」

拾三郎冷冷地道：「是怎麼回事，適才你已親眼所見，何必多此一問。」

田季平道：「兄弟是問那可是你拾兄的傑作？」

拾三郎道：「不錯，那確是我所安排的。」

田季平道：「如此拾兄該是早已經來過此地，那秘笈也早被拾兄取走了。」

「沒有。」拾三郎一搖頭道：「這仙霞嶺我也是生平第一次來。」

田季平倏然冷笑一聲道：「這就不對了。」

拾三郎道：「什麼不對了？」

田季平冷笑地眨了眨眼睛，道：「兄弟請問，拾兄既是生平第一次來此，那麼那小鐵箱它是自己埋入地下的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那是我請人帮忙埋的。」

田季平雙目忽地一擬，問道：「是請什麼人帮忙埋的？」

拾三郎搖頭道：「這就要請田兄原諒了，我未便奉告。」

田季平倏然朗聲一笑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這話拾兄明白麼？」

拾三郎冷冷道：「這話我明白，但是我請人帮忙辦事，怎好替人惹禍招災。」

「哦。」田季平眨眨眼睛道：「兄弟明白了，想是拾兄請那人將秘笈取去了，對不對？」

拾三郎搖頭道：「沒有，那人他根本不知秘笈埋藏在什麼地方。」

田季平道：「那麼說，秘笈仍埋在原地沒有移動了？」

拾三郎道：「不錯，仍在公孫先生埋藏的原來地方，沒有人移動過它。」

田季平眼珠微微一轉，道：「拾兄既然已經來了此地，秘笈既然仍在原處，而眼下在場的又都不是什麼外人，拾兄何不現在就將秘笈掘出取走？如此旣免得夜長夢多，也免得日後再跑來一趟的麻煩，豈不甚好。」

這話不錯，有道理。

可是，拾三郎却淡然一笑，道：「這麼說，田兄也不是外人了？」

田季平神色忽地一正，說道：「自從岳陽第一樓上一見面開始，兄弟就一直將拾兄當作好朋友，自己人。」

拾三郎淡淡地道：「謝謝田兄不棄把我當作好朋友，自己人，我深感榮寵，也有點兒受寵若驚，不過，秘笈掘不掘取，乃是我的事情，我認爲這旣與田兄無關，也不須田兄勞神關注。」

話鋒一頓，神情聲調倏轉冷凝地說道：「話，田兄已經問了很多，現在應該言歸正傳，說說你那『舉證』了。」

田季平點頭乾咳了一聲，道：「拾兄說的是，兄弟遵命。」

語聲微頓了頓，嘿嘿一笑，接道：「為了要獨佔半部『金佛武學秘笈』，拾兄竟然使用陰險心機，在此地埋下一隻小鐵箱，復在江湖上散佈消息，引誘各方江湖豪雄趕來此處奪取，而拾兄自己則表示福淺德薄，故作大方地不參予爭奪，在旁邊作壁上觀，看笑話，任由天下武林同道拚命，上當，這等借刀殺人的狠毒心腸行為，非當世之最的狡詐之徒而何？」

他說來似乎頭頭是道，令人不禁悚然動容。

拾三郎兩道濃眉微揚了揚，冷冷地道：「還有別的沒有？」

田季平道：「就這些已經很夠很夠了，如是再有點別的什麼，兄弟便將無詞足以形容拾兄狠毒狡詐了。」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一笑，道：「田兄說的是，有這些『舉證』，確實是很夠很夠了，不過，田兄應該明白，我這樣做乃是為對付那個心懷貪婪，意存非份之想的惡徒的手段，換句話說，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語聲一落又起，接說道：「雖然，我這種手段心腸似乎是狠毒了些，但是如與田兄相比那可就差得遠了。」

田季平雙目陡地一瞪，道：「拾兄這話是詞窮理拙反誣麼？」

拾三郎淡淡道：「田兄如果不健忘的話，該當不會不記得在岳陽第一樓上，於談笑伸手向胡彪肩頭按下的那一掌吧？」

田季平臉色一變，旋即吸了口氣，道：「像那種為害地方的惡棍，仗着練過幾天功夫欺壓善良的混混兒，拾兄難道認為不該給他一點教訓懲戒？」

拾三郎道：「田兄說的是，像那種仗勢欺壓善良，為害地方的地頭蛇，確實應該予以教訓懲戒，不過却罪不致死，對不對？」

田季平嘿嘿一笑道：「不錯，就是因為他罪不致死，所以兄弟才未打算要他的命。」

拾三郎含有深意地笑了笑，道：「是這樣麼？」

田季平道：「要不是，兄弟那一掌就不會按向他的肩頭而會按向他胸口了。」

拾三郎眉鋒微揚了揚，道：「田兄這話說的倒也是實情，不過事實上據我所看到的，田兄那一掌不論按到胡永彪的什麼地方，結果都將是一樣，並且別說是胡永彪那等功力之人，就是換上當今武林一流高手，如果挨上田兄那一掌，只怕不死也得落個殘廢終身，生不如死。」

這話對不對，田季平心裏明白，珊珊姑娘心裏也明白，因此，她的一雙美目中，不由頓然閃過一道威稜地深望了田季平一眼。

田季平心頭不禁倏然一凜！

是為珊珊姑娘的那一眼，也為拾三郎看出了他那一掌的厲害秘密。

他心頭方自一凜，而拾三郎却又接着說道：「我有幾句肺腑之言奉勸田兄，希望田兄能聽得入耳，也希望田兄能記在心裏。」

語鋒一頓，面色神情陡現肅煞，目射威稜，聲調一轉沉冷地緩緩說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自己心裏非常清楚，田兄要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都可以，我也都不在乎，換句話說，我只要仰不愧，俯不怍，至於毀譽褒貶，那就一任世情了，至於田兄的為人如何，田兄自己心裏比我清楚，我也不想和你爭論多說什麼了，至於那半部『金佛武學秘笈』，田兄如果想要，儘管光明磊落找我奪取，只要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我定將秘笈雙手奉上，但是千萬別想在暗中耍鬼，田兄就可能回不去南海了。」

一句「南海」，聽得田季平臉色驀地大變，心驚肉跳地傻了眼。

珊珊姑娘一直很沉靜，可是此刻她那艷麗如花般的嬌靨兒也突然變了色，張着檀口，驚駭欲絕的望着拾三郎，兩隻美目睜得好大好大。

於是，兩個人被「南海」二字楞住了一雙，心頭有着無比的駭異，發了呆！

× × ×

這天，日頭偏西時分。

洛陽城內北大街上，來了位面貌英俊，神情洒脫，但却臉色冷漠的黑衣少年。

他緩步從容的由南往北走，在那座建築巍峨，氣派雄偉的「四海」鏢局前停了步，抬眼望了望台階上一邊一個挺胸站立着的兩個鏢伙，邁腿舉步跨上了台階去。

右邊的一名鏢伙，突然一跨步，橫身欄擋在台階上，抬手抱拳，說道：「朋友找誰？」

黑衣少年停步說道：「我找貴局羅總鏢頭。」

鏢伙問道：「朋友和我們總鏢頭認識麼？」

黑衣少年道：「勞駕進去通報一聲，我有件東西要請總鏢頭替我護送進京。」

原來是生意上門，鏢伙自然不會得將財神爺往外推，連忙改口陪笑說道：「如此公子請稍待，小的這就往裏通報去。」

說罷，轉身快步向大門內走了進去。

不大一會工夫，一位顎下留着山羊鬍子，面目陰鷙，年約五旬上下，身穿一件藍衫，文士打扮的老者，隨着那名鏢伙走了出來，站立在台階上望着黑衣少年上下打量了一眼，拱手說道：「歡迎駕臨，公子請到裏面客廳奉茶。」

說着，側身擺手，欠身肅客。

進入客廳，黑衣少年和文士老者分賓主落了座，一名年青鏢伙送上兩杯熱茶之後立即出去。

藍衫文士老者輕咳了一聲，道：「請問公子貴姓高名？」

黑衣少年道：「在下姓何，單名一個『眞理』的眞字，老先生尊姓和台甫？」

藍衫文士老者道：「老朽姓俞草字兆平，是本局的文案賬房。」

黑衣少年何眞抬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賬房俞師爺，在下失敬了。」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羅總鏢頭在麼？」

俞賬房俞兆平搖頭道：「公子來遲了一步，總鏢頭恰巧有事出去了。」

何眞道：「什麼時候回來？」

俞賬房道：「明天中天前後。」

何眞微一沉吟道：「那我就明天未初時候再來好了。」

說着，長身離座站起了身子。

俞賬房連忙抬手一攔，道：「公子且請坐，公子要運送什麼東西進京，和老朽洽談也是一樣。」

何眞雙目倏地一凝，問道：「俞賬房能代羅總鏢頭做主？」

俞賬房點頭一笑道：「老朽承蒙總鏢頭的垂愛看重，總鏢頭不在時，局裏的大小一切事務，全由老朽負責做主。」

「哦。」何眞眨了眨眼睛重又坐下，望着俞賬房問道：「由涵谷關把東西送到京裏，酬勞需要多少？」

俞賬房道：「那得要看什麼東西，東西的多少與價值而定。」

何眞道：「是一箱玉器。」

俞賬房道：「多大的箱子？」

何眞道：「一尺寬，兩尺多長。」

俞賬房道：「價值多少？」

何眞想了想，道：「十萬兩以上。」

俞賬房雙目微微一睜，道：「十萬兩白銀？」

何眞搖頭道：「不，黃金。」

俞賬房滿臉驚愕地說道：「十萬兩黃金？」

「嗯。」何眞點點頭道：「這還是最低的估價。」

俞賬房神情不禁呆了呆，道：「是什麼玉器？價值竟然如此駭人。」

何眞望着俞賬房笑了笑，沒有接話說明。

俞兆平既然身為「四海」鏢局的賬房師爺，他自然明白何眞為什麼不說明是什麼玉器的原因，於是他也就沒有再問。

於是，他眼珠兒轉了轉，道：「請問送到京裏什麼地方？」

何眞道：「和親王府。」

俞賬房道：「交給何人收？」

何眞道：「王爺親收。」

俞賬房道：「時間有限定嗎？」

何眞道：「時間自然是越快越好，最慢不得超過七天。」

俞賬房道：「什麼時候動身？」

何眞道：「立刻動身和我同往涵谷關，酬勞多少？請開個價錢吧。」

俞賬房微一沉吟，緩緩抬手伸出了一根指頭，道：「這數目如何？」

何眞道：「一千兩？」

俞賬房搖頭道：「不，一萬兩。」

何眞道：「白銀？」

俞賬房再次搖頭道：「鏢貨總值的十分之一。」

何眞雙目微睜地，說道：「一萬兩黃金？」

俞賬房含笑點頭道：「不錯，這是最公道最規矩的價錢。」

何眞道：「不能少一點？」

俞賬房搖頭正容說道：「不能，公子應該明白，十萬兩黃金價值的玉器，算得上是敝局全局上下身家性命的生意。」

這話不錯，十萬兩黃金是個很龐大的數目，若有錯失，四海鏢局就得照價賠出來。

何眞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點頭：「好吧，一萬兩黃金就一萬兩黃金吧。」

俞賬房忽然哈哈一笑道：「爽快，公子到底是親王府裏出來的人，畢竟與常人不同。」

語鋒一頓，接道：「如此，酬金就請公子先付半數如何？」

何眞道：「可以，不過我有條件。」

俞賬房微微一怔！問道：「公子有什麼條件？」

何眞沒有說出他的條件，却問道：「羅總鏢頭不在，俞賬房準備選些什麼人，派多少人前往護送？」

俞賬房想了想，道：「老朽打算先選派一等正副鏢頭各四位，隨同公子前往涵谷關取得玉器回來敝局，再由總鏢頭決定要不要親自護送入京？」

「如此甚好。」何眞點了點頭道：「我想在俞賬房選派的正副鏢頭以外，指名增加一個人，可以麼？」

俞賬房道：「可以，公子要指名增加那一個？」

何眞道：「琵琶手劉百陽。」

俞賬房眨了眨眼睛，問道：「公子和劉百陽認識？」

何眞微一搖頭道：「不認識，他和我的一位朋友是朋友。」

「原來如此。」俞賬房搖了搖頭道：「實在抱歉，他已經不在了。」

何眞神色不禁一怔！道：「他已經離開了此地？」

俞賬房又搖了搖頭道：「不是離開，是去世了。」

何眞雙目倏然一睜，凝注地問道：「他什麼時候去世的？」

俞賬房道：「已經快三個月了。」

何眞心中意念飛閃地暗轉了轉，問道：「他葬在什麼地方？」

俞賬房道：「北門外邙山。」

何眞道：「我想請俞賬房帮我個小忙，可以不？」

俞賬房道：「公子請吩咐，只要老朽力量夠得上的，無不遵命。」

何眞抱拳一拱，說道：「如此我先謝謝了。」

俞賬房欠身拱手笑說道：「不敢當，公子請別客氣。」

何眞微微一笑，道：「我想麻煩俞賬房陪我同去邙山一趟。」

俞賬房神色一愕，旋忽雙目一凝，問道：「公子可是不相信老朽之言？」

「那倒不是。」何眞搖頭道：「我想代我那位朋友到他墳上祭奠一番，略盡朋友之義。」

俞賬房點一點頭，說道：「這也是應該的。」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既是祭奠，老朽就派個人陪同公子走去一趟好了。」

「不。」何眞再次搖頭道：「我希望你俞賬房陪我去。」

俞賬房雙眉微微一皺，道：「這要請公子原諒，總鏢頭不在，老朽實在不便離開。」

何眞聲調倏地一冷，道：「不便離開你也非得陪我去一趟不可。」話落，突然抬手飛起一指點出。

（未完）

俠義恩仇連載故事

林非·文
培新·圖

羅劍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三聖，與高翔阿媛護送高母至紫竹庵托庇苦竹師太，午夜，高翔在庵後巡視，發現其兄高翊潛入庵中。高翔對他屢次向他加害，已存戒心，但爲高翊一番做作，竟又墜入彀中，爲他騙去無形之毒的解藥，且被暗算點了穴道，苦行丐爲救高翔，慘遭高翊斷去二腿，天魔教中人也於此時來到，擬仗人多刦奪毒菓，神丐符登與獨眼鬼母駱天香激鬥，高翔也放手與高翊拚搏，激鬥多時，高翔撒出細網，將高翔鐵箏裹住，高翔本順勢用力推箏擊傷對方，但終因親念手足之情無法狠下心來——

衆志成城壯　犂庭掃穴誅

高翔心念翻騰，終於狠不下心，長嘆了一聲，鬆手棄箏，閉上眼睛……

高翔既不忍弒害胞兄，又不願拚個兩敗俱傷，危機一髮之際，他毅然選擇了閉目受死的最後一條路，長嘆一聲，鬆手放棄了鐵箏。

這時候，他的心境却意外的平靜，人世的一切，轉瞬都要變成幻境了，他艱苦一生，雖然仍舊一事無成，但却有一件事，值得他瞑目死去——那就是他沒有辜負父親臨別時的叮囑：「……此去天涯海角，如果兄弟相遇，要好好尊敬他，爹不在身邊，長兄便可作父……」他爲了這句話而死，自覺死得平靜，死得心安，從這一刻起，一切錯綜複雜的恩怨，一切嚴厲沉痛的責備，都已不在他念中了。——

思維如石火電光般在他腦海中閃過，驀覺腰間一涼，本能地借勢旋身，「嗤」地一聲裂帛脆響，追魂手的劍鋒，已劃破他的肌膚和衣襟。

高翔手一鬆，鐵箏墜地，腳下踉蹌連退三步……

此時，神丐符登正舉棒跟獨眼鬼母力拚，聞聲側顧，發現高翔兵器脫手，腰際衣破一片殷紅鮮血，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已在力拚數十招後，眞力枯竭難繼，心神一震之下，一口眞氣登時運接不上來，獨眼鬼母是何等人物，見有機可乘，暴喝聲中，鳩頭拐疾如排山倒海，摟頭又到。

神丐符登，一顆心早飛到高翔身上，無心戀戰，打狗棒微微一頓，便待抽身走退。

就只這一瞬之閃，先機頓失，獨眼鬼母一聲怪笑，拐頭一抖一揮，「蓬」地一聲擊中老叫化左肩。

神丐符登悶哼一聲，一連兩三個翻滾，喉頭一陣甜，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但是，他却無暇顧視自已的傷勢，雙臂撐地猛一挺身，竟從地上又跳了起來。

那邊追魂手雖然左肘被高翔鐵箏點中，危急之際竟會反噬得手，惡念頓生，緊一緊長劍，揉身又向高翔撲來。

神丐符登眼見應援不及，仰天一聲厲嘯，用盡平生之力，一抖右腕，打狗棒脫手飛出，疾如怒箭，筆直向追魂手背心射去。

嘯音掩蓋了竹棒破空聲響，追魂手高翊又被惡念矇蔽靈智，長劍才舉，那尖端銳利的打狗棒已透體而入。

只聽一聲慘叫，追魂手身子一挺，搖幌了一陣，舉起的長劍，終於低垂了下來，扭回頭望望神丐符登，眼中盡是血絲，一縷殷紅的鮮血，從他嘴角溢出來。

場邊衆女先是一怔，緊接着一片尖叫人影紛錯，爭先撲進場中。

就在這時候，神丐符登和追魂手高翊不分先後，撲倒在地上。

血手常銳一聲怪嘯，身形如石火電光般掠奔上前，顧不得看覷盟兄，獨臂掄起，一掌向神丐符登拍了下去。

高翔此時驚魂未定，一見常銳欲下殺

手，心頭駭然猛震，順手拔出「七星金七」，一抖手烏光一縷，閃電般劃空飛去，恰與血手常銳劈落的右掌相接。

悶哼聲中，血光四濺，常銳挾着斷掌，扭頭欲遁，才奔出四五步，眼中金星亂閃，終於栽倒地上。

高翔趁機揉身而上搶拾起鐵箏，護住了神丐符登。

雙煞先後倒地，但神丐符登也傷重不起，強敵環伺下，高翔只賸下孤孤零零一個人。

放眼望去，天魔四釵和獨眼鬼母婆媳，加上人妖姬天珠，尙有七名高手，以一對七，這一仗，仍然凶多吉少。

高翔倒提鐵箏，匆匆自閉腰際傷口穴道，先替自己止住血，暗將畢生功力，齊都貫注在雙臂上，他自忖若在平時，拚了全力，還能支撐一時半刻，但如今腰傷甚重，又面對如獨眼鬼母這等高手，假如頓炊之內無援手趕到，只怕難以全身而退。

想到援手，他不禁又深感驚詫，冷丐梅眞返庵呼援，已經去了許久，怎麼還不見苦竹師太她們趕來呢？就算師太固執，不願離開紫竹庵，母親和阿媛也應該趕到了，梅眞久去不見回來，難道中途又發生了什麼意外？

越想越焦急，以他現在尙有的餘力，獨個突圍脫身，或許還能勉強辦得到，但是，要護着神丐符登，他自問已無此力量了。

正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人妖姬天珠却吃吃笑道：「高翔，你還在等什麼援兵？趁早死了這條心吧，老實告訴你，冷丐梅化子和兩盆毒花，早已被本教崔總教練率領百名劍女截獲，紫竹庵現今亦已在本教百名劍女包圍之下，那老尼姑只要敢離開一步，崔總教練立即放火燒她的尼庵，勢已至此，本教主看你還是束手受縛好。」

高翔怒目叱道：「妳以爲小爺會受人虛聲恫嚇？」口裏雖硬，心中却也暗驚，不由自主，俯身將神丐符登抱起準備覓機突圍。

但他手指一觸神丐符登身軀，猛然感到一陣冰冷，大驚之下，慌忙伸手探他鼻息，才發覺神丐符登氣息微弱，斷斷續續，有如遊絲，眼看隨時可能氣絕。

高翔機伶伶打個寒噤，猛可熱血上衝，把神丐符登向肩上一搭，掄動鐵箏，向人叢中闖去。

人妖姬天珠用手一指，四釵同時出手，黑白紅藍四色衫裙，繞着高翔一轉，各擺兵刃，環攻而上。

這時，高翔已渾忘了生死利害，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趕快衝出重圍，盡早設法替神丐符登療治內傷。

他宛如瘋虎般疾步前衝，掄起鐵箏，向毒蝶靳莫愁迎面砸去，靳莫愁不敢硬架，纖手一揚，一大蓬「化血毒砂」，迎着高翔捲到。

高翔迫得撤箏護身，勉強震開近身毒砂，腳下一轉，又撲向白秀文。

白秀文嬌聲一笑，素袖輕颺，機簧之聲入耳，七枚「紫銅追魂針」，分由上中下三路勁射而出。

高翔顧忌肩上的神丐符登，氣得虎吼一聲，雙腳一頓，整個身子凌空拔起，半空中一折腰，又轉撲藍衣妖女郝玉。

郝玉格格笑道：「小伙子，你以爲姑奶奶是省油燈！」探手一拍腰際，解開扣鈕，迅速擰擺蠻腰，鸞帶兩端銅扣，突然一齊隨帶飛起。

那兩枚銅扣在空中劃了兩個美妙弧形，忽然雙扣一合，「波」地一聲輕響，忽然冒出一縷青烟。

高翔深知天魔四釵人人身上都有毒器，連忙閉住呼吸，側身閃避，

藍衣妖女郝玉一面蕩笑，一面扭擺腰肢，束腰鸞帶不住飛旋，一圈又一圈，身上羅衫漸漸鬆開，露出一身雪白肌肉和貼身褻衣。

帶端銅扣，不時相碰，叮噹之聲不絕，青烟飄渺中，妖女已羅裙盡褪，玉體隱約，體香，迷霧，飛環……漸旋漸快，奪目攝魂。

人妖姬天珠得意地對鬼母笑道：「大姊，妳瞧瞧玉兒這孩子，年紀最輕，一身天魔玄功，竟有七八成火候了吧？」

獨眼鬼母閃動着那隻僅有的精目，冷冷笑道：「高翔那小輩內力深厚，如欲尅敵制勝，還是不宜延誤時間，妹子何不索性施展天魔妙舞，一鼓將那小輩，擒將下來。」

姬天珠笑道：「殺雞何用宰牛刀，那一套，咱們是爲徐綸留着的……」

誰知語聲未落，忽然藍衣妖女突然一聲尖叫，鸞帶竟然截作兩段，一端射向白秀文，一端飛向靳莫愁。

四釵合擊陣勢，驀地擾亂，郝玉急扯衣衫，氣急敗壞轉身欲走，尖聲叫道：「朱姊姊，妳瘋了……」

叫聲甫出，突然混身一頓，鮮血湧現，朱鳳娟長劍劍尖，已經直刺入她右胸下「幽門」死穴。

姬天珠等人大吃一驚，還未轉過念頭，朱鳳娟抽劍旋身，又向靳莫愁撲去，同時嬌喘叫道：「高公子，快走！」

靳莫愁萬不料自己人竟會臨陣反噬，一時措手不及，左胸上也挨了一劍，登登登倒退了六七步，高翔得此空隙，大步一邁，業已闖出重圍。

姬天珠勃然大怒，吼道：「大姊請截住姓高的小輩，待我親手撕了叛師欺祖的賤人！」

鬼母一頓鳩頭拐，飛身向高翔追去，姬天珠凌空疾撲，攻向朱鳳娟，這一來，形勢頓時變得複雜紛亂，白秀文，陸羣仙也都搶着出手，齊向朱鳳娟撲去。

高翔衝出重圍，胆氣突增，鐵箏飛舞，邊戰邊退，不多一會，已退近那片竹林，心裏畧定，暗忖道：只要退入林中，鬼母再到，也不必懼怕了。

忖想間，疾攻兩箏，正要轉身奔入竹林。

突然聽得朱鳳娟發出一聲慘呼，他不由自主扭頭回顧，只見朱鳳娟混身浴血，秀髮披散，一條左臂已被齊肩砍斷，正遙望林外，嘶聲叫道：「高公子，快走……苦命人……不能護送你了……」

高翔目覩朱鳳娟慘狀，心裏一酸，虎目滿含熱淚，畧一遲緩，竟被鬼母追上，鳩頭拐漫天拐影，疾捲而至。

一股悲憤之火，發自丹田，高翔心知

脫身無望，鋼牙一挫，鼓勇迎戰，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力量，鐵箏翻飛，金鐵之聲震耳，竟跟鬼母戰了個平手。

正在酣鬥，竹林中突然響起一片沙沙的脚步聲，片刻間，湧出一百名身着綢衣的負劍少女，一輛雙輪車，端坐着雙目俱瞎的鬼叟崔倫。

那百名劍女人人長劍出鞘，隊伍整齊，背林而立，恰好遮斷退路。

人妖姬天珠看了大喜，揚聲叫道：「崔總教練，庵裏得手了麼？」

兩輪車上的鬼叟崔倫笑道：「幸不辱命，苦竹師太禮佛多年，說什麼也不肯離開紫竹庵，是我費盡唇舌，好不容易才把她老人家請來了。」

姬天珠微微一怔，道：「在那兒？」

崔倫含笑一擺袍袖，身側劍女霍地分開，林中大步走出一行人，正是苦竹師太師徒和徐蘭君，阿媛，冷丐梅眞等人。

但是，這些人却並不是被天魔教俘擒來的，而是各提兵刃，怒目而視。

姬天珠駭然問道：「崔總教練，這是怎麼一回事？」

鬼叟崔倫笑道：「這還不簡單，崔某人忍辱投入魔教，豈甘眞爲你們這些淫娃蕩婦的幫兇，從今天開始，崔某人和百名劍女，已經不再是天魔教的人了……」

姬天珠一聽這話，大驚失色，脫口道：「崔倫，你加入我教，姬天珠待你不薄，難道你……」

鬼叟崔倫把臉一沉，叱道：「你用鬼域伎倆，投以美色，自以爲就能籠絡得住崔某人的心麼？現在時機已至，今日便是你們天魔教覆亡之時。」

反手從椅側拔出長劍，劍尖一指，大聲道：「孩子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擺脫魔教，重入正途，在此一戰，別忘了崔某人，平日期望，殺！」

殺字出口，百名劍女一齊舉劍歡呼，登時身形展動，一擁而上。

徐蘭君和阿媛當先奔向高翔，刀劍齊揚，攻向獨眼鬼母，林邊立時陷入一片混戰。

高翔脫身退出圈外，匆匆將神丐符登交給了冷丐梅眞，低聲道：「符伯伯中了鬼母一拐，傷勢沉重，快請替他老人家調治……」

冷丐梅眞點點頭，接過符登，高翔話還未落，提起鐵箏，已飛步向朱鳳娟飛奔而去。

闖進刀光劍影之中，遍尋已不見朱鳳娟。——

高翔急得大叫道：「朱姊姊！鳳娟姊姊！你在那兒？」

一叢亂草內，傳來一聲低沉的呻吟，應道：「我……我在……這裏……」

高翔循聲低頭望去，心頭猛然一震，原來朱鳳娟半個身子盡被鮮血所染，兩眼亦被毒砂打中，血肉披面，血上沾着一層泥土，正伏在草叢中，舉着獨臂，向四周摸索！

她傷勢重得早該斷氣了，頭臉手足，幾乎已不成人形，但是，她却並未斷氣，就好像是高翔一聲呼喚，把她又從鬼門關上拉了回來。

高翔撲上前去，雙臂一收，緊緊將她抱住，兩行熱淚，再也忍不住滾滾而落。

朱鳳娟僅剩下一條手臂，五個指頭，緊緊握住高翔，混身一陣陣戰慄，嘴角扯動，却發不出聲音來。

高翔顫聲道：「朱姊姊妳三次救我性命，我害了妳了……」

朱鳳娟迅速舉起手掌，一下子掩住他的嘴，搖頭道：「快不要這樣說，我投身魔教，身名俱污，若不是遇到公子，只怕至今仍在苦海中沉淪，現在我雖然快死了，但自覺死得清白，死得心安，這些，都是公子賜給我的！」

高翔泣道：「妳不會死，天魔教已經敗了，我們一定會設法替妳治傷……」

朱鳳娟輕嘆一聲，道：「不，我知道自己的傷勢，教主的毒爪，中人必死，何況我臉上又被白秀文毒針打中，面毀身殘，我都不愁，反正我自幼被教主收留，她養了我這麼多年，最後死在她手中，也等於報答了她養育之恩，但是……」

她喘息了一陣，臉上竟浮現出一抹苦澀的笑容，好一會，才接着又說道：「剛才我身受重傷，自以爲已經死了，但是，我却忽然希望再見你一面，那怕就只看上一眼也是心甘，可惜我的眼睛，已經被靳莫愁的毒砂打瞎了。」

高翔聽了這話，柔腸寸斷，却又無語可以安慰她，只得緊緊抱住她，淚水簌簌不絕。

一滴滴淚珠，全都滾落在朱鳳娟血肉模糊的面頰上，朱鳳娟語聲漸低，安詳地仰臥在高翔懷中，手和足，逐漸變冷！

高翔驀地從迷亂中清醒過來，一探她的鼻息，竟已氣絕。

他緩緩放下朱鳳娟的身子，又摸索着從亂草中尋到另一條斷臂，擺在她身側，掏出懷中絲絹，爲她輕拭去臉上血水，拭一遍，又一遍，才拭又濕，原來竟是自己滴落的眼淚……

最後，高翔跪在地上，用雙手挖了一個七尺多深的土坑，脫下身上的外衣，裹在朱鳳娟屍體上，然後才緩緩將她放進坑中，推土掩埋。

這時候，他已經忘記了近在咫尺的搏鬥，也忘了此地何處？墳土堆成，他也忘了起身，只是痴痴地跪在墳前發楞。

恍惚中，他又像回到川邊那座初逢朱鳳娟的破廟裏，跟她併肩站在窗前，凝望山坡後的落日，數着林梢上的歸鴉。

他只覺得人間是多麼奇妙，那時候，朱鳳娟有一副美麗的容貌，却有一副醜惡的心。

如今，她的心美了，容貌却又變得這般醜惡。

生生死死，原是人生難免的，高翔並不珍惜生命，但朱鳳娟的死，却似在他心底壓上一塊鉛塊，使他恨不得以身相代。

不知過了多久，耳邊忽然响起一聲嬌呼：「翔哥哥，你怎麼啦？儘跪在這兒幹什麼？」

高翔一驚而覺，拭淚仰起頭來！才發覺一場血戰業已結束，墳邊站着母親和阿媛等人，連苦竹師太師徒都在。

他連忙起身，問道：「人妖姬天珠怎麼樣了！」

阿媛笑道：「天魔教完啦，三釵已被

珠兒姊姊和秀兒姊姊聯手殺死，鬼嫗死在崔老前輩劍下，只跑了四個人！」

高翔問：「那四個？」

阿媛道：「一個是獨眼鬼母駱天香，一個是人妖姬天珠，一個是陸羣仙，另外一個是四釵中的魔女朱鳳娟，不知她躲到什麼地方，遍尋不到……」

高翔臉色一戚，截口說道：「她沒有躲，她只是暫時離開了這個污濁的地方而已！」

阿媛一時沒有聽懂，霎霎眼道：「翔哥哥，你知道她到那兒去了麼？」

高翔指一指墳土，長嘆一聲，黯然說道：「她從淸白的地方來，仍回淸白的地方去，以後，再沒有魔女朱鳳娟這個名稱了……」

× × ×

這天，紫竹庵山門大開，熱鬧空前。

順庵牆一溜搭蓋了六七個大帳篷，百名劍女，屯紮庵外，鬼叟崔倫欣然入庵，參與庵中計議餐會。

紫竹庵沒有寬大客房，故只好在佛堂正殿前空地上，搭了一座竹棚，擺下素席，窮家三聖中苦行丐呂無垢傷中要害，業已不治身故，神丐符登重傷未癒，只有冷丐梅眞獨自出席，此外，便是苦竹師太，和千面笑俠李昆，徐蘭君，高翔和阿媛等人。

偌大竹棚，僅只寥寥老少共七人，大家圍坐一席，神色都不期然有些凝重，尤其是冷丐梅眞，更顯得悽冷肅穆。

庵外百名劍女，却與高采烈，圍爐笑飲，熱鬧非凡，庵內庵外，一冷一熱，形成極強烈的對照。

千面笑俠李昆人雖坐在庵內，耳聞牆外燕語鶯聲，一顆心早已越牆而去，捧起酒杯含笑道：「來！大家喝酒呀！一戰殲天魔，這是天大的喜事，大家儘愁眉苦臉的做什麼？」

苦竹師太臉色一沉，搶白道：「你就知道喝酒！」

李昆伸伸舌頭道：「慶功之宴，不喝酒幹什麼？」

徐蘭君嘆道：「昨夜一戰，雖然消滅了天魔教，但窮家三聖一死一傷，翔兒也險些遭了毒手！細算起來，勝得很慘，何況，人妖和鬼母婆媳漏網脫逃，大患未除，天火教中高手如雲，假如人妖鬼母婆媳把苗疆無形之毒的解藥給了喇嘛僧王阿難陀，事情就更難收拾了。」

李昆笑了笑道：「這有甚麼？咱們請出師太，難道還勝不過那個番和尚阿難陀麼？」

苦竹師太冷冷道：「你又想拖我下水，動刀動劍的事，我是決不再爲，這一次天魔教鬧到庵裏，應作別論，要我赴太白山去犯殺戒，恕出家人難以奉陪。」

李昆心中一動，忙道：「妳不去，總可以讓秀兒珠兒去歷練一番吧？」

苦竹師太沉吟了一下，點點頭道：「這倒是可以的，反正她們早就不耐庵中寂寞，一心想入紅塵去招惹罪孽了，看來她們不是佛門中人，昨夜殺戒已開，由她們去了也好。」

秀兒珠兒正侍立身後，聞言暗自高興，却不敢表露出來，雙雙屈膝跪下，道：「我們不願再涉紅塵，仍願隨師父修求證果，求師父赦免貪殺之罪。」

苦竹師太笑罵道：「兩個鬼丫頭，還當師父不知道妳們偷我的百花露送人情的事？」

珠兒啞口無言，秀兒却漲紅了臉，低聲道：「那是李老爺子逼徒兒做的！」

李昆哈哈笑道：「好！好！好！過河拆橋，罪名全在我老人家一人頭上了，依我說，妳們姐兒倆索性蓄髮還俗，找個好小子嫁了，何必當什麼尼姑……」

秀兒珠兒又窘又氣，却不敢發作，苦竹師太沉聲喝道：「佛門戒妄語，老東西，你也該想想自己身份，儘跟小輩們嬉笑胡說，成何體統。」

千面笑俠仰面一聲哈哈，沒有再說什麼，苦竹師太却面容一肅，轉面對高翔又道：「我茹素禮佛多年，殺伐之心早已淡了，明知方今武林形勢險惡，可惜不能破誓重涉江湖，太白山之行，關係重大，以你們現有人手，實嫌不足，何況蘭君必須留在庵中，窮家三老，已折其二，雖有崔倫和百名劍女相助，老一輩的人物業已凋零，這副重擔，必須要你們年輕人自己承擔了。」

高翔奮然道：「除邪掃魔，晚輩等義不容辭，何況此舉還關係着拯救家父出險，晚輩絕無反顧，只求老師太慈悲，呵護家母和毒花安全。」

苦竹師太點頭讚道：「能得你如此豪邁，令人欣慰，但人妖脫逃，十九必已潛往太白山，當此天魔教敗亡星散之際，二邪合流，其禍仍巨，你自信能够尅敵制勝，救出你父親嗎？」

「這個……」高翔張口失聲，一時竟接不上話。

他心裏十分明白，以自己的修爲，拚了全力，或許可以跟獨眼鬼母或者天火教主徐綸打個平手，如果再加上喇嘛僧王阿難陀，番僧阿沙密，白骨叟羅天寒，以及其他邪道高手，憑他的力量，的確是無法抗衡的。

但是，當他想到許許多多被天火教藥丸控制的正道好手，並非天良全滅，其中不乏義奮之士的時候，他突然又充滿了信心，當下毅然道：「晚輩但知盡力而爲，生死榮辱勝負都不在顧念之中。」

苦竹師太聽了這話，眼中精光陡射，微微一笑，說道：「壯哉斯言，有這番志氣，上天必然成全，老尼姑也該畧盡棉力，從今天起，你在庵裏再留三天，老尼姑有點不成氣候的招式，一併送給你，同時，梅花子可在這三天之內，命丐帮弟子飛檄天下武林同道，約期齊赴太白山蓮花峯，正邪作一決戰，三日以後，索性連梅老二和鬼叟崔倫，都不必去了，僅由你和阿媛率領百名劍女上路，加上秀兒珠兒爲輔，直薄太白山，且看看你們年輕人的作爲了。」

這話一出，高翔深感惶恐，阿媛和秀兒珠兒却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了。

冷丐梅眞拱手問道：「師太安排，自是萬全，但不知丐帮傳檄天下同道，是否就用師太名義？」

苦竹師太搖頭道：「不！咱們都老了，長江後浪推前浪，你就用高翔出面，可

由我們這老不死的副署一下，一切榮辱，全看他們小輩自己爭取，檄文之上，最好也要各派同道，派出年紀輕的好手，別儘叫那些老廢物棧戀高位，不肯退讓。」

衆人聽了這話，不覺都笑了起來。

鬼叟崔倫道：「老師太一片獎掖後進的苦心，瞎子深感欽佩，不過，這百名劍女，都是習的『聽音劍法』，原是專爲對付天火教斷魂燈用的，假如無人領導指揮，劍陣難生威力，瞎子也要利用這三天時間，將領陣要訣，教給阿媛姑娘，從此咱們這些傢老伙才眞正能享幾年清福了。」

千面笑俠李昆却大聲道：「不！我老人家寧可不享清福，叫我吃素戒酒，倒不如也去太白山玩玩的好！」

苦竹師太淡淡一笑道：「你既然不耐清靜，也好！我就交給你一件差事。」

李昆忙問：「什麼差事？」

苦竹師太臉色一沉，道：「你可在太白山與紫竹庵之間，專門負責送訊連繫，限你五日往，五日返，十天之內，必須往返一次，誤了時間，提頭來見。」

李昆叫一聲苦，道：「我的老菩薩，這兒去陝南，不下千里，妳這是存心找我老人家兩條腿的霉氣，叫我忙得連吃飯拉屎的時間也抽不出來啦！」

席間揚起一陣大笑，笑聲中，庵門緩緩而閉……

× × ×

太白山，位於斜峪關南，佛坪縣北，屬秦嶺支脈，山中峯巒無數，而以蓮花峯最稱幽險。

關中氣候，夏不酷熱，冬則寒冷乾燥，山區尤其黃塵處處，瀰漫於叢林灌木，怪石奇峯之間。

這一天，時當正午，炎陽高掛，從佛坪西方入山要道觀音峽內，風馳雷奔馳來一隊駿馬，鐵蹄翻飛，塵土蔽空。

這一隊不多不少，整整一百零四騎，其中除了領頭三騎駿馬上，坐着一個豐神俊逸的美少年和兩名女尼之外，餘下百騎，由一位鵝蛋臉，藍色披風，肩揷雙劍的少女率領着，馬上騎士，個個柳眉杏目，玉面桃腮，淸一色的都是妙齡女郎。

鬼叟崔倫不愧是一代奇人，經他調教訓練的百名劍女，無論衣色，氣度，舉止，丰儀，莫不是嬌美中含着英爽，柔媚中又另有一股剛健氣概，百騎馳過，隊形整齊，絲毫不亂，就是名將部伍，也不過如此。

大隊過了觀音峽，直抵山口，阿媛舉臂一揚，一百匹駿馬就像刀切一般，刷地收韁勒住，馬不驚，人不慌，整整齊齊停在山麓邊。

阿媛神氣活現地舉手遮眉，在鞍上挺身望了一會，然後轉面對高翔道：「翔哥哥，你看，前面山坳中彷彿有炊煙上昇，會不會是天火教的人馬，已經先堵住山口了呢？」

高翔頷首道：「也許是的，咱們此次北來，共有一百餘騎，聲勢浩大，自然瞞不過天火教耳目，這兒又是他們陝南分壇重地，他們預有防範，也不足爲奇。」

秀兒和珠兒都是初次涉世的人，那知天高地厚，聞言磨拳擦掌笑道：「要是天火教的人馬，那才好哩，咱們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衝進山口，殺個痛快再說。」

阿媛笑道：「瞧妳們還是出家人，開口殺，閉口殺，可見平時在師太面前，都是裝出來的規矩老實樣兒！」

秀兒聳聳肩道：「話不是這麼說，佛云：除惡卽是行善。咱們老遠來是幹什麼的？難道還跟那些魔崽子們客氣做朋友不成？」

高翔笑道：「大家不可妄動，媛妹先命劍女們戒備，敵友未分之前，不要自亂陣脚。」

阿媛應了一聲，揚起左臂，微微擺動，身後百名劍女，「刷」地展開，長劍一齊出鞘，人人捧劍當胸，提氣凝神，靜立相待。

珠兒回頭掃了一眼，笑道：「瞧！咱們的娘子軍多神氣，就算久經戰陣的軍隊，也不過如此吧？」

正說着，忽見山坳間現出三支大旗，迎風招展，緊接着，三條人影，疾如箭矢奔出山口，如飛而至。

高翔眼快，畧一注目，笑道：「原來是三大門派的人馬，媛妹約住馬隊，愚兄過去見見三位掌門人。」

微提絲韁縱馬迎了上去，雙方相遇，果見對方三人正是山左天刀門的天刀廖成恩，「仙霞青雲觀」觀主赤精道長，和「滇邊降龍寺」的飛龍活佛。

高翔忙勒馬翻身落地，抱拳施禮，道：「想不到三位老前輩竟已先到了。」

飛龍活佛等同時還禮，含笑道：「我等接得丐帮傳檄，恰在鄂北，連夜趕來，才到了一日一夜。」

天刀廖成恩揚目望了那一百名嚴陣待敵的劍女們一眼，掀鬚笑道：「高少俠眞不愧少年奇人，短短數日，竟就調教出這許多威儀不凡的娘子軍？」

高翔臉上微微一紅，忙爲阿媛及秀兒珠兒等三人引見，約畧談起別後，飛龍活佛等聽說金陽鐘去世，老一輩的高人，一個也不參與蓮花峯之戰，僅由高翔出面，邀戰天火教，不禁個個都變得憂慮重重起來。

青雲觀主首先凝容問道：「高少俠爲父報仇，豪情堪佩，但不知對武林近日形勢，可有所瞭解？」

高翔詫異地問道：「道長是指那一方面呢？」

青雲觀主正色道：「貧道等一路北來，曾得悉一些片斷消息，聽說天魔教主人妖姬天珠和鬼母婆媳，業已進入蓮花峯，同時，天火教主徐綸，亦已飛檄天下，勒令受其藥丸控制的武林同道，齊集太白山，準備一鼓盡殲我等，連日趕抵太白山的武林同道雖然不少，但絕大多數都是往助天火教的，蓮花峯下，奇人異士逾千，咱們就憑這區區百餘之衆，只怕……」

高翔朗聲笑道：「道長何必憂慮，那些應命趕往蓮花峯的，莫不深受毒丸逼害的正道中人，他們之所以依附天火教，全是逼不得已，怎肯眞爲魔黨出力？」

天刀廖成恩接口道：「不！正因他們都被天火教毒丸所逼，深受其苦，才不敢反抗魔黨，臨敵之際，定會依命行事，這種人，咱們旣不忍加誅，枷鎖，應付起來特別困難！」

高翔也不爭辯，僅只笑笑道：「這一點三位前輩不必太担心，屆時晚輩自有妙計。」

三派掌門人聽了這話，口裏雖然不便再問，神色却不難看出，仍是信少疑多，憂慮未去。

高翔率隊隨三派掌門人進入山口，只見三派弟子搭着幾間茅棚，山坳之內，地勢已變得十分狹窄，僅能容單騎行走，大隊簡直無法進入。

他審度地勢，不禁問道：「此地距離蓮花峯還有多遠？」

飛龍活佛答道：「這兒只不過是入山起點，距離蓮花峯少說還有四五十里山路，我等前日抵達時，因爲不見天火教的伏樁暗卡，所以不敢輕進，就在這兒停了下來。」

高翔道：「既然如此，媛妹可命劍女們棄馬，咱們趁白天直薄蓮花峯，一律徒步，待到了峯下，再紮營用飯。」

天刀廖成恩駭然道：「高少俠，敵人勢大，天火教盡撤樁卡，正是要誘咱們深入險地，千萬不要輕敵躁進才好！」

高翔笑道：「兵法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咱們長驅直入，正是要出他們意料之外，攻他一個措手不及，三位老前輩和貴屬下，請爲晚輩們殿後掩護。」

天刀廖成恩等人憂形於色，却又不便多事勸阻，只得傳令門下的弟子，拔營動身。

正要啓行，山口外突然胡哨連聲，飛一般奔來一羣鶉衣垢面的叫化，足有四五十人之多，揚聲高叫道：「前面是高少俠嗎？」

高翔駐足回望，不禁大喜，敢情那羣化子，都是窮家帮中的高手，爲首的，赫然竟是當今窮家帮帮主「獨臂窮神」劉鐵輝。

彼此相見，劉鐵輝感嘆萬分，道：「劉某去遲一步，禍延三聖，衷心實感愧疚，所以在接得梅師叔飛檄傳書之後，連夜挑選帮中精英，以及馴蛇能手，趕來太白山，咱們窮家幫武功雖未必勝人，但願能爲少俠畧盡薄力，對付邪惡善於用毒的陸羣仙。」

高翔感激地道：「帮主如此高義，晚輩也不說客氣話了，此次承苦竹師太訓誨，責成掃除天火教，原不敢驚動各位前輩，不想仍勞遠顧。」

劉鐵輝奮然道：「這是什麼話，武林安危，匹夫有責，咱們窮家帮不是自吹，既然來了，就沒有準備活着回去。」

高翔凛然動容，又道：「晚輩曾託貴帮一位同門，代查金家莊鳳儀姑娘和鐵算子馬元祥的下落，不知道可有他們的確訊否？」

劉鐵輝眉頭一皺，反問道：「少俠竟然還未跟金姑娘見到面麼？」

高翔詫道：「自於內江城中，金姑娘不辭而別之後，咱們就一直沒有得到她的音訊，帮主這話，從何而起的呢？」

劉鐵輝聽了這話，頓足道：「這麼說來，事情就不妙了……」

高翔駭然，忙問原故，劉鐵輝才又繼續說道：「據本帮沱江支舵消息，金姑娘離開客棧，並未遠離，那時天魔教徒衆，業已秉程前往成都府，金姑娘僅在資州附近露了一次面，接着也追到成都府去了，大約去遲了一步，灌縣荒園之戰，未能趕上，後來本帮弟子又在劍門關附近，發現過金姑娘一次，據說仍是單人獨騎，正沿摩天嶺北行，劉某適於此時接得飛檄傳書，總以爲她一定是得到了少俠北上太白的消息，已先行趕來相見了呢！」

這番話，頓時使高翔緊張了起來，忙又問：「貴帮弟子最後一次發現她行踪，距今已有多少時候了？」

劉鐵輝盤算了一陣，道：「算起時日，金姑娘應該在十天之前就抵達太白山才對。」

高翔忙詢問飛龍活佛等人，三派掌門盡都搖頭，答道：「自從咱們來到山口，並未見到金姑娘。」

高翔沉吟了半晌，嘆道：「照這情形看來，除非她另有躭誤，還沒有來到太白山，否則，必是孤身入險，已經被天火教擄去了。」

阿媛岔口道：「怎麼會呢？她爲人機警，武功又高，決不致輕易遇險，八成是因故躭誤，現在還沒有到。」

高翔一揚劍眉，毅然道：「咱們不必推論太多，仍照原定計劃行事，請帮主這就傳令貴帮兄弟，散向兩翼，掩護大隊前進，且等趕到蓮花峯再說吧！」

由太白山入口到蓮花峯，蜿蜒五十餘里，全是崎嶇山路，馬匹行走艱難，阿媛傳令各劍女，棄馬徒步，魚貫入山，三派十八名弟子緊隨在後，窮家帮衆，却胡哨一聲，左右散開，翻山越嶺而行。

這一支希奇古怪的隊伍，有老有少，既有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有油污滿面的窮叫化。僧、道、俗家，一應俱全，幾乎包含了世上各式各樣的人。

大隊浩浩蕩蕩，連綿不下二哩，秉程而行，走了一個多時辰，業已置身於一片亂山之中，但奇怪的，一路竟毫無風吹草動，平靜而過。

行進間，高翔凝目前眺，但見一峯挺拔入雲，上豐下銳，形如蓮蓬，山路至此也突然寬敞起來。

轉過一座山腰，地勢更霍然開朗，只見峯下是一片廣場上，建着不下百棟房舍，鱗次比連，宛然自成鎮集，迎面一座巨大石碑坊，上面赫然漆着「天火神教陝南分壇」八個泥金大字。

這時候，石碑坊下，已黑壓壓站了一大羣人，由場邊直達峯脚，怕不有千人之衆。

高翔等人才轉過山腰，碑坊上高掛着的四串「百子鞭炮」，立即劈劈拍拍響起來，接着，樂聲四起，奏的亦是「迎賓之曲」。

秀兒珠兒從未見過這種場面，不期相顧笑道：「咱們大約來得不是時候，人家正在辦喜事呢！」

阿媛冷哼了一聲，道：「喜事？他們在想趕辦喪事，一個個都活得嫌膩了。」

高翔却淡淡一笑，輕聲道：「大家不要驚詫，也不要議論，以靜制動，方是上策，三位掌門人，和媛妹請傳令，叫大家裝得自然一些，且看他們還要玩些什麼花樣。」

劍女們和衆弟子得令之後，人人從容舉步如故，由丐帮弟子分左右護衛着，緩緩向場中行去。

石碑坊下，併肩排列着四張錦披大椅，高坐着男女四人，由左至右，順序是：喇嘛僧王阿難陀，天火教主徐綸，人妖姬天珠和獨眼鬼母駱天香。

錦椅之後，立着天火教一流高手，諸如白骨叟羅天寒，番僧阿沙密，太行五煞，毒婦陸羣仙，以及黃承師，冉亦斌……等不下二十餘人。

其中出人意料的，是挨在黃承師左邊，立着一個身着黃衫的英俊少年，肩揷長劍，氣宇軒昂，場中上千武林人物，就只有他臉上垂着一幅黑紗。

高翔冷冷打量了那人一眼，輕聲對阿媛道：「那面垂黑紗的人，就是金家莊叛徒史雄飛，等一會妳特別留意，不能讓他漏網溜了。」

阿媛點點頭，說道：「放心，他跑不掉的。」

說着，舉手一揮，百名劍女霍地停步，一齊舉手拉下晶墨風鏡，抽劍出鞘，五十人一列，嚴陣而待。

天火教主徐綸哈哈大笑着站起身來，搖手道：「孩子們，都是自己人，不必太緊張了，老夫算定你們近日將至，特地把本教開壇之期提前，諸位既是天火教貴賓，不要客氣，先休息一會，馬上就要開席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目光閃動，向劍女隊中搜視，最後頗顯詫異地問道：「怎麼？苦竹師太和一些老朋友們，怎竟不肯賞臉？」

高翔跨前一步，冷冷應道：「師太乃世外高人，不屑再沾紅塵，高翔應約前來，你若自認還是個人物，就趕快與咱們放手一戰，以定勝負。」

徐綸哈哈笑道：「好一個傲氣不屈的傻孩子，你母親是老夫同胞妹妹，舅甥之間，原只是說笑鬧着玩玩的，怎麼竟當起眞來，今天，舅舅開壇大喜，過去的一切誤會，都不必再提了，一家人總是一家人，你瞧，舅舅安排如此盛大的歡迎場面，等候你們來同飲一醉，從此，天下就是咱們舅甥的了，來人呀！快替客人們，安席設座。」

左右十餘名教徒應聲而出，搬桌子，拿椅子，正要走過來，阿媛突然素手一揮，那百名劍女各翻長劍，當胸疾劃半個弧形，只見百道寒光繞體而生，十餘名教徒嚇得連忙停住了脚步。

高翔摘下鐵箏，朗聲說道：「我等千里應約而來，只求一戰，天火教既然人多勢大，又何必行使此詭詐誘騙的手段，你要是再故意拖延糾纏，別怪咱們要先動手了。」

當前情勢，高翔等區區百餘人，跟天火教相比，至少少了十倍，但這話一出，三派門下和五十餘名丐帮弟子，却毫無一絲畏怯之色，各自撤刀抽劍，凝神而待，準備動手，在他們臉上，充滿了視死如歸的神色，面對強敵竟如無物。

天火教主徐綸却不生氣，仰天大笑道：「孩子，凡事不可太倔強，你可以不聽舅舅的話，難道連父親的話也不肯聽從麼？來！我先讓你們父子見見面再說。」

回頭揮揮手，人羣閃處，一輛輪椅緩緩推了出來。

高翔抬頭一看，心神猛震，原來那輪椅之上，端坐着一個瘦削、枯槁、荏弱、蒼老的老人，臉肉凹陷，兩眼無神地凝視前方，一頭斑白的頭髮，隨風飛舞，每一絲銀髮，每一條皺紋……他，正是含辛茹苦，忍辱偷生將他藏在後山石洞養大的父親九天雲龍高天成。

父子天性，不由他不動情，高翔一見父親，渾身一陣顫抖，身不由主跪了下去，顫聲叫道：「爹爹……」

輪椅緩緩推到近前，阿媛的目光跟那隨侍椅邊的一個老人一觸，登時也不由自主輕呼出聲，叫道：「咦！高老爹，您也在這兒？」

那緊隨輪椅側面的老人，正是義僕高昇，但他却僅向阿媛微點了一下頭，神情一片木然，並沒有說一句話。

輪椅上九天雲龍聽得呼叫，身軀猛然一震，立即擺頭四顧，兩眼發直，急叫道：「翔兒！翔兒！你在那裏……」

高翔霍地立起，剛要撲上前去，突然人影一閃，天火教主徐綸已快如電掣般欺身過來，一探手，「撫」着九天雲龍的肩頭，柔聲道：「天成兄，先不要太激動，翔兒老遠趕來，慢慢有的是時間叙談，他已經很累了，你爲什麼不叫他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呢？」

高翔急急收住前撲之勢，雙拳緊握，厲聲叱道：「徐綸，放開手，你敢傷我爹爹！」

徐綸充耳不聞，仍然微笑着對九天雲龍說道：「你們父子相依爲命，前後近二十年，短暫一別，又獲重聚，這眞是天大喜事，本教已爲你們準備好百桌酒席，但翔兒却偏偏不肯領情，實在大叫我這做舅舅的臉上掛不住，天成兄，你爲什麼不勸勸翔兒呢？」

九天雲龍高天成顯然目力已經喪失，瞠目半晌，終於點了點頭，淒聲說道：「翔兒——」

高翔連忙恭聲應道：「爹！孩兒在這裏！」

九天雲龍淚光隱隱一閃，揮揮手道：「孩子，大勢如此，夫復何言，聽爹的話，先坐下來吧！」

高翔熱淚滿面，淒苦地低下頭去，應道：「孩兒謹遵爹爹的話，但是——」

徐綸不待他把話說完，一陣敞笑，喝道：「來人呀！設席。」

十餘名天火教徒快步上前，安席設位，片刻齊備，阿媛等雖然恨得牙癢，奈因九天雲龍被制，只得强行忍住一口氣。

廣場之中，頃刻間設下了百餘桌酒席，近千名被天火教毒丸控制的武林人物，一個個宛如木偶，依次就座。

天火教主徐綸志得意滿，特地在主席上爲九天雲龍高天成設了座位，指定教中高手作陪，兩名番僧和人妖姬天珠，鬼母婆媳，天字堂火字堂各堂主，均各按順序入席，高翔和衆女以及丐帮，三派門下，亦均各有專席，筵開百桌，鷄鴨魚肉，山珍海錯，極盡豐盛。

這情勢，對高翔來說，自是一種屈辱

，他們千里趕來，竟成了天火教開壇大典的賀客，其內心的憤懣，不難想像，但，一切都碍着父親九天雲龍的安危，只好極力忍受。

　高翔暗中用「腹語」通知阿媛和衆人，不可動用桌上酒菜，大家只是木然的坐着，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事情的演變。

　酒過三巡，菜上五味，徐綸含笑起身，舉杯說道：「今日本教開壇，行道天下，與會同道中，包括黑白兩道各門各派英傑，聚於一堂，足見普世歸心，共尊天火，老夫忝列掌教，藉此良會之機，爲各位英雄引見幾位新入教的老少俊傑，希望從今以後，彼此同心，共享榮華。」

　一陣掌聲，徐綸左手一抬，道：「這兩位，乃是西藏密宗頂頂大名的僧王阿難陀大師和高足，從今天起，阿難陀大師便是本教護法法師，各位同賀一杯。」

　又是一陣掌聲，羣雄起立，都乾了一杯，阿難陀師徒，不住嘿嘿而笑，昂然落座。

　徐綸又舉起右手，道：「這兩人，乃是南荒盛名蓋世的獨眼鬼母駱大俠和毒神傳人陸大娘，自今日起，已受本教禮聘榮任教中護法，各位同賀一杯。」

　掌聲中，徐綸繼續引見，高聲說道：「這位，是從前天魔教教主姬大俠，從今天開始，捐棄原教，歸併天火教，榮任本教副教主……

　「這一位是嶺南白骨門掌教羅大俠，業已捐棄己教，歸併天火教，榮任本教天字堂堂主，同賀一杯……

　「這一位是太行金鈎褚人龍褚老師，榮任本教火字堂堂主……

　「……」

　阿媛等人等得不耐，趁他正自洋洋得意，口沫橫飛地顯示教中實力之際，暗地一推高翔，低聲問道：「翔哥哥，咱們怎麼辦？難道當眞就此喝酒歸順，也向天火教討一官半職？」

　高翔沉聲道：「少安勿躁，勢迫如此，不能輕舉妄動。」

　阿媛哼了一聲道：「不妄動？就這樣甘心聽他大吹法螺，等於是在奚落咱們，你也未看看，丐帮弟子漸漸都顯得有點不耐煩了。」

　高翔輕嘆一聲，道：「我何嘗又耐煩，但爹爹落在他們手中，咱們一動手，他老人家……」

　剛說到這裏，語聲忽然頓止，原來這時候徐綸正含笑扶起九天雲龍高天戌，揚聲向席間羣雄說道：「這一位，各位想必早已熟知，九天雲龍高大俠，俠名遠播，身居青城三老之首，也是本教主的妹夫，高大俠早在十八年前，便已投入本教，那時，只因碍於二老下落不明，才一直的秘而不宣。」

　全場千餘人聽了這話，頓時鴉雀無聲與肅然傾聽，遠遠似乎有人輕輕詫訝地發出一聲驚呼……

　徐綸目光流轉，繼續又道：「高大俠，本教主誼屬至親，自是全心要支持天火教，年前打聽出青城二老藏匿在星宿海噶達素峯頂，高大俠不遲勞苦，跋涉趕去，一夜之間，毅然手刃了兩個不識時務的老賊，從此才正式入盟本教……」

　羣雄中，發出一陣驚愕而鄙夷的私語，許多人臉上，都流露出譏嘲不屑之色，甚至有人低聲議論道：「原來九天雲龍早已投入了天火教，竟瞞了咱們將近二十年了。」

　「青城二老訊息渺絕，原來竟是這麼回事，人心險詐，可驚可畏……」

　九天雲龍高天戌木然痴立着，既未承認，也沒有抗辯，那一雙痴痴直視的眸子中，淚珠流轉。

　徐綸微微一頓，大聲又道：「高大俠對本教功不可沒，從現在起，由本教聘爲監教，其職位僅次於教主，在天火二堂堂主之上，各位應該同賀三杯。」

　番僧阿難陀等人，首先鼓掌，許多諂媚之徒，亦舉杯高呼：「敬高大俠三杯！敬監教三杯！」

　徐綸親手滿滿斟了一杯酒，遞給九天雲龍，九天雲龍木然不動，立在他身邊的高昇代他接了過來，含着熱淚，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

　九天雲龍眼一閉，兩滴晶瑩淚珠，撲地滾落在衣襟上，伸出顫抖的手，接了酒杯。

　徐綸面帶獰笑，揚聲道：「高監教爲了本教，隱忍多年，到今天總算功成圓滿，所以他太激動了，大家乾杯！」

　羣雄紛紛舉起酒杯，方要就唇，突聽得一聲厲喝：「且慢！」

　喝聲宛如平地一聲霹靂，羣雄俱爲一震，有些人連酒杯都脫手摔在桌上。

　幾千道目光循聲望去，只見高翔昂然從席上站了起來。

　高翔面色一片肅凝，頰上淚痕宛然，面向天下羣雄朗聲說道：「徐綸老匹夫歪曲事實，構陷家父不仁不義之境，其中因由，在下如不明言，諸位未必瞭然。」

　他目光如炬，迅速在羣雄臉上掃了一遍，劍眉軒動，又道：「家父素爲正道武林期望所寄，久受天下仰慕崇敬，自然遭到徐綸匹夫的嫉忌，所以，遠在二十年前，老賊就處心積慮，陷害家父……」

　接着，又把二十年前九天雲龍暗中毒計被罌粟毒丸所害，如何含辛茹苦，忍辱偷生，將自己撫養長大，後來又如何屢次脅迫，如何囑令自己往星宿海送訊，可惜遲了一步，青城二老已遭毒手……這些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天火教主徐綸嘿嘿笑道：「傻孩子，你雖然編造了這段引人入勝的故事，無奈難邀相信，老夫倒要問你，當年向你父親暗中下毒手的人，又是誰呢？」

　高翔怒目厲聲道：「你何必要明知故問？」

　徐綸聳肩冷笑陰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當着天下英雄之面，爽快地說出來呢？」

　羣雄附和鼓噪，都叫道：「是啊！誰下的毒？怎不直說？」

　「九天雲龍是何等身份，那下毒的人，必非等閒，他是誰？快請說明……」

　高翔把心一橫，一字一頓道：「那下毒的人，就是我母親！」

　羣雄齊都駭然，登時肅靜了下來，天火教主徐綸却揚聲大笑道：「這倒有趣得很，天下儘多不孝的兒女，倒還沒有聽說

過，兒子當着天下人面前指控自己母親是下毒兇手的事，這眞可以收列入『笑話奇譚』中了！」

　高翔被他一陣譏刺訕笑，羞得滿面通紅，他本來就不善雄辯，一急之下，就更說不出話來。

　阿媛替他着急，忍不住跳了起來，接口道：「兒子指控母親固然可笑，但做哥哥的逼迫自己妹妹向人下毒，以遂狂念，更是卑鄙無極到了極點，他不覺得羞慚，還坐在那兒渾充人物呢！」

　徐綸一楞，臉上也不期然泛起一抹紅暈，嘿嘿冷笑了兩聲，轉開話題，道：「過去的一切，不提也罷，今日本教榮典，天成兄，你究竟是不是覺得高興呢？如果高興，就請乾了杯中酒，咱們還有其他慶祝活動呢。」

　九天雲龍默然無語，好半晌，才仰起頭來，緩緩說道：「徐綸，殺人不過頭落地，老夫已忍辱低頭，你爲什麼還要如此肆意凌辱於我？」

　天火教主傲然冷笑，沉聲道：「笑話，本教主禮聘你爲監教之職，榮寵逾於他人，難道你竟不識抬舉？這也不要緊，你不領情，本教主仍可收回任命，只是，你可不要忘了咱們今晨的條件。」

　九天雲龍聽了這話，臉色連變，最後，終於長嘆一聲，舉起了酒杯……

　高翔大聲叫道：「爹！士可殺，不可辱？……」

　九天雲龍臉一抬，淚水縱橫，顫聲道：「孩子，爹不是貪生怕死的人，十八年非人生活，我還留戀這人世什麼！」

　高翔泣道：「但是，爹！求您老人家也不要爲了翔兒，甘心受辱，翔兒寧可死，也不願屈辱求生……」

　九天雲龍搖搖頭，淚水泉湧，說道：「這次爹並不是爲你，爹只是愧對你金伯父，不願再害他子嗣斷絕，孩子，忍受一些吧，你鳳儀世妹，已經落在老賊的手中了——」

　這話一出，高翔和阿媛等都不禁駭然一震！

　就在這時候，那名挨坐在擎天神劍黃承師左邊的黃衣少年突然挺身而起，迅捷無比地掀到九天雲龍身邊，一把扣住他的手腕，沉喝道：「姓高的，你說，金鳳儀她怎麼樣了？」

　高昇雙臂一振，猛可用盡平生之力，向那幪面少年劈出一掌，叱道：「小雜種，放開手！」

　那黃衣少年輕輕一撥，高昇掌力頓時走空，蓬然一聲，一桌酒菜立被打塌，衆魔頭盡都撤身躍避。

　徐綸怒目一瞪，喝道：「雄飛，你要造反了？還不快放手！」

　黃衣少年一翻手，拔出長劍，厲叱道：「造反就造反！」手起劍落，疾向徐綸掃了過去……

　劍光過處，徐綸措手不及，急忙一抖大袖，閃身欲退，雖避開了要害，一條僅餘的右腿，竟被長劍掃斷。

　血光洒處，天火教主雙腿俱失，撲翻倒地，幸得喇嘛僧王阿難陀順手拉了一把，才算沒有灰頭土臉，但斷腿之痛，已使他混身戰抖，自己點閉了腿部穴道，厲喝道：「拿下這叛門小雜種，死活不論！」

　黃衣少年扯下面紗，掀開頭巾，冷笑道：「史雄飛叛師欺祖，已被處決，徐綸，你再仔細看看姑娘是誰！」

　頭巾掀落，一蓬秀髮披垂下來，高翔等人齊聲歡呼，原來那人並非史雄飛，却是據稱已落在天火教手中的金鳳儀。

　金鳳儀一隻手拉着九天雲龍，一手仗劍，振腕搖動，劍光耀眼生花，就在主席邊動起手來，滿場羣雄，頓時大亂。

　高翔急摘鐵箏，沉聲道：「秀兒珠兒兩位快助金姑娘，媛妹領劍女衝上去掩護，丐幫和三派門下把住退路，一場混戰，勢所難免了。」

　分派定當，場中已呈現一片混戰，擎天神劍黃承師剛撤出佩劍，冷不防被身邊的乾坤手冉亦斌一掌從腋下拍出，蓬然一聲，正中脅間，只打得他長劍墜地，踉蹌前衝了七八步，哇地吐出一大口鮮血。

　金鳳儀趁機够快，搶過席側，猛聽一聲大喝：「丫頭，那裏走！」一聲出人到，一股強猛勁風當頭襲到。

　金鳳儀偏身側避，一見那攔路的竟是粗壯高大的番僧阿沙密，芳心暗急，逼不得已，只好把九天雲龍高天成交給了冉亦斌，急道：「老前輩暫時不要突圍，先採守勢，待我料理了這番僧再說。」

　冉亦斌點點頭，仗劍護住高天成，金鳳儀已展開長劍，跟阿沙密激鬥在一起。

　天火教下白骨叟羅天寒，太行五煞，鬼母婆媳和人妖姬天珠等都已取出兵器，圍了上來，幸得阿媛率領百名劍女衝到，緊緊在九天雲龍四週結成一道圓陣，秀兒珠兒兩柄長劍如鬧海嬌龍，一左一右搶入，恰好替金鳳儀擋住了兩側。

　混戰之中，高翔倒提鐵箏，飛登一張桌面，氣凝丹田，大聲叫道：「各位英雄高人聽淸了，正邪不兩立，天火教惡貫已滿，眼看卽將覆滅，各位平時深受毒丸迫害，何不趁此良機，一吐積忿！爲武林維公義，爲自己報私仇，一舉兩得，別再遲疑了。」

　近千名武林人物聽了這番話，許多人都躍躍欲動，但轉瞬間又無可奈何地低下頭去，竟無一人挺身而出。

　高翔又叫道：「你們是担心內毒已深，難以化解嗎？不要緊，等消滅了天火教，紫竹庵苦竹師太答應分贈瓊液使各位服用，能够暫時壓制毒癮不發，然後再廣植毒菓，爲各位解除內毒，天火教罌粟毒丸已有解藥，各位大可不必顧忌。」

　一連叫了幾遍，羣雄中仍然無人響應，四週天火教徒衆，却已如潮水般湧進場中，金鳳儀等人和百名劍女，以寡敵衆，很快被人潮遮斷，情勢十分危急。

　慘叫之聲，此起彼落，扼守退路的丐幫弟子和三派門下，已經抵擋不住人多勢衆的天火教徒的壓迫，死傷纍纍，從廣場邊步步緩退，卽將不支，而天火教徒仍然如蜂隊蟻羣般，由蓮花峯兩側洶湧而來。

　高翔眼見大勢已去，長嘆一聲，提起鐵箏，正準備投入戰圈，拾命一拚，突聽近處一名高大的灰袍老人沉聲叫道：「高少俠，請等一等……」

　高翔注目問道：「前輩是誰？有何指教？」

那灰袍老人激動地前行幾步，拱手沉聲道：「老朽是大名府鷹爪門一名不中用的廢物，十年之前，不愼被天火教毒丸所害，忍辱聽命於徐綸，咱們不肯出手助少俠抗拒天火教，實有難言苦衷，高少俠能夠見諒苦衷嗎？」

高翔苦笑道：「人各有志，豈能勉強，但是，在下却不明白，有此反抗的機會，諸位爲什麼竟情願袖手放過呢？」

灰袍老人黯然一嘆，道：「少俠既知咱們被毒丸控制，非丸藥不能延續生命，想必也知道一旦藥丸不繼時，所遭受到的痛苦？」

高翔頷首，說道：「在下自然能夠體會得到。」

灰袍老人垂首道：「不瞞少俠說，咱們這次來到太白山，身邊藥丸，已被天火教悉數收繳，聲言須等今日大典之後，才能繼續發給，在場同道，絕大多數，已經一日未曾服過藥丸，咱們雖有同仇敵愾之心，無奈功力已失，形同廢人，是以無力襄助少俠……」

高翔仰天長嘆道：「天火教眞是好陰毒的手段，前輩請稍退，由在下等捨命一拚，咱們今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無論如何，也要替武林同道出此一口惡氣。」說罷，拱一拱手，長嘯一聲，揮箏投入戰圈。

他此時已存偕亡之念，出手奮不顧身，鐵箏揮處，天火教徒紛紛倒退，不多久，便被他殺開一條血路，跟獨臂窮神劉鐵輝會合在一起。

劉鐵輝業已殺得遍身是血，急急道：「敵衆我寡，少俠還是知會她們集結在一處，先奪路脫身要緊。」

高翔舉袖拭去頰上熱淚，苦笑道：「現在已陷重圍，四下全是天火教徒，全體突圍，已無希望，晚輩身邊還有一粒『霹靂震天球』，請幫主下令貴幫弟子和三派門下準備，待晚輩擲出震天球時，同時發動，或者還能衝出險地。」

劉鐵輝憤然道：「少俠這麼說，是視丐幫中全是貪生怕死之徒了？少俠不走，丐幫弟子決不離開蓮花峯。」

高翔道：「與其同死，不如爲武林留下一綫生機，晚輩只有一粒震天球，前輩萬勿意氣用事……」

劉鐵輝怫然不悅，不再答話，却振臂大呼道：「丐幫弟子聽着，生死事小，全節事大，幫中弟子誰要是活着離開蓮花峯，便是祖師爺座前罪人。」

丐幫弟子死傷逾半，剩下的二十餘人，聽了這話，同聲呼應，士氣頓盛，一陣狂砍猛殺，竟然又將搖動的陣脚穩住。

高翔無奈，運箏如飛，又衝到飛龍活佛面前，急叫道：「三派門下請準備奪路突圍，看晚輩的霹靂震天球出手，大家便合力衝突……」

飛龍活佛未等他說完，即攔住話頭，傲笑說道：「高少俠，既有霹靂震天球，何不多殺幾十名天火教徒，三派門下，雖然不中用，但想來還不會不如窮家幫兄弟吧！」

衆人臨危均不願偸生，情勢雖然危殆，仍然奮戰如前，又過了片刻，地上已躺滿了屍體，環顧三派弟子，已不過僅餘下五六人而已。

高翔一咬鋼牙，正待取出懷中「霹靂震天球」，誰知目光掠過，忽見對面山腰上宛如兩朶黑雲般衝下兩匹駿馬，前面馬上一個黑漆大漢，手中舞動一根熟銅大棍，一路打將進來，阻路的天火教徒，吶喊一聲，紛紛退避，無人敢攖其鋒。

高翔眼快，早認出前面那大漢竟是一身刀劍難傷的龍君，正感詫異，又見龍君馬後，一騎斜衝而至，馬上坐的，却是鐵算子馬元祥。

馬元祥手中鐵算珠疾如飛蝗般射出，一面揚目四顧，大聲叫着：「高少俠！高少俠！」

高翔連忙應道：「馬大哥，小弟在這兒。」

馬元祥一眼瞥見，急急對龍君大喝道：「老弟，瞧見了沒有，高翔在那邊，快衝！」

龍君狂笑一聲，銅棍飛揚，撥馬直向高翔這邊衝來，叫道：「高翔，你倒好，前次在酒樓撇下咱家溜了，這次有熱鬧好戲，也不知會咱家，這樣不够朋友，等一會打完架咱們再算賬。」

馬元祥一騎衝到近前，滾鞍落馬，皺眉問道：「敵人勢大，你怎麼還不施展絕招？」

高翔一楞，反問道：「絕招？什麼絕招？」

馬元祥從懷掏出一個紙團，塞給高翔，沉聲催促道：「這是百音老前輩囑命交給你的，趕快照書行事。」

高翔展開字團，只見上面僅僅潦草的寫了八個字：「天籟之音，功能振奮。」

高翔略一沉吟，恍然而悟，匆匆收好了字團，囑咐道：「馬大哥，請替小弟護法。」

馬元祥點點頭，立即招呼龍君下馬，兩人併肩在高翔身前，高翔長吸一口眞氣，盤膝席地而坐，鐵箏橫膝上，手撥箏弦，叮冬兩聲脆鳴，四週喧騰之聲，登時一靜。

只見他垂目端坐，緩緩捻彈，一縷縷悅目音響，隨着他指尖緩緩流動瀉出，其音柔而不急，彷彿春暖花開，小橋流水，意境安怡而甜靜，箏音飄忽，調氣解憤，一片祥和。

說來奇怪，箏韻送出不久，場中殺伐之氣竟像突然消失了許多，無論天火教徒衆或劍女們，都似深深被音律所感染，出手之際，已大非先前兇猛凌厲了。

受影響最大的，是那近千名被罌粟毒丸壓迫了多年的武林人物，一個個側耳凝神傾聽着，臉上流露出的神情，也由恐懼而平靜下來，那大名鷹爪門高手灰衣老人，目光連連閃動，似乎頗有領悟。

突然，高翔指掌起落，疾拍快撥，剎那間，箏音突變，滿耳錚鏘，宛如狂風暴雨，萬馬奔騰，鐵騎馳騁，刀槍相交……

這一陣急迫音調彈奏不足盞茶之久，近千名武林羣雄，忽然人人呼吸急促，臉上紅光遍佈，個個磨拳擦掌，咬牙切齒，形狀激動，似要攘臂而起。

馬元祥悄聲向獨臂窮神劉鐵輝道：「幫主請立即傳話，告訴姑娘們留意，衆怒之下，務必要鎮靜協助……」

劉鐵輝剛將話傳過去，高翔已開始隨着音韻，漫聲吟道：「頭可斷兮，血可流；寧玉碎兮，勿蒙羞；君本奇男子兮，奈何作馬牛……」

吟聲未已，那灰衣老人突然振臂大呼道：「朋友們，聽見了嗎？忍辱蒙羞許多年，這筆血債，該向天火教算一算了。」

一呼百諾，近千名武林豪雄，不知從那裏重新獲得了力量，一聲吶喊，千手齊揮，拔刀抽劍，瘋狂般直向天火教徒撲了過去。

衆志成城，這些武林英傑，都是被天火教罌粟毒丸所害，多年積壓在心底的憤怒，剎那間爆發開來，其勢如排山倒海，猛不可擋，人羣一捲，任是喇嘛僧王，獨眼鬼母武功最高，也難以阻遏這股憤怒的反抗洪流。

亂刀之下，天火教徒成批倒了下去，憤怒的人潮，一齊湧向徐綸。

徐綸心慌意亂，連忙催促喇嘛僧王阿難陀道：「大師，快帶我逃走吧，峯下有秘道快！快……」

阿難陀一見大勢危急，那裏還顧徐綸，一抖手，反將他向湧來的人羣擲了過去，袍袖一拂，蕩開近身刀劍，沉聲道：「阿沙密，跟爲師走。」

兩名番僧轉身向峰下奔去，獨眼鬼母瞥見，勃然大怒，厲吼一聲，頓拐追了上去，鳩頭拐摟頭砸落，叱道：「好個臨危脫逃的番狗，別走了，要死大家都等着挨刀吧！」

阿難陀迫得返身應戰，只這一躭誤，千百名武林羣雄，業已一湧追上……

× × ×

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過去之後，蓮花峰下，遺屍遍地。

其中絕大多數，是天火教徒衆，然而，也有許多爲武林而捐棄了生命的無名英雄，他們盡洩了積忿，手刃仇人，然後含笑而死，但未死者的心中，却深深爲他們的未能目覩未來武林的太平盛世而默默惋惜着。

高翔親自在峰下爲死難的同道營葬，焚香祭奠，內心悲慟，不禁痛哭失聲。

整整耗去一日一夜時間，善後才料理妥當，武林羣雄，分批離開了太白山，前往紫竹庵領取「瓊液」，待人羣去盡，高翔才含淚對珠兒和秀兒說道：「庵中分藥的事，就此重托二位小師傅，家父和義僕高昇，也請二位和丐幫兄弟們勞神一併護送到紫竹庵去。」

秀兒詫異問道：「你自己要到那兒去呢？」

高翔黯然道：「我與百音老前輩尚有約會，現在就陪鳳儀世妹前往星宿海迎取金莊主遺骸。」

阿媛接口道：「翔哥哥，我也要跟你們一起去！」

金鳳儀含淚拉她的手，輕聲問：「那兒路遠，峰上又荒涼，妳不嫌冷清嗎？」

阿媛毅然道：「我不怕冷清，只要你們呆得下去，那怕就是住上一百年也不會嫌的。」

金鳳儀粉臉一紅，低聲對高翔道：「這樣也好，原該咱們三個人一塊兒……」

秀兒忙道：「我也跟妳們去好嗎？」

高翔尚未答話，龍君已接口笑道：「妳是姑子，只能住在尼庵裏，怎好跟人家纏在一起！」

秀兒羞得一跺脚，嗔道：「誰認識你這個蠢物，誰在跟你說話！」

龍君哈哈笑道：「不跟咱說話最好，咱是實心人，才勸勸妳，要是從前……」

馬元祥怕他又犯了老毛病，急忙喝住道：「龍老弟，快住口，你要入我們太湖龍船幫，以後就千萬別犯舊病，否則，咱們還是趁早分手！」

龍君連連搖手道：「放心，咱只是逗她玩玩的，豈不聞那些念書人說的什麼『曾經滄海難爲水』嗎，咱是眞正的改邪歸正啦！」

高翔等被他一句話，引得啞然失笑起來，大家却沒有留意秀兒眸中，竟滿滿蓄了兩眶熱淚……

（全書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番僧大舉侵襲五鳳帮，中伏鎩羽而遁，天龍老人藍公烈認回愛子唐繼烈，但因拯救唐繼烈與番僧拚鬥，內傷太重，奄奄一息，不惜拚耗精元，運用一元指神功爲療傷，致本身虛脫過甚而臥病於床。唐繼烈對嚴父捨命相救，心存感激，唯對後母冷心韻，却存偏見，聲稱要跟隨白髮魔母返回域外。龍女藍家鳳，數經波折，似已長大，圖挽破裂家庭，就敎於牯老，雖經牯老耳提面命，但仍感不知從何着手，遂又往見醫王壽聖司徒求，她雖知哥哥不肯往見娘的原因，但仍向司徒求提出疑問——

計拙技窮難避劫 疾言厲喝儆頑强

司徒求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這，很難說！……」

又是很難說？

龍女低頭道：「鳳兒知道了，我哥哥是想他的親娘，是不？牯老爺子已告訴鳳兒了。」

司徒求目中一亮，道：「牯老爺子沒有指示妳什麼辦法麼？」

她想了想，搖搖頭，道：「沒有！」

司徒求有點失望，又有所感地道：「當然，這不是外人所能提出解決辦法的，賢姪女，好自爲之，世上，最難得的是親情，世俗的見解，和想法，往往聖人也難免，妳應當原諒他，把他當作同胞哥哥看待……」

她忙道：「鳳兒當然明白，本來就這麼樣的嘛。」

司徒求欣慰地道：「好，老漢可以放一半心了，賢姪女多注意些，因妳爹心情也必難過，一家人不論那一個心中有了芥蔕都不好！」

她點點頭。鐘聲響起——

是中午進食時間到了，各處輪值的「鷹士」開始換班。

司徒求含笑道：「賢姪女，等會可再去看看妳爹。」

一面揮手示意。龍女已瞥見姥姥和那兩個中年婦人到了「鳳儀殿」前，司徒求起身走回曲廊，迎上去。

她會意，不便在此時現身，另由小徑進垂花門，轉入後院去了。

× ×

「我兒，扶我起來！」是「天龍老人」艱澀的聲音。

藍繼烈依言扶起老父，用枕頭爲老父墊好背，叫了一聲爹：「你好點了……」

好像喉中有物，一哽而止。這時的「天龍老人」，的確顯得老了。

失血的臉上，被窗外斜透進來的陽光映得一片枯黃，額上的風塵皺紋，更顯深刻，木然沒有表情的神色，加深了蒼老的悲涼意味。

斗室中，父子相對半晌，無話可說。

久久，做兒子的忍不住叫了一聲：「爹！……」撲通跪倒在老父面前。

「天龍老人」微弱地啞聲道：「我兒，起來，聽爲父說——」

藍繼烈張大着眼，忍淚道：「烈兒聽着。」

跪聆父訓，可見他雖生長化外，孺愛情殷，仍不失赤子孝心。

「天龍老人」仰面看着天花板，眼睛緩緩閉上，眼角溢有水漬。

可見叱咤風雲，英雄豪氣的藍公烈，這時老懷也極激動——

一方面，得遇骨肉愛子，是意外的喜悅。一方面，想到自己的處境，自己與冷心韻不幸途中生變，反目成仇，幾乎葬送一世英名，同歸於盡，現在，大刧剛過，能否破鏡重圓，尚待澄清一切，自己愛子，堅持不認她，顯然，會增加她的怨恨，自己該如何應付？

另一方面愛子思念親娘，也正是人性之常，他堅持不肯認冷心韻，亦是個性剛強使然，其情可憫，身爲人父，當然不能迫愛子，身爲人夫，故劍情深，人死悼亡，而生者何堪？也不能够讓冷心韻太失面子！

這麼一來，左右爲難，如何是好？老人一陣心酸，百感交集，有點茫然了。

沉默片刻，他終於開了口，很沉重很緩慢：「我兒，你的意思，爲父懂，爲父對不起你娘，使她九泉飲恨，也是爲父一生憾事，我兒，等爲父起來後，我們父子以仇人血酒祭你的娘吧！……」

藍繼烈緊咬鋼牙，目張如炬，點點頭。老人自言自語，說道：「是的，人生總要恩怨分明，我死後，也要和她合葬在一起！」

這個「她」，當然是指繼烈的娘了。

藍繼烈忍不住雙手掩住臉，思親落淚，痛極無聲。

斜暉由老人面上斂去，又增加了一層陰暗。

老人突然笑了：「我兒，男兒流血不流淚，起來，堅強地站起來，記住，你是藍公烈的兒子！」

藍繼烈矍然拭淚，起立。

老人雙目放光，旋即隱去，一手按在愛子鐵肩上，道：「我兒，人，要頂天立地活着，走自己應走的路，是對的，就走，不對的，再走過，但求心之所安，無愧於人，我兒，爲父不會勉强你，你應當有自己的性格！」

放了手，自行移枕躺下，道：「我兒，爲父要歇一下，你可以出去了。」

藍繼烈已聽到遠處有人向這邊走過來，應聲說道：「爹，烈兒想去找找品揚師弟……」

老人「噢」了一聲：「好的，品揚那孩子，很懂事明理，很多地方你該向他學學，彼此互相帮助！他還沒回來？你可先問問牯老爺子和古師伯他們，也應告訴姥姥。」

藍繼烈道：「烈兒知道了。」

他剛退出，司徒求也由另一邊進來。

他目送藍繼烈的背影，當然可以想到——只好由心底發出一聲感嘆……

× ×

洛陽「白馬寺」中。

靜悄無聲，一片死寂。大約方丈又在主持法事，不准擅擾了？

四個知客僧人，在寺外擋駕，前來敬香禮佛的善男信女都只好折回。

方丈室裏，呼啦法王趺坐雲床，在運行「瑜珈功」。

由他失血的臉色可知受過極重內傷。

無人知道他吃了「牯老」一記「百步打牛」重手，拚着一身十三層橫練，也被震得鮮血直噴，總算他見機得快，利用山勢地形，及時遁走。

回到「白馬寺」，就嘔血不止，行功療傷。

先後狼狽退回的喇嘛，都心中有數，即使知道「呼啦」法王吃了大虧，誰敢吭一聲？

只有留守的「巴桑」，「巴戈」二人，除了驚怒外，也有點暗慶得了便宜。

轉眼間，已是四天過去。却不見「無情翁」等幾個「護法」回來。

這天的黃昏。

「巴桑」和「巴戈」二人灌飽了悶酒，一肚子火，在大門內輪值。

猛聽外面起了爭吵之聲。「巴戈」一聽到有嬌滴滴的女人嗓聲，立時，眼也亮了。

「巴桑」嘻嘻怪笑道：「熬出火來了，也該解解饞了！」

番僧俱皆性好漁色，每天都有參歡喜禪的功課。

這幾天，因不敢擅離一步，熬得全身毛火，好不焦躁，一聽到女人的嬌音滴滴，立時，連生辰八字也忘了。

兩人不約而同地搶步而出。

只一照眼，兩個番僧就如雪猴子向火——化了。

原來呀，是三個花不溜丟，絕艷迷人的美人兒，正在鶯聲燕語，和四個知客僧人鬥嘴兒。

一個道：「奴家姊妹老遠來拜佛進香，那有不准進寺的？」

一個道：「和尚，別是你們寺裏藏了尼姑吧？」

那四個知客僧是奉命在外擋阻任何人入寺，却都是很規矩的出家人。

被她們一陣歪纏，除了合掌作揖，口中唸唸有詞外，心中又是怕，又是氣，既不敢動手阻攔，又不敢說實話，急得光頭冒汗，只有連道：「女菩薩止步。」

「阿彌陀佛！」

「請女施主自重。」

她們却一面柳腰欵擺，向前移動春風俏步。一面烟視媚行，嬌笑不絕。

一個風騷得入骨的還故意作勢向四個知客僧人身上碰來，媚笑道：「和尚，可是要奴家佈施一點，慈悲一下，才肯放行？說呀，出家人不打誑語！……」

四個僧人漲紅了脖子，一面躲閃後退，一面不住唸佛。

却聽得兩個番僧骨軟筋酥，全身十萬八千毛孔，一齊張開。

「巴桑」色胆如天，嘻開大嘴，叫道：「女菩薩，向佛爺佈施，佈施吧。」

一面迎了上去。

「巴戈」嚥着口水道：「小乖乖，對佛爺慈悲，慈悲吧。」

兩個番僧都原形畢露，醜態百出。

她們看了一眼，心中都忖道：「果然在這兒，魚兒上釣啦……」

媚眼一飄，都似受驚地掩口後退，發出低低驚呼。

兩個番僧中，一個少了一臂，高大兇猛，粗壯如牛，也確實嚇人。

她們中一個嬌呼一聲：「呀喲，嚇煞奴也么哥……」

蓮步踉蹌，轉身就跑。

三枝風中柳，六隻金蓮船，跑得再快，也是可憐生地，兩個番僧那肯讓送上門的到口肥肉溜掉？各自一個騰身，就由半空翻落，擋住了她們去路。

他們當然不知她們欲擒故縱，欲迎先拒的誘人用心與手段。

她們好像驚嚇過度，「呀」了一聲，軟攤在地。

兩個番僧咧開大嘴，如鷹抓小鷄，先伸手在她們粉頰上，香腮上摸了一把，再餓虎擒羊，挾起就走。四個知客僧人不敢仰視，低頭合掌，不住唸佛。

她們又故作又害怕，又掙扎地亂搥粉拳，亂登粉腿，又打，又罵，簡直連抓癢都不够，反而把兩個番僧勾起慾火三千丈，急吼吼地就要在門後就地參禪。

女人到底是女人，盡管「禍水三姬」歷經滄桑，多少還是要面子的。

何況，她們中有兩個已大非昔比，只是「奉命」而來，照計行事，就是對「呼啦」賣弄色相，也要經過三迴六轉，怎肯讓這兩個下三等的番狗作踐？

「巴桑」，「巴戈」却只知道是三個救苦救難的女菩薩，慾火攻心，全身沸騰，只想做了再說，趁着酒興，恨不得把她們一口吞下……

一聲尖叫！

「閉月姬」的裙子被「巴戈」一下扯裂！

「巴戈」喘氣如牛地道：「小心肝，佛爺有的是銀子，完了事，佛爺送妳一大把……」

涎着大嘴，正要親上去——

猛地，被人夾脖子一把抓起，摔了一個大元寶！

「巴桑」正要劍及履及，一瞥之下，忙像狗一樣爬在地上。

場中出現了一個黃衣喇嘛，正是那曾經假扮法王的鐵木花。

鐵木花是「呼啦」法王貼身四大尊者之一，也即是法王最親近的肱股之臣。

「巴桑」，「巴戈」不過是法王座下弟子，一見到他，矮了半截，何況又是這種尷尬局面下，連大氣都不敢出了。

鐵木花掃了蜷縮如綿羊，褻衣半弛，肉帛隱見的「禍水三姬」一眼，牛眼中突現紅絲，射出了貪婪的光燄邪火。

他，也是人，更是好色當然的高級喇嘛。

「取而代之」的意念，使他猛吞着口水。

他正想有所行動——

眞不巧！他霍地旋身，却是鐵木落來了！

鐵木落雙目一直，也呆住了。燭影搖紅，佛燈閃爍下……他「噢」了一聲：「怎麼一回事？」

還用問嘛，明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已擺在眼前啦。

鐵木花哼了一聲：「是『巴桑』，『巴戈』大胆……」

鐵木落笑了笑，說道：「很好，都是美人兒……」

移步走到鐵木花身邊，低聲道：「法王剛行過功，急需活活血脈，要咱出去找……正好派上用塲……」

什麼話？法王要什麼「活活血脈」？要「找」什麼？正好派什麼用塲？大概只有他和鐵木花明白了？兩人交換了一瞥曖昧的笑。

她們又何嘗不明白的呢？因爲她們「閱人多矣」，男人是什麼變的？再清楚不過。

鐵木花目光一轉，低聲道：「就送……一個去好了吧？」又斜着牛眼道：「正好你和……」

兩人又曖昧的一笑。鐵木落吞着口水，瞟了她們三人一眼，目光落在「巴桑」，「巴戈」身上，一蹙濃眉道：「只怕不好！你知道，法王的胃口大得很，再加三個，還差不多，如被他知道了咱們留下了兩個，恐怕……」

鐵木花身形一震，提高聲音道：「好，咱們就把她們送進去！」又一頓道：「咱們可先要——問問她們是做什麼的？再搜搜！」

鐵木落嘻嘻一笑：「行，手頭上先受用一下也好！」

又神情一緊道：「嗳！向法王的進御，咱們可亂動不得！」

兩人噓了一口氣……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滋味。

鐵木花向「巴桑」「巴戈」一哼道：「該死的東西！好好帶她們進去，別唬了她們，小心了！」

和鐵木落掃了她們一眼，轉身入內，又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

「巴桑」和「巴戈」傻了眼，剛才不可一世，唯我獨尊的君臨氣燄全沒有了，變作垂頭喪氣。

不過一盞茶的時間，連碰也不敢碰她們一下了，垂手哈腰，「巴戈」啞聲道：「請三位女施主到後面去，別向咱們法王說咱們……」

一聳肩，搖搖頭。

三姬心中有數，戰戰兢兢地一面起立，一面整理衣裙。

「羞花姬」哽咽着道：「二位佛爺做好事，放奴家姊妹走吧！」

「巴桑」發急道：「走？妳們走了咱們就沒有腦瓢兒啦！」

橫身一站，一副兇相。

三姬作出十分害怕，無可奈何之狀，委委屈屈地向內移動着蓮步。

到了方丈室外——

鐵木花一招手：「來！好好伺候咱們法王，有的是金子，銀子。」

敢情，這些番僧都以爲天下女人，只要有金銀就可使之就範。

「巴桑」，「巴戈」此刻成了一條蟲，頭都不敢抬起。

鐵木花揮手道：「去厨下通知送酒，送菜。」

二人如逢大赦，轉身溜走。

鐵木花讓她們怯怯地走進方丈室後，把室門一關，反搭上，搓搓手，吞着口水，悄然走開。

老遠，鐵木落衝着他伸伸舌頭，扮了一個鬼臉……

× ×

「大和尚，奴家不想回去了啦。」

是「閉月姬」像蛇一樣摟着「呼啦」法王的脖子，纏在他身上，嬌聲嬌氣地，叫人肉麻。

「呼啦」法王咧着大嘴直笑，雙手亂摸，道：「乖乖，跟佛爺到關外去，什麼都有，像這樣的紫金砂子，在佛爺那裏，堆得比山還高，珍珠比豆還要多，還有的是貓眼石，祖母綠，妳要什麼，有什麼，那時，乖乖才更乖哩。」

大概一下摸到她的裏腰，她一陣格格蕩笑，笑倒在法王懷中。

「羞花姬」和「沉魚落雁姬」害羞似地坐在一旁默不作聲。

實在，她倆心中都不是味兒，如在往日，當然也是柳媚花嬌，爭艷競俏，不知怎的，現在，她們一點提不起興趣，有三分委屈，七分幽怨的心情，爲什麼？恐怕只有她們自己心中明白了……

「呼啦」法王倒還不窮兇極惡，只先要她們陪着吃喝，又把一袋一袋的金砂取出，在她們面前堆成小丘，嘻嘻地一句話：「佛爺送給妳們買脂粉的。」

紅粉送與佳人，不及黃金可以換到一切，法王居然也懂得黃金買笑？

眞的黃金能動女人心？

她們，都媚波斜颺，對金子多看了幾眼。

「閉月姬」首先笑了，向「呼啦」施展出了風流解數。

要知道，三姬既有禍水之名，當然不止是絕艷迷人，紅顏禍水，而是，她們都生有異禀，各有妙處。

「閉月姬」不止佻侃冶蕩，一身穠艷，骨軟如綿，滑不留指，和她肌膚相接，無不心搖神撼，不可自持。

她好比一朶飄香的紅艷桃花。

「羞花姬」媚在骨裏，初見似外冷，多看才知內熱，使人先感目眩心馳，繼而魂銷魄蕩。

她好比一朶淡艷的百合花。

「沉魚落雁姬」則兼有「閉月羞花」二姬之特點，另有使人一見心迷的特有嬌媚，姿色也比另二姬更勝一籌，不止使人一見動心，連冷僻無情的老毒物尚且迷戀甚深，視爲禁臠，可見她的魅力了。

她好比一朶穠郁的牡丹花。

而，最主要的還是枕席風情，各有千秋……

由於她們都深得此中三昧，精通蠱惑內媚之術，所謂「奼女迷陽」，「素女偷元」，「摩伽心訣」，「天魔吸髓」，使當之者，盡皆魂不附體，連骨欲化，甘做牡丹花下風流鬼，則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

她們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皆有挑逗的威力，連眉毛也會傳情，眼睛也會說話，任你銅鑄金剛，鐵打羅漢，也受不了她們的全力施展。

「呼啦」法王「御女多矣」，歡喜禪不知參過多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當然也是百戰沙塲的脂粉老將，對於女人三折其肱，深知女人的心理。

就因爲他對女人有經驗，所以，他一點也不恃強施暴，來個霸王硬上弓，而是先出之以金，再繼之以酒。

金能動美人之心，酒能亂美人之心。雙管齊下，必能深得女人歡心矣。不過，「呼啦」在域外，所見所御，皆是番女。

化外女人，沒有中原女人的含蓄，矜持，善嗔，嬌媚……當然，更不及中原女人的半推半就，欲拒還迎之妙趣了。

因此，「閉月姬」一展風流解數，連「呼啦」法王也骨軟筋酥。嘻開大嘴，連「乖乖」，「心肝」，「小寶貝」都亂叫出來了。

「閉月姬」賴在法王懷中，嬌聲嬌氣地：「大和尚，奴敬你的酒，送個『皮杯兒』。」說着，纖手斟酒，取出香巾兒，拭了拭杯口。

「呼啦」迷迷糊糊地哼道：「小心肝兒，什麼叫做『皮杯兒』？」

一面，狗嗅騷似地在她身上亂聞，亂拱。

她格格蕩笑着，花枝亂顫。就着大斗，抿了一口酒，雙臂一圈，像蛇似的纏住法王的脖子。

「呼啦」直樂得呵呵大笑，道：「原來是這樣……」

「閉月姬」檀口甫送，又忙後退。

「呼啦」還肯放過。

榜桂粗的鐵臂一緊，把她摟個結實，嘴對嘴兒，也即吃了「皮杯兒」酒。

這是很香艷的調情韻事之一。

現在，「閉月姬」以口渡酒，「呼啦」當然不懂什麼曲欄典故，只知嘴對嘴，美人哺酒，又香又甜，好吃，好吃。

「羞花姬」和「沉魚落雁姬」這時却都芳心緊張起來！

四道媚波水漩，準備應變！

原來，「閉月姬」竟是想就此下手，存心不良。

她以名妓姿態給「呼啦」喝「皮杯兒」，乃是別有企圖。

正好，「呼啦」法王貪色，趁此强行親起嘴來。

「閉月姬」香舌暗渡，玉齒輕扣，把「呼啦」逗得口水直流，唔唔不止。

她，小腹暗暗運氣，鼻中猛力屏氣，香舌一陣攪動，三捲三叠，嚶的一聲，長長一吸。

這，是「素女偷元」的「上吸眞津」之法。

雖然只是長長一吸，已運足了眞陰之氣。

男人會被吸得心血上湧，好像連心肝却要衝出喉嚨。

同時，由於心腎相通，自生反應，眞陽鼓盪，丹田火熱，造成淸陽上昇，濁精下洩。

上昇的陽氣被女的吸入腹中，男的陽氣一盡，全身虛脫，即使不當時死去，也如驟得大病，氣若游絲，眼眶下陷，面如黃蠟，軟癱當地。

「閉月姬」急於求功，滿想以此法暗算。

只要得手，「呼啦」勢必一時失去抵抗力。

她就可以趁此制住「呼啦」，由他身上搜尋所需之物。

即使萬一不成，她也可裝作向「呼啦」表示溫存親熱。

難怪連「羞花姬」和「沉魚落雁姬」都緊張起來了。

她倆都知道這樣十分冒險，以「呼啦」功力之深厚，不易對付，一個不好，難逃毒手！

可是，她倆又都有僥倖之想，如能就此得手，也可免得再受蹂躪，好早早向葛品揚交差。

否則，如必須跟「呼啦」出關，身入虎穴，來回遷延時日，即使能够得手，也必躭誤「弄月老人」等的性命。

因爲，葛品揚交託她們向「呼啦」下手的任務，除了打聽昔年「斷腸花」的舊案及「忌體香」外，主要還是取得「九寒砂」的解藥……

「羞花姬」和「沉魚落雁姬」注視着眼前變化，一方面要準備援助「閉月姬」，一方面，又要防備可能潛伏外面的番僧，說不出的緊張！

只見「呼啦」法王緊摟的雙臂漸漸的鬆開，滿面血紅，正是陽氣上昇的現象。

她倆眼看快要成功，剛相視一笑，欲待出手制住「呼啦」穴道之際……

猛聽「閉月姬」嚶嚶一聲，嬌軀一陣急劇抖顫，像蛇蠕動！

她倆剛發覺不妙，嬌叱未出，玉手剛起，嬌軀同震，翻身栽倒，已被「呼啦」陡地彈指，閉了穴道。

「呼啦」法王滿面紅光煥發，霍地立起！

隨手一甩，把「閉月姬」摔倒禪榻上……她已面白如紙，一息奄奄，全身癱軟，只存一口游氣了！

那是眞陰虛脫現象。

「呼啦」法王舐舐嘴，吸了一口氣，哼了一聲：「在本座面前，也敢弄花樣，嘿，運氣不壞！正好，補益本座所失眞元內力，哼哼，妳們旣然懂得『採陽』之術，又會武功，是什麼路道？快對本座從實招來。」

一彈指，解開了「羞花姬」的啞穴。

變出意外！

「羞花姬」芳心一慘，暗嘆：「罷了！想不到這番禿也精於此道，而且更高一籌，眞是氣數……」

她知道，如不實說，可能要受毒刑，皮肉先受苦。

甚至，番禿一怒之下，立下殺手。

但，她硬是悶聲不響，心中在思忖如何應付。

「呼啦」法王暴怒，大喝一聲道：「人來！」

外面有人應聲而入。

正是鐵木落。

敢情，他早已伺候在外面，或係「輪値」。

「呼啦」怪笑一聲：「這三個小娘兒是那裏弄來的？」

鐵木落一囉唻，不敢隱瞞，據實說是剛在前面由「巴戈」，「巴桑」二人處檢來的現成。

「呼啦」哼了一聲：「那有這麼巧，分明是有心送上門來的，十九是『五鳳帮』的人！」

不愧老奸巨滑，一言中的。

不過，疑心到「五鳳帮」去，則是想當然耳。

鐵木落儍了眼！他已看出，不是兒戲，如眞是「五鳳帮」派來的人，對法王有所不利，查究起來，他先有失察之罪了！

這還得了？他忙道：「待座下叫她們老實招來！」

就要動手。

「呼啦」想了一下，揮手道：「看她們細皮白肉，怪嬌嫩的，本座還怕沒有辦法叫她們招供？」

鐵木落忙垂手道：「是。」

心中却忖道：「法王也會憐香惜玉起來，莫非要施展什麼『手段』？……。」

「呼啦」霍地起立，獰笑着，走向「羞花姬」。

「羞花姬」心中緊張，表面仍平靜如水。

「呼啦」哼了一聲：「去把那姓冷的小子叫來，看她們是不是『五鳳帮』的人，本座再決定如何處置她們！」

鐵木落立即掉身而去。

「呼啦」目光閃動，嘴角噙着詭異莫測的笑意。

這時，正是初更時份。

白馬寺中，燈火全熄，一片的幽暗。

外面已經換了好手戒備。

四個知客僧人被鎖在一間廂房裏。

突然，其中一個，身形微幌，手揮處，另三個坐着的僧人一呆，都歪倒在蒲團上。

一條人影，捷如狸貓，翻窗而出。

這個冒牌的知客僧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葛品揚。

他把「淫魔」嚴尙性引開，是依「牯老」之計行事，另有佈置……

四天前他已在洛陽和「禍水三姬」聯絡好了。

趁番僧們白天疏忽之際，混進了白馬寺，潛伏在神案之後。

初更前，四個知客僧人入寺休息，他冷不防閉了最後一個的穴道，以迅捷手法把他拖入神案後，換下了僧衣，戴上僧帽，低着頭，快步趕上。

番僧們根本不把這四個不懂武功的知客僧人放在眼裏，白天讓他們去門外擋路，阻止香客入寺，一到上燈時份，那些睡足吃飽的番僧們才四散潛伏。

對這四個知客僧人，每天天黑後由他們自行回到房中，門外加上鎖，就死人不管。

葛品揚鑽了這個空子，另外三個僧人一天勞頓，好容易回到房中，都已筋疲力盡，房中又沒燈光，說話都沒有精神，那裏還有心去注意同伴。

葛品揚一出房，蛇行鶴伏，他知道，番僧大半在寺外四周戒備，寺中縱有留守的也不會多，只要不和他們面對面，就可混水摸魚。

他奉「牯老」之命，跟踪到番僧落脚之處，看看這些番僧是留？是走？在得知番僧們行止實況後回報「牯佬」，好決定下一步棋。

主要的，還是想先得到「九寒砂」的解藥。

因爲如不先確切探明虛實，「牯老」一出面，打草驚蛇，反而不妙。

「牯老」交代他，一是假定「呼啦」法王等仍滯留未走，必是養傷，可以回報，以便派出人手，採取行動。

如走了，必是回返西域，也好另作計較。

葛品揚因知救人第一，爲了先能得到那「九寒砂」的解藥，他必須先辨好這件事。

「禍水三姬」現在旣已混進來了，他有策應的必要。

他正悄悄向後院闖！

正好鐵木落由方丈室中匆匆出來了。

葛品揚早已隱約聽到方丈室中有變！

一面巧展身形，一面考慮如何做。

只見鐵木落由側門折向西偏院，低聲喝道：「小子，出來！」

這倒把葛品揚嚇了一跳。

忽聽脚步聲响。

却是「黃鷹」冷必威被閉了「左右肩井」或其他穴道。等於常人一個。

背叛之徒，受此虐待，眞是活該了！

一想他在「五鳳帮」身爲「五鷹」之首，又得「一元指」眞傳，輩份何等尊榮，想不到昨日虎，今日犬，幾乎比階下囚還不如！

再一想到昔日情誼，而且，他的叛帮，葛品揚心中明白，皆因妒恨而起，也可說是爲他葛品揚而起！

一念之差，落到如此地步！使葛品揚有我不殺伯仁之感。

自己此行，也曾想到打救冷必威回帮。那麼現在，是立即出手？

還是暫時不採行動？眼看鐵木落帶着冷必威向方丈室走去。

葛品揚一陣熱血冲心，就想向鐵木落撲擊！

又想，先彈指爲冷必威解穴。

但，這種形勢下，他實在不敢妄動！

一方面，身在虎穴，一經暴露，衆寡難敵，自身難保。

一方面，「呼啦」近在咫尺，即使救下冷必威，也難逃「呼啦」之手。「小不忍則亂大謀！」

葛品揚於是强捺住激動，可是緊張得手心出汗。

眼看二人已進入方丈室。

葛品揚一點不敢大意，伏身摒息，一動不動。

只聽「呼啦」哼道：「冷堂主，不是本座虧待你，實因尙不明你的心意眞假，只要眞心的依附本座，自當借重……。」

沒有聽到冷必威回答。

葛品揚心中暗忖道：「他的遭遇也太慘了！」

只聽「呼啦」又沉聲道：「冷堂主，請你看看這三個娘兒，是何來頭？」

冷必威嘶啞地開口了：「我只認識其中一個——是『禍水三姬』中的『沉魚落雁姬』！」

「呼啦」陡揚怪笑：「禍水三姬？她們恰是三個，太好了，本座正要找這三個美人兒！」

說罷，哈哈大笑，好得意。

葛品揚有悟地點點頭，「沉魚落雁姬」曾經跟着老毒物司馬浮寄身「五鳳帮」，難怪冷必威能一眼認識了。

只聽「呼啦」笑聲甫落，沉聲道：「好！冷堂主，暫時委屈一些，本座即將有所決定，本座決不辜負你的誠意！」

旋見到冷必威又被鐵木落帶了出來。

葛品揚心中興起一陣感嘆，人不能一步走錯，如不自愛，必然取辱。

現在，雖是有心救他，形勢上却不許可！

回途鐵木落和冷必威一前一後，消失側門中，只聽方丈室門蓬的一响，內面就已扣了。

室內傳出「呼啦」得意的笑聲道：「美人兒不請自來，多多委屈了，來！好好伺候本座，本座尅日帶妳們回返『額布爾宮』。」

葛品揚屏息傾聽，心中在考慮如何走一步險棋。

只聽「羞花姬」脆聲道：「大和尙，你好凶呀！」

「呼啦」嘿嘿笑道：「美人兒爲何不早說？本座一定會客客氣氣。」

柔媚的笑聲：「大和尙，你把『閉月』姊姊弄得這麼慘，該罰，奴給你斟酒，你先救好『閉月』姊姊再說。」

「呼啦」嘻嘻邪笑，說道：「慢點不

行嗎？」

嬌脆的聲音：「奴就不同你好啦！」又道：「還有小妹子的穴道……」

「呼啦」哈哈大笑，說道：「美人兒，別忙，妳知道，本座分身乏術，該慢慢的來！」

什麼話？分明是已存戒心，却說得好聽，眞是狡詐！

葛品揚爲之哭笑不得！

這種情形，實在尷尬，如果「呼啦」有了防備，禍水三姬聯手也是不値對方一擊。

「羞花姬」一人，更是孤掌難鳴，只有肉在俎上，等待宰割了。

却聽「羞花姬」又媚笑道：「那，就讓小妹子先伺候你吧！奴家現在不大有興緻。」

葛品揚心中一動——

「小妹子」當然是指「沉魚落雁姬」蘇小憐了。

「羞花姬」爲何要「薦賢自代」？一定有用意！腦際靈光一閃——他想起了數日前在「王屋山」松林中的事。

「沉魚落雁姬」曾經捉了一條「飛紅綫」毒蛇！

難道：「羞花姬」的念頭轉到那條小蛇身上？

「沉魚落雁姬」顯然已被制住，「羞花姬」才會這樣說。

一條小蛇，能對付「呼啦」嗎？

一個不好，弄巧成拙，她們三人都會立遭毒手！

「呼啦」是否會「俯允所請」？

只聽「呼啦」嘻嘻笑道：「美人兒，這種事，不必客氣，本座一定公平，不厚彼薄此，來，陪本座喝幾杯，興緻自然來了！」

葛品揚心焦如焚，乾着急。

他有點後悔！「禍水三姬」固然不齒於人，自己一時偶觸靈機，佈下這着閒棋，剛好派上用場，用美人爲餌，本就不算高明，如果被「呼啦」白白蹧蹋了，却不能達到自己的原定目的，實在不值，而把「三姬」作祭品也未免有損陰德。

他恨不得立卽叫陣出手。却見鐵木落又折回來了。

只聽「呼啦」喝了一聲道：「鐵木落！你可到外面去，本座沒有召喚，不准走近！」

鐵木落恭聲應道：「遵命！」

人已迅卽退去。

却一連回顧兩次。

葛品揚暗暗想笑，笑不出來。

分明「呼啦」已經迫不及待，要參禪了，才把鐵木落支開去。

那末，自己是留下？還是離開？離開，不放心可能的變化。

留下，可能馬上要做聽壁脚戲的人！

只聽「呼啦」聲調有點走樣了：「美人兒，來！本座興緻來了！」

「羞花姬」嬌聲道：「奴實在沒有意思……」

「呼啦」怪笑道：「本座法力無邊，神通廣大，自然能使美人兒胃口大開！」

葛品揚暗啐一口：「好霉氣！我却要倒盡胃口了！」

「羞花姬」嗯嗯連聲，狐迷地說道：「大和尙，奴不是美人兒，別人才是美人兒呢。」

她道：「你沒聽說過『三美一支花』麼？」

「呼啦」噢了一聲：「誰？」

「呼啦」哈哈道：「本座豈止知道，一支花本座早已採過啦！」

她唉了一聲！

葛品揚也差點呼叫失聲！

暗叫：「來了！……她倒是有一手，竟能繞彎子套人的話！」

只聽她道：「大和尙，別在奴家面前吹牛啦。」

「呼啦」哈哈大笑道：「本座御女無數，何吹之有？」

她哼道：「誰不知『斷腸花』生前是『天龍堡主』藍公烈的人，誰敢捋藍公烈的虎鬚？給他戴帽子？」

「呼啦」嘻嘻笑道：「好啦，可惜那朶花已經完了，至於『三美』，本座此次入關東來，本也有這個打算，只恐人老珠黃，已不中看了，那裏及得上美人兒？乖乖，不要吃醋了，哈哈，妳們中土女人就是愛呷醋，來吧……」

只聽她一聲嬌呼，大約已被「呼啦」抱住了。

葛品揚心中好不氣怒！師父和「斷腸花」的往事，自己確實不清楚。但，雖未見過「斷腸花」，既是師父昔年所眷好的女人，却被這番禿玷污了，師父吃了虧，爲人弟子者，也同樣嚥不下這口氣！

只聽「呼啦」氣喘起來了。

她在叫：「大和尙，別這麼急，快把燈熄了！怪羞人的，不怕她們看到？」

「呼啦」得意的邪笑道：「正是要讓她們瞧瞧清楚，美人兒恁地說，本座就依妳了……！」

室中立時漆黑，葛品揚一咬牙，正要有所行動，猛聽脚步聲急！

同時，隱約聽到廟外揚起呼喝怒吼之聲。

葛品揚剛心中一動——猛聽厲聲大呼：「品揚兄何在？」

葛品揚已辨出是藍繼烈的聲音，又驚又喜！

驚的是藍繼烈的打草驚蛇，來得太快，出聲呼喚，忒也性急了，如被番僧們警覺，勢必影響到自己安全。

喜的是藍繼烈及時趕到，正當自己孤掌難鳴，需要幫手的緊急關頭，如果藍繼烈之外，尙有其他有力人手，則大可和「呼啦」以下的殘餘黨羽一戰。

聽外又傳來藍繼烈的疾聲呼喊。

葛品揚當然不便答應。

瞥見一條人影，疾如旋風，掠到方丈室外。

注目一看，正是那番僧鐵木落。「什麼事？」

顯然，「法王」已警覺，聲響十分惱怒。

鐵木落忙躡輕脚步，慄聲道：「有人找麻煩！」

「呼啦」大喝一聲，道：「天大的事，也不該這個時候報告，你們都是幹甚的？退下！」

鐵木落恭聲應道：「是！」又道：「座下恐怕是『五鳳帮』大舉來攻，不知如何被他們知道咱們在此？……」

「呼啦」怒喝：「來了幾人？」

鐵木落應聲恭答道：「剛來了一個小子！」

「呼啦」重重哼了一聲：「一個小子也應付不了？氣煞本座！滾！」

鐵木落打了一個冷戰，道：「是……因爲那小子好像就是『白髮』老婆子的那個孽種！……」

「呼啦」唔了一聲：「有這種事？快把小狗抓下，等本座發落！」

鐵木落悚然道：「座下担心『白髮』老婆子也會來！」

「呼啦」冷冷哼了一聲道：「本座知道了！」

只聽嬌聲嗲氣的！

「大和尙，該放開奴了，奴家氣都透不過來啦！」說着，嬌喘吁吁，使人蕩氣廻腸。

鐵木落抓抓耳朶，十分鬼相。

只聽「呼啦」氣吼吼地道：「眞掃興！美人兒，快穿好衣服，跟本座回宮享福去！……」

嬌呀的聲音：「大和尙，你要帶奴到那兒去呀？」

却聽「呼啦」喝道：「鐵木落，聽着！火速備車，準備回去！還有，那小狗不可讓他再溜掉，對本座大有用處！快！」

鐵木落促聲應道：「是！」

掉身匆匆而去。

只聽「呼啦」自言自語：「如果那老婆子也倒打一耙，只好等回宮後再定報仇之策了！……」

「羞花姬」訝聲問道：「大和尙，你說什麼呀？」

「呼啦」不耐煩的聲音：「小心肝兒，快收拾好，跟本座走。」

她，哼哼，唧唧：「不來啦，奴家姊妹要回家去了！」

「呼啦」獰笑道：「美人兒，跟本座回『額布爾宮』，包妳們一生受用不盡，……如不中始舉，哼哼！……」

她呀了一聲：「大和尙，是要奴家姊妹跟你出關去？」眞是多此一問。

「呼啦」乾笑道：「正是，美人兒該高興才對。」

她嬌聲嗲氣地道：「大和尙，奴家願意跟你……」

「呼啦」笑道：「這才乖，快點！」

她道：「奴家還有些事要安排一下，不能等二，三天嗎？」

「呼啦」哼道：「不行！」

她撒嬌道：「大和尙，看你蠻神氣的，怎麼好像怕了誰？一刻也不肯多留！」

「呼啦」怪笑道：「笑話！本座怕了誰？只有人怕本座！」

她嬌笑道：「是嘛，那末，何必恁地急？」

「呼啦」嘿了一聲：「美人兒有所不知，等下本座自會告訴妳！」

這，等於廢話。

葛品揚心如油煎，也是心慌意亂——第一！他已聽出「呼啦」已準備馬上動身回返關外，如此匆促，顯然，這個老奸巨滑已有戒心，一發覺兆頭不對，就想一走了之了。

如讓他兔脫，更費周章，如何能及時救人？如何能不躭誤了「弄月老人」等的性命。

如「呼啦」就此動身，憑自己，卽使再加上藍繼烈，也無力阻截。

回報「牯老」已來不及了！

第二！他也聽出「羞花姬」有把「呼啦」留下的打算，可是，「呼啦」軟硬不吃，如何是好？

現在，必須有應變的「奇兵」，時不我與！

又担心藍繼烈寡不敵衆。

自己又不能輕舉妄動，一時尙不便出手！

在這種左右爲難，危疑震撼的形勢下，他初次有「束手無策」之嘆！

他也想先救出「黃鷹」冷必威，增加一個助力。

但，「黃鷹」既存心背叛「五鳳帮」，背叛的原因，又是因私人恩怨，爲了黃元姐而起，自己出手救他，他是否反會惱羞成怒？如萬一再來一次翻臉無情，豈非自找苦吃？

他幻想「牯老」和「龍門棋士」等隨後趕到……

正自心神混亂間——脚步聲急。

鐵木落又匆匆掠到。

只聽他恭聲禀道：「座下已經照令辦事！」

室內「呼啦」哼了一聲：「好！」又嘿了一聲：「那小狗呢？」

鐵木落答道：「那小狗，十分扎手，鐵木花他們，正在聯手對付，大約也就快得手了！」

葛品揚心頭爲之一沉！

「呼啦」怪笑一聲：「先把美人兒送上車！」

鐵木落忙應：「是！」

鐵木落必恭必敬的躬身入室。

只聽「羞花姬」道：「大和尙，『閉月』姊姊快死啦，你應當先救救她，還有小妹子，也應當讓她回甦過來！」

却被「呼啦」怪笑截斷：「美人兒，外面已有人來找死，本座等下可能還要和人動手，爲妳們三人安全計，還是乖乖地躺着好！……」

「羞花姬」剛呀了一聲：「大……」

寂然而止。

葛品揚立卽知道「羞花姬」也被制了穴道。

「閉月姬」和「沉魚落雁姬」既受制於先，如今，等於「三姬」都成了待宰之羊！

葛品揚又恨，又氣，暗罵：「這老番禿眞是比鬼還奸！」

只聽鐵木落諂笑道：「這樣好極了，免得碍手碍脚，座下對她們實在有點不放心！」

「呼啦」哼了一聲：「那個女人能在本座面前作怪？」

一聲喝：「送上車去，由你執御，本座先行一步！」

鐵木落暴喏：「是！」接着，便見他一手挾着一個，匆匆掠出。

只聽「龍女」叫了一聲：「三師哥，巢……」

定，可見得十分急迫。

堡』就在『武功山』。」

「呼啦」滿面獰笑，一手挾着「羞花姬」一手提着一個大皮袋，緊隨出室。

葛品揚血脈賁張，無奈自知量力，只有眼瞪瞪地看着。

還要屏息歛氣！外面怒嘯聲起！夾雜着粗獷的怪笑。

葛品揚一聽，料想藍繼烈已陷危境，暴怒作嘯。

忙悄悄掠出。飄身上了後殿。

巧伏身形，居高臨下一看——

搏鬥現場是在「白馬寺」前左側叢林中。

受視綫限制，看不清情況。只發現寺後有一輛四駟高篷黑色大馬車。

不見「呼啦」與「禍水三姬」影子。

大約已經上車了？却見鐵木落正掠上御座，引韁揮鞭。

是要走了！「呼啦」顯然早有充份準備，才能如此快速，分明心怯「牯老」，決定了這條三十六計中的「上計」。

一方面，他要援助藍繼烈。一方面，又想不計後果救出「黃鷹」冷必威。而，總不能讓「呼啦」就此溜之大吉！出手吧！實在沒把握！

三方面，都刻不容緩，使他失去了主意。

又另一方面，他覺得，都差不多的重要，——

藍繼烈是師父唯一愛子，歷刦歸宗，如萬一有所疏虞，如何向師父交代？自己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帮助藍繼烈脫險。

「黃鷹」冷必威，雖因一念之差，反友成仇，也只是為情所誤，年青人一時想不開，鑽入牛角尖，按做人之道，寧可人負我，我不負人，豈能讓他被「呼啦」帶走，永淪不復之地？

截阻「呼啦」，以待援兵——他相信「牯老」和「龍門棋士」等必有部署，便是師父與師母也不會坐待他與藍繼烈孤身犯難——只有這樣做才能兼顧救人，並牽敵方人手，減輕藍繼烈所壓力！……

他一想到這裏，立作決定——

他以最快的身法翻落地上，向囚禁「黃鷹」的地方掠去。

結果，却是不見半絲人影，找遍了寺中各處房間，連聲呼喚：「必威大哥，必威大哥……！」

「小弟葛品揚找你！……」

毫無反應！

葛品揚心急如焚！

他立時有二種猜測——

一是已被「呼啦」另外命人把「黃鷹」帶走了，甚至殺害了！

二是被藏在不易發現的地方，被點了「啞穴」「昏穴」，口不能言，身不能動，所以沒有反應。

耳聽藍繼烈怒吼更急！同時，車轆轆，馬蕭蕭，蹄聲如雨，遠逝如風，時機迫切，稍縱即逝，只好又電射而回。

車馬已杳，已馳出數箭之外了。

葛品揚長嘯一聲呼道：「繼烈兄，小弟葛品揚來了！」

騰身向叢林中掠去。

一面又提氣大喝：「『呼啦』番禿已溜走了，『牯老』前輩率領本帮全部人馬即將來到，千萬別放走這班番禿！」話聲中人已到了現場，凌空下撲。

他的話，確有「攻心」奇效。

那些番僧，正以羣毆之勢，對付藍繼烈，眼看就要得手！

一聽「法王」已然先走，難免心慌。

再聽說難惹的「牯老頭」和「五鳳帮」的生力軍也快到了，敗軍之將，草木皆兵，頓都鬥志大挫。眼見葛品揚撲到，鐵木花和兩個番僧廻身出手迎擊。

藍繼烈嘴角溢血，目張如炬，已殺紅了眼，勢如瘋虎，猛不可當。

葛品揚先以「天風浩蕩」之式出手。

就在鐵木花與另兩個番僧滿面獰笑，蓄勢吐掌剎那……

突然，他雙掌虛按，身形驟起丈許高，彈指作嘯，比電還疾。

鐵木花與兩個番僧在葛品揚雙掌虛按之時，同聲怪笑，迎着葛品揚來勢，翻掌吐勁。

未料到葛品揚身形突然上升！

三人六掌，翻滾的掌風一概打空。

轟——訇訇——只把二丈外的一株大樹震得樹葉飛濺，枝枒折裂，樹身搖幌不已……

葛品揚又已出指了！鐵木花等三人正當全力出掌，想一舉立毙葛品揚，勁已吐出，招式用老，新力與濁力交替的一瞬間，猝然驚變，連轉念都也已來不及！

鐵木花狂吼一聲！「百會穴」一震，一身橫練「罩門」立破！

由於「百會穴」是在頭頂，也是百脈必經之處，最難練到的地方，此穴震破，眞氣隨散，鐵木花翻滾在地。

另外兩個番僧，搖頭幌身，閃避得快，正手忙脚亂中，葛品揚又勁叱一聲：「着！」

身形電曳下擊。雙掌落處！

兩個番僧同聲悶哼！一個右肩挨了一掌，橫練毀散，肩骨粉碎。

一個胸前被掌緣掃中，連退八步，狂噴鮮血！

葛品揚士別三日，藝業猛進，連創三個高手，一則得力於「牯老」近日的耳提面命，二則趁鐵木花等三人心慌大意，打個措手不及！

三僧被創！其餘的喇嘛驚怒之下，紛紛怒吼，亂了陣脚。

藍繼烈大奮神威，全身狂旋，雙掌橫掃三匝，周遭如百輪疾轉！

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莫當」。

這時藍繼烈，就是拚命打法。他已得「白髮魔母」眞傳，又生性剛烈，臨敵之際，銳不可當，被衆喇嘛圍攻之下，受了內傷，如今這一拚命，使兇悍的番僧也為之失色辟易。

其實，他已成强弩之末了。衆喇嘛，却因聽說「呼啦」已走，强敵將到，無心應戰，懾於藍繼烈之威勢，又震於葛品揚之厲害，紛紛撤身。

葛品揚趁此機會，搶到藍繼烈身邊，若非先出聲招呼，幾乎被殺紅了眼的藍繼烈打了一掌。

葛品揚虛張聲勢，引吭大呼：「牯老，牯老，快來，快來。」

衆喇嘛驚疑不定，眼對眼，一時竟呆住了。

藍繼烈却因停頓下來，喘息未定，嘴角鮮血，涔涔而下，顯出內傷極重，難以支持。

被衆喇嘛看出便宜，兇心又熾！

那兩個剛才被葛品揚擊傷的喇嘛緊挫鋼牙道：「呆個鳥，還不快了結這兩個小狗！……」

雙雙領先欺身出手。番僧性暴，記仇心重，受傷的更見兇惡。

未受傷的又紛紛跟進。眼看惡鬥又將暴發。

葛品揚暗暗叫苦，他已看出藍繼烈再難支持，憑自己一人之力，既要自保又要護住藍繼烈，實在危如纍卵。

但，事已至此，只有豁出去了！

當下全力出手，連展「天風三式」護住門戶，挺身擋在藍繼烈前面。

這一來，竟又使衆喇嘛緩了急勢。

原來，番僧除了殘暴外，又多狡詐，凡是狡詐的一定多疑。

葛品揚毫無懼色的從容應敵，大出番僧想像之外，越顯得有恃無恐，越證實了他剛才的話不假！

衆番僧震於「牯老」之辣手難纏，驚弓之鳥，難免疑神疑鬼。

就在這個時候——

「吽——」的一聲牛吼，劃破夜空。

衆喇嘛，聞聲色變，其中一個大喝一聲：「老鬼來了，走！」

當先彈身而遁。耳聽破風聲疾，其他喇嘛心慌之下，亦皆四散遁走。

葛品揚如釋重負，噓了一口氣，暗叫：「好險！」

他剛才施展「牯老」所授的「南天鵬翼，直上扶搖」心法，一舉連創鐵木花等三個番僧，已耗去眞力不少。

再與兩個負傷的番僧動手數招，也已氣喘不定。

藍繼烈連噴三口鮮血，搖搖欲倒。葛品揚忙扶住他。讓他趺坐調息。

耳聽有人撲近，剛喝問：「誰？」

只聽得一聲驚喜的嬌呼道：「你沒有事……！」

一條人影，有如燕掠春風，翩然自空而至。

葛品揚心神震動！聞聲，見人，正是黃元姐，「令鳳」是也。

四目相對，雙方都起了不可名狀的心情——

葛品揚是百感交集，分不出愛與恨，愁與悵。

她則是別有一番滋味上心頭，對他有無限的關懷，又有難言的戒懼，加上此刻見到驟然驚喜。

彼此都不知如何開口。

她目光一觸趺坐在地，閉目調息的藍繼烈，一驚叫道：「藍少俠？……不妨事麼？」

葛品揚吸了一口氣，道：「還好！」又道：「師父，師母都好？『牯老』爺子那裏去了？……」

猛然回過神來，疾聲道：「『呼啦』逃了，我去——」

就要扭身。這，是反常的舉動。

在平時，他一想到她，就有恨不得一申塊壘的衝動。不知何故？現在他却想避開她。

只聽她「噢」了一聲，道：「你怎麼了？……」

短短四個字，使葛品揚發覺自己失態，只好苦笑：「不能讓『呼啦』溜掉！」

她平靜如水地說道：「藍少俠需要你照顧！」

這，何用別人說？他豈能放下藍繼烈不管，或讓她來代替？他無言而尷尬地的低垂下頭。有短暫的沉默。此時無聲勝有聲。

她幽幽地開了口：「牯老爺子已經來了！……我……我……」

聲調突然抖顫起來。

葛品揚心情震動，向她注目凝視，好像面對重大決定，恢復了勇氣，有力地：「妳有話，只管說。」

她，嬌軀連震：「我想再說一句，請你忘了我！……」

葛品揚一震，黯然地又低下頭。

她的聲音抖顫着：「品揚弟……葛少俠，原諒……我吧……！」

葛品揚緊咬住鋼牙，他感到無形的壓力，使他全身震撼。

頭有點昏沉，眼在發黑。他吃力的叫了一聲：「黃元姐……」

她櫻唇抖顫，掙出一聲：「不！……不……」

葛品揚一怔，通紅的眼睛向她呆視。

她，避開他的目光，哽聲道：「人，貴在知心，不落言詮，你是眞男子，大丈夫，當能諒解我的心情和處境……」

他，感到心中一陣難言激動，一陣刺痛，一陣嚙咬，心，像在滴血！

他，一咬牙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知道……」她掩面道：「你知道……必威他還活着嗎？」

他，好像被人猛擊了一拳，一陣傷心，一陣愧疚，忙道：「他沒……死！我曾想救他，沒有找到，大約被『呼啦』帶走了！」

她低頭道：「我去找他！……」掉頭轉身，如箭離弦。

夜空中，留下她抖顫的聲音：「謝謝你！……」

葛品揚木然不語。他感到一陣空虛，腦中一片空白！

像失去了什麼？失去了心上一個影子。失去了愛的憑依！心中一陣抽搐，感到全身乏力，頹然地坐下。胸口一陣難過，喉頭一甜，噴出大口鮮血。

他笑了，却比哭還難看，自己，喃喃地說：「人生多變，不過如此……何必言謝！……」

「也許，她是對的？……」

前塵往事，一齊襲上心頭，是苦？是甜？

一陣鼻酸，兩行淚下……

破風聲疾！

遠遠有人脆聲呼喊道：「三師哥！三師哥！」

「三師哥！三師哥！……」聲音入耳，熟得不能再熟了。

他想回應，又啞口無聲。

他迅速地拭去嘴邊血漬。眼角淚痕。

呼喚聲越來越近，更急促：「三師哥

，你在那裏?」

他，應了一聲：「我在這裏!」

他聽得出，自己的聲音很嘶啞，很艱澀。

他，迅速的站起來。

堅强的起來。

一條俏影掠到!

「三師哥!」

「鳳妹!」

人影忘形向他直撲過來，眼看要投入他的懷抱中。

却在他面前三尺外突然停住!

「龍女」驚叫了一聲：「哥哥——怎樣了?」

葛品揚沉聲道：「不要驚擾他。」

「龍女」目光由藍繼烈身上移注葛品揚面上，好像不認識他了，呆呆地凝視着他。

這時，他只能說出一句道：「妳也來了!……」

她雙目一閉，撲入他的懷中，香肩不住聳動，無聲的泣。

這是——思念之深。關心之切。對面的喜悅。芳心的奔放。

當女子不能矜持的時候。就失去了矜持。忘記了害羞。無限心中事，委屈，情愛，盡在不言中。只有，付諸點點珠淚。

葛品揚未料到師妹如此「失態」，心中一陣紊亂，也不由英雄氣短。

實在，他不忍矯情，只有輕撫她的柔肩，無話可說。

他能說什麼呢?

心愛的剛離去，黯然魂銷。多情的師妹又來，悠然迷惘。

還是她哽咽着開口了：「三師哥，這些日子我担心死了!……」

一面羞怯怯地，依依地退了一步，理着髮絲。

淚痕仍在，含羞輕語，誰不見憐?

葛品揚心中一陣感動，對這位由小看着長大，靈犀相通的師妹，有點抱愧的心情。

他問：「師父和師母好了麼?」

她點點頭。大約芳心有所感觸，淚花又在轉動。

要知道，葛品揚生性厚重，時刻繫念師門。

剛才他問過使他傷心腸斷的「黃元姐」，大約她當時心情很亂，沒有正面回答他。

現在，再問「龍女」藍家鳳，短短的「好了麼」三個字中，純情可見，是發自內心的誠摯之音。

那有兩層內涵——一是關心師母冷心韻的「心病」，及師父「天龍老人」的健康。

二是懸念師父與師母二老是否已釋嫌修好?

好!他才能放下心來。否則，他永遠惴惴難安。

人在忙亂，傷感中，最能顯示一個人心性的善惡，不計自己安，危，得，失，只關心別人，才是眞善，好比時刻以椿萱為念的，必是孝子，以邦國為懷的必是忠臣，以朋友掛心的必是眞朋友，葛品揚念念不忘師父，師母，當然是賢徒而有赤子之心了。

藍家鳳身為人女，人雖聰明，難免少女任性，驕縱。

歷經憂患後，臻於成熟，才深切體會到葛品揚的苦心孤詣——

三師哥不過是「天龍三徒」之一，而這樣關懷她的父，母雙親，任勞任怨，能不使她感動?而對這位三師哥付出刻骨銘心的愛麼?

她叫了一聲：「三師哥!……」又撲到他的懷中，哭了。

葛品揚也覺得眼睛發澀，心情激動不已。

他問：「白師伯和幾位姑娘(指雅凡等四女)情況如何?」

這，也是他關心的。

她哽咽着，道：「據司徒伯伯說，還——不妨事!」

葛品揚突然心神一震，想起自己此行任務，追截「呼啦」，謀奪「九寒沙」解藥應是最重要迫切的事，只為照顧藍繼烈，而至躭擱了。

難得師妹及時趕來，忙道：「鳳妹，為了挽救白師伯，我必須追踪『呼啦』，妳好好在此照顧——妳哥哥。……」

雙掌一按她的柔肩，把她扶正，一頷首，他不忍看到師妹令人碎心的淚眼，掉頭彈身。

「龍女」目送他背影消失，芳心一陣悲愴，又一陣甜蜜……

猛見趺坐在地的藍繼烈緩緩地張開了眼睛。

她忙溫柔地叫了一聲：「哥哥，你好了……?」

她想起剛才和三師哥忘形的一幕，本能的羞意，使她面紅耳熱，剛上前想扶起哥哥——

藍繼烈已虎地起立，一揮手，道：「品揚兄是好人，和妳正好是龍鳳相配，我去帮他……」

人已彈身而起，消失夜空。

「龍女」未料到藍繼烈復原得這麼快，又會說出這幾句話來，第二聲「哥哥」呼到唇邊，又咽住了，芳心一陣不可言狀的難過，她覺得這個哥哥對她很生份，沒有她預想的「兄妹之情」……

想想自己，剛才對三師哥那麼「親熱」，她喃喃自語地道：「哥哥是好人，只是個性太强，我不能錯怪他，我要做個好妹妹!……」

她想得對，說得也對。只是，尚不能深刻體會藍繼烈的心情——

他得「魔母」心法，功力深厚，底子打得好，雖一時負傷，消耗功力過度，一經調息行功，很快便恢復大半。

葛品揚剛才與藍家鳳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他不但聽清了，也看清了。他也很受感動。

他雖生長域外，受環境影響，性子很剛烈，暴躁，習於粗獷，豪爽，而本性仍是善良的，並未淪入魔道，葛品揚的表現——不過是父親的門下，却能對父親如此曲從關切——已使他深有所感!

他對冷心韻的冷漠，只是個性固執，念念不忘生母，耿耿於懷——由於從小聽

姥姥說及生母之死，與冷心韻有關，先入為主，對冷心韻有了成見，當此亟圖為自己親娘報仇雪恨之際，他那肯向冷心韻曲膝叫「娘」?

他在「王屋」，短短的數天，雖和藍家鳳見過幾面，因母及女，也說不到有兄妹感情……

藍家鳳喊他「哥哥」，他未嘗無動於衷。

但，倔强的性格，又正當自己負傷之餘，他不願接受女人慰恤……

因此，他匆匆走了。他心中只有仇恨——一心要為親娘報仇……

× × ×

在洛陽城西的驛道上。葛品揚見到了「牯老」和「龍門棋士」師徒。

他原以為「呼啦」逃得再快，因在深夜，城門緊閉，有車馬之累，一時決難出城。

「牯老」等既然及時趕到，「呼啦」等仍難逃脫!

可是，天下事出人意外的太多了!

他一口氣，追到城西，飛渡城樓，別說沒有發現「呼啦」與鐵木落等人，連車馬的影子也沒看到。

他，仍不死心，向咸陽古道方向飛馳疾追。

終於，「小聖手」發現了他，把他叫住。

他立時預感到事情有了意外之變!

一見到正蹲坐在高樑地上吸烟的「牯老」，忙把這幾天的經過扼要說了一遍。

「龍門棋士」嘆了一口氣：「可惜遲了一步，被『呼啦』賊禿利用『金蟬脫殼』之計兔脫了!」

葛品揚大惑不解，道：「我明明看到他指揮手下，挾持『禍水姬』，驅車而逃的。」

「牯老」噴了一口烟道：「如果這樣簡單，『呼啦』也就不成為『呼啦』了，那老禿不但功力奇高，更且奸詐百出，所以昔年和日前都能逃過我老人家手下，這次，是第三次了!」

葛品揚好生沮喪，已知「呼啦」果然脫身了。

只不明白「呼啦」是如何脫身的?「小聖手」趙冠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

原來，因數日未見葛品揚回去，大家都替他担心，生恐萬一有所不測。

「白髮魔母」更急着要找「呼啦」算帳。一則為了澄清愛女慘死的舊案。二則為了報洩「雅凡」等四女中毒的新仇。

以老婆子的個性，說了就做，立即帶了那兩個中年婦人和「雅文」，「雅素」二女動身。

恰好，藍繼烈也因掛念葛品揚，且不喜歡在「五鳳帮」多所躭留，「白髮魔母」雖要他留下來照顧老父，他却說爹已同意，反而搶在「魔母」等前面，先到洛陽了。

「牯老」等也隨即出發。

「冷面仙子」知道情況，覺得「五鳳帮」刦後無恙，不能坐視!於是授命「令鳳」，率領「紫鷹」以下，隨行聽候「牯老」差遣。

並特密令「令鳳」全力以赴，一定要救回「黃鷹」冷必威。

更吩咐「黃鳳」等五鳳，隨時準備馳援。

「龍女」藍家鳳磨着「龍門棋士」帮她「說項」，准她同行，「冷面仙子」想了一下，叮囑了幾句，也讓她出來了。

可惜，遲到了一步!當「牯老」等趕到時，那輛由鐵木落駕御的大馬車，立時引起他們的注意。一直跟踪到西城，「牯老」才示意「龍門棋士」現身截阻。

趁鐵木落和「龍門棋士」動手時，「牯老」撲到車篷之上。

車中毫無反應。「牯老」立時警覺!一掌震碎車篷，竟是一輛空車!

「牯老」一怒之下，出手制住鐵木落。經不住「牯老」的嚴厲手法，鐵木落據實說出——

原來，「呼啦」早就如此安排好了，他只是奉令行事，却不清楚「呼啦」到底是如何脫身的?

「牯老」廢了鐵木落一身功力，率衆繼續向西追截，毫無所見。

這時，「白髮魔母」和那兩個中年婦人，與「雅文」，「雅素」二女已不知何往?

「令鳳」和「紫鷹」等也失去聯絡。

葛品揚忖量了一會，憂心重重，估計「呼啦」既然如此心機深沉，多半已經鴻飛冥冥，追不到了。

說來皆因自己急於得到「九寒沙」解藥，沒有早早趕回「王屋」報訊所致。

因此一誤，被「呼啦」爭取時機脫身，藍繼烈且幾乎喪命，心中好生難過!

「牯老」只顧吸烟，若無其事。

「龍門棋士」背着手，踱來踱去，蹙眉苦思。

夜風蕭瑟，透衣生涼。

葛品揚冷靜下來，細細分析一下——

「呼啦」既要帶走「禍水三姬」，假定又加上一個「黃鷹」冷必威，憑他一人之力，是絕不可能的。

一定另有安排。

對了!他腦中靈光一閃，想起了——

當自己馳援藍繼烈，倉卒間，雖未看清圍攻藍繼烈的喇嘛人數，但最多不會超過十人。那末，其他的喇嘛呢?

最主要的一點，沒有看到「巴桑」，「巴戈」現身……葛品揚對這兩個好色番僧，因多見過兩次，印象特別深刻。

由此判斷——「呼啦」必然另有佈置，在其他手下喇嘛掩護下設法圖逃。

假定如此，目標很顯著，何況又帶着「禍水三姬」等人，十之八九是另僱車馬，而，時在深夜，四面城門緊閉，車馬是無法通過的。

如果及時分派人手，扼守四面城樓，尚不失為「事後諸葛」。

時哉不可失!他，馬上把自己所設想的恭聲告訴了「牯老」。

「小聖手」差點跳了起來，不住點頭。「龍門棋士」也嗯嗯連聲，表示有理。

「牯老」半閉着眼聽着，却久久不作聲。

眞是急驚風碰到慢郎中。「龍門棋士」忍不住咳了一聲，試探地：「牯老，我

只聽「龍女」叫了一聲：「三師哥，巢……」

定，可見得十分急迫。

堡』就在『武功山』。」

看品揚……」

「牯老」冷冷地哼了一聲：「小子雖然聰明過人，火候不足……」

一面又安裝烟絲。葛品揚大窘，面紅過耳。「龍門棋士」也有點尷尬，在「牯老」面前，他也是後輩，不便多言。

「小聖手」却忍不住道：「那麼請您老人家指敎，指敎。」

葛品揚肅然躬身，說道：「小子恭聆敎誨。」

「龍門棋士」暗暗點頭。

「牯老」噴了一口烟，眯着眼，徐徐道：「根據小葛剛才所說的經過情形，繼烈那莽小子勇有餘，謀不足，年青人飛揚浮躁，鋒芒太露，讓他多吃點苦頭，多磨掉一些稜角也好。這點，早在我老人家意料之中，因看出那小子並無夭折之相，死不了，由他去！……」

葛品揚等想不到此老在此時尚有「閒扯」的心情，空自心急如焚，也只好耐心傾聽着。

「牯老」吸了口烟，又道：「你們可知我老人家爲何不急鎚猛打，却在『王屋』勾留了好幾天？」

說時，眼光掠過葛品揚和趙冠，停在古今同面上。

老小三人都是一愕。

三個人心情不同，想法各異。

「龍門棋士」忖道：「你不是爲了等小葛的回報麼？天天只記得下棋，喝酒，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名堂？」

「小聖手」想：「還不是爲了籌思奇謀，準備一擊得手？」

葛品揚却另有想法：

第一，「牯老」派他探聽「呼啦」等的行止，却不及時親自追截，當時不覺有何蹊蹺，現在想來，却似另有深意，只是一時又說不出所以然。

第二，「牯老」派出自己躡踪「呼啦」等人的用意十分明確，現在又多此一問，是何意思？

三人雖這麼想，一時都不敢貿然出口，怕說錯了話。

「龍門棋士」哼了一聲道：「您老行事，一向有鬼神不測之機，我只顧奉陪手談（奕棋），沒有多想，也想不透您老肚裏玄機呀。」

好！

從來，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葛品揚衷心佩服，薑倒底是老的辣，難怪古語有「凡事要好，須問三老」的說法。

「牯老」磕着烟灰，點點頭道：「雖是高帽子，我老人家戴之無愧。」

葛品揚和趙冠差點要笑出來。

「牯老」道：「第一我老人家担心白髮老婆子不甘心，萬一節外生枝，又找冷心韻岔子，我老人家如果不在，難保不出皮漏？……」

「龍門棋士」等暗暗點頭，天下事出人意外者太多，「牯老」顧慮得對。

「牯老」續道：「最主要的一點，是第二點，我老人家素知『呼啦』賊禿狡詐如鬼，他怕的只是有老人家一人，他雖然帶傷而逃，却仍不能不防着他，如我老人家離開『王屋』，說不定他會伺隙突擊，假定如此，試問誰能擋得他住？」

「龍門棋士」等悚然動容。

葛品揚腦中意念電閃，脫口叫道：「不好，說不定他已偷襲『王屋』去了。」

「龍門棋士」師徒爲之神色一緊！

誰敢說無此可能呢？

「牯老」摸着下巴道：「他負了傷，而仍逗留洛陽，並不立即西遁，依理判斷，似係爲了養傷，其實乃是另有圖謀！」

「小聖手」急紅了眼道：「那麼，一定要向王屋反噬了！……」

「牯老」搖頭道：「如果這樣，我老人家還會在這裏同你們唸經？凡是狡詐的人，一定多疑，他在這幾天裏，一定派出手下多方探聽『王屋』動靜，旣不知我老人家行止，他就會有所顧忌，決不敢再擅犯『王屋』。」

「龍門棋士」噓了一口氣道：「您老料事如神，佩服，那麼，那賊禿會有什麼圖謀？」

「牯老」點頭道：「談到正題了！以我老人家判斷，不外三條路！……」

什麼？

葛品揚訝聲道：「他除了偷襲王屋外，還會怎樣？」

「龍門」師徒也有點不解地看着「牯老」。

「牯老」哼了一聲：「小子，你把天下事想得太簡單了，也太小看了『呼啦』了，你想，他以『法王』之尊，大舉入犯中原，挾必勝之心而來，意外受挫，如若就此回去，豈不有失面子？回去，只能說是他現在三條路中最後一途！……」

葛品揚已有所悟，大吃一驚道：「您老人家是說他們雖不敢再犯『王屋』，却會……轉犯別處？」

「牯老」唔了一聲：「孺子，總算可敎！」

「龍門棋士」叫了聲：「牯老……」

「小聖手」忙道：「您老人家認爲他們會……去那裏？」

「牯老」道：「第一條路，他們可能指向南方！」

葛品揚冒汗道：「他們會去犯『天龍堡』？」

「牯老」道：「有此可能而已！」

葛品揚心慌意亂，有點沉不住氣了。

「牯老」說道：「小子，沉着點！第二條路，他們可能分別挑掉五大門派，以閃電奇襲，各個擊破，然後，才走第三條路！」

「龍門棋士」搓手道：「您老聖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假定如此，計將安出？」

「牯老」點頭道：「這，就是我老人家要多想想的緣故了，等『白髮』老婆子及冷心韻的手下有了消息再說，這時還難下判斷！」

有理！葛品揚急在心裏，惑然道：「我們分路阻截豈不比在這兒呆等強些？」

「牯老」嘆了一口氣道：「年青人，只知自作聰明，不知熟慮，想想看，『呼啦』旣有預謀，你能想得到的，他們會想不到？別以爲他們帶了三個騷貨（指「三姬」），只要派兩個手下挾着她們，便可飛越城牆，我們棋差一着，如照你小子的

意思，除了我老人家能恰好和他們『寃家路窄』碰着外，試問你們卽使碰到他們，又能怎麼？」

不錯！除了此老可以對付「呼啦」，再加上一個「白髮魔母」或可自保，也無勝算外，其他的人，碰到「呼啦」，別說截阻，連命也難保！

葛品揚仔細一想，啞口無言。

「牯老」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這也不能怪你小子着急，這所謂『當局者迷』，要想成大事，立大功，必須頭腦冷靜，有克己的工夫，超人的智慧，堅忍的定力，正確的認識，而後能爲人所不能爲，成人所不能成！」

葛品揚肅然躬身道：「品揚受敎，終身不忘。」

「龍門棋士」瞪着趙冠，喝道：「小子聽到沒有？」

「小聖手」悚然恭應道：「冠兒謹記在心。」

「牯老」滿意地裝上烟絲，一擦指頭，「燃」着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忽道：「有人來了。」

果然，由洛陽城那邊，星跳丸拋，人影連翩而來。

「牯老」又噴了一口烟道：「是黃衣丫頭和鳳丫頭他們……」

轉眼間，人影已近。

葛品揚已能分辨出來。果然是「令鳳」和「龍女」，及「紫鷹」等三鷹。

暗嘆此老眞是好耳力，好眼力，自己眞是差得太遠了。

只聽「龍女」叫了一聲：「三師哥，……」搶先掠到。

「令鳳」反而緩了急勢，緩步走過來，向「牯老」行了一禮，道：「敵踪不明，請您老人家吩咐如何做！」

「紫鷹」等肅立一旁，向葛品揚頷首示意。

「龍女」蹙眉道：「哥哥走了，沒有來這邊？眞叫人担心。」

葛品揚一怔道：「妳爲何不招呼？」

她眼一紅道：「他說要帮你對付那班野和尚，不容我開口，就走了。」

葛品揚覺得委屈了她，他也知道藍繼烈的性格，忙緩聲道：「繼烈兄一身功力比我這沒用的三師哥高得多了，不用替他担心，大約他是和姥姥會合一路去了。」

「龍女」寬慰地點點頭，默然地凝視着他，道：「我相信你的話！」

葛品揚看看她，又瞥了側面相對的「令鳳」一眼，心中湧起一陣難言的滋味。

想起了剛才「牯佬」的話，心中又一轉坦蕩，釋然。

只聽「牯老」老氣橫秋的道：「黃丫頭，妳很聰明，我老人家要考妳了……」

她忙檢衽一福道：「小婢駑鈍，恭聽指敎。怎敢當您老考問？」

「牯老」噴了一口烟道：「就以『呼啦』逃了這件事，說說妳的意見。」

她想了一下，凝聲道：「小婢斗胆妄測，他們逃得這麼快，顯然早有準備。」

「牯老」點頭道：「不錯！妳認爲他們會逃向何處？」

「龍女」笑道：「當然是逃回他們老巢……」

葛品揚忙向她示意，笑道：「等下再說妳的高見。」

「龍女」惑然住口。

「令鳳」沉吟道：「以小婢淺見，不外二途……」

「牯老」連連點頭：「果然聰明，不必說了，依妳看法，應當如何應付？」

她緩緩道：「他們如是西歸，我們當然只有追奔逐北，連夜追擊，兵法有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對此『窮寇』，一定要追，免得他們回了老巢，有了憑仗，……」

「牯老」點頭道：「要得！正合我老人家心意。」

她又道：「如果他們是以退爲進，引誘我們西向，那……就很難說了。」

葛品揚等都暗暗嘆服，果然花能解語，智高一籌，有自嘆不如之感。

「龍女」訝聲道：「你們好像在猜謎？把我弄糊塗了。」

話聲剛落，嘯聲突起。

葛品揚喜道：「是繼烈兄來了。」

忙引吭應和。一條人影，如電飛馳而來。老遠就大呼：「品揚，狗法王由南門逃走了，姥姥她們已追下去，叫我來通知你們。」

大家又驚，又喜。驚的是「呼啦」果然遁走，而去向正是向南。

喜的是已經得到了消息，有「白髮魔母」等追踪，可以牽掣「呼啦」，使「呼啦」忙於自保，稍戢凶心……

眨眼間，藍繼烈已到。只見他氣喘未定，可見得十分急迫。

葛品揚迎上，問道：「繼烈兄，你可……復原了吧？」

「龍女」也叫了一聲：「哥哥。」

藍繼烈漫應了一聲，沉臉不語。

「牯老」重重哼了一聲：「小子，在我老人家面前，斯文一點，要像個『天龍堡主』的公子。」

藍繼烈大約對此老實在畏服……他早已知道此老厲害，武功高不可測，紫臉漲紅，叫了一聲：「老人家……」

「牯老」咳了一聲：「你先調調氣兒，別像大熱天的牛一樣。」

什麼話！使人哭笑不得。藍繼烈對此老倒是服貼聽話，尷尬地靜立調息，不作聲。

「牯老」徐徐道：「你小子，如能沉着，斯文一點，不愧藍公烈的兒子，在小一輩中，也足以自豪了……」一面裝烟，又道：「可以把情形告訴我老人家了。」

藍繼烈沉聲道：「我姥姥發現番狗僱車往南門，被姥姥制住，兩個番狗堅不肯吐實，被姥姥劈了，大姑，二姑（指兩個中年婦人）又先後發現幾個番狗向南門逃走，經大姑截住一個，那番狗先說他們法王已坐馬車出西門去了，熬不住刑，才說了實話，原來他們法王是走南門，要去『武功山』！我恰好趕到，姥姥就叫我來找你們。」

「龍女」脫口驚呼：「呀！哥哥，『武功山』是我們家裏呀！」

藍繼烈一愣。

葛品揚忙道：「繼烈兄，我們『天龍堡』就在『武功山』。」

藍繼烈瞪眼，頓足道：「我們快走！」就要扭身——

「牯老」哼了一聲：「站住！」

藍繼烈大聲道：「還不趕快，更待何時？」

顯然，他不服氣了。也顯示他的性格直爽，率性行事。

葛品揚忙勸說道：「繼烈兄，性急沒有用，我們聽老人家吩咐，不會錯！」

藍繼烈漲紅了脖子道：「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牯老」哼了一聲：「小子應當學點耐性，很多事欲速反不達，急足僨事！」

又吹烟了。

葛品揚恨不得帮藍繼烈說話，但他相信此老必有深意，決不會存心開玩笑，至少，是要「考驗」一下藍繼烈。誰也不便開口。

藍繼烈窘得紫臉成了豬肝色，唇動又止，雖沒說什麼，目光中已透出煩躁，不忿。

以他的個性來說，設非在「牯老」面前，實難得有這份「敢怒而不敢言」的好耐煩。

葛品揚暗暗着急，恐怕「牯佬」也發了古怪脾氣，給藍繼烈苦頭吃，或使他下不了台。

「牯老」却緩緩噴了一口烟，漫聲道：「假定『呼啦』賊禿分路出手的話，等於五大門派與『天龍堡』同時面臨大刦，番禿以殺人爲樂，能勝不能敗，此番受挫，如讓他們遷怒於五大門派及『天龍堡』，結果可以想像……」

藍繼烈大聲道：「我們分路阻截，搶在他們面前豈不是好？」

他以爲抓到理了。

葛品揚忍不住傳聲告他：「繼烈兄，茲事體大，稍安毋躁。」

藍繼烈一瞪眼，總算對葛品揚有好感，沒有再開口。

「牯老」看也不看他一眼，大剌剌地繼續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當前最使我老人家頭痛的是摸不淸『呼啦』番禿本人究竟把矛頭指向何處？難就難在這一點，半點疏忽不得！」

「龍門」師徒，葛品揚，「令鳳」都能聽出「牯老」的言外之意——

那就是「呼啦」本人，只有「牯老」一人可以應付。

也即是說，如果不先掌握「呼啦」的去向，即使派人去分路阻截也不行，只要「牯老」和「呼啦」錯過，背道而馳，則「呼啦」所至之處，無人可敵，後果實在可慮？

藍繼烈又忍不住大聲道：「這樣說，等到明年也沒有用，只有拚得一個是一個，這些番禿，被我殺了不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葛品揚欲阻不及，知道糟糕。

果見「牯老」一瞪眼，咄的大喝一聲：「你小子憑着老婆子的幾手三脚貓，不知天高地厚，專逞匹夫之勇，你比萬人敵的楚霸王如何？楚霸王尚有烏江之敗——」旱烟管一指，聲色俱厲：「我老人告訴你，『呼啦』一身功力，只在你姥姥之上，不在你姥姥之下，如你小子碰着他，逃不過十招，你以爲一路殺了幾個番禿，便把一切看得容易了，你小子要知道，那些番禿一則輕敵，二則是想生擒你，沒有全力出手，如眞正硬拚，你小子一對一或者尚有勝算，二對一，你小子早就沒命！」

旱烟管的烟鍋幾乎敲到藍繼烈的鼻子上，道：「你是藍公烈的唯一兒子，虎父不能有犬子，下一代的『天龍堡主』，決不能徒具匹夫之勇，辱沒你老子的名頭，你去想想吧！」

此老一怒，眞有雲風色變，迅雷震耳之威。

大家都爲之張口結舌。

藍繼烈雙目通紅，全身抖顫，狂嘯一聲，掉頭要走——

龍女顫聲急叫：「哥哥！……」

怪！藍繼烈驟然暴起的身形，就好像被人強拉了一把，落回原地。

「牯老」大喝道：「小子，給老夫跪下！」

藍繼烈目張如炬，咬牙出血，屹立不動。

「龍女」叫了一聲：「哥哥！……」

撲通一聲，她向「牯老」跪下了，珠淚雙流，哽咽道：「您老人家不要生氣，鳳兒代哥哥領受責罰……」

葛品揚先是震駭莫名，詫異此老爲何大發雷霆？明明知道藍繼烈個性倔强，並無大過，只是性子急躁了一點，「牯老」何必當着這多人面前，如此給他難堪！

簡直是「故意」「當衆折辱」嘛？

什麼意思？腦中靈光一閃，若有所悟地忙向趙冠丢了一個眼色，也撲通跪下，沉聲道：「晚輩一併受教。」

「小聖手」鬼靈精一點就透，忙也如法泡製。

「令鳳」向「紫鷹」等三鷹掃了一眼，自己已先跪在「龍女」側邊，柔聲道：「你老息怒……」

「紫鷹」等三鷹也並不是呆子，相繼屈膝。

「龍門棋士」愴然一嘆，說道：「牯老！繼烈賢侄只是性子急了一點，年青人難免，古今同忝爲父執輩，謹代公烈兄謝罪！……」

一撩衫角，也要矮下半截。

就在這時——

藍繼烈目光斂去，向「牯老」跪下，澀聲道：「藍繼烈領責……」雙目一閉，淚水奪眶而出。頭低下。

「牯老」已早向「龍門棋士」一擺手，道：「不干你的事！」

「龍門棋士」只覺一股强大而恰到好處的力道把他膝頭一擋，忙停立不動，力道也隨即消失。

「龍女」含淚道：「您老要生氣，就生鳳兒的氣吧，哥哥也聽您老的話了，鳳兒給您老叩頭。」

「牯老」緩聲道：「鳳丫頭，也不干妳的事，我老人家只生妳哥哥的氣，你們都站到一邊去！」

葛品揚先應聲起立。

「龍女」泣道：「你老還生哥哥的氣？鳳兒就……」

「令鳳」悄然拉她一下，盈盈站起，福了福道：「謝過你老人家。」（未完）